

筆記小說

清袁

枚著

子不語

編正

新文化書社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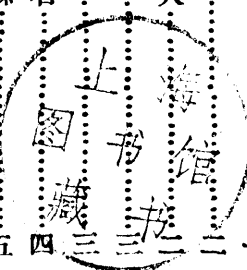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1 2684B

新式標點 子不語正編目次

卷上

李通判	一
蔡書生	二
南昌士人	二
曾虛舟	三
鍾孝廉	三
南山頑石	四
鄆都知縣	五
骷髏報仇	六
骷髏吹氣	六
趙大將軍刺皮臉怪	七
狐生員勸人修仙	七
煞神受枷	八
張士貴	九
杜工部	九



胡求爲鬼毬	九
江中三太子	一〇
田烈妻	一〇
鬼著衣受網	一一
阿龍	一一
大樂上人	一二
山西王二	一二
大福未享	一三
觀音堂	一三
常格訴冤	一四
蒲州鹽梟	一四
靈壁女借屍還魂	一五
漢高祖弒義帝	一五
地窮宮	一五
獄中石匣	一六
張元妻	一七

蝴蝶怪	一七
白二官	一八
關東毛人以人爲餌	一八
平陽令	一九
不倒翁	一九
算命先生鬼	二〇
鬼借力制凶人	二〇
馬盼盼	二〇
演綿谷秀才半世女妝	二一
煉丹道士	二一
葉老脫	二二
酥耽老飲疫神	二二
劉刺史奇夢	二三
趙李二生	二四
山東林秀才	二五
秦中慕道	二五

夏侯惇墓……………二五

塞外二事……………二六

關神斷獄……………二六

紫青烟語……………二七

顧堯年……………二七

妖道乞魚……………二七

屍行訴冤……………二八

沐陽洪氏獄……………二九

雷公被給……………三〇

鬼冒名索祭……………三〇

鬼畏人拚命……………三一

天殼……………三一

董賢爲神……………三二

三頭人……………三三

水鬼帶……………三三

羅利鳥……………三四

烈傑太子……………三四

裘秀才……………三五

摸龍阿太……………三六

水仙殿……………三六

火燒鹽船一案……………三七

年子……………三八

狐撞鐘……………三九

土地神告狀……………三九

鄱陽湖黑魚精……………四〇

鄱陽小神……………四〇

囊囊……………四一

兩神相毆……………四二

賭錢神號迷龍……………四三

羊骨怪……………四四

夜叉偷酒……………四四

披麻煞……………四四

瓜棚上二鬼……………四五

介溪墳……………四六

李半仙……………四七

李香君薦卷……………四七

道士取葫蘆……………四八

火焚人不常水死……………四八

城隍殺鬼不許爲聲……………四九

呂蒙塗臉……………五〇

鄭細九……………五〇

替鬼做媒……………五〇

鬼有三技過此鬼道乃窮……………五一

鬼多變蒼蠅……………五二

嚴秉珩……………五三

奉新奇事……………五三

智恆僧……………五三

三斗漢……………五四

蘇南村……………五四

葉生妻……………五五

七盜索命……………五六

陳清公吹氣退鬼……………五七

陳聖濤遇狐……………五八

長鬼被縛……………五九

西園女鬼	五九
雷誅營卒	六〇
青龍黨	六一
陳州考院	六一
符離楚客	六二
徐氏疫亡	六三
蔣文恪公說二事	六四
獵戶除狐	六四
城隍替人訓妻	六五
文信王	六六
吳三復	六七
影光書樓事	六八
波兒象	六九
斧斷狐尾	六九
洗紫河車	七〇
石門屍怪	七一
空心鬼	七二
畫工畫僵屍	七三

鶯嬌	七三
旁觀因果	七三
徐四葬女子	七四
羊踐前緣	七五
鬼神欺人以應劫數	七五
楚陶	七六
藏魂譚	七六
老嫗爲妖	七七
署雷公	七七
捉鬼	七八
某侍郎異夢	七八
奉行初樂盤古成案	七九
豬道人卽鄭鄭	八一
徐先生	八一
秦毛人	八二
獾	八二
人同	八二
人蝦	八三

鴨婆	八三
最厲精	八三
陰間中秋官不辦事	八五
縛山魘	八五
門夾鬼腿	八六
祭雷文	八六
王介眉侍讀是習鑿齒後身	八七
周若虛	八七
葛道人以風洗手	八八
沈姓妻	八八
怪弄爆竹自焚	八九
喀雄	九〇
常熟程生	九一
怪風	九一
孝女	九二
老嫗變狼	九三
義犬附魂	九三

白虹精……………九三
 冷秋江……………九四
 釘鬼脫逃……………九五
 櫻桃鬼……………九五
 鼠囓林西仲……………九六
 尹文端公說二事……………九六
 霹靂肺……………九八
 瘟鬼……………九八
 千年仙鶴……………九九
 夏太史說三事……………九九
 石崇老奴才……………一〇〇
 鬼差貪酒……………一〇一
 李倬……………一〇一
 王將軍妾……………一〇二
 仙鶴拉車……………一〇三
 紅花洞……………一〇四
 大毛人攬女……………一〇四
 吳生不歸……………一〇五

狐仙冒充觀音三年……………一〇六
 陳姓父幼子壯……………一〇六
 吳生手軟……………一〇七
 狐祖師……………一〇八
 紂之值殿將軍……………一〇九
 瘡鬼……………一一〇
 誤學武松……………一一〇
 李星女身……………一一〇
 九夫墳……………一一一
 土地奶奶索詐……………一一一
 鬼聞雞鳴則縮……………一一二
 蜈蚣吐丹……………一一二
 雷部三爺……………一一三
 鬼乖乖……………一一三
 鳳凰山崩……………一一三
 董金甌……………一一四
 蔣廚……………一一四
 見曹操稱晚生……………一一五

武后謝榕先生……………一一五
 冒失鬼……………一一六
 史宮詹改命……………一一六
 高相國種鬚……………一一七
 說官話鬼……………一一七
 偷雷錐……………一一八
 土地受餓……………一一八
 批僵尸頰……………一一八
 簸箕龜……………一一九
 命該薄棺……………一一九
 向狐仙學道……………一一九
 五通神因人而施……………一二〇
 張奇神……………一二〇
 青陽江了……………一二一
 梁武帝第四子……………一二一
 呂城無關廟……………一二二
 姚劍仙……………一二二
 黑煞神……………一二二

吳子雲	一二三
秃尾龍	一二四
石灰響雷	一二四
徐巨源	一二五
九天玄女	一二五
項王顯靈	一二六
醫肺癰用白朮	一二六
朱十二	一二六
鬼攀日線纔能託生	一二七
死夫賣活妻	一二七
惡鬼嚇詐不遂	一二八
道士作祟自斃	一二八
木箍頸	一二九
掘塚奇報	一二九
一目五先生	一三〇
夢乞兒養狗	一三〇
一棺藏十八人	一三一
真龍圖變假龍圖	一三一

莆田冤獄	一三一
水鬼畏囂字	一三二
狐仙知科舉	一三二
鬼爭替身人因得脫	一三三
城隍神酌酒	一三三
地藏王接客	一三三
治鬼二妙	一三五
狐讀時文	一三五
何翁傾家	一三六
江軼林	一三七
裹足作俑之報	一三八
判官問答	一三九
蔣太史	一四〇
李敏達公扶乩	一四一
呂道人驅龍	一四一
盤古以前天	一四二
禹王碑吞蛇	一四三
黑柱	一四四

猴怪	一四四
鞭尸	一四五
梁朝古塚	一四六
獅子大王	一四七
綠毛怪	一四九
張大帝	一五〇
紫姑神	一五〇
魏象山	一五一
王莽時蛇冤	一五二
牙鬼	一五三
妖夢三則	一五三
凱明府	一五四
羞疾	一五四
賣漿老兒	一五五
謝經歷	一五六
趙文華在陰司說情	一五七
毀陳友諒廟	一五七
通判妾	一五八

劉貴孫鳳……………一五九
 狐詩……………一五九
 大小綠人……………一六〇
 紅衣娘……………一六〇
 秀民冊……………一六一
 妓仙……………一六一
 李百年……………一六三
 醫妒……………一六四
 風水客……………一六六
 呂兆鬣……………一六七
 張又華……………一六七
 官癖……………一六八
 鑄文局……………一六八
 染坊樵……………一六九
 血見愁……………一六九
 龍陣風……………一七〇
 彭楊記異……………一七〇
 冤鬼戲臺告狀……………一七一

奇鬼眼生背上……………一七二
 掛周倉刀上……………一七二
 驅雲使者……………一七三
 吾頭豈白斫者……………一七三
 石言……………一七四
 鬼借官銜嫁女……………一七四
 雷祖……………一七五
 鎮江某仲……………一七五
 銀隔世走歸原主……………一七六
 人熊……………一七七
 繩拉雲……………一七七
 燒狼筋……………一七七
 王老三……………一七八
 擇風水賈禍……………一七九
 飛僵……………一七九
 兩僵尸野合……………一八〇
 鬼暮賓……………一八〇
 雷震蜈妖……………一八一

卷下

夢中破案……………一
 馬變魚園地變鵝……………一
 雙鬼……………二
 棺牀……………二
 礮打蝗蟲……………三
 僵尸手執元寶……………三
 張飛棺……………四
 誤嘗糞……………四
 借屍延嗣……………四
 關神下乩……………五
 遇太歲煞神禍福各異……………六
 歸安魚怪……………六
 張憶娘……………七
 飛星入南斗……………七
 楊妃見夢……………八
 曹能始記前生……………八

江南客寓	八
荆波宛在	九
馮侍御	九
藥師父	〇
莊秀才	〇
藹藹幽人	〇
僵屍求食	一
僵屍貪財受累	二
宋荔裳受土地之累	二
陸夫人	三
牛頭大王	三
水定菴牡丹	四
烏臺	四
見娘堡	四
鬼糊塗	五
鬼勢利	五
鬼想思	五
關神世法	六

鄉試彌封	一六
兩注士鏃	一七
雷擊土地	一七
張光熊	一八
趙氏再婚成怨偶	一八
童其瀾	一九
鏡山寺僧	一九
江秀才寄語	二〇
勾魂卒	二〇
趙西席	二一
楊四佐領	二一
藍頂妖人	二二
蒙化太守	二三
店主還債	二三
許氏女報奶娘仇	二四
蠱	二四
酖人取香火	二四
科場二則	二五

狸稱表兄	二六
陸大司馬墳	二六
鬼受禁	二六
狐鬼入腹	二七
怪詐人父	二八
皂莢下二鬼	二八
中山王	二九
狀元不能拔貢	二九
謹權量	二九
拘忌	三〇
奇術	三〇
狐仙自縊	三一
高白雲	三一
梁觀察夢應	三一
大胖人	三二
錢文敏公夢辛稼軒而生	三二
鬼入人腹	三二
牛僵尸	三三

袁州府署大樹	三三
燧人鑽火樹	三四
鬼怕冷淡	三四
鬼避人如人避煙	三五
賈蒜叟	三五
借棺爲車	三五
孫伊仲	三六
姚端恪公遇劍仙	三六
吳髯	三七
麻林	三八
鶴靜先生	三八
院門無故自開	三九
黃陵玄鶴	三九
土地迎舉人	三九
孫烈婦	三九
小芙	四〇
鬼寶塔	四〇
棺蓋飛	四一

油瓶烹鬼	四一
無門國	四二
宋生	四二
屍香二則	四三
儲梅夫府承是雲麾使者	四四
唐配滄	四四
裘文達公爲水神	四五
莊生	四五
褐與人	四六
修觥角	四七
淘氣	四七
白蓮教	四八
服桂子長生	四八
伊五	四九
諸廷槐	五〇
王都司	五〇
杭大宗爲奇靈童子	五一
西江水怪	五二

仲能	五二
雀報恩	五二
全姑	五三
奇男	五四
紅毛國人吐妓	五四
西賈認父	五四
徐步蟾宮	五四
歪嘴先生	五五
鬼衣有補褂痕	五五
孫方伯	五五
賣冬瓜人	五五
柳如是爲厲	五六
捧頭司馬	五六
驅蠶	五七
海中毛人張口生風	五七
下山地陷	五八
鬼逐鬼	五八
柳樹精	五九

摺疊仙	五九
仙人頂上無髮	六〇
香虹	六〇
關王升殿先吞鐵丸	六一
萬佛崖	六二
大力河	六二
白骨精	六三
龍穀亭	六三
怪怕講理	六三
婁真人錯捉妖	六四
陳姓婦啖石子	六四
天台縣缸	六五
木姑娘墳	六五
雷誅王	六六
鐵匣壁虎	六六
圖公爲神	六六
隨園瑣記	六七
廣西鬼帥	六八

馬家墳	六九
天廚星	六九
夢中聯句	七〇
碧眼見鬼	七〇
龍母	七一
清涼老人	七一
徐崖客	七二
虎銜文昌頭	七三
採戰之報	七三
木阜隸	七四
王清本	七四
女化男	七四
井泉童子	七四
射天箭	七五
神秤	七五
莊明府	七六
淨香童子	七六
棺尸求祭	七七

沈椒園爲東嶽都司	七七
陝西茶客	七八
山娘娘	七八
瓜州公子	七八
王百齋尙書爲潮鳴寺僧	七九
白天德	七九
蠲體乞恩	八〇
錫鏢一錠陰間准三分用	八〇
鷄卵擔糞	八一
狐丹	八一
處州溺婦奇冤	八一
道家有全骨法	八二
批地藏王頰	八二
儒佛兩不收	八三
烏門山事	八三
楊二	八四
吳秉中	八四
土窟異獸	八四

雞脚人	八五
海和尚	八五
一足蛇	八六
方蚌	八六
山和尚	八六
贈紙灰	八七
湯翰林	八七
黑苗洞	八八
空中扯辮	八八
蓬頭鬼	八八
借絲綿入殮	八九
洞庭君留船	八九
纜將軍失勢	九〇
吳二姑娘	九〇
石獅求救命	九一
旱魃	九一
蠍怪	九二
蛇王	九二

顏淵爲先師判獄	九三
豆腐架箸	九三
蔣金娥	九四
還我血	九四
周世福	九四
韓宗琦	九五
徐兪氏	九五
琵琶墳	九六
曹阿狗	九六
錢仲玉	九六
蝦蟆蠶	九七
敬怪	九八
六郎神廟	九八
返魂香	九九
觀音作別	九九
兔兒神	九九
玉梅	一〇〇
盧彪	一〇一

孔林古墓	一〇一
史關部降虜	一〇一
懸頭竿子	一〇二
陳紫山	一〇二
忌火日	一〇三
朱法師	一〇三
城門出孔	一〇四
竹葉鬼	一〇四
驢大爺	一〇四
熊太太	一〇五
冤鬼錯認	一〇五
代州獵戶	一〇六
金剛作鬧	一〇六
燒頭香	一〇七
樹怪	一〇七
廣信狐仙	一〇八
白石精	一〇八
鬼圈	一〇九

東醫寶鑑有法治狐	一〇九
乩言	一〇九
移觀音像	一一〇
山陰風災	一一〇
謝檀霞	一一一
引鬼報冤	一一一
靈鬼兩救兄命	一一二
木畫	一一三
滾經臺	一一三
菜花三娘子	一一四
神和病	一一四
鼠食牛	一一四
代神判斬	一一五
鬼門闕	一一五
冤魂索命	一一六
掃螺螄	一一七
周大史驅妖	一一七
良豬	一一八

雷打扒手	一一八
北門貨	一一九
泥劉海仙行走	一一九
驢雪奇冤	一一九
張大令	一二〇
鏡水	一二一
蔡掌官	一二一
沈文崧	一二一
藍姑娘	一二二
鼠膽兩頭	一二二
西海祠神	一二三
糊猴酒	一二三
張秀才	一二四
周將軍墓二事	一二五
婁羅二道人	一二五
蛇含草消木化金	一二六
蔡京後身	一二七
天鎮縣碑	一二七

擡轎郎君	一二七
楊笠湖救難	一二八
馮侍御身輕	一二八
江都某令	一二八
執虎耳	一二九
十八灘頭	一二九
三姑娘	一三〇
搜河都尉	一三一
科場事五條	一三一
百四十村	一三二
人畜改常	一三三
夢葫蘆	一三三
乩仙示題	一三四
神籤預兆	一三四
奇騙	一三四
騙術巧報	一三五
香亭記夢	一三六
敦倫	一三六

一字千金一咳萬金……………一三六

菩薩答拜……………一三七

暹羅妻驢……………一三七

倭人以下竅服藥……………一三七

獅子擊蛇……………一三八

賈士芳……………一三八

石男……………一三九

鬚長一丈……………一三九

禁魔婆……………一三九

割竹簽……………一四〇

黎人進舍……………一四〇

海異……………一四〇

喝呼草快子竹……………一四〇

蝮蛇簾……………一四一

網虎……………一四一

福建解元……………一四一

顧四嫁妻重合……………一四二

千里客……………一四二

趙子昂降乩……………一四二

神仙不解考據……………一四二

產公……………一四二

烏魯木齊城隍……………一四三

黑霜……………一四三

中印度……………一四四

來文端公前生是伯樂……………一四四

福建試院樹神……………一四五

于雲石……………一四五

萬佛崖……………一四六

大力河……………一四六

王吳盧宗伯是蓮花長老……………一四七

鬼買兒……………一四七

鬼搶饅頭……………一四八

荷花兒……………一四八

歐陽澈……………一四九

浮尼……………一五〇

雷火救忠臣……………一五〇

滑伯……………一五〇

盤古脚迹……………一五一

珠重七兩……………一五一

采膽入酒……………一五一

胆長三寸……………一五一

湖神守尸……………一五一

僵尸抱韋馱……………一五二

窮鬼崇人富鬼不崇人……………一五二

雷神火劍……………一五三

水精孝廉……………一五三

水鬼移家……………一五四

負妻之報……………一五四

四小龜扛一大龜而行……………一五四

鬼送湯圓……………一五四

忠恕二字一筆寫……………一五五

土雨……………一五六

降廟……………一五六

隴西城隍神是美少年	一五七
城隍赤身求衣	一五七
水怪吹氣	一五七
鐸響	一五八
貞女訴冤	一五八
楊成龍成神	一五八
周倉赤脚	一五九
張飛治河	一五九
神祐不必貴人	一五九
成神不必賢人	一六〇
中一目人	一六一
女鬼告狀	一六一
丁大哥	一六三
汪二姑娘	一六三
謝銅頭	一六四
烏頭太子	一六四
吳生兩入陰間	一六五
狐學道	一六六

太白山神	一六七
太平閒史	一六七
楚雄奇樹	一六七
泗洲怪碑	一六八
雁蕩動靜石	一六八
瓦屑廟石人無頭	一六八
十三貓同日殉節	一六八
鬼吹頭彎	一六八
蝦蟆教書蟻排陣	一六九
木犬能吠	一六九
銅人演西廂	一七〇
雙花廟	一七〇
假女	一七一
預知科名	一七一
胡鵬南	一七二
龍護高家堰	一七二
雷公被汚	一七二
李文貞公夢兆	一七三

鬼求路引	一七三
石揆諦暉	一七三
天上四花園	一七五
碌碡作怪	一七五
風流具	一七六
騙人參	一七七
儉畫	一七八
儉靴	一七八
儉牆	一七八
鬼妬二則	一七九
人面豆	一八〇
粉檯	一八〇
口琴	一八〇
蕪湖朱生	一八〇
白日鬼	一八一
饒州府幕友	一八一
雷誅不孝	一八二
桂花相公	一八二

落際	一八三
鐵公鷄	一八三
夜星子	一八三
瘍醫	一八四
產麒麟	一八五
生夜叉	一八五
石膏因果	一八六
劉伯溫後輩	一八六
小那爺	一八六
水鬼鐔	一八七
鬼市	一八七
金娥墩	一八七
翻洗酒罈	一八八
雷誅吉玢	一八八
狐仙親嘴	一八八
喇嘛	一八九
夢中事只靈一半	一八九
長樂奇冤	一九〇
燒包	一九〇

金銀洞	一九一
猫怪	一九一
夢馬言	一九二
蔣靜存	一九二
天妃神	一九二
宿遷官署鬼	一九三
廣東官署鬼	一九三
爲兒索債	一九四
鬼魂覓棺告主人	一九四
隔怪	一九五
徐支手	一九五
魚怪	一九五
盜鬼供狀	一九五
時文鬼	一九六
鬼弄人二則	一九七
漢江冤獄	一九七
牛乞命	一九八
猪乞命	一九八

張世榮	一九八
洗心池	一九九
活死人墓	一九九
屋傾有數	一九九
沔布十三疋	二〇〇
牛卑山守歲	二〇〇
鬼拜風	二〇〇
僵尸夜肥晝瘦	二〇一
黑雲劫	二〇一
金秀才	二〇一
董觀察	二〇二
狐仙開帳	二〇二
皮蠟燭	二〇三
乍浦海怪	二〇三
天開眼	二〇三
泥像自行	二〇三
焚尸二則	二〇四
美人魚人面猪	二〇四
花鯽	二〇四

新式
標點

子不語正編 卷上

●李通判

廣西李通判者，鉅富也。家畜七姬，珍寶山積。通判年二十七，疾卒；有老僕者素忠謹，傷其主之早亡，與七姬共設齋醮。忽一道人持簿化緣，老僕呵之曰：「吾家主早亡，無暇施汝。」道士笑曰：「爾亦思家主復生乎？吾能作法，令其返魂。」老僕驚奔，語諸姬，羣訝然出拜，則道士去矣。老僕與羣妾，悔輕慢神仙，致令化去，各相歸咎。未幾，老僕過市，遇道士於道，老僕驚且喜，強持之，請罪乞哀。道士曰：「非我斲爾主之復生也，陰司例，死人還陽，須得替代。恐爾家無人代死，吾是以去。」老僕曰：「請歸商之。」拉道士至家，以道士語告羣妾。羣妾初聞道士之來也，甚喜，繼聞將代死也，皆悲，各相視，噤不發聲。老僕毅然曰：「諸娘子青年可惜，老奴殘年何足惜？」出見道士曰：「如老奴者代可乎？」道士曰：「爾能無悔無怖則可。」曰：「能。」道士曰：「念汝誠心，可出外與親友作別，待我作法，三日法成，七日法驗矣。」老僕奉道士於家，旦夕敬禮，身至某某家，告以故，泣而訣別。其親友有笑者，有敬者，有憐者，有挪揄不信者。老僕過聖帝廟，素所奉也，入而拜，且禱曰：「奴代家主死，求聖帝助道士，放回家主魂魄。」語未竟，有赤脚僧立案前，叱曰：「汝滿面妖氣，大禍至矣！吾救汝，慎勿洩！」贈一紙包，曰：「臨時取看。」言畢不見。老僕歸，偷開之手爪五具，繩索一根，遂署懷中。俄而三日之期已屆，道士命移老僕牀，與家主靈柩相對，鐵鎖扇門，鑿穴以通飲食。道士與羣姬相近處，築壇誦咒，居亡何了，無他異。老僕疑之心甫動，聞牀下颯然有聲，兩黑人自地躍出，綠睛深目，遍體短毛，長二尺許，頭大如車輪，目眈眈視老僕，且視且走，繞棺而行，以齒嚙棺縫，縫開，聞咳嗽聲，宛然家主也。二鬼啓棺之前，和扶家主出棺，奄然若不勝病者。二鬼手摩其腹，口漸有聲。老

僕目之，形是家主，音則道士。愀然曰：「聖帝之言，得毋驗乎？」急揣懷中紙，五爪飛出，變爲金龍，長數丈，攫老僕於空中，以繩縛梁上。老僕昏然，注目下視，二鬼扶家主自棺中出，至老僕牀，無人焉者。家主大呼曰：「法敗矣！」二鬼猙獰，繞屋尋覓，卒不得。家主怒甚，取老僕牀帳被褥裂之一。鬼仰頭見老僕在梁上，大喜與家主騰身取之。未及屋梁，震雷一聲，僕墜於地，棺合如故。二鬼亦不復見矣。羣妾聞雷，往啓戶視之，老僕具道所見，相與急視道士，道士已爲雷震死壇所，其屍上有硫黃大書「妖道煉法易形圖財貪色天條決斬如律令」十七字。

●蔡書生

杭州北關門外，有一屋，鬼屢見，人不敢居，扃鎖甚固。書生蔡姓者，將買其宅，人危之。蔡不聽，券成，家人不肯入。蔡親自啓屋，秉燭坐，夜至半，有女子冉冉來，頸拖紅帛，向蔡長拜，結繩於梁，伸頸就之。蔡無怖色，女子再挂一繩，招蔡，蔡曳一足就之。女子曰：「君誤矣！」蔡笑曰：「汝纔誤有今日，我勿誤也！」鬼大哭，伏地再拜去。自此怪遂絕。蔡亦登第，或云卽蔡炳侯方伯也。

●南昌士人

江西南昌縣，有士人某，讀書北關寺，一長一少，甚相友善。長者歸家暴卒，少者不知也，在寺讀書如故。天晚睡矣，見長者排闥入，登牀撫其背曰：「吾別兄不十日，竟以暴疾亡，今我鬼也，朋友之情，不能自割，特來訣別。」少者陰喝，不能言。死者慰之曰：「吾欲害兄，豈肯直告，兄慎勿怖，吾之所以來此者，欲以身後相託也。」少者心稍定，問託何事，曰：「吾有老母，年七十餘，妻年未三十，得數斛米足，以養生，願兄周恤之，此其一也。吾有文稿未梓，願兄爲鐫刻，俾吾名不泯，此其二也。吾欠賣筆者錢數千，未曾償還，願兄償之，此其三也。」少者唯唯，死者起立。

曰：「既承担承，吾亦去矣。」言畢欲走。少者見其言語近人情，貌如平昔，漸無怖意，乃泣留之，曰：「與君長訣，何不稍緩須臾去耶？」死者亦泣，回坐其牀，更敘平生。數語復起，曰：「吾去矣！」立而不行，兩眼瞪視，貌漸醜敗。少者懼，促之曰：「君言既畢，可去矣！」屍竟不去。少者拍牀大呼，亦不去，屹立如故。少者愈駭，起而奔，屍隨之奔。少者奔愈急，屍奔亦急，追逐數里。少者踰牆仆地，屍不能踰牆，而垂首牆外，口中涎沫，與少者之面相滴溶溶也。天明，路人過之，飲以薑汁，少者蘇。屍主家方覓屍不得，聞信昇歸成殮，識者曰：「人之魂善而魄惡，人之魂靈而魄愚。其始來也，一靈不混，魄附魂以行，其既去也，心事既畢，魂一散而魄滯。魂在，則其人也；魂去，則非其人也。世之移屍走影，皆魄爲之，惟有道之人爲能制魄。」

●曾虛舟

康熙年間有曾虛舟者，自言四川榮昌縣人，佯狂吳楚間，言多奇中。所到處，老幼男婦環之而行。虛舟嬉笑嫚罵，所言輒中人隱，或與人好言，其人大哭去；或笞罵人，人大喜過望。在問者自知，旁人不知。杭州王子堅先生，知瀘溪縣事，罷官後，或議其祖墳風水不利，子堅意欲遷葬而未果。聞虛舟來，走問之。適虛舟持棒登高阜，衆人環擠，子堅不得前。虛舟望見子堅，遙擊以棒，罵曰：「你莫來！你莫來！你來便掘想屍盜骨了。行不得！行不得！」子堅悚然而歸。後子堅子文璿，官至御史。

●鍾孝廉

余同年邵又房，幼從鍾孝廉某，常熟人也。先生性方正，不苟言笑。又同房臥起，忽夜半醒，哭曰：「吾死矣！」邵又房問故，曰：「吾夢見二隸人從地下聳身起，至榻前拉吾同行，路泱泱然，白草黃沙，了不見人。行數里，引入一

官衙有神，烏紗冠，南向坐。隸掖我跪堂下。神曰：「汝知罪乎？」曰：「不知！」神曰：「試思之！」我思良久，曰：「某知矣！某不孝，某父母死，停棺二十年，無力卜葬，罪當萬死！」神曰：「罪小。」曰：「某少時，曾淫一婢，又狎二妓。」神曰：「罪小。」曰：「某有口過，好譏彈人文章。」神曰：「此更小矣！」曰：「然則，某無他罪。」神顧左右曰：「令渠照來！」左右取水一盤，沃我面，恍然悟前生姓楊名敝，曾偕友貿易湖南，利其財物，推入水中死。不覺戰慄，匍匐神前曰：「知罪！」神厲聲曰：「還不變麼？」舉手拍案，霹靂一聲，天崩地坼，城郭衙署，神鬼器械之類，了無所覩，但見汪洋大水，無邊無岸，一身渺然，飄浮於菜葉之上。自念葉輕身重，何得不墜？回視己身，已化蛆蟲，耳目口鼻，悉如芥子，不覺大哭而醒。吾夢若是，其能久乎？」又房爲寬解曰：「先生毋苦，夢不足憑也。」先生命速具棺殮之物，越三日，嘔血暴亡。

●南山頑石

海昌陳秀才某，禱夢於肅愍廟，夢肅愍開正門延之。秀才遂巡，肅愍曰：「汝異日我門生也，禮應正門入。」坐未定，侍者啓湯溪縣城隍稟見。隨見一神，峨冠來，肅愍命陳與抗禮曰：「渠屬吏汝門生，汝宜上坐。」秀才惶恐而坐。聞城隍神與肅愍語甚細，不可辨，但聞「死在廣西，中在湯溪，南山頑石，一活萬年」十六字。城隍告退，肅愍命陳送之。至門，城隍曰：「向與于公之言，君頗聞乎？」曰：「但聞十六字。」神曰：「志之，異日當有驗也。」入見肅愍，言亦如之。驚而醒，以夢語人，莫解其故。陳家貧，有表弟李姓者，選廣西某府通判，欲與同行。陳不可，曰：「夢中神言死在廣西，若同行，恐不祥。」通判解之曰：「神言始在廣西，乃始終之始，非死生之死也。若既死在廣西矣，又安得中在湯溪乎？」陳以爲然，偕至廣西。通判署中西廂房，封鎖甚秘，人莫敢開。陳開之，中有園亭花石，遂移榻焉。月餘無恙。八月中秋，在園醉歌曰：「月明如水照樓臺。」聞空中有人拊掌笑曰：「月明如水浸樓臺，易

照字便不佳。陳大駭，仰視之，有一老翁，白藤帽，葛衣，坐梧桐枝上。陳悸，急趨臥內。老翁落地，以手持之，曰：『無怖，世有風雅之鬼，如我者乎？』問翁何神，曰：『勿言，吾且與汝論詩。』陳見其鬚眉古樸，不異常人，意漸解。入室內，互相唱和。老翁所作字，皆蝌蚪形，不能盡識。問之，曰：『吾少年時，俗尚此種筆畫，今頗欲以楷法易之。緣手熟，一時未能驟改。』所云，少年時，乃媧皇前也。自此每夜輒來，情甚狎。通判家僮見陳持杯，向空處對飲，急白通判。通判亦覺，陳大悟，隨與通判謀歸家避之。甫登舟，老翁先在，旁人俱莫見也。路過江西，老翁謂曰：『明日將入浙境，吾與汝緣盡矣，不得不傾吐一言。吾修道一萬年，未成正果，爲少檀香三十斤，刻一玄女像耳。今向汝乞之，否則將借汝之心肺。』陳大驚，問翁修道何道，曰：『斤車大道。』陳悟「斤車」二字，合成一「斬」字，愈駭曰：『俟歸家商之。』同至海昌，告其親友，皆曰：『肅愍所謂「南山頑石」者，得毋此怪耶？』次日，老翁至，陳曰：『翁家可住南山乎？』翁變色罵曰：『此非汝所能言，必有惡人教汝。』陳以其語語友，友曰：『然則拉此怪入肅愍廟可也。』如其言，將至廟，老翁失色反走。陳兩手挾持之，強掖以入。老翁長嘯一聲，冲天去，自此怪遂絕。後生冒籍湯溪，竟成進士，會試房師，乃狀元于振也。

● 鄂都知縣

四川鄂都縣，俗傳人鬼交界處，縣中有井，每歲焚紙錢帛，投之，約費三千金，名「納陰司錢糧」。人或吝惜，必生瘟疫。國初，知縣劉綱到任，聞而禁之，衆論譁然。令持之頗堅，衆曰：『公能與鬼神言，明乃可。』令曰：『鬼神何在？』曰：『井底卽鬼神所居，無人敢往。』令毅然曰：『爲民請命，死何惜？吾當自行。』命左右取長繩，縛而墜焉。衆持留之，令不可。其幕客李誑，豪士也，謂令曰：『吾欲知鬼神之情狀，請與子俱。』令沮之，客不可，亦縛而墜焉。入井五丈許，地黑復明，燦然有天光，所見城郭宮室，悉如陽世。其人民貌小，映日無影，蹈空而行。自言在此者，

不知有地也。見縣令皆羅拜曰：「公陽官，來何爲？」令曰：「吾爲陽間百姓請免陰司錢糧。」衆鬼嘖嘖稱賢，手加額曰：「此事須與包閻羅商之。」令曰：「包公何在？」曰：「在殿上。」引至一處，宮室巍峨，上有冕旒而坐者，年七十餘，容貌方嚴，羣鬼傳呼曰：「某縣令至。」公下階迎，揖以上坐，曰：「陰陽道隔，公來何爲？」令起立拱手曰：「酆都水旱頻年，民力竭矣，朝廷國課，尙且不輸，豈能爲陰司納帛緡，再作租戶哉？知縣冒死而來，爲民請命。」包公曰：「世有妖僧惡道，借鬼神爲口實，誘人修齋打醮，傾家者不下千萬，鬼神幽明道隔，不能家喻戶曉，破其誣罔，明公爲民除弊，雖不來此，誰敢相違？今更寵臨，具徵仁勇。」語未竟，紅光自天而下，包公起曰：「伏魔大帝至矣，公少避。」劉退至後堂，少頃，關神綠袍長髯冉冉而下，包公迎行賓客禮，語多不可辨。關神曰：「公處有生人氣何也？」包公具道所以。關神曰：「若然則賢令也，我願見之。」令與幕客李惶恐出拜，關賜坐，顏色甚溫。問世事甚悉，惟不及幽明之事。李素戇，遽問曰：「玄德公何在？」關不答，色不懌，帽髮盡指，卽辭去。包公大驚，謂李曰：「汝必爲雷擊死，吾不能救汝矣。此事何可問也？况於臣子之前，呼其君之字乎？」令代爲哀乞，包公曰：「但令速死，免致焚死。」取匣中玉印，方尺許，解李袍，背印之。令與李拜謝畢，仍縋而出。甫至酆都南門，李竟中風而亡。未幾，暴雷震電繞其棺槨，衣服焚燒殆盡，惟背間其印處不壞。

骷髏報仇

常熟孫君壽，性獷惡，好慢神虐鬼。與人遊山，腸脹如廁，戲取荒塚骷髏踳踳之，令吞其糞。曰：「汝食佳乎？」骷髏張口曰：「佳。」君壽大駭，急走，骷髏隨之，滾地如車輪然。君壽至橋，骷髏不得上，君壽登高望之，骷髏仍歸滾原處。君壽至家，而如死灰，遂日遺矢，輒手取吞之，自呼曰：「汝食佳乎？」食畢更遺，遺畢更食，三日而死。

骷髏吹氣

杭州閔茂嘉，好弈，其師孫姓者，常與之弈。雍正五六年六月間，暑甚，閔招友五人，循環而弈。孫舉曰：「我倦，去東廂稍睡，再來決勝。」少頃，聞東廂有叫號聲。閔與四人趨視之，見孫伏地，涎沫滿頤，飲以薑汁。蘇問之曰：「吾上牀睡未熟，覺背間有一點冷，如胡桃大，漸至盤碟大，未幾而半席皆冷，直透心骨，未得其故。聞牀下嘖嘖然有聲，俯視之一骷髏張口，隔席吹我，不覺駭絕，遂仆於地。骷髏竟以擊我，聞人來始去。」四人咸請掘之，閔家人懼有禍，不敢掘，遂扃東廂。

●趙大將軍刺皮臉怪

趙大將軍良棟，平三藩後，路過四川成都，川撫迎之，授館於民家。將軍嫌其隘，意欲宿城西察院衙門。撫軍曰：「聞此中關鎖百餘年，頗有怪，不敢爲公備。」將軍笑曰：「吾盪平寇賊，殺人無算，妖鬼有靈，亦當畏我。」卽遣丁役掃除，置眷屬於內室，而已獨占正房。枕軍中所用長戟而寢。至二鼓，帳鉤聲鏗然，有長身而白衣者，面垂腹隱牀面，燭光清冷。將軍厲聲喝之，怪退三步，燭光爲之一明，照見頭面儼然，俗所畫「方相」神也。將軍披戟刺之，怪閃身於梁，再刺再走。遂入一夾道中，隱不復見。將軍回房，覺有尾之者，回目之，此怪微笑，蹣其後。將軍大怒，罵曰：「世那有此皮臉怪耶？」衆家丁起，各持兵仗來，怪復走退。過夾道，入一空房，見沙飛塵起，簇簇有聲，似其醜類共來格鬪者。怪至中堂，挺然立，作負嶠狀。家丁相視無敢前，將軍愈怒，手持戟以刺，中其腹，膨脹有聲，其身面不復見矣。但有兩金眼在壁上，大如銅盤，光談談射人。衆家丁各以刀擊之，化爲滿房星火，先大後小，以至於滅。東方已明，將軍次日上馬行，以所見語闔城文武，咸爲咋舌，終不知何怪。

●狐生員勸人修仙

趙大將軍之子，襄敏公聰，督保定，夜讀書西樓，門戶已閉，有物自窗縫中側身而入，形甚扁，至樓中以手搓頭及手足，漸次而圓，方巾朱履，向上長揖拱手，曰：「生員狐仙也，居此百年，蒙諸大人俱許在此，公忽來讀書，生員不敢抗天子之大臣，故來請示，公必欲在此讀書，某宜遷讓，須寬限三日，如公見憐，容其卯息於此，則請扃鎖如平時。」趙襄敏公駭笑曰：「爾狐矣！安得有生員？」曰：「羣狐蒙太山娘娘考試，每歲一次，實取其文理精通者爲生員，劣者爲野狐。生員可以修仙，野狐不許修仙。」因勸趙公曰：「公等貴人，可惜不學仙耳。如某等學仙最難，先學人形，再學人語，學人語者，先學鳥語，學鳥語者，又必須盡學四海九州之鳥語，無所不能，然後能爲人聲，以成人形，其功已五百年矣！人學仙，較異類學仙少五百年功苦，若貴人文人學仙，較凡人又省少三百年功苦，大率學仙者千年而成，此定理也。」公喜其言，卽次日扃西樓讓之。此二事得于鎮遠太守諱之，譚者卽將軍之孫，且曰：「吾父後悔未問太山娘娘出何題目考狐也。」

● 煞神受枷

淮安李姓者，與妻某氏，琴瑟甚調。李三十餘病亡，已殮矣，妻不忍釘棺，朝夕哭，啓而視之。故事，民間人死七日，則有迎煞之舉，雖至戚皆回避，妻獨不肯，置子女於別室，已坐亡者帳中待之。至二鼓，陰風颯然，燈火盡綠，見一鬼紅髮圓眼，長丈餘，手持鐵叉，以繩牽其夫從窗外入，見棺前設酒饌，便放叉解繩，坐而大啖，每咽物，腹中噴噴有聲，其夫摩撫舊時几案，愴然長嘆，走至牀前，揭帳，妻哭抱之，冷然如一團冷雲，遂裹以被，紅髮神兢兢前牽奪，妻大呼，子女盡至，紅髮神踉蹌走，妻與子女以所裹魂，放置棺中，屍漸奄然，有氣，遂抱置牀上，灌以薑汁，天明而蘇。其所遺鐵叉，俗所焚紙叉也。復爲夫婦二十餘年，妻六旬矣，偶禱於城隍廟，恍惚見二弓丁昇一枷犯至，診之所枷者，卽紅髮神也。罵婦曰：「吾以貪饑，故爲爾所弄，枷二十年矣，今乃相遇，肯放汝耶？」婦至家而卒。

●張士貴

直隸安州參將張士貴，以公廩太仄，買屋於城東，俗傳其屋有怪，張素倔強，欲居之。既移家矣，其堂中每夜聞擊鼓聲，家人惶恐，張乃挾弓矢秉燭坐。至夜靜時，梁上忽伸一頭，睨而相笑。張射之，全身墜地，短黑而腹大，肥如五石匏。矢中其臍，入一尺許。鬼以手摩腹，笑曰：「好箭！」復射之，摩笑如前。張大呼，家人齊進，鬼升梁而走。罵曰：「必滅汝家！」次日天明，參將之妻暴卒。天暮，參將之子又卒。張棺殮畢，悲悔不已。居月餘，聞複壁中有呻吟聲，往視，卽其所殯之妻子也。飲以薑汁，揚揚如平生。問之，皆曰：「吾未嘗死，但昏昏如夢，見兩大黑手，擲我於此。」開棺視之，蕩然無有。方知人死有命，雖惡鬼相擾，亦僅能以異術揶揄之，不能相殺也。

●杜工部

四川杜某，乾隆丁巳進士，爲工部郎中。五十餘，續娶襄陽某氏，婚夕，同年畢集。工部行禮畢，將入房，見花燭上有童子，長三四寸，踞燭盤，以口吹氣，欲滅其火。工部喝之，應聲走，兩燭齊滅。賓客驚視，工部變色，汗如雨下，侍妾扶之登牀。工部以手指屋之上下左右云，悉有人頭，汗愈甚，口漸不能言。是夕卒。襄陽夫人出轎時，見有蓬髮女子迎問曰：「欲鏡圖章否？」夫人怪其語不倫，不之應。及工部死，始知揶揄夫人者卽此怪也。工部卒後，魂附於夫人之體，每食必搯其喉。悲啼曰：「捨不得！」同年周翰林煌正色責之曰：「杜君何憤憤爾？死與夫人何干而反索其命乎？」鬼大哭絕聲，夫人病隨愈。

●胡求爲鬼球

方閣學苞，有僕胡求，年三十餘，隨閣學入直，閣學修書武英殿，胡僕宿浴德堂中。夜三鼓，見二人昇之塔下，時月明如晝，照見兩人皆青黑色，短袖仄襟，胡恐急走，隨見東首一神，紅袍烏紗，長丈餘，以鞞脚踢之，滾至西邊，復有一神，如東首狀貌衣服，亦以鞞脚踢之，滾至東首，將胡當作拋球者然。胡痛不可忍，五更鷄鳴，二神始去。胡委頓於地，明旦視之，遍身青腫，幾無完膚，病數月始愈。

●江中三太子

蘇州進士顧三典，好食鼈，漁者知之，每得鼈必售顧家。顧之岳母李氏，夜夢金甲人哀求曰：「吾江中三太子也，爲爾塔某所獲，幸免我，必不忘報。」次早遣家人馳救，則廚人已解之矣。是年進士家無故火自焚，圖史散盡，未焚之夕，家畜一犬，忽人立，以前兩足擊雙盂水獻主人。又見屋壁上有歷代祖宗狀貌如繪，識者曰：「此陽不藏陰之象也。其將火乎？」已而果然。

●田烈妻

江蘇巡撫徐公士林，素正直，爲安慶太守時，日暮升堂，月色皎然，見一女子，以黑帕蒙首，眉以上，眉目不可辨，跪儀門外，若訴冤者。徐公知爲鬼，令吏卒持牌喝曰：「有冤者魂許進。」女子冉冉入，跪塔下，聲嘶如小兒。吏卒不見，但聞其聲。自言姓田，寡居守節，爲其夫兄方德逼嫁，謀產致令縊死。徐公爲拘夫兄與鬼對質，初訊時，殊不服，回首見女子大駭，遂吐情實，乃置之法。一郡譁以爲神。公作田烈婦碑記，以旌之。時泰安趙相國麟爲巡撫，責徐公謂此事作訪聞足矣，何必託鬼神以自奇。徐公深以爲愧。然其事頗實，不能祕也。徐公未遇時，往京師，路上有同行客，忽稱背痛，跪地叩首曰：「我响馬賊，利公之財，將手劍忽，公有金甲神以捶擊我，遂仆於地。公日後

非凡人也」言畢而死。

鬼著衣受網

廬州府舒城縣鄉民陳姓者，妻忽爲一女鬼所憑，或扼其喉，或縛其頸，旁人不能見。婦甚苦之，時將手抓領內，多出麻草繩索。夫授以桃枝一束，曰：「來卽擊之。」鬼怒鬧更甚，夫無可奈何，乃入城求葉道士，贈以二金，延之家中，設壇作法。布八卦陣於四方，中置小瓶，以五色紙剪成女衣十數件置瓶側。道士披髮持咒，漏三下，婦人曰：「鬼來矣！手持豬肉。」夫以桃枝迎擊之，果空中墜肉數塊。道士告婦人曰：「如彼肯穿我紙衣，便好擊矣。」少頃，鬼果取衣，婦故意喝曰：「不許竊衣！」鬼笑曰：「這樣華服，理該我著。」乃盡服之。衣化爲網，重重包裹，始寬後緊，遂不能出其陣中。道士書符作咒，以法水一杯當頭打去，水潑而杯不破，鬼在東，杯擊之於東，鬼在西，杯擊之於西，杯碎而鬼頭亦裂矣。隨卽擒縛瓶中，封以法印。五色紙埋桃樹下，復以二符入降香末，搓爲二團，付婦人曰：「此鬼亦有丈夫，半月內，必來復讐。以此擊之，可無患矣。」越數日，果有男鬼猙獰而來，婦如其法，鬼乃逃去。

阿龍

蘇州徐世球，居木瀆，幼入城中，讀書於韓其武家。韓有僕曰阿龍，年二十，侍書室頗勤。一夕，徐讀書樓上，命阿龍下取茶。少頃，阿龍失色而至，曰：「某見一白衣人在樓下狂走，呼之不應，殆鬼耶？」徐笑而不信。次夕，阿龍不敢上樓，徐命柳姓者代其職。至二更，柳下取茶，足有所觸，遂仆地。視之，阿龍死於堦下。柳大呼，徐與韓氏諸賓客共來審視。見阿龍頸下有手搥痕，青黑如柳葉大，耳目口鼻盡塞黃泥，屍橫而氣未絕。飲以糞汁，乃蘇。曰：「吾下堦時，昨白衣者當頭立，年可四餘，短髻黑面，向我張嘴，伸舌長尺許，吾欲叫喊，遂爲所擊，以手夾我喉，旁有老人

者，白鬚高冠，勸曰：「渠年甚少，未可欺侮。」我爾時幾欲氣絕，適柳某撞我脚上，白衣者衝屋去矣。」徐命衆人扶之登牀，牀上鬼燈數十，如極大螢火，徹夜不絕。次日阿龍癡迷不食，韓氏召女巫診之，巫曰：「取縣官堂上硃筆，在病者心上書一「正」字，頸上書一「刀」字，兩手書兩「火」字，便可救也。」韓氏如其言，書至左手火字，阿龍張目大叫曰：「勿燒我，我即去可也。」自此怪遂絕，阿龍至今猶存。

●大樂上人

洛陽水陸庵僧，號大樂上人，饒於財。其鄰人周某，充縣役，家貧，承催稅租，皆侵蝕之。每逢「比期」，輒向上人借貸，數年間，積至七兩。上人知其無力償還，不復取索。役頗感恩，相見必曰：「吾不能報上人恩，死當爲驢馬以報。」居無何，晚有人叩門甚急，問爲誰，應聲曰：「周某也，來報恩耳。」上人啓戶，了不見人。以爲有相戲者，是夜所畜驢產一駒，明旦訪役果死。上人至驢旁，產駒奮首翹足，若相識者。上人乘之。一年有山西客來宿，愛其駒，求買之。上人弗許，不忍明言其故。客曰：「然則借我騎往某縣一宿可乎？」上人許之。客上鞍攬轡，笑曰：「吾詐和尙耳！我愛此驢，騎之未必即返，我以措價置汝几上，可歸取之。」不顧而馳，上人無可奈何，入房視之，几上白金七兩，如其所負之數。

●山西王二

熊翰林滌齋先生，不佞言康熙年間，遊京師，與陳參政儀計副憲某，飲報國寺。三人俱早貴，喜繁華，以席間不得聲妓爲悵。遣人召女巫某，唱秧歌，勸酒。女巫唱終，半席腹脹欲洩，馮出至牆下，少頃返，則兩目瞪視，跪三人前，呼曰：「我山西王二也。某年月日，爲店主趙三，謀財殺死，埋骨於此寺之牆下，求三官長代爲伸冤。」三人相顧

大駭莫敢發聲，熊曉之曰：「此司坊官事，非我輩所能主張。」女巫曰：「現在司坊官俞公與熊爺有交，但求熊爺轉請俞公到此掘驗足矣。」熊曰：「此事重大，空言無信，如何可行？」巫曰：「論理某當自陳，但某形質朽爛，須附生人而言。諸位老爺，替我籌之。」言畢，女巫仆地良久醒，問之茫然無知。三公謀曰：「我輩何能替鬼訴冤？訴亦不信。明日盍請俞司坊官共飲，此處召女巫質之，則寃白矣。」次日招俞司坊官至寺飲，告之故，巫女召，巫大懼不肯復來。司坊官遣役拘之，巫始至，既入寺門，言狀悉如昨日。司坊官啓巡城御史，發掘牆下，一白骨一具，頸下有傷，詢之土人，云：「從前此牆係山東濟南府趙三安歇客寓之所，某年捲店逃歸山東。」乃移文專差關提，濟南果有其人，文到之日，趙三一叫而絕。

●大福未享

蘇州羅姓者，年二十餘，元旦夢其亡祖謂曰：「汝於十月某日將死，萬不能免，可速理後事。」醒後語其家人，羣驚怖焉。至期衆家人環而視之，羅無他恙。至暮如故，家人以爲夢不足信。二更後，羅洩於牆，久而不反。家人急往視，衣離其身矣。取燈照之，裸死於牆東，去衣服十餘步，心口尚溫，不敢遽殮。次夜復蘇，告家人曰：「寃業耳！我姦妻婢小春，有胎不認，致妻拷掠而亡。渠訴冥司，親來拘我，適我至牆，渠以手剝我衣，如我曩時淫彼之狀。我昏迷不省，遂同至陰司城隍衙門。正欲訊鞠，適渠亦以前生別事發覺，爲山西城隍所拘。陰官不肯久繫獄囚，故仍令還陽，恐終不免也。」羅父問曰：「爾亦問陽間事乎？」曰：「自知死不可追，恐老父無養，故問管我之隸，吾父異日何如？」隸笑曰：「念汝孝心，爾父大福未享。」家人聞之，皆爲老翁喜。翁亦竊自負，未踰月，羅父竟以膨脹亡，腹大如匏。始知大福者，大腹之應，其子又隔三年乃死。

●觀音堂

余同官趙公諱天爵者，自言爲句容令時，下鄉驗屍，薄暮宿古廟中。夢老嫗面有積塵，髮脫左鬢，立而請曰：「萬監扼我咽喉，公爲有司，須速救我。」趙驚醒，張目燈前，隱隱猶有所見。急起逐之，若無所得。次早閒步，見廟側有觀音堂，旁塑一老婦，宛如夢中人。堂前溝巷狹甚，爲民屋出入之所。呼廟僧問曰：「汝里中得毋有萬監乎？」僧曰：「在觀音堂前出入者，卽萬監家也。」喚監至，問：「爾屋祖遺乎？」曰：「非也，此屋本前觀音堂大門出入之地。今年正月，寺僧盜售於我，價二十金。」趙亦不告以夢，卽捐二十金爲贖還基址，加修葺焉。是時趙年四十餘，尙無嗣。數月後，夫人有身，將產之夕，夢老嫗復來，抱一兒與之。夫人覺夢亦如公，遂產一兒。

●常格訴冤

乾隆十六年八月初三日，閱邸抄，見景山遺失陳設古玩數件，內務府官疑挑土工人所竊，召執役者數十人，立而訊之。一人忽跪訴曰：「我常格也，係正黃旗人，年十二歲赴市買物，爲工人趙二圖姦不遂，將刀殺死，埋我於厚載門外，堆炭地方。我家父母某尙未知也。求大人掘驗伸冤。」言畢仆地，少頃復躍而起曰：「我卽趙二，殺常格者我也。」內務府大人見其狀，知有冤，移交刑部。掘驗屍傷宛然，訪其父母曰：「我家兒遺失已一月，尙未知其死也。」隨拘詢趙二，盡吐情實。刑部奏趙二自吐兇情，跡似自首，例宜減等。但爲冤鬼所憑，不便援引此例，擬斬立決，奉旨依議。

●蒲州鹽梟

岳水軒過山西蒲州鹽池，見關神祠內，塑張桓侯像，與關面南坐。旁有周將軍像，怒目猙獰，手拖鐵練，鎖朽木一枝，不解何故。土人指而言曰：「此鹽梟也。」問其故，曰：「宋元祐間，取鹽池之水熬煎，數日而鹽不成。商民惶惑，

禱於廟。夢闍神召衆人謂曰：「汝鹽池爲蚩尤所據，故燒不成鹽。我享血食，自宜料理。但蚩尤之魄，吾能制之；其妻名梟者，悍惡尤甚，我不能制，須吾弟張翼德來，始能擒服。吾已遣人自益州召之矣。」衆人驚悟，卽旦在廟中添塑桓侯像。其夕風雷大作，朽木一根，已在鐵練之上。次日取水煮鹽，成者十倍。」始悟今所稱鹽梟，實始於此。

●靈壁女借尸還魂

王硯庭，知靈壁縣事。村中有農婦李氏，年三十許，貌醜而慧，病膨脹十餘年，腹大如豕。一夕卒，夫入城買棺，棺到將殮，婦已生矣。雙目盡明，腹亦平復。夫喜，近之，妻堅拒，泣曰：「吾某村中王姑娘也，尙未婚嫁，何爲至此？吾之父母姊妹，俱在何處？」其夫大駭，急告某村，則舉家哭其幼女屍已埋矣。其父母狂奔而至，婦一見泣抱，歷敘平生事，皆符合。其未婚之家，亦來瞻視，婦猶羞澀，赤見于面。兩家爭此婦，鳴於官，硯庭爲之作合，斷歸村農。乾隆二十一年事。

●漢高祖弑義帝

山東驛道盧憲觀，暴卒，已而復蘇，云：「前身本九江王黥布也，弑義帝乃高祖使之，非項羽使之也。高祖陰殺義帝，嫁名項羽，而僞與諸侯討弑義帝者，羽訟於上帝，須布爲質，質明，果係高祖所弑。陳平六出奇計，此其一也。故我死而復蘇。」問何以遲二千年而讞始定？曰：「羽卒坑咸陽，卒二十萬，上帝震怒，戮於陰山，受無量罪。今始滿質，方得訴冤。按王阮亭池北偶談載張巡妾報冤事，亦遲至千年，蓋張以忠節故，而報復難。項以慘戮故，而申訴亦難也。」

●地窮宮

保定督標守備李昌明，暴卒三日，屍不寒，家人未敢棺殮。忽屍腹脹大如鼓，一溺而蘇。握送殮者手曰：「我將死時，苦楚異甚，自腳趾至於肩領，氣散出不可收。既死，覺身體輕爽，頗佳於生時。所到處，天色深黃，無日色，飛沙茫茫，足不履地。一切屋舍人物，都無所見。我神魂飄忽，隨風東南行許久，天色漸明，沙少止。俯視東北角，有長河一條，河內牧羊者三人，羊白色，肥大如馬。我問家安在，牧羊人不答。又約走數十里，見遠處隱隱宮殿，瓦皆黃琉璃，如帝王居。近前有二人，靴帽袍帶立殿外，如世上所演高力士童貫形狀。殿前有黃金扁額，書「地窮宮」三字。我玩視良久，袍帶者怒來逐我，曰：「此何地，容爾立耶？」我素剛，不肯去，與之爭。殿內傳呼曰：「外何喧嚷？」袍帶者入，良久出曰：「汝毋去，聽候諭旨。」二人環而守之。天漸暮，陰風四起，霜片如瓦。我凍久，戰慄，兩守者亦瑟縮流涕，指我怨曰：「微汝來作鬧，我輩豈受此冷夜之苦哉？」天稍明，殿內鐘動，風霜亦霽。又一人出曰：「昨所留人，著送歸本處。」袍帶者拉以行，仍過原處，見牧羊人尚在袍帶者以我授之，曰：「奉旨交此人與汝，送他還家，我去矣。」牧羊人毆我以拳，懼而墜河，飲水腹脹，一溺復蘇。言畢後，盥手沐面，飲食如常。後十餘日，仍卒。先是李之鄰人張姓李，睡至三更，牀側聞人呼聲，驚起，見黑衣人四，各長丈餘，曰：「爲我引路至李守備家。」張不肯，黑衣人欲毆之，懼而同行，至李門，先有二人蹲於門上，貌更猶惡。四人不敵仰視，偕張穿籬笆側路以入。俄而哭聲內作。此事傅卓園提督所言，李其友也。

●獄中石匣

越州周道滯，以難蔭選陝西隴州知州。抵任後，循例按獄。獄中有石匣，長尺許，封鎖甚固。周欲開視，獄吏固持不可，曰：「相傳自明季，卽有此匣，不知所藏何物。但記有道人云，開則不利於官。」周愜甚，必欲開視，乃斧其匣，得人影半幅，赤身帶血，面目模糊，冷氣襲人。周諦視未畢，有琉黃氣自匣中起，卷幅燒毀，紙灰騰空而去。周大悻，

得病卒於隴。竟不知何怪？周蘭坡學士爲余言：州牧卽其從孫也。

●張元妻

河南偃師縣，鄉人張元妻薛氏，歸寧母家，返，小叔迎之，路過古墓，樹木陰森，薛氏將渡焉，牽所乘驢與小叔，使視之，而其所衣紅布裙於樹，搜畢返，裾失所在，歸家與夫宿，侵晨不起，家人撞門入，窗牖宛然，而夫婦有身無首，告之官，不能理，拘小叔訊之，具道，昨日失裾事迹，至墓所，墓旁有穴滑溜，如常有物出入者，窺之，紅布裾帶在外，卽其嫂物，掘之，兩首具在，並無棺槨，穴甚小，僅容一手，官竟不能讞也。

●蝴蝶怪

京師葉某，與易州王四相善，王以七月七日爲六旬壽期，葉騎驢往祝，過房山，天將暮矣，一偉丈夫躍馬至，問將何往，葉告以故，丈夫喜曰：「王四吾中表也，吾將往祝，盍同行乎？」葉大喜，與之偕行，丈夫屢蹠其背，葉固讓前行，俄許而仍落後，葉以爲盜，屢回顧之，時天已黑，不甚辨其狀貌，但見電光所燭，丈夫懸首馬下，以兩腳踏空而行，一路雷與之俱，丈夫口吐黑氣，與雷相觸，舌長丈餘，色如硃砂，葉大駭，卒無奈何，且隱忍之，疾驅至王四家，王出與相見，懽然置酒，葉私問與路上丈夫何親，曰：「此吾中表張某也，現居京師，繩匠衙門，以鎔銀爲業。」葉稍自安，且疑路上所見眼花耳，酒畢，葉就寢，心悸，不肯與同宿，丈夫固要之，不得已，請一蒼頭伴焉，葉徹夜不寐，而蒼頭酣寢矣，三鼓滅，丈夫起坐，復吐其舌，一室光明，以鼻嗅葉之帳，涎流不已，伸兩手持蒼頭噉之，骨星星墜地，葉素奉關神，急呼曰：「伏魔大帝何在！」忽訇然有鐘鼓聲，關帝持巨刃排梁而下，直擊此怪，怪化一蝴蝶，大如車輪，張翅拒刃，盤旋片時，又霹靂一聲，蝴蝶與關神俱無所見，葉昏暈仆地，日午不起，王四啓門視之，具道所

此地有鮮血數斗。牀上失一張某與一蒼頭矣。所騎馬，宛在廐。急遣人至繩匠衙，縱跡張某，張方踞爐燒銀，無往易州祝壽之事。

●白二官

常州王姓者，以幕遊爲業。歲暮歸里，慕張氏青山莊園林之美，襆被往遊。遇白二官於園中，素所狎戲，且甚喜。遊畢，同宿於園。王神思恍惚，不能成寢。見白二官伸頭吹燈，燈離白所臥處二丈餘，而白伸頸亦長二丈餘，吹燈而滅。王大駭，以被裹首而寢。白至其牀前，揭被，以手上下量之，所臥處其冷如鐵。王驚呼，無人答應。忽窗西有一物，豬臉毛爪，從外跳入。與白二官對搏，甚兇，不知勝負。俄而天明，見地上鮮血一團，死蟒一條。急往白二官家詢之，二官得蠱疾半年，一旦而愈。其疾愈之時，卽王姓遇白二官之時也。

●關東毛人以人爲餌

關東人許善根，以掘人參爲業。故事掘參者，須黑夜往掘。許夜行勞倦，宿沙上，及醒，其身爲一長人所抱。身長二丈許，遍體紅毛，以左手撫許之身，摩擦其毛，如玩珠玉者。然每一摩撫，則狂笑不止。許以己之身，自分將果其腹矣。俄而抱至一洞，虎筋鹿尾象牙之類，森森山積。置許石榻上，取虎鹿進而奉之。許出於望外，然不能食也。長人俯而若有所思，旣而點首，若有所得。敲石爲火，汲水焚鍋，爲烹熟而進之。許大啖，黎明，長人復抱而出。身挾五矢，至絕壁之上，縛許於高樹。許復大駭，疑將射己。俄而羣虎，聞生人氣，盡出穴，爭來搏許。長人抽矢斃虎，復解縛，抱許，曳死虎而返。烹獻如故。許心始悟，長人養己以餌虎也。如是月餘，許無恙。長人竟以肥大。許一日思家，跪長人前，涕泣再拜，以手指東方不已。長人亦潛然復抱至參採處，示以歸路，并爲歷指產參地，示相報意。許從此富。

平陽令

平陽令朱鑠，性慘刻；所宰邑，別造厚柳巨槌，案涉婦女，必引入姦情訊之。杖妓去小衣，以杖抵其陰，使腫潰數日。曰：『看渠如何接客！』以臂血塗嫖客面。妓之美者加酷焉。髡其髮，以刀開其兩鼻孔，曰：『使美者不美，則妓風絕矣！』逢同寅官，必自詫曰：『見色不動，非吾鐵而冰心，何能如此？』以俸滿遷山東，別駕挈眷至荏平旅店。店樓封鎖甚固，朱問故，店主曰：『樓中有怪，歷年不啓。』朱素懷曰：『何害？怪聞吾威名，早當自退。』妻子苦勸不聽，乃置妻於別室，己獨攜劍秉燭坐。至三鼓，有扣門進者，白鬚絳冠，見朱長揖。朱叱何怪，老人曰：『某非怪，乃此方土地神也。聞貴人至此，正翠怪殄滅之時，故喜而相迎。』且囑曰：『少頃怪至，公但須以寶劍揮之，某更相助，無不授首矣。』朱大喜，謝而遣之。須臾，青面者，白面者，以次第至。朱以劍砍，應手而倒。最後有長牙黑嘴者，來朱以劍擊，亦呼痛而墮。朱喜自負，急呼店主告之。時雞已鳴，家人秉燭來照，橫屍滿地，悉其妻妾子女也。朱大叫曰：『吾乃爲妖鬼所弄乎？』一慟而絕。

不倒翁

蔣生某，往河南，過鞏縣宿焉。店家有西樓，洒掃極淨，蔣愛之，以行李往。店主笑曰：『公胆大否？此樓不甚安。』蔣曰：『椒山自有胆。』秉燭坐，至夜深，聞几下如竹桶泛水聲，有躍出者，青衣皂冠，長三寸許，類世間差役狀。睨蔣，蔣叱之，隨叱而退。少頃，數短人舁一官至，旗幟車馬之類，歷歷如豆。官烏紗冠危坐，指蔣大罵，聲細如蜂螿。蔣無怖色，官愈怒，小手拍地，麾衆短人拘蔣。衆短人牽鞋扯襪，竟不能動。官嫌其無勇，攘臂自起，蔣以手撮之，置於

几上，細視之，世所賣不倒翁也；塊然僵仆，一土偶耳。其輿從俯伏，羅拜乞還其主。蔣戲曰：「爾須以物贖。」應聲曰：「諾！」牆垣穴中噏噏有聲，或四人輦一斂，或二人扛一簪，頃刻首飾金帛之類，布散於地。蔣取不倒翁擲與之，復能舉動如初；然隊伍不復整矣，奔竄而散。天漸明，店主大呼失敗。問之，則樓上贖官之物，皆三寸短人所偷店主物也。

● 算命先生鬼

平望周姓，以撐舟爲業，舟過湖州橋下，篙觸骨譚落水。至家而妹病，呼曰：「我湖州算命先生徐某，在生時，嘗齋司道貴人，誰不敬我？汝何人，敢投我骨於水？」女素不識字，病後能讀書，善爲人算命，寫八字與之，其惟排悉合世上五行之說，亦不甚驗也。周具牒訴於城隍，女臥一日醒曰：「見二青衣拘一鬼，與我質於神前，鬼跪訴毀骨之事，神曰：『其兄觸汝，而責之於妹，何畏強欺弱耶？汝自稱能算命，而不能自護其朽骨，其算法不靈，可知生前哄騙人財物，不知多少。』」答二十押赴湖州。女自此不復識字，亦不能算命矣。

● 鬼借力制凶人

俗傳凶人之終，必有惡鬼，以其力能相助也。揚州唐氏妻某，素悍妬，妾婢死其手者無數。亡何暴病，口喃喃罵，冒如平日撒潑狀。隣有徐元，膂力絕人，先一日昏暈，繼呼叫罵，如與人角鬪者。逾日始蘇，或問故，曰：「吾爲羣鬼所借用耳！鬼奉閻羅命，拘唐妻，而唐妻力強，羣鬼不能制，故來假吾力縛之。吾與鬪三日，昨日被吾拉倒其足，縛交羣鬼，吾纔歸耳。」往視唐妻，果氣絕，而左足有青傷。

● 馬盼盼

壽州刺史劉介石，好扶乩，牧秦州時，請仙西廳。一日乩盤大動，書「盼盼」二字。又書有「兩世緣」三字。劉大駭，以爲關盼盼也。問兩世何緣？曰：「事載西湖佳話。」劉書紙焚之曰：「可復見面否？」曰：「在今晚。」果薄暮而病，目定神昏，妻妾大駭，圍坐守之。燈上片時，陰風颯然，一女子容色絕世，遍身衣履甚華，手執紅紗燈，從戶入。入向劉直扑，冷汗如雨，心有悔意。女子曰：「君怖我乎！緣尚未到故也。」復從戶外出。劉病稍差。嗣後意有所動，女子輒來。劉一日寓揚州天寧寺，秋雨悶坐，復思此女，取乩焚紙。乩盤大書曰：「我韋馱佛也，念汝爲妖孽所纏，特來相救。汝可知天條否？上帝最惡者，以生人而好與鬼神交接，其孽在淫嘖以上。汝嗣後速宜改悔，毋得邀仙媚鬼，自戕其命。」劉悚然叩頭焚乩，燒符紙，自此妖絕。數年後，閱西湖佳話，秦州有宋時營妓馬盼盼，墓在州署之左偏。青箱雜志載，盼盼機巧，能學東坡書法，始悟現形之妖，非關盼盼也。

●滇緝谷秀才半世女妝

蜀人滇謙，六富而無子，屢得屢亡。有屋家教以鑿之法，云：「足下兩世命中所照臨者，多是雌宿，雖獲雄無益也。惟獲雄而以雌畜之，庶可補救也。」而綿谷生謙，六教以穿耳梳頭裹足，呼爲小七娘。娶不梳頭不裹足不穿耳之女以妻之。果長大入泮，生二孫，偶以郎名孫卽死。於是每孫生，亦以女畜之。綿谷韶秀無鬚，頗以女自居。有繡針詞行世。吾友楊刺史觀潮，與之交好，爲序其顛末。

●煉丹道士

楚中大宗伯張履昊，好道，予告歸，寄居江寧。入城時，擁朱提一百六十萬。有郎總兵者，公門下士也。薦朱道士，善黃白之術，壽九百餘歲。燒杏核成銀，屢試若神。道士說公燒丹，以白銀百萬煉丹一枚，則長生可致。公惑之，齋

戒三日。定坎離之位，每一爐，輒下銀五萬兩。炭百擔，晝則公親監之，夜則使人守之，銀登時化爲水。煉三月，費銀八十萬，丹無消息。公詰之，道士曰：『滿百萬，則丹成。成後舍之，不肌不寒，可南可北，隨意所之，無不可到。』公無奈，復與十餘萬。然已覺其妄。道士洩溺，必遣人尾之，清晨道士洩於園，尾者回顧，忽失道士所在。往視其爐，百萬俱空矣。啓道士行李，得書一封，云：『公此種財，皆非義物也。吾與公有宿緣，特來取去，爲公打點陰間贖罪費用。日後自有效驗，幸毋相怪。』家人覘道士者，皆云：『每五萬銀下爐時，屋上隱隱有雷聲。道士惶恐伏地，以朱符蓋其頭，其搬運實無痕迹。』

●葉老脫

有葉老脫者，不知其由來，科頭跣足，冬夏一布袍，手挈竹席，而行常投維揚旅店。嫌客房嘈雜，欲擇潔地，店主指一室曰：『此最靜僻，但有鬼，不可宿。』葉曰：『無害。』徑自掃除，攤竹席於地，夜臥至三鼓，門忽開，見有婦人繫帛於頂，雙眸抉出，懸兩頤下，伸舌長數尺，彳亍而來，旁有無頭鬼，手提頭顱，繼至，尾其後者一鬼，遍體皆黑，耳目口鼻甚模糊，一鬼四肢黃腫，腹大於五石瓠，相詫曰：『此間有生人氣，當共攫之。』羣作搜捕狀，卒不得近葉。一鬼曰：『明明在此，而搜之不得，奈何。』黃胖者曰：『凡吾輩之所以能攝人者，以其心怖而魂先出也。此人蓋有道之士，心不怖，魂不離體，故倉猝不易得。』羣鬼方徬徨四顧，葉乃起坐席上，以手自招曰：『我在此！』羣鬼驚悸，齊跪地下。葉一一訊問，婦人指三鬼曰：『此死於水者，此死於火者，此盜殺人而被刑者，我則縊死此室者也。』葉曰：『若輩服我乎？』皆曰：『然。』曰：『然則各自投生，勿在此作祟。』各羅拜去。迨曉，爲主人道其事，嗣後此室宴然。

●蘇耽老飲疫神

杭州蘇耽老，性滑稽，善嘲人。元旦晝疫神一紙，饜其門。耽老晨出開門，見而大笑，迎疫神歸，延之上座，與共飲酒，而燒化之。是年大疫，四隣病者爭祀疫神，其病人輒作神語曰：「我元旦受蘇耽老禮敬，愧無以報，欲釀我者，必請蘇君陪我，我方去。」於是祀疫神之家，爭先請蘇。蘇逐日奔忙，困於酒食，其家大小一餘口，無一病者。

●劉刺史可夢

陝西劉刺史介石，補官江南，寓蘇州虎邱。夜二鼓，夢乘輕風歸陝，未至鄉里，路遇一鬼尾之，長三尺許，因首喪而，猶醜可憎。與劉對搏良久，鬼敗。劉挾鬼於腋下而趨，將投之河。路遇余姓者，故隣也，謂曰：「城西有觀音廟，何不挾此鬼訴於觀音，以杜後患。」劉然其言，挾鬼入廟。廟門外，韋馱金剛神，皆怒目視鬼，各舉所持兵器作擊鬼狀，鬼亦悚懼。觀音望見呼曰：「此陰府之鬼，須押回陰府。」劉拜謝，觀音目金剛押解，金剛跪辭，語不甚解，似不屑押解者。觀音笑曰：劉曰：「即著汝押往陰府。」劉跪曰：「弟子凡身，何能到陰府？」觀音曰：「易耳！」捧劉面呵氣者三，即遣出。鬼伏俯無語，相隨而行。劉自念雖有觀音之命，然陰府未知在何處，正徘徊間，復遇余姓者曰：「君欲往陰府，前路有竹笠覆地者是也。」劉望路北有笠如俗所用醬缸篷狀，以手起之，窪然一井。鬼見大喜，躍而入，劉隨之，冷不可耐。每墜丈許，必爲井所夾，有溫氣自上而下，則又墜矣。三墜後，豁然有聲，乃落於瓦上。張目視之，別有天地，白日麗空，所墜之瓦上，即王者之殿角也。聞殿中羣神震怒，大呼曰：「何處生人氣？」有金甲者擒劉至王前。王袞龍衣，冕旒，鬚白如銀，上坐問曰：「爾生人，胡爲至此？」劉具道觀音遣解之事。王目金甲神，掉其面，仰天諦視之，曰：「面有紅光，果然佛遣來。」問鬼安在，曰：「在牆脚下。」王厲聲曰：「惡鬼難留，著押歸原處。」羣神又戟交集，將鬼又戟上投池中，毒蛇怪鼈，爭鬪食之。劉自念已到陰府，何不一問前生事，拈金甲神曰：

【某願知前生事】金甲神首肯，引至廊下，抽簿示之曰：「汝前生九歲時，曾盜人賣兒銀八兩，賣兒父母懊恨而亡。汝以此孽天死，今再四矣。猶應爲誓，以償前愆。」劉大驚曰：「作善可禳乎？」神曰：「視汝善何如耳！」語未畢，殿中呼曰：「天符至矣！」速令劉某回陽，毋致洩漏陰司案件。金甲神掖至王前，劉復跪求曰：「某凡身何能出此陰界？」王持劉背，吸氣者三，遂聳身於井。三聳三夾，如前有溫氣，自下而上。身從井出，至長安道上，復命於觀音廟，跪求陳陰府本末。旁一童子，嚙嚙不已。所陳語與劉同。駭視之，耳目口鼻，儼然己之本身也。但縮小如嬰兒。劉大驚，指童子呼曰：「此妖也！」童子亦指劉呼曰：「此妖也！」觀音謂劉曰：「汝毋恐，此汝魂也。汝魂惡魄善，故作事堅強而不甚透徹，今爲汝易之。」劉拜謝，童子不謝曰：「我在彼上，今欲易我，必先去我；我去獨不於彼有傷乎？」觀音笑曰：「毋傷也！」手金簪，長尺許，自劉之左脅插入，剔一腸出，以腕繞之，每繞尺許，則童子身縮小繞畢，擲于梁上。童子不復見矣。觀音以掌拍案，劉悸而醒，仍在蘇州枕席間。脅下紅痕，猶隱然在焉。月餘陝信至，其隣人余姓者亡矣。此事介石親爲余言。

●趙李二生

廣東趙李二生，讀書番禺山中。端陽節日，趙氏父母饋酒殺，爲兩生慶節。兩生同飲甚樂，至二鼓，聞叩門聲，啓之，亦書生也。衣冠楚楚，自云：「相離十里許，慕兩生高義，願來納交。」邀入坐，言論風生。先論舉業，後及古文詞賦，原原本本，兩生自以爲弗及。最後論及仙佛，趙素不信聞，而李頗信之。書生因力辨其有，且曰：「欲見佛乎？此頃刻事也！」李欣然欲試之。書生取案几，疊高五尺許，身踞其上，登時有旃檀之氣，氤氳四至。隨取身上絹帶作圈，謂二生曰：「從圈入卽佛地也，可以見佛。」李信之，既篤，見圈中觀音章，馱香煙飄渺，卽欲將頭入圈。而趙望之，則青面獠牙，吐吞丈餘者在圈中矣。遂大呼家人共進，李如夢醒者，雖爭脫，而頸已有傷。書生杳然，不可復見。

兩生家俱以此山有邪，不可讀書，各令還家。明年李舉孝廉，會試捷，出授廬江知縣，卒以被劾自縊而亡。

● 山東林秀才

山東林秀才長康，四十不第，一日有改業之想，聞旁有呼者曰：「莫灰心。」林驚問何人，曰：「我鬼也，守公而行，并爲公護駕者數年矣。」林欲見其形，鬼不可，再四言，鬼曰：「公必欲見我，無怖而後可。」林許之，遂跪於前，輿面流血曰：「某藍城縣市布者也，爲掖縣張某謀害，以屍壓東城門石磨盤之下，公異日當宰掖縣，故常侍公求爲申冤。」且言公某年舉鄉試，某年成進士，言畢不復見。至期果舉孝廉，惟進士之期爽焉。林嘆曰：「世間功名之事，鬼亦有不知者乎？」言未畢，空中又呼曰：「公自行有虧耳，非我誤報也。公於某月日，私通媼婦某，幸不成胎，無人知覺，陰司記其惡而寬其罪，罰遲二科。」林悚然，謹修善業，逾二科而成進士，授官掖縣，抵任巡城，見一石磨啓之，果得屍，立拘張某訊之，盡吐殺人情實，置之於法。

● 秦中墓道

秦中土地極厚，有掘土三五丈而未及泉者，鳳翔以西，其俗死不卽葬，多暴露之，俟其血肉化盡，然後能葬埋，否則有發凶之說。屍未消化而葬者，一得地氣，三月之後，遍體生毛，白者號白凶，黑者號黑凶，便入人家爲孽。劉刺史之孫姓鄰人，掘溝得一石門，開之隧道宛然，陳設雞犬壘尊，皆瓦爲之，中懸二棺，旁列男女數人，釘身於牆，蓋古之爲殉者懼其仆，故釘之也。衣冠狀貌約略可觀，稍逼視之，風起於穴，悉化爲灰，并骨如白塵矣。其釘猶在左右牆上，不知何王之墓，亦掘得土人作臥形，有頭角四肢而無耳目，疑爲古屍之所化也。

● 夏侯惇墓

本朝松江提督張勇生時，其父夢有金甲神，自稱漢將軍夏侯氏，入門隨即生勇。後封侯，歸葬，掘地得古碑，隸書魏將軍夏侯惇墓，字如椀，大閱二千年而骨肉復歸故處，亦奇。

寒外二事

雍正時，定西大將軍紀成斌，以失律誅。在塞外頗爲祟，後接任將軍查公，轅下兵某，白日仆地，自稱紀大將軍，求索飲食。衆皆羅拜，代爲乞命。幕客陳對軒，豪士也，直前批其頰罵曰：「紀成斌，爾征阿拉蒲坦，臨陣退縮，以王法伏誅，鬼若有靈，尙宜自愧，何敢忝爲厲鬼，作屠沽兒乞食狀耶？」罵畢，兵蹶然起，不復活語矣。自後凡有疫癘，自紀大將軍者，稱陳相公來了，駭之無不立愈。紀受誅時，家奴盡散，一廚者收王尸，亡何病死，常附病者身，自稱廚神，曰：「上帝憐我忠心葬主，故命爲羣鬼長。」問：「紀將軍何在？」曰：「上帝恕其失律，使兵民受傷數萬，爵爲疫鬼，受我驅遣，我以主人故，終不敢。然我所言無不聽。」嗣後塞外遇將軍爲祟，先請陳相公，如陳不來，便呼廚神，紀亦去矣。

關神斷獄

溧陽馬孝廉豐，未第時，館於邑之西村李家。鄰有王某，性凶惡素著，其妻飢餓無以自存，竊李家雞烹食之。李知之，告其夫，夫方被酒，大怒，持刀牽妻至，審問得實，將殺之。妻大懼，誣爲孝廉所竊，孝廉與爭，無以自明。曰：「村有關神廟，請往擲杯，投卜之。卦陰者，婦人竊，卦陽者，男子竊。」如其言，三擲皆陽，王投刀放妻歸，而孝廉以竊雞故，爲村人所薄，失館數年。他日有扶乩者，方登壇，自稱關神，孝廉記前事，大罵神之不靈。乩書灰盤曰：「馬孝廉汝將來有臨民之職，政亦知事有緩急，輕重耶？汝竊雞不過失館，某妻竊雞，立死刀下矣。我寧受不靈之名，以

救生人之命。上帝念我能識政體，故超陞三級。汝乃怨我耶？孝廉曰：「關神既封帝矣，何級之陞？」乩神曰：「今四海九州，皆有關神廟，焉得有許多關神分享血食？凡村鄉所立關廟，皆奉上帝命，擇里中鬼平生正直，代司其事。真關神在帝左右，何能降凡？」孝廉乃服。

●紫青煙語

蘇州楊大瓢，諱賓者，工書法。年六十時，病死。復蘇曰：「天上書府，喚我赴試耳。近日玉帝製紫青煙語一部，繕寫者少，故召試諸善書人。我未知中式否，如中式則不能復生矣。」越三日，空中有鸞鶴之聲，楊愀然曰：「吾不能學。王僧虔以秃筆自累，致損其生。」瞑目而逝。或問天府書家姓名，曰：「索靖一等第一人，右軍一等第十人。」

●顧堯年

乾隆十五年，余寓蘇州江雨峯家。其子寶臣，赴金陵鄉試，歸家病劇。雨峯適召醫士，均有難色。知余與薛徵君一瓢交好，強余作札邀之。未至，余與雨峯候於門，病者在室呼曰：「顧堯年來矣。」連稱：「顧叟請坐。」顧堯年者，蘇市布衣，先以請平米價，倡衆毆官，爲蘇撫安公所誅者也。坐定，語江曰：「江相公，你已中鄉試三十八名矣。病亦無恙，可自寬解。賜我酒肉，我便去。」雨峯聞之，急入房相慰曰：「顧叟速去，當卽祭叟。」病者曰：「外有錢塘袁某官，喧聒於門，我怖之不能去。」又啗曰：「薛先生到門矣！其人良醫也，我當避之。」雨峯急出，拉余讓路，而一瓢果自外入，卽告以故。一瓢大笑曰：「鬼旣避我二人，請與公同入逐之。」遂入房，薛按脈，余帶掃牀前一藥而愈。其年寶臣登第，果如所報之名次。

●妖道乞魚

余姊夫王貢南，居杭州之橫河橋，晨出，遇道士於門，拱手曰：「乞公一魚。」貢南噴曰：「汝出家人喫素，乃索魚肉耶？」曰：「木魚也。」貢南拒之，道士曰：「公吝於前，必悔於後。」遂去。是夜聞落瓦聲，旦視之，瓦集於庭，次夜衣服盡入廁，廁中貢南乞符於張有虔秀才家。張曰：「我有二符，其價一賤一貴，賤者張之可制之於旦夕，貴者張之視神獲怪。」貢南取賤者歸，懸於中堂，是夜果安。越三日，又有二老道士，形容古怪，來叩門，適貢南他適，次子俊文出見，道士曰：「汝家前日爲道士所苦，彼卽我之弟子也。汝索救於符，不如索救於我，可囑汝父明日到西湖之冷泉亭，大呼鐵冠三聲，我卽至矣。否則符且爲鬼竊去。」貢南歸，俊文告之，貢南侵晨至冷泉亭，大呼鐵冠數百聲，杳無應者。適錢塘令王嘉會路過，貢南攔輿，口訴原委。王疑其癡，大被詬辱。是夜集家丁雄健者數人，護守此符。五更晝然有聲，符已不見。旦視之，兒有巨人跡，長尺許，從此每夜羣鬼畢集，撞門擲枕。貢南大駭，以五金重索符於張氏，懸後鬼果寂然。一日，王怒其長男俊會將杖之，俊會逃三日不歸，余姊泣不已。貢南親自尋求，見俊會徬徨於河，將溺焉，急拉上肩輿，其重倍他日。到家兩眼瞪視，語喃喃不可辨。臥席上，忽驚呼曰：「要審要審，我卽去。」貢南曰：「兒何去，我當偕去。」俊會起，具衣冠，跪符下。貢南與俱，貢南無所見，俊會見一神上坐，眉間三眼，金面紅鬚，旁跪者皆渺小丈夫。神曰：「王某陽壽未終，爾何得以其有畏懼之心，便惑之以死？」又曰：「爾等五方小吏，不受上清勅令，乃爲妖道奴僕耶？」各謝罪，神予杖三十，鬼啾啾乞哀，視其臀作青泥色。事畢，以脚靴踢俊會，如夢之初醒，汗浹於背，嗣後家亦安寧。

屍行訴冤

常州西鄉有顧姓者，日暮郊行，借宿古廟。廟僧曰：「今晚爲某家送殮，生徒盡行，廟中無人，君爲我看廟。」顧允之，爲閉廟門吹燈臥。至三鼓，有人撞門聲，甚厲。顧喚問何人，外應曰：「沈定蘭也。」沈定蘭者，顧之舊交，已死

十年之人也。顧大怖，不肯開門。外大呼曰：「爾無怖，我有事託君，若遲遲不開，我既爲鬼，獨不能衝門而進乎？所以喚爾開門者，正以照常行事，存故人之情耳。」顧不得已，爲啓其鑰，書然有聲，如人墜地。顧手忙肉顫，意欲舉燭，忽地上又大呼曰：「我非沈定蘭也，我乃東家新死者某，被婦奸毒死，故託名沈定蘭求汝伸冤。」顧曰：「我非官府，冤何能伸？」鬼曰：「屍傷可驗。」問：「屍在何處？」曰：「燈至卽見，但見燈，我便不能言矣。」正匆遽間，外扣門者，人聲甚衆。顧迎出，則羣僧歸廟，各有駭色。曰：「正誦經送屍，屍忽不見，故各罷歸。」顧宮以故，同舉火照屍，有七竅流血者奄然在地。次日同報有司，爲理其冤。

● 沈陽洪氏獄

乾隆甲子，余宰沈陽。有淮安吳秀才者，館於洪氏。洪故村民，饒於財，吳挈一妻一子，居其外舍。洪氏主人偶饌先生，并其子，妻獨居於室。夜二更返，妻被殺死，刀擲牆外，卽先生家切菜刀也。余往驗屍，見婦人頸上三創，粥流喉外，爲之慘然。究根兇手，無可蹤跡。洪家有奴洪安者，素以左手持物，而刀痕左重右輕，遂刑訊之。初卽承認，既而訴爲家主洪生某指使爲姦。師母不遂，故殺之。生卽吳之學徒也。及訊洪生，則又以奴曾被笞，故仇誣耳。獄未具，余調江寧，後任魏公廷會，坐洪安以牀上。臬司翁公藻，嫌供情未確，均釋之，別緝正凶。十二年來未得也。丙子六月，余從弟鳳儀自沈陽來，道：「有洪某者，係武生員，去年病死，尸柩未出，見夢於其妻曰：『某年月日，姦殺吳先生婦者，我也。漏網十餘載，今被冤魂訴於天，明午雷來擊棺，可速爲遷我棺避之。』其妻驚覺，方議隱遁其事，而棺前失火，并骨爲灰燼矣。其餘草木屋器，俱完好也。」余方愧身爲縣令，婦冤不能雪，又加刑於無罪之人，深爲作吏之累。然天報必遲至十年後，又不於其身，而於其知無知之骸骨何耶？此等凶徒，其身已死，其鬼有靈，何以尙存精爽於夢寐，而又自惜其軀壳者何耶？

●雷公被給

南豐徵士趙黎村言，其祖某爲一鄉豪士。明季亂時，有匪類某，武斷鄉曲，慣爲糾錢作社之事，窮民苦之。趙爲告官，遂散其黨，諸匪無所得，積怨者衆。趙有膂力，羣匪不敢私報。每天陰雷起，則聚其妻孥具豚蹄禱曰：「何不擊惡人趙某者耶？」一日趙方採花園中，見尖嘴毛人從空而下，響轟然，有硫黃氣。趙知雷公爲匪所給，手溺器擲之曰：「雷公雷公，吾生五十年，從未見公之擊虎，而屢見公之擊牛也！欺善怕惡，何至於此？公能咎我，雖枉死不恨。」雷噤不發聲，怒目閃閃，如有慚色。又爲溺氣所污，竟墜田中，苦吼三日。其羣匪喏曰：「吾累雷公，吾累雷公。」爲設醮超度之始法。

●鬼冒名索祭

某侍衛，好馳射，逐兔東直門。有翁蹲而汲水，馬逸不止，擠翁於井。某大懼，急奔歸家。是夜卽見此翁排闥入，罵曰：「爾雖無心殺我，然見我落井，喚人救我，尙有活理，何乃忍心潛逃，竟歸家耶？」某無以答，翁卽毀器壞戶，作祟不已。舉家跪求爲設齋醮，鬼曰：「無益也。欲我安甯，須刻木爲主，爲我姓名於上，每日以豚蹄享我，當作祖宗待我，方饒汝。」如其言，祟爲之止。自此過東直門，必紆道而避此井。後扈從聖駕，當過東直門，仍欲紆道走。其總管斥之曰：「倘上欲問汝何在，將何詞以對？况青天白日，千乘萬騎，何思鬼耶？」某不得已，仍過井所，則見老翁宛然立井邊，奔前牽衣罵曰：「我今日尋著汝矣，汝前年馬衝我而不救，何忍心耶？」且罵且毆之。某驚遽哀懇曰：「我罪何辭？但翁已在我家受祭數年，曾面許寬我，何以又改前言？」翁更怒曰：「吾未死，何需汝祭？我雖爲馬所衝，失脚踏井，後有過者，聞我呼救，登時曳出，爾何得疑我爲鬼？」某大駭，卽拉翁同至其家，共觀木主所書。

者乃其姓名翁撰臂罵取木主擲之撒所供物於地舉家惶愕不解其故開空有聲大笑而去。

●鬼畏人拚命

介侍郎有族兄某強悍憎人言鬼神事。每所居喜擇其素號不祥者而居之。過山東一旅店人言西廂有怪介大喜開戶直入坐至二鼓瓦墜於梁介罵曰：『若鬼耶須擇吾屋上所無者而擲焉吾方畏汝。』果墜一磨石介又罵曰：『若鬼耶須能碎吾之兒吾方畏汝。』則墜一巨石碎兒之半介大怒罵曰：『鬼狗奴敢碎吾之首吾方服汝。』起立擲冠於地昂首而待自此寂然無聲怪亦永斷矣。

●天殼

渾天之說天地如雞卵卵中之黃白未分是混沌也。卵中之黃白既分是開闢也。人不能游於卵殼之外則道家三十三天之說終屬渺茫。秦中地厚往往崩裂全村皆陷有衝起黑水者有冒出煙火者有裂而仍合者惟所陷之人民家室從無再出土者亦不知何往矣。順治三年武威地陷有董遇者學煉形之術能伏氣沉海中不死全家遭此劫九日後竟一身自地下起云初陷時沉沉然一日一夜墜至於泉其墜下之勢似飛非飛似暈非暈頗爲順適猶與家人答問。一至於泉則家口盡溺死董伏氣入水底千餘丈乃復乾燥覺四面純黃色已而漸明下視蒼蒼然有天在下細聽之人民雞犬之聲因風而至我意此事天殼之外天也得落第二層天宮固佳卽落在人家瓦上豈不敬我爲天上人耶因極力將身掙墜爲罡風所勒兜捲空身終不得下俄而有古衣冠人長二尺餘叱曰：『此兩人天分界處萬古神聖不破此關汝何人作此妄想速趁地未合時仍歸汝世界否則大地一合百萬丈汝能穿水不能穿土死矣。』語未畢忽金光萬道自遠而來熱不可耐古衣冠者撫我背曰：『速行速

行日輪至矣，我且避去！汝血肉之身，不走將熾爲飛灰。」董聞之悚然，卽運氣騰身而上，面目爲水土所蝕，黑如焦炭，衣服肌膚粘結一片，逾月始復人形。自稱「劫外叟」。余按淮南子曰：「溫帶之下，無氣之倫，日輪所近卽溫帶矣。」

●董賢爲神

康熙間，從叔祖弓韜公爲西安同知，求雨終南山。山側有古廟，中塑美少年，金貂龍袞，服飾如漢公侯。問道士何神，道士指爲孫策。弓韜公以爲孫策橫行江東，未嘗至長安，且以策勇武，當有英銳之氣，而神狀妍媚如婦女，疑爲邪神。時建修太白山龍王祠，意欲毀廟，拆其木瓦，移而用之。是夕夢神召見曰：「余非孫郎，乃漢大司馬董聖卿也。我爲王莽所害，死甚慘，上帝憐我無罪，雖居高位，蒙聖寵，而在朝未嘗害一士大夫，因封我爲大郎神，管此方晴雨。」弓韜公知是董賢，記賢傳中有美麗自喜之語，諦視不已，神有不悅之色，曰：「汝毋爲班固所欺也。固作哀皇帝本紀，旣言帝病痿不能生子，又安能幸我耶？此自相矛盾語也。我當日君臣相得，與帝同臥起，事實有之。武帝時衛霍兩將軍，亦有此寵，不得以安陸龍陽見比。幸臣一星，原應天像，我亦何辭？但二十年冤案，須卿爲我滌雪。」言未畢，有二鬼撩牙藍面者，牽一囚至，年已老，頭禿而聲嘶，手捧一卷書，神指之曰：「此莽賊也。上帝以其罪惡滔天，貶入陰山受罪，蛇咀嚼久矣。今赦出，押至我所司溷圍之事，有小過，輒以鐵鞭鞭之。」弓韜公問囚手挾何書，神笑曰：「此賊一生信周禮，雖死猶抱持不放，受鐵鞭時，猶以周禮護其背。」弓韜公就視之，果周禮也。上有「臣劉歆恭校」等字，不覺大笑遂醒。次日捐捧百金，葺其廟，祀以少牢，又夢神來謝，且曰：「蒙君修廟，甚感高義，但無人配享我，未免血食太孤。我椽史朱栩，義士也，曾收葬我尸，爲莽所殺，我感其恩，奏上帝蔭其子浮，爲光武皇帝大司空，君其留意。」弓韜公卽塑朱公像於董公側，而兼塑一囚爲王莽狀跪階下。嗣祈晴雨。

無不立應。

●三頭人

康熙時吳逆爲亂，道路斷絕，有湖州客張氏，兄弟三人，在雲南逃歸。從蒙樂山之東，步行十晝夜，遂迷失道。採木葉草根食之。晨行曠野，忽大風西來，如海潮江濤之聲。三人俱懼，登高邱望之，見一黑牛，身大如象，蹒跚而過。草木爲之披靡。暮無投宿所，望到大樹下，若有屋宇者，趨之，屋甚宏敞。中一丈夫走出，身長丈餘，頸上三頭，每作語，則三口齊響，清亮可辨。——似中州人音。——問三人何來，俱以實告。三頭人曰：「汝步行迷道，得毋飢乎？」三人拜謝，隨呼其妹爲客煮飯，意頗殷勤。妹應聲來，亦三頭女子也。視張兄弟而笑，語其兄曰：「此三君，其長者可長壽，其兩弟慮不免於難。」張兄弟飯畢，三頭丈夫折樹枝與之曰：「以此映日影而行，可當指南車也。但此去所過廟宇，可住宿，不可撞其鐘鼓，須緊記之。」三日遂行，次日入亂山中，有古廟可憩，三人坐檐下，烏鴉羣飛，來啄其頂。張怒，取石子擊之，誤觸廟中鐘，鏗然作聲。兩夜又跳出，取其兩弟擘而食之，又將及張，忽聞風濤聲，有大黑牛灘然而至，與兩夜叉角鬪，移時，叉又敗走。張乃脫逃，行數十日始得歸里。

●水鬼帚

表弟張鴻業，寓秦淮潘姓河房。夏夜如廁，漏下三鼓，人聲已絕，月色大明，張愛月憑欄，聞水中砉然有聲，一人頭從水中出。張疑此時安得有涸水者，諦視之，眉目無有，黑身僵立，頸不能動，如木偶然。以石擲之，仍入於水。次日午後，有一男子溺死，方知現形者水鬼也。以此告同寓人，有米店客因言水鬼索命之奇。客少時販米嘉興，過黃泥溝，因淤泥太深，故騎水牛而過。行至半溝，有黑手出泥中拉其脚，其人將脚縮上，黑手卽拉牛脚，牛不能動。

客大駭，呼路人共牽牛。牛不起，乃以火炙牛尾，牛不勝痛，盡力拔泥而起。腹下有敝帶緊緊不解，腥穢難近，以杖擊之，聲啾啾然。滴下水皆黑血也。衆人用力截帶下，取柴火焚之，臭經月纔散。自此黃泥溝不復溺人矣。米客有詩紀其事云：『本欲牽人誤拉牛，何須懊悔哭啾啾。與君一把桑柴火，暗處陰謀明處休。』

● 羅利鳥

雍正間，內城某爲子娶媳，女家亦巨族，住沙河門外。新娘登轎後，騎從簇擁，過一古墓，有颯風從冢間出，繞花轎者數次，飛沙眯目，行人皆避易，移時方定。頃之至婿家，轎停大廳上，嬪者揭簾扶新娘出，不料轎中復有一新娘掀幃自出，與先出者並肩立，衆驚視之，衣妝彩色無一異者，莫辨真僞，扶入內室，翁姑相顧而駭，無可奈何。且行夫婦之禮，凡參天祭祖，謁見諸親，俱令新郎中立，兩新人左右之。新郎私念娶一得雙，大喜過望。夜闌，攜兩美同牀，僕侍女輩各歸寢室，翁姑亦就枕，忽聞新婦房中慘叫，披衣起，童僕婦女輩排闥入，則血淋漓地，新郎跌臥牀外，牀上一新娘，仰臥血泊中，其一不知何往。張燈四照，梁上棲一大鳥，烏灰黑，而鉤喙巨爪如雪，衆喧呼奮擊，短兵不及，方議取弓矢長矛，鳥鼓翅作磔磔聲，目光如青磷，奪門飛去。新郎昏暈在地，云：『並坐移時，正思解衣就枕，忽左邊婦舉袖一揮，兩目睛被抉在矣。痛劇而絕，不知若何化鳥也。』再詢新婦云：『郎叫絕時，兒驚問所以，渠已作怪鳥來啄兒目，兒亦頓時昏絕。』後療治數月，俱無恙。伉儷甚篤，而兩盲比目可悲也。正黃旗張君廣基爲子述之如此。相傳墟墓間太陰積尸之氣久，化爲羅利鳥，如灰鶴而大，能變幻作祟，好食人眼，亦樂又修羅辟荔類也。

● 烈傑太子

湖州烏程縣前有廟。神號烈傑太子。相傳元末時有勇少年糾鄉兵起義，與張士誠將戰死。士人哀之，爲立廟。號烈傑者，以其勇烈而能爲豪傑之意也。乾隆四十二年，邑人陳某燒香廟中，染邪自縊。其兄名正中者，剛正士也，以爲廟乃神靈所棲，不應居鬼祟。往詢廟祝云：「今歲來進香者，先有二人縊死矣。」正中大怒，率家僮各持鋤械入廟，毀其神像。衆鄉人大駭，嘈嘈然以爲得罪神明，將爲鄰里禍。遂投牒縣中，控正中狂悖。正中具訴原委，且云：「烈傑太子四字，不見史傳，又不見志書。明係與五通社鬼相同，非正神也。今正中已將神像拆毀，致犯鄉鄰，怒情願出資將廟修好，另立關聖神像，爲鄉鄰祈福。」縣令甚嘉其詞正，批准允行。銷案。如是者兩月，廟頗平安。忽孫姓家一女，年已將笄，染患邪病，目斜眉豎，目稱烈傑太子，被惡人拆去神像，棲身無所，須與我酒食等語。其家進奉稍遲，則此女自批其頰，哀號痛苦。女父往正中家咎之，正中大怒，持桃枝往女家大呼而入曰：「冤有頭，債有主，毀汝像者我也。我在此汝不報仇，而欺人家小兒女，索詐酒食，何烈何傑！真是無恥小人，敢不速走！」女作驚懼聲曰：「紅臉紅人又來矣，我去我去。」女登時蘇醒。其父乃留正中住宿其家。女遂平安。正中偶然外出，鬼祟如故。於是正中與其父謀，擇里中年少者嫁之，自此怪絕，而病亦愈。

⑤ 裘秀才

南昌裘秀才某，夏日乘涼，裸臥社公廟。歸家大病，其妻以爲得罪社公，卽具酒食燒香紙爲秀才請罪，病果愈。妻命秀才往謝社公，秀才怒，反作牒呈，燒向城隍廟，告社公詐渠酒食，憑勢爲妖。燒十日後，寂然。秀才更怒，又燒催呈，并責城隍神縱屬員貪賊，難享血食。是夜夢城隍廟牆上貼一批條云：「社公詐人酒食，有玷官箴，被革職。裘某不敬鬼神，多事好訟，發新建縣責二十板。」秀才醒，心懷狐疑，以爲己乃南昌人，縱有責罰，不得在新建地方，夢未必驗。未幾天雨雷擊社公廟，秀才心始憂之，不敢出門。月餘，江西巡撫阿公方入廟行香，爲仇人持斧斫

額，衆官齊集，調拿凶人。秀才以爲奇事，急往觀探，新建令見其神色詭異，喝問何人。秀才口吃吃，不能道一字，身著長衫，又無頂帶，令怒，當街責三十板，畢始稱：「我是秀才，且係裘司農本家。」令亦大悔，爲薦豐城縣掌教。

摸龍阿太

杭州少宰姚公三辰，以外科醫術世其家。相傳少宰之祖，半夜採藥歸，過西溪，醉墜於澗，以手據石，滑軟有涎，旋即蠕蠕而動，驚以爲蛇，少頃，負姚而上。兩目如燈，照見頭有鬚角，委姚地上。騰空去，始知乃龍也。兩手觸涎處，香數月不散，以之撮藥，應手而愈。子孫相傳，呼爲「摸龍阿太」。又號曰「姚籃兒」，以其採藥持籃故也。每愈人病，不受謝。孫位至二品，人以爲陰德之報。

水仙殿

杭州學院臨考，諸廩生會集明倫堂，互保應試童生，號曰「保結」。廩生程某在家，侵晨起，肅衣冠，出門行二里，仍回家，閉戶坐，嚙嚙若與人語。家人怪之，不敢問。少頃，又出，良久不歸。明倫堂待保童生到其家問信，家人愕然，方驚疑間，有籬桶匠扶之而歸，而衣服沾溼，面上塗抹青泥，目瞪不語，灌以薑汁，塗以硃妙，始作聲曰：「我初出門，街上有黑衣人向我拱手，我便昏迷，隨之而行。其人云：『你到家收拾行李，與我同遊水仙殿如何？』我遂拉渠到家，將隨身鑰匙繫腰，同出湧金門，到西湖邊，見水面宮殿，金碧輝煌，中有數美女，豔妝歌舞。黑衣人指向我，曰：『此水仙殿也，在此殿看美女，與到明倫堂保童生，一事孰樂？』余曰：『此間樂。』遂挺身赴水。忽見白頭翁在後，喝曰：『惡鬼迷人，勿往勿往。』諦視之，乃亡父也。黑衣人遂與亡父互相毆打，亡父幾不勝矣。適籬桶匠走來，如後，有熱風吹入水中者，黑衣人逃，水仙殿與亡父亦不見，故得回家。家人厚謝籬桶者，兼問所以拯之之故。匠曰：『

是日也，湧金門內楊姓家，喚我籬桶，行過西湖，天氣炎熱，望見地上遺繖一柄，欲往取之，遮日至繖邊，聞水中有層索聲，方知有人陷水，扶之使起，而君家相公埋頭欲沉，堅持許久，纔得脫歸。其妻曰：『人乃未死之鬼，鬼乃已死之人，人不強鬼以爲人，而鬼好強人以爲鬼何耶？』忽空中應聲曰：『我亦生員讀書者也。』書云：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我等爲鬼者，已欲溺而溺人，己欲縊而縊人，有何不可耶？』言畢大笑而去。

●火燒鹽船一案

乾隆丁亥，鎮江修城隍廟，董其事者，有嚴高呂三姓，設簿勸化。一日早雨，有婦人肩輿來，袖中出銀一封，交嚴曰：『此修廟銀五十兩，拜煩登簿。』嚴請姓氏府居，以便登記。婦曰：『些微小善，何必留名，煩記明銀數便了。』語畢去。高呂二人至，嚴述其故，並商何以登寫。呂笑曰：『登簿何爲？趁此無人知覺，三人分派，似亦無害。』高曰：『善！』嚴以爲非理，急止之。二人不聽，嚴無奈何去。高呂將銀對分，及工竣，惟嚴一人知之，此事越八年乙未，高死，丙申呂繼亡，嚴未嘗與人談及。戊戌春患疾，見二差持票，謂嚴曰：『有一婦在城隍案下告君，我等奉差拘質。』問告何事，差亦不知。嚴與同行，到廟門外，氣象嚴冷，不復有平日算命起課者在矣。門內兩旁，舊係居人，此時所見，盡是差役班房。至仙橋過二門，見一帶枷囚，叫曰：『嚴兄來耶？』視之高生也。向嚴泣曰：『弟自乙未年謝世，迄今四載，受苦總皆陽世罪譴，眼前正在枷滿，可以托生。不料又因侵蝕修廟銀一案發覺，拘此審訊。』嚴曰：『此事已隔十數年，何以忽然發覺？想彼婦發覺耶？』高曰：『非也，彼婦今年二月壽終，凡鬼無論善惡，俱解城隍府，彼婦乃係善人，同幾個行善鬼，解來過堂。城隍戲問曰：『爾一生聞善即趨，上年本府修署，爾獨惜費何耶？』婦曰：『鬼婦當年六月二十日，送銀五十兩到公所，係一嚴姓生員接去，自覺些微小善，册上不肯留名，故尊神有所未知。』神隨命瘴惡司細查原委，不覺和盤托出，因兄有勸阻之言，故拘兄來對質。』嚴問呂兄今在何處？

高歎曰：「渠生前罪重，已在無限獄中矣。不止爲分銀一事。」語未畢，忽二差至曰：「老爺升座矣。」嚴與高等隨差立階下，有二童持彩輿引一婦上殿，又牽一枷犯至，卽呂也。城隍謂嚴曰：「善婦之銀，可交汝手乎？」嚴一從實訴明。城隍謂判官曰：「事干修理衙署，非我擅專，宜申詳東嶽大帝定案，可速備文書申送。」仍令二童送婦歸。二差押嚴并高呂二生出廟，過西門，一路見有男著女衣者，女穿男服者，有頭罩鹽蒲包者，有被羊狗皮者，紛紛滿目。耳聞人語曰：「乾隆三十六年，儀徵火燒鹽船一案，凡燒死溺死者，今日業滿，可以轉生。」二差謂嚴曰：「難得大帝坐殿，我們可速投文。」已而疾走呼曰：「文書已投，可各上前聽點。」嚴等急趨立未定，聞殿上判曰：「所解高某，竊分善婦之銀，其罪尙小，應該城隍所擬枷責發落。呂某生前包攬詞訟，坑害良民，其罪甚大，除照擬枷責外，應命火神焚燬其尸。嚴某君子也，陽祿未終，宜速送還陽。」嚴聽畢驚醒，則身臥在床，家人皆已掛孝。曰：「相公已死三日矣。因心頭未冷，故爾相守。」嚴將夢中事一一言之，家人未信。後一年八月夜，呂家失火，樞果遭災。

● 年子

鹽城東北鄉，草堰口，小關營，村民孫自成，妻謝氏，除夕生子，因名年子。年十八，挑雞入城，半途有旋風一陣，將籠內雞皆吹去，騰空而飛。年子大驚，從此回家大病。危急中，會其母將產，舉家守生，無人看護。年子昏沉，身隨風蕩，忽從朱門之內，墮於萬丈深潭，恰無痛楚。只覺身子短小，不似平時。兩目蔽澀難開，耳中所聞，仍似父母聲音。以爲夢中幻境，安心待之。其時孫見謝氏產兒安穩，偷暇趨視，年子已死，不覺大哭。年子驚醒，不解其故。只聞母泣而數曰：「生此血泡，反將我成人長大的年子死了。」悲號不已。年子始知身已轉生，恐母急壞，遂大聲曰：「我卽年子也。年子未死。」謝聞小兒言語，頓時驚風，數日而死。孫憂小兒無乳，哺以粥食。三月生齒，五月能履，取

名再生今年十六矣，此事鹽城令闔公云。

●狐撞鐘

陳公樹蒼任汀漳道時，海上忽浮一鐘至，大可容百石。人以爲瑞，告之官，遂於城西建高樓懸此鐘焉。撞之，聲聞十里外，選里中老民李某掌守此樓。無何海水屢嘯，陳公以爲金水相應，海嘯者鐘聲所召也。命知縣用印封閉此樓，并嚴諭李叟不許人再撞。有美少年常來樓中，與李閑談，偶需食物之類，往往憑空而至。李知爲狐仙，忽起貪心，跪曰：「君爲仙人，何不賜我銀物，徒以酒食來耶？」少年曉之曰：「財有定數，爾命窮薄，不可得也。強且有災，將生懊悔。」李固請不已，少年笑而應曰：「諾。」少頃，見几上置大元寶一錠，嗣後少年不至矣。李大喜，收藏衣箱中。一日邑宰路過，聞撞鐘聲，怒李守護不謹，召而責之。答曰：「五板。」李無以自明，歸視印封完好如故。然業已受笞，悶悶而已。未幾邑宰又過，樓上鐘聲亂鳴，遣役視之，並無一人。邑宰悟曰：「樓上得毋有妖乎？」李無奈，何具以實告，命取寶視之，卽其庫物也。持復歸所，鐘不復鳴。」

●土地神告狀

洞庭山棠里徐氏家世富饒，起造花園，不足於地。東邊有土地廟，香火久廢，私向寺僧買歸，建造亭台，已年餘矣。一日其妻韓氏方梳頭，忽仆於地。小婢扶之，亦與俱仆。少頃婢起，取大椅置堂上，扶韓氏南向坐，大言曰：「我蘇州城隍神也。奉都城隍差委來審汝家私買土地神廟事。」語畢，婢跪啓：「太湖水神參見。」又啓：「棠里巡攔神參見。」韓氏一一首領之。最後曰：「原告土地神來。」韓氏命徐家子弟奴婢聽點名，分東西班而侍立。有不聽命者，持杖擊之。喚買地人姓名，卽其夫也。問價若干，中證何人，口音絕非平素吳音，乃燕趙間男子聲。其夫

驚駭伏地，願退地基，建還原廟。韓氏素不識字，忽索紙筆判云：「人奪神地，理原不應，况土地神既老且貧，露宿年餘，殊爲可憐。屢控城隍，未蒙准理，不得已越訴都城隍。今汝既有悔心，許還廟宇，可以牲牢香火供奉之。中證某某，本應治罪，姑念所得無多，罰演戲贖罪。寺僧某於事未發時業已身死，可毋庸議。」判畢，擲筆而臥。少頃起立，仍作女音梳頭如故。問其原委，茫然不知。其夫一一如所判而行，從此棠里土地神香火轉盛。

鄱陽湖黑魚精

鄱陽湖黑魚精作孽，有許客舟過，忽黑風一陣，水立數丈，上有魚口如曰大，向天吐浪，許客死焉。其子某，誓殺魚以報父仇。貿易數年，資頗豐厚，詣龍虎山具盛禮請於天師。時天師老矣，謂許曰：「凡除怪斬妖，全仗純氣真煞。我老病且死，不能爲汝用，然感汝孝心，我雖死，囑吾子代治之。」已而天師果死，小天師傳位一年，許又往請小天師曰：「誠然，父有遺命，我不敢忘。然此妖者黑魚也，據鄱陽湖五百年神通甚大，我雖有符咒法術，亦必須有根氣仙官助我，方能成事。」篋中出小銅鏡付許曰：「汝持此照人，凡一人而有三影者，速來告我。」許如其言，徧照江西，皆一人一影。密搜月餘，忽照鄉村楊家童子有三影，告天師。天師遣人至鄉，厚贈其父母，詭言慕神童名，請到府中試其所學。童固貧家，欣然而來。天師供養數日，隨攜許及童子同往鄱陽湖建壇誦咒。一日急衣童子袞袍劍縛背上，出其不意，直投湖中。衆人大駭，其父母號哭，向天師索命。天師笑曰：「無妨也。」俄而霹靂一聲，童子手提大黑魚頭立高浪之上。天師令人抱至舟中，衣不沾溼。湖中水十里內皆成血色。童子歸，人爭問所見。童子曰：「我酣睡片時，並無所苦，但金甲將軍提魚頭放我手中，抱我立水上而已。其他我不知。」自此鄱陽湖無黑魚之患。或云：「童子者，卽總漕楊清恪公也。」

鄱陽小神

江西新建縣張某生二女同日出嫁，天大風送親及昇轎者一時迷惑，將妹嫁其姊家，將姊嫁其妹家，成婚後一日方知錯誤。兩家父母以爲天緣，亦各相安無異言。其小妹所嫁夫金某，買貨過鄱陽湖，舟中忽謂其伙伴曰：『我將作官，卽日到任。』伙伴咸笑之，以爲戲語。行又數里，金欣然曰：『胥役轎馬皆來迎我，我不可以久留。』言畢躍入水中死。是夕近湖村人見一男子昂然來立村前曰：『我鄱陽小神也，應血食汝地方，可塑像祀我。』言畢不見。村人遲疑未爲立廟，已而頭痛發熱，口稱：『小神爲祟。』衆大駭，糾錢立廟祀之。凡有所求，神應如響。未幾小神又至曰：『豈可神明而無配偶乎？汝等再塑立一娘娘像配我，不可緩也。』村人如其言，塑之。金家聞水死之信，撈尸殮殮，舉家成服。忽一日其妻脫衰麻，換盛服，敷脂抹粉，揚揚得意。翁姑怒責曰：『此非孀婦所宜。』曰：『我夫並未死，尙在鄱陽湖村作官。』差胥役夫轎迎我上任，都已在外面伺候，我何爲不吉服耶？』言畢，作上轎狀，隨眼目矣。嗣後鄱陽小神之名頗著，遠近燒香者爭赴焉。

囊囊

桐城南門外章雲士，性好神佛，偶過古廟，見有彫本神像，頗尊嚴，迎歸作家堂神，奉祀甚虔。夜夢有神如所奉像曰：『我靈鈞法師也，修煉有年，蒙汝敬我，以香燭祀我，倘有所求，可焚牒招我，我卽於夢中相見。』章自此倍加敬信。鄰有女爲怪所纏，怪貌猶惡，遍體蒙茸，似毛非毛，每交媾，則下體痛楚難忍。女哀求見饒，怪曰：『我非害汝者，不過愛汝姿色耳。』女曰：『某家女比我更美，汝何不往纏之，而獨苦我乎？』怪曰：『某家女正氣，我不敢犯。』女子怒罵曰：『彼正氣，偏我不正氣耶？』怪曰：『汝某月日，燒香城隍廟，路有男子方走，汝在轎簾中暗窺，見其貌美，心竊慕之。此得爲正氣乎？』女面赤，不能答。女母告章，章爲求家堂神。是夜夢神曰：『此怪未知何物，寬限三日，當爲查療。』過期，神果至曰：『怪名囊囊，神通甚大，非我自往翦除不可。然鬼神力量，終需恃人而止。』

汝擇一除日，備轎一乘，轎夫快手各四名，繩索刀斧八物，剪紙爲之，悉陳於廳。汝在旁喝曰：「上轎！」曰：「抬到女家。」更喝曰：「斬！」如此則怪除矣。兩家如其言，臨期扶紙轎者，果覺重於平日。至女家大喝斬字，紙刀盤旋如風，颯颯有聲，一物擲牆而過，女身霍然，如釋重負。家人追視之，乃一蓑衣蟲，長三尺許，細脚千條，如耀絲閃閃。自腰斫爲三段，燒之臭味數里。桐城人不解囊囊之名，後考庶物異名疏，方知蓑衣蟲一名囊囊。

●兩神相毆

孝廉鍾悟，常州人，一生行善，晚年無子，且衣食不周，意鬱鬱不樂。病臨危，謂其妻曰：「我死，慎毋置我棺中。我有不平事，將訴冥王，或有靈應，亦未可知。」隨卽氣絕，而心中尙溫，妻如其言，橫尸以待，死三日後果蘇。曰：「我死後到陰間，所見人民來往，與陽世一般。聞有李大王者，司賞善罰惡之事，我求人指引，到他衙門，思量具訴。果到一處，宮殿巍峨，中坐尊官，我進見，自陳姓名，將生平修善不報之事，一一訴知。且責神無靈，神笑曰：「汝行善行惡，我所知也，汝窮困無子，非我所知，亦非我所司。」問何神所司，曰：「素大王。」我心知李者理也，素者數也，因求神送至素王處，一問神曰：「素王尊嚴，非如我處無人攔門者，我正有事要與素王商辦，汝司隨往。」少頃，聞呼騶聲，所從吏役，皆整齊嚴肅，行至半途，見相隨有瀝血者，曰：「受冤未報。」有嚼齒者，曰：「逆黨未除。」有美婦人而拉醜男者，曰：「夫婦錯配。」最後有一人，袞冕玉帶，狀若帝王，貌偉然而衣履盡濕，曰：「我周昭王也。我家祖宗自后稷公劉積德累仁，我祖父文武成康聖賢相繼，何以一傳至我，而依例南征，無故與楚人溺死？幸有勇士辛遊歷，長臂多力，曳我尸起，歸葬成周，否則徒爲江魚所吞矣。後雖有齊侯小白，借端一問，亦不過虛應故事，草草完結。如此奇冤，二千年來，絕無報應，望神替一查。」李王唯唯。餘鬼聞之，紛紛然俱有怒色。鍾方悟世事不平者，尙有許多冤抑，如我貧困，固是小事，氣爲之平。行少頃，聞途中喝道而至，曰：「素王來。」李王迎上各

在輿中亦談。始而絮語，繼而忿爭，曉曉不可辨。再後兩神下車，揮拳相毆，李漸不勝，羣鬼從而助之，我亦奮身相救，終不能勝。李神怒云：「汝能從我上奏玉皇，聽候處分。」隨卽騰雲而起，二神俱不見。少頃俱下，雲中有霞帔而宮裝者，二仙女相隨來。手持金尊玉杯，傳詔曰：「玉帝管三十六天事，無暇聽些些小事，今賜二神天酒一尊，共十杯，有能多飲者，便直其事。」李神大喜，自稱我量素佳，踴躍持飲。至三杯酒，便捧腹欲吐。素神飲畢七杯，尚無醉色。仙女曰：「汝等勿行，且俟我復命後再行。」須臾又下，頒玉帝詔云：「理不勝數，自古皆然，觀此酒量，汝等便該明曉。要知世上凡一切神鬼聖賢，英雄才子，時花美女，珠玉錦繡，名書法畫，或得寵逢時，或遭凶受劫，素王掌管七分，李王掌管三分。素王因量大，故往往飲醉，顛倒亂行。我三十六天，日蝕星隕，尙被素王把持擅權，我不能作主，而况李王乎？然畢竟李王能飲三杯，則人心天理，美意是非，終有三分公道。直到萬古千秋，綿綿不斷。鍾某陽數雖絕，而此中消息，非到世間曉諭一番，則以後告狀者愈多。故且開恩，增壽一紀，放他還陽。此後永爲例。」我聽畢還魂。又十二年乃死。常語人云：「李王貌清雅，如世所塑文昌神，素王貌陋，團團渾渾，望去耳目口鼻，不甚分明。從者多人，大概相似，千百人中，亦頗有美秀可愛者，其黨亦不甚推尊也。」鍾本名護，自此乃改名悟。

賭錢神號迷龍

李某，官緝雲令，以賭博被參，然性好之，不可一日離。病危時，猶拍肘床上，作呼盧聲。其妻泣諫曰：「氣喘勞神，何苦如是？」李曰：「賭非一人所能，我有朋類數人在床前，同擲骰盆，汝等特未之見耳。」已而氣絕，忽又蘇醒，伸手向家人云：「速燒紙鏹，替還賭錢。」妻問與何人決勝，曰：「陰司賭神，號稱迷龍，其門下有賭鬼數千，皆受驅使，探人將托生時，便請迷龍作一花押，納入天靈蓋中，此人一落母胎，性便好賭。雖嚴父賢妻，萬不能救。漢書

公卿表，以博揜失侯者十餘人；可見此神，從古有之。或且一心貪賭，有美食而讓他人食，有美妻而讓他人眠，皆迷龍作祟也。但陰間賭法，與世間不同。其法聚十餘鬼，同擲十三顆骰子，每子下盆，有五采金色光者，便是全勝。羣鬼以所畜紙鏹全行獻上，迷龍高坐抽頭，以致富羣鬼賭敗窮極，便到陽間作瘟疫，詐人酒食，汝等此時燒紙錢一萬，可以放我生還。』家人信之，如其言，燒與之。而李竟瞑目長逝。或曰：『渠可哄得賭本，可以放心大擲，故不返也。』

羊骨怪

杭人李元珪，館於沛縣韓公署中，司書稟事。偶有鄉親回杭，李托帶家信，命館童調麵糊封信。家童調盛碗中，李用畢，以其餘置几上。夜聞窸窣聲，以為鼠來偷食也，揭帳視之，見燈下一小羊，高二寸許，渾身白毛，食糊盡乃去。李疑眼花，次日特作糊待之，夜間小羊又至，因留心細觀其去之所在，到窗外樹下而沒。次日告知主人發掘樹下，有枯羊骨數條，骨竅內漿糊猶在，取而燒之，此後怪絕。

夜叉偷酒

直隸永平府灤州河下，每年龍王造宮，有黃白二龍，從古北口，拔木運來，每木百枝，一夜叉管守之；其木在水中，皆直立而行，上掛一紅燈為號。關外販木商人，每年待龍發水，然後依附運行。偶失一枝，龍怒遣夜叉尋取，風雨大作，山石皆飛，村中民造酒八缸，一夜被夜叉偷飲立盡，懼其為患，為伐一木置水中，夜始平靜。此石埭令鄭公首瀛為余言鄭灤州人。

披麻煞

新安曹媪，有孫登官，定婚某氏，將娶有日。先期掃除樓房，待新婦。居房與媪臥閣相去十步許。日未夕，媪獨坐樓下，聞樓上履聲，意是丫環不之詰也。久而聲漸厲，稍覺不類，疑是偷兒，疾趨而掩執之，起推樓門。門開，舉首見一人，麻冠麻鞋，手扶喪杖，立梯上層。見媪至，返身退走。媪素有胆，不計其爲人爲鬼，奮前相捉。其人狂奔，新房有窸窣之聲，如煙一縷而沒。始悟爲鬼，急下樓，欲以語人。念明日婚期已屆，捨此無從覓他室，隱不言。次夕，新婦入門，張燈設樂，散後，媪以前事在心，不能成寐。旦覘新婦，則已靚妝坐牀，琴瑟之好甚篤。媪意大安，易宅之念漸差。然終以前事故常不欲新婦登樓。一日者，婦欲登樓，問其故，以如廁對，勸其秉燭，以熟徑辭。少頃不下，媪喚之不應，遣丫鬟持燈上樓，亦不見婦。媪大驚，婢曰：『是或往廚下乎？』媪謂：『我坐梯次，未見他下來。』無可奈何，乃召塔告以失婦狀，舉家大駭。婢忽在樓呼曰：『娘在是。』衆亟視之，則新婦團伏一小漆椅下，四肢如有細繫之狀。扶出，白沫滿口，氣息奄奄，以水漿灌之，逾時甫醒。問之，云：『遇一披麻人爲祟。』媪乃哭曰：『咎在我。』因備述前事，且告以不言之故。時夜漏將殘，不能移宅，擁婦偃息在床。塔秉燭坐，雙環立左右。至五更，侍者睡去，塔亦勞倦，稍一交睫，覺燈前有披麻人破戶入，直奔床前，以指搯婦頸三五下。塔奔前救護，披麻人聳身，從窗櫺中去，疾如飛鳥。呼婦不應，持火視之，氣已絕矣。或者曰：『此選日人術不良，婚期犯披麻煞故也。』

●瓜棚下二鬼

海陽邑中劉氏女，夏日在瓜棚下刺繡。日暮，家人鋪蒲席招涼，女忽於座中顧影絮語。衆怪其誕，呵之，乃大聲曰：『唉！我豈若女耶？我爲某村某婦，氣忿，縊死多年，欲得替人，故在此。』語畢大笑，舉帶自勒其頸。閤室大驚，取米豆厭勝之，不退。乃哀求曰：『我女年年爲他人壓金線，取錢易米，家貧可憐，與汝素無冤，幸相捨，不然天師將至，我當往訴。』鬼懼曰：『嚇人嚇人，雖然，我不可以虛返，當思何以送我。』衆曰：『供香楮何如？』不應。曰：『加

斗酒隻鷄何如？乃有喜色，且頷之。如其言，女果醒。未三日，家人方相慶，女衣袖忽又翩舞，憤語曰：『汝等如此薄待，我回想不肯甘休，仍須討替。』更作惡狀，以帶套頸。衆察其音不類前鬼，正驚疑間，俄聞瓜棚下綽綽履響，仍在女口叱曰：『鬼婢！冒我姓名，來詐錢鏹，辱沒煞人，亟去！亟去！不然，我將訟汝於城隍神。』又勞問女家：『勿怕此無賴鬼，我在此他不敢爲厲。』言畢，其女頰暈紅潮，狀若羞縮者。食頃，兩鬼寂然皆退。次日，其女依舊臨鏡，詢其事，杳然如夢。老人李二，海陽人，日暮自邑中還家，覺腰纏重物，解視無有，勉荷而歸。時已月上，家人聞叩扉聲，走相問安。老人瞪目無言，爲設酒脯，亦不食。愈益怪之，既而取布幅丈懸梁間，作縊狀曰：『余縊死鬼也，今與汝翁作交代。』衆驚詰以前因，曰：『余爲李氏棲泊城中，曾至某家崇其女於瓜棚下，因其家中哀求，我念伊女婉弱，是以捨去，別尋替代。奔及城門，有二大人司管甚嚴，不敢走過。以此日日受苦，一言難盡。』衆家人曰：『城門大人既然攔阻，汝今日何能復來？』乃嘻嘻笑曰：『此實大巧事，今早鄉人以糞桶寄門側，大人者惡其臭也。兩相謂曰：『昨宵雨歇城頭，山色更佳，盍一憑眺乎？』遂約伴登山去矣。余得乘間出城，遇汝翁歸，附他腰間，蒙其負荷，急於得生，故仍欲相借重耳。』衆聞其言軟，似可以情動者，乃哀求曰：『翁年已老，木已拱，你不忍於弱女，寧獨甘心於秃翁？如蒙哀憐，當爲延名僧，修法事，令你生天人境界何如？』鬼拍手喜曰：『我前在瓜棚下，原欲挽彼作此功德，視其家貧，是以勿言。今衆居士既能發大願力，余又何求？雖然，世人慣作哄鬼伎倆，惟求居士勿忘此言。』衆唯唯，鬼卽作頂禮狀。食頃，老人已起，索水漿飲矣。翌日，廣延僧衆，作七日道場，瓜棚下自此清淨。

◎ 介溪墳

嚴介溪爲其妻歐陽氏卜葬，召門下風水客數十人囑曰：『吾富貴已極，尙何他望？只望諸君擇地生子孫，能再如我者，而甘心焉。』諸客唯唯，未一月，有客來云：『某山有穴，葬之子孫貴壽，與公相埒。』介溪命羣客視之。

一客獨曰：『若葬此子孫雖貴，但氣脈太遲，恐在六七世後耳。』俱以爲然。介溪買成開穴，中有古墳，墓誌摩視之，卽嚴氏之七世祖也。介溪大駭，急加封職，然自此嚴氏大衰，且籍沒矣。此事嚴後裔名秉璉者所言。

●李半仙

甘肅參將李璇，自稱李半仙，能視人一物，便知休咎。彭芸楣少詹，與沈雲椒翰林同往占卜。彭指一硯問之曰：『石質厚重，形有八角，此八座象也。惜是文房之用，非封疆之料。』沈將所掛手巾問之曰：『絹素清白，自是玉堂高品，惜邊幅小耳。』正笑語間，雲南同知某亦來占卜，取煙管問之曰：『管有三截，相合而成，居官亦三起三倒，然否？』曰：『然。』曰：『君此後爲人，亦須改過，不可再如煙管。』問何故，曰：『煙管是長勢利之物，用得著他，渾身火熱，用不著他，頃刻冰冷。』其人大笑，慚沮而去。逾三年，彭學差任滿回京，李亦入都引見。彭故意再取煙管問之曰：『君又放學差矣！』問何故，曰：『烟非吃得飽之物也，學院試差，非做得富之官，且烟管終日替人呼吸，督學終年爲寒士吹噓，將必復任。』已而果然。

●李香君薦卷

吾友楊湖觀，字宏度，無錫人。以孝廉授河南固始縣知縣。乾隆壬申鄉試，楊爲同考官，閱卷畢，將發榜矣。搜落卷爲加批焉。倦而假寐，夢有女子年三十許，淡妝面目，疎秀短身，青紺裙，烏巾束額，如江南人儀態。揭帳低語曰：『拜托使君，桂花香一卷，千萬留心相助。』楊驚醒，告同考官，皆笑曰：『此噩夢也，焉有榜將發而可以薦卷者乎？』楊亦以爲然。偶閱一落卷，表聯有『杏花時節桂花香』之句，蓋壬申二月表題，卽謝開科事也。楊大駭，加意翻閱，表頗華贍，五策尤詳明，真飽學者，以時藝不甚佳，故置之孫山外。楊旣感夢兆，又難直告主司，欲薦未薦。

方徘徊間，適正主司錢少司農東麓先生，嫌進呈策通場未得佳者，命各房搜索。楊喜即以桂花香卷薦上。錢公如得至寶，取中八十三名，持卷填榜，乃商邱老貢生侯元標，其祖侯朝宗也。方疑女子來托者，卽李香君也。楊自以得見香君，夸於人前，以爲奇事。

●道士取葫蘆

秀水祝宣臣，名維誥，余戊午同年也。其尊人某，饒於財；一日有長髯道士叩門求見主人，問法師何爲來？曰：「我有一人，現住君家，故來相訪。」祝曰：「此間並無道人，誰爲君友？」道士曰：「現在觀稼書房之第三間，如不信，煩主人同往尋之。」祝與同往，則書房掛呂純陽像。道士笑指曰：「此吾師兄也，偷我葫蘆，久不見還，故我來索償。」言畢，向畫上作取狀。呂仙亦笑，以葫蘆擲還之。主人視畫上，果無葫蘆矣。大驚，問取葫蘆何用？道士曰：「此間一府四縣，夏間將有大疫，雞犬不留。我取葫蘆煉仙丹，救此方人，能行善者，以千金買藥備用，不特自活，兼可救世立大功德。」因出囊中藥數丸，示主人，芬芳撲鼻，且曰：「今年八月中秋，月色大明時，我仍來汝家，可設瓜果待我。此間人民，恐少一半矣。」祝心動曰：「如弟子者，可行功德乎？」曰：「可。」乃命家僮以千金與之。道士束負腰間，如正布然，不覺其重。留藥十丸，拱手別去。祝舉家敬若神明，早晚禮拜。是年夏間無疫，中秋無月，且風雨交加，道士亦杳不至。

●火焚人不當水死

涇縣葉某，與人貿易安慶，江行遇風，同船十餘人半溺死矣。獨葉墜水中，見紅袍人抱而起之，因以得免。自以爲獲神人之助，後必大貴。無何家居不戒於火，竟燒死。

●城隍殺鬼不許爲響

台州朱姓女，已嫁矣，夫外出爲買。忽一日見燈下赤脚人披紅布袍，貌醜惡，來與褻狎。且云：「娶汝爲妻。」婦力不能拒，因之癡迷，日漸黃瘦。當怪未來時，言笑如常。來則有風蕭然，他人不見，惟婦見之。婦姊夫袁承棟，素有拳勇，婦父母將女匿袁家數日，怪不來，月餘蹤跡而至，曰：「汝乃藏此處乎？累我各處尋覓，及訪知汝在此處，我要來，又隔一橋，橋神持棒打我，我不能過。昨日將身坐在挑糞者周四桶中，纔能過來。此後汝雖藏石櫃中，吾能取汝。」袁與婦商量，用刀殺之，婦指怪在西則西斫，指怪在東則東斫。一日婦喜拍手曰：「斫中此怪額角矣！」果數日不至。已而布纏其額，仍來爲祟。袁發烏槍擊之，怪善於閃躲，屢擊不中。一日婦又喜曰：「中怪臂矣！」又數日不至。已而布纏其臂，又來入門罵曰：「汝如此無情，吾將索汝性命。」毆撞此婦，滿身青腫，哀號欲絕。女父與袁連名作狀，焚城隍廟。是夜夢有青衣二人，持一牌喚婦聽審。且索差錢，曰：「此場官司，我包汝必勝，可燒錫鏤二千謝我，你莫嫌多。陰間只算九七銀二十兩，此項非我獨享，將替你爲鋪堂之用，憑汝叔紹先一同分散，他日可見個分明。」紹先者，朱家已死之族叔也。如其言，燒與之，五更女醒曰：「事已審明，此怪是東埠頭轎夫，名馬大城隍，怒其生前作惡，死尙如此，用大杖打四十，戴長枷在廟前示衆。」從此婦果康健，合家歡喜。未三日，又癡迷如前，口稱：「我是轎夫之妻張氏，汝父汝姊夫將我夫告城隍枷責，害我忍飢獨宿。我今日要爲夫報仇。」以手爪搯婦眼，眼幾瞎。女父與承棟無奈，何再焚一牒與城隍。是夕女夢鬼隸召往，怪亦在焉。城隍置所焚牒於眼前，瞋目厲聲曰：「夫妻一般凶惡，可謂一床不出兩樣人矣，非腰斬不可。」命兩隸縛鬼，持刀截之，分爲兩段。有黑氣流出，不見腸胃，亦不見有血。旁二隸請曰：「可准押往鴉鳴國爲響否？」城隍不許曰：「此奴作鬼便害人，若作響必又害鬼，可揚滅惡氣，以斷其根。」兩隸呼長鬚者二人，各持大扇，扇其尸，頃刻化爲黑烟，散盡不見。因其

妻械手足，充發黑雲山羅刹神處，充當苦差。命原差送婦還陽。女驚而醒，從此朱婦安然，仍回夫家，生一子二女，至今猶存。鬼所云擔糞周四者，其隣也。問之曰：「果然可疑，我某日擔空桶歸，壓肩甚重。」

● 呂蒙塗臉

湖北秀才鍾某，唐太史赤子之表戚也。將赴秋試，夢文昌神召跪殿下，不發一言。但呼之近前，取筆向硯上蘸極濃墨，塗其臉幾滿。大驚而醒，慮有污卷之事，意忽忽不樂。隨入場，倦在號簷中假寐。見有偉丈夫，掀其號簾，長髯綠袍，乃關帝也。罵曰：「呂蒙老賊，你道塗抹面孔，我便不認得你麼？」言畢不見。鍾方悟前身是呂蒙，心甚惶悚。是年獲雋，後十年，選山西解梁知縣，到任三日，往謁武廟，一拜不起，家人視之，業已死矣。

● 鄭細九

揚州名奴，多以「細」稱。細九者，商人鄭氏奴也。鄭家主母病革，忽蘇，矍然而起，曰：「事大可笑，我死何妨？不應托生於細九家爲兒，以故我魂已出戶，到半途得此消息，將送我者打脫而返。」言畢，道口渴，索青菜湯。家人煮與之。嚙少許，仍仆於床，瞑目而逝。須臾，鄭細九來報，家中產一兒，口含菜葉，啼聲甚厲。嗣後鄭氏頗加恩養，不敢以奴產子待之。

● 替鬼做媒

江浦南鄉，有女張氏，嫁陳某，七年而寡。日食不周，改適張姓。張亦喪妻七年，作媒者以爲天緣巧合。婚甫半月，張之前夫附魂妻身曰：「汝乃無良，竟不替我守節，轉嫁庸奴。」以手自批其頰。張家人爲燒紙錢，再三勸慰，作

厲如故。未幾張之前妻亦附魂於其夫之身罵曰：「汝太薄情，但知有新人不，知有舊人。」亦以手自擊。擡家驚惶。適其時原作媒者秦某在旁戲曰：「我從前既替活人做媒，我今日何妨替死鬼做媒。」陳某既在此索妻，汝又在此索夫，何不彼此交配而退，則陰間不寂寞矣。而兩家活夫妻亦平安，又何必在此吵鬧耶？」張面作羞縮狀曰：「我亦有此意，但我貌甚醜，知陳某肯要我否？我不便自言。」先生既有此好意，即求先生一說何如？」秦乃向兩處通陳，俱唯唯，忽又笑曰：「此事甚好，但我輩雖鬼，不可野合爲羣鬼所輕，必須媒人替我剪紙人作輿從，且鑼鼓音樂，擺酒席，送合歡杯，使男女二人成禮而退。我輩纔去。」張家如其言，從此兩人之身安然無恙。鄉鄰聞傳某村秦某替鬼作媒也。

●鬼有三技過此鬼道乃窮

蔡魏公孝廉，常言鬼有三技——一迷，二遮，三嚇。或問：「三技云何？」曰：「我表弟呂某，松汝廩生，性豪放，自號豁達先生。嘗過柳湖西鄉，天漸黑，見婦人面施粉黛，貿貿然持繩索而奔。望見呂，走避大樹下，而所持繩則墜地上。呂取觀，乃一條草索，嗅之有陰霧之氣。心知爲縊死鬼，取藏懷中，徑向前行。其女出樹中，往前遮攔，左行則左攔，右行則右攔。呂心知俗所謂鬼打牆是也，直衝而行，鬼無奈何。長嘯一聲，變作披髮流血狀，伸舌尺許，向之跳躍。呂曰：「汝前之塗眉畫粉，迷我也。向我拒阻，遮我也。今作此惡狀，嚇我也。三技畢矣，我總不怕，想無他技可施。汝亦知我素名豁達先生耶？」鬼仍復原形，跪地曰：「我城中施姓女子，與夫口角，一時短見自縊。今聞柳東某家婦亦與其夫不睦，故我往取替代，不料半路被先生截住，又將繩奪去，我實在計窮，只求先生超生。」呂問作何超法，曰：「替我告知城中施家，作道場，請高僧多念往生咒，我便可脫生。」呂笑曰：「我今高僧也，我有往生咒爲汝一誦。」即高唱曰：「好大世界，無遮無礙，死去生來，有何替代？要走便走，豈不爽快？」鬼聽畢，恍然大

悟，伏地再拜。奔趨而去。後土人云：「此地向不平靜，自豁達先生過後，永無爲祟者。」

鬼多變蒼蠅

徽州狀元戴有祺，與友夜醉玩月，出城，步回龍橋上。有藍衣人持繖從西鄉來，見戴公，欲前不前，疑爲竊賊。直前擒問曰：「我差役也，奉本官拘人。」戴曰：「汝太說謊，世上只有城內差人，向城外拘人，斷無城外差人，反向城裏拘人之理。」藍衣者不得已跪曰：「我非人，乃鬼也。奉陰官命，就城內拘人是實。」問：「有牌票乎？」曰：「有。」取而視之，第三名，卽戴之表兄某某也。戴欲救表兄，心疑所言不實，乃放之行。而堅坐橋上，待至四鼓，藍衣果至，戴問人可拘齊乎？曰：「齊矣。」問何在？曰：「在我所持繖上。」戴視之，有線縛五蒼蠅在焉，嘶嘶有聲。戴大笑，取而放之，其人惶急，踉蹌走去。天色漸明，戴入城，至表兄處探問，其家人云：「家主病久，三更已死，四更復活，天明則又死矣。」

江甯劉某，年七歲，腎囊紅腫，醫藥罔效。鄰有饒氏婦，當陰司差役之事，到期，便與夫異床而寢，不飲不食，若癡迷者。劉某托往陰司一查，去三日，來報曰：「無妨也。二郎前世好食田雞，剝殺太重，故今世羣雞來嚙，相與報仇。然天生田雞，原係供人食者，蟲魚皆入蜡神所管，只須向劉猛將軍處燒香求禱，便可無恙。」如其言，子疾果痊。一日者饒氏睡兩日夜方醒，醒後滿身流汗，口吐喘不已。其嫂問故，曰：「鄰婦某氏，兇惡難捉，冥王差我拘拿，不料他臨死尙強有力，與我格鬪多時，幸而我解下纏足布捆縛其手，纔得牽來。」嫂問現在何處？曰：「在窗外梧桐樹上。」嫂往視之，見無別物，只頭髮拴一蒼蠅。嫂取蠅戲夾入針線箱中，未幾聞饒氏在床上有呼號音，良久乃蘇，曰：「嫂爲戲大虐陰司，因我拿某婦不到，重責三十板，勒限再拿。嫂速還我蒼蠅，以免再責。」嫂驗其醫果有杖痕，始大悔，取蒼蠅付之。饒氏取含口中睡去，遂亦平靜。自此不肯替人間查問陰司事矣。

嚴秉玠

嚴秉玠，作雲南祿勸縣，縣署東偏，有屋三間，封鎖甚嚴。相傳狐仙所居，官到必祭。嚴循例致祭，其妻某必欲觀之，屢伺門側不得見。一日見美婦人倚窗梳頭，妻素悍妬，慮惑其夫，率奴婢持棒衝入亂打。美婦化為鵝，就地而哀鳴。秉玠取印印其背，遂現原形，委地墮胎而死。胎中兩小狐也。嚴取硃筆點其額，兩小狐亦死。取大小狐，投之火中，自此署中無狐，而嚴氏無恙也。又一年，其妻懷孕生雙胞，頭上各有一點紅，如硃筆所點。妻大驚而殞，嚴以痛妻故，未幾亦病亡，小兒終不育。

奉新奇事

江西奉新村民李氏婦，生產三日，胎不下，其姑率三女守之。以倦故，又請隣婦三人輪流守護。一婦姓孫，有兒尚襁褓，不能同往。乃交托外婆家，而率長子名鍾者同往。鍾已弱冠入學，慮夜間寂寞，乃持書一卷往。次日將午，其門內絕無人聲，戚里疑之。打門入，則產婦死於床，七人死於地。七人中，六人衣服面目無他異，惟氣絕而已。獨孫秀才身尚端坐，右手執書如故。其左臂自肩以下，全身燒毀，直至脚底，黑如煤炭。合村大噪，鳴於官，急相驗，命且掩埋，亦無從申報也。此事彭芸楣少司馬爲余言。

智恆僧

蘇州陳國鴻，彭芸楣先生丁酉鄉試所取孝廉。性好古玩，家園內有種荷花缸，年久不起。陳命扛起閱其款色，缸下又得一罈，黃碧色，花紋甚古。中有淤泥朽骨數斤，陳投骨於水，攜罈入室。夜夢一僧來曰：『我唐時僧智恆』

也。汝所取磁罈，乃我埋骨罈也，速還我骨而土掩。」陳素豪，曉告友朋，不以爲意。又三日，其母夢一長眉僧挾一惡狀僧至，曰：「汝子無禮，貪我磁罈，撒我骨，我訴之不理，欺我老耳。我師兄大千聞之不平，故同來索汝子之命。」母驚醒，命家人遍尋所棄之骨，僅存一片。問孝廉則已迷悶不省人事矣。未幾日而病亡。

●三斗漢

三斗漢者，粵之鄙人也。其飯隨三斗粟，乃飽，人故呼爲三斗漢。身長一丈，圍抱不周，鬚虬面黑，乞食於市。所得莫能果腹。一日之惠州，戲於提督軍門外，雙手挈二石獅去。提督召之，則仍雙手挈石獅而來。提督命五牛曳橫木於前，三斗漢挽其後，用鞭鞭牛，牛奮欲奔，終不能移尺寸。提督奇其力，賞食馬糧，使入伍學武。乃跪求云：「人食需三斗粟，願倍其糧。」提督許之。習武有年，馳馬輒墜，箭發不中。乃改步卒，鬱鬱不得志而歸。遊於潮州，值潮之東門修湘子橋，橋梁石長三丈餘，寬厚皆尺五，衆工構天架，數十人挽之，莫能上。三斗漢從旁笑曰：「如許衆人，頰面汗背，猶不能升石條一塊耶？」衆怒其妄，命試之。遂登架獨挽而上，衆股栗。橋洞故有百數，辛卯年圯其三，都丞范公，捐俸倡修，見此人能獨挽巨石，費省工速，遂命盡挽其餘。賞錢數千，不一月食盡去。莫知所之，或云餓死於澄海。

●蘇南村

桐邑有蘇南村者，病篤昏迷。問其家人曰：「李耕野，魏兆芳，可曾來否？」家人莫知，漫應之。頃又問，答以未曾來。曰：「爾等當着人喚他速來。」家人以爲謾語，不應。乃長嘆欲逝。家人倉皇命健足奔市購紙轎一乘，至則見輿夫背有李耕野，魏兆芳字樣。乃恍然悟，急焚之，而其氣始絕。輿夫姓字，乃好事者戲書也，竟成爲真，亦奇。

葉生妻

桐城邑西，牛欄鋪界葉生，筆耕餬口。父兄業農，乾隆癸卯春，其族佃人田於牌樓門莊，閤室移居於是。其妻年十八，素端重寡言，忽發顛慢罵，其音不一。惟罵李某某，喪絕天良，毀我輩十人塚，蓋造房屋，好生受用，將我等骸骨踐踏污穢。葉生不解，詢隣老始知房主李某，於康熙時平墳改造房屋有之。乃詰其妻云：「平墳做屋，實李某某事，於我何干？」妻答云：「當時李某氣餒甚高，我等忍氣不言，多出游避之。今看爾家運低，故在此洩忿。」罵音中惟此厲聲者最惡。其九音偶爾相聞，亦略平和。生許以拆屋賠塚。答云：「屋有主人，爾不能擅拆。盍往商之？」生奔請李姓來，其妻引至堂西兩正屋內，指示曰：「此二塚也，此四塚也，其戶旁乃二女墳，我墳在床後牆下。」李問爾何人？答云：「我阮姓，字名年二十二，前明正德間儒生，讀書白鶴觀，戲習道教，竟成羽士。偶爲貪色踰牆，被辱自縊，埋此十人中，惟我受踐踏污穢更苦，故我糾合伊等同來。」李云：「汝骨在何處？」答曰：「正中一塚，掘下三尺，見棺黑色者，是我也。」李躊躇不敢掘，鬼罵不息。遠近觀者絡繹而至，有問必答。或燒紙錢求之，其九鬼亦從旁勸解，音皆自其妻口中出。縊鬼罵曰：「汝等九個賭賊，得受葉家紙錢，彼此趕老羊快活，便來勸我麼？」自是九鬼無聲，惟縊鬼獨鬧。生請羽士禳解，屬塾師陳某作薦送文。鬼大笑曰：「不通之極，某故事用錯，某處文詞鄙俗，况送我文當求我，不應以威脅我。」塾師慚赧，唯唯而已。道士誦經略錯，必加切責。生之戚有程氏者，家素豐，方到門，鬼曰：「富翁來矣，當備好茶。」章孝廉甫與生有姻，將到，鬼曰：「文星至矣，求爲我作墓誌。」章口占一律贈之曰：「當年底事竟投環，遺體飄零瘞此間。茅屋妄成將拆去，高封誤毀已賠還。從茲獨樂安黃壤，還望垂憐放翠鬟。他日超生藉法力，直排閻闔列仙班。」鬼謝曰：「蒙獎太過，字有風流罪過，安能排閻闔列仙班乎？惟五六二語，見教極是，吾遵命去矣。」臨去呼葉生字告之曰：「我不受道士懺悔，受文人懺悔，亦未忘。」

結習故也。爾盍鑄詩墓石，以光泉壤。」生妻瞋目無言，越一日乃醒。

●七盜索命

杭州湯秀才世坤，年三十餘，館於范家。一日晚坐，生徒四散。時冬月畏風，書齋窗戶盡閉，夜交三鼓，一燈熒然。湯方看書，窗外有無頭人跳入，隨其後者六人皆無頭，其頭悉用帶掛腰間。圍湯而各以頭血滴之。涔涔冷濕，湯驚迷不能聲。適館僮持溺器來，一衝而散。湯墮地不醒，僮告主人，急來救起，灌薑湯數甌醒。具道所以，因乞回家。主人喚肩輿送之，天已大明。家住城隍山脚下，將近山湯告輿夫，不肯回家，願仍至館。云未至山脚下，望見夜中七斷頭鬼，昂然高坐，似有相待之意。主人無奈，何仍延館中。遂大病，身熱如焚。主人素賢，爲迎其妻來侍湯藥。未三日卒，已而蘇，謂其妻曰：「吾不活矣。所以復蘇，冥府寬恩許來相訣故也。昨病重時，見青衣四人拉吾同行，云有人告發索命事，所至黃沙茫茫，心知陰界，因問吾何罪。青衣曰：「相公請自看其容，便曉矣。」吾云：「人不能自見其容，作何看法？」四青衣各贈一小鏡，謂曰：「請相公照。」如其言，便覺龐然魁梧，鬚長七八寸，非今生清瘦面貌。前生姓吳名鏘，乃明季婁縣知縣，七人者，七盜也。埋四萬金於某所，被獲後，謀以此金賄官免死，扞婁縣典史許某轉請於我。許匿取二萬，以二萬說我，我彼時明知盜罪難追，拒之。許典史引左氏殺汝璧將焉往之說，請掘取其金而仍殺之。我一時心貪，竟從許計。此時悔之無及，乃隨四人行至一處，宮闕壯麗，中坐袞袍陰官，色頗和。吾拜伏階下，七鬼者捧頭於肩，若有所訴。訴畢，仍掛頭腰間。吾哀乞陰官，官曰：「我無成見，汝自向七鬼求情。」吾因轉向七鬼叩頭云：「請高僧超度，多燒紙錢。」鬼俱不肯，其頭搖於腰間，猶惡殊甚。開口露牙，就近來咬我頸。陰官喝曰：「盜休無禮，汝第罪應死，非某枉法，某之不良，在取爾等財耳。但起意者典史，非吳令，似可緩索渠命。」七鬼者又各以頭裝頸，哭曰：「我等向伊牽債，非牽命也。彼食朝廷祿，而貪盜財，是亦一盜也。許典史

久已被我等咀嚼矣。因吳令初轉世爲美女，嫁宋尙書牧仲爲妾，宋貴人有文名，某等不敢近。今又托生湯家，湯祖宗素積德，家中應有科目，今年除夕，渠之姓名將被文昌君送上天榜。一入天榜，則邪魔不敢近。我等又休矣。千載一時，尋捉非易，願公勿行婦人之仁。一陰官聽畢，蹙額曰：「盜亦有道，吾無如何，汝姑回陽間一別妻孥可也。」以此我得暫蘇。」語畢，不復開口。妻爲焚燒黃白紙錢千百萬，竟無言而卒。湯氏別房諱世昌者，次年鄉試及第中進士，入祠林，人皆以爲填天榜者所抽換矣。

●陳清恪公吹氣退鬼

陳公鵬年未遇時，與鄉人李孚相善。秋夕乘月色過李閒話，李故寒士，謂陳曰：「與婦謀酒不得，子少坐，我外出沽酒，與子賞月。」陳持其詩卷坐觀待之，門外有婦人藍衣蓬首開戶入，見陳便卻去。陳疑李氏戚也，避客故不入，乃側坐避婦人。婦人袖物來，藏門檻下，身走入內。陳心疑何物，就檻視之，一繩也，臭有血痕。陳悟此乃縊鬼，取其繩置靴中，坐如故。少頃，蓬首婦出，探藏處失繩，怒，直奔陳前，呼曰：「還我物。」陳曰：「何物？」婦不答，但聳立張口吹陳，冷風一陣如冰，毛髮噤齧，燈熒熒青色將滅。陳私思念鬼尙有氣，我獨無氣乎？乃亦鼓氣吹婦。婦當中吹處，成一空洞，始而腹穿，繼而胸穿，終乃頭滅。頃刻如輕煙飛散，不復見矣。少頃，李持酒入，大呼婦縊於床。陳笑曰：「無傷也，鬼繩尙在靴內。」告之故，乃共入解勸灌以薑湯。蘇問何故尋死，其妻曰：「家貧甚，夫君好客不已，頭止一釵，拔去沽酒，心悶甚，客又在外，未便聲張。旁忽有蓬首婦人，自稱左鄰，告我以夫非爲客拔釵也，將赴賭錢場耳。逾痛恨，且念夜深，夫不歸，客不去，無面目辭客。蓬首婦手作圈曰：「從此入，卽佛國，懽喜無量。」余從此入，圈而手套不緊，圈屢散，婦人曰：「取吾佛帶來，則成佛矣。」走出取帶，良久不來，余方冥然若夢，而君來救矣。」訪之隣，數月前果縊死一村婦。

陳聖濤遇狐

紹興陳聖濤者，貧士也。喪偶遊揚州，寓天寧寺側一小廟。廟僧遇之甚薄。陳見廟有小樓，扃閉，問僧何故？僧曰：『樓有怪。』陳必欲登，乃開戶入，見几上無絲毫塵，有鏡架梳篋等物。大疑，以爲僧藏婦人，不語出。過數日，望見美婦倚樓窺陳，亦目眺之。婦騰身下，已至陳所。陳始驚以爲非人。婦曰：『我仙也，汝毋怖，爲有夙緣，故爾款接甚殷。』竟成夫婦。每月朔，婦告假七日，云往泰山娘娘處聽差。陳乘婦去，啓其箱，金珠爛然，陳一絲不取，代扃鎖如初。婦歸，陳私語曰：『我貧甚，而卿頗有餘貲，盍假我屯貨爲生業乎？』婦曰：『君骨相貧，不能富。雖作商賈無益。且喜君行義甚高，開我之箱，分文不取，亦足敬也。請資君衣食。』自後陳不起炊中饋之事。婦主之居年餘，婦謂陳曰：『妾所蓄金，已爲君捐納飛班通判，赴京投供，即可選也。妾請先入京師置房待君。』陳曰：『娘子去，我從何處找尋？』曰：『卿第入都，到彰義門，妾自遣人相迎。』陳如其言，後婦人兩月入都，至彰義門，果有蒼頭跪曰：『主君到遲，娘娘相待久矣。』引至米市衙衙，則崇垣大廈，奴婢數十人，皆跪迎叩頭，如舊曾服役者。陳亦不解其故。登堂，婦人盛服出迎，攜手入房。陳問諸奴婢何以識我？曰：『勿聲張，妾假君形貌，赴部投捐。又假君形貌，買宅立契。諸奴婢投身時，亦假君形貌以臨之。故皆認識君。』因私教陳曰：『若何姓？若何名？喚遣時，須如我所囑，毋爲若輩所疑。』陳喜甚，因通書於家。明年陳之長子來，知父已續娶，後母入房拜見，母慈恤倍至。如所生子亦孝，敬不違。婦人曰：『聞兒有婦，何不借來，明年可同至別駕任所。』長子唯唯。婦人贈舟車費，迎其妻入京同居。忽一日，門外有少年求見，陳問何人？少年曰：『吾母在此。』陳問婦人，婦人曰：『是吾兒，妾前夫所生也。』喚入拜陳，并拜陳之長子，嗚爲兄。居亡何，婦假日也，不在家，長子亦外出。妻王氏方梳妝，少年窺嫂有色，排窗入，擁抱求歡。王不可，少年強之，弛下衣以陽示，嫂莖頭無肉而有毛，尖挺如立錐。王愈畏惡，大呼乞命。少年懼，奔出。王之裙

褶已毀問矣。長子夜歸被酒，見妻容色有異，問之，具道所以。長子不勝忿，拔几上刀尋少年，少年已就臥帳中，斫之，燭灺，一狐斷首而已。陳知其事驚駭，懼婦人假滿回，必索其子命。乃即夜父子逃回紹興，官不赴選，一錢不得著，身貧如故。

●長鬼被縛

竹墩沈翰林厚餘，少與友張姓同學讀書。數日張不至，問之，張患傷寒甚劇。因往問候，入門悄然，將升堂，見堂上先有一長人端立，仰而視堂上題額，沈疑非人，戲解腰帶，潛縛其兩腿。長人驚，轉面相視，沈叩以何處來，長人云：「張某將死，余爲勾差，當先與其家堂神說明，再動手勾捉。」沈以張寡母在堂，况未娶無子，胡可以死，懇畫計緩之。長人亦有憐色，而謝以無術代。沈懇再三，長人曰：「只一法耳。」張明日午時當死，先期有冥使五人偕余自其門外柳樹下入冥中，鬼飢渴，又得飲食，即忘事。君可預設二席，置六人座，君候於門外。柳樹邊有旋風自上而下，即拱揖入門，延之入座，勤爲勸酬，視日逾午，則起散。張可以免。」沈即允諾，入而語張家人，屆期一如所教。張至已刻已昏暈，當午尙存一息，外席散，而神氣漸復。沈大喜，歸月餘，夜夢前長人作痛楚狀，攢肩告曰：「前爲君畫策，張君得延一紀入學，且當中某科副車，舉二子，而余以泄冥事，爲同人所告，責四十板，革役矣。余本非鬼，乃峽石鎮挑脚夫劉先令，遭冥責，不能復行起。尙有三年，陽數未終，須君語張君，給日用費，終我天年。」沈語張，張即持數十金，偕沈買舟訪之，果得其人，方以癱疾臥床。乃謝拜床下，以所攜金贈之而返。張後一如夢中所語。

●西園女鬼

杭郡周姓者，與友陳某遊邗上，住某紳家。時秋初，尚有餘暑，所居屋頗隘，主人西園精舍數間，殊幽靜。面山臨池，二人移榻其中，每夜安然。一夕步月至二鼓，入室將臥，聞庭外有步履聲，徐徐吟曰：「春花成往事，秋月又今宵。回首巫山遠，空將兩鬢凋。」兩人疑主人出遊，既而語氣不類，披衣竊視，見一美女，背欄干立。兩人私語，未聞主人家有此人，且裝束殊不似近時，得毋世所謂鬼魅者此乎？陳少年情動，曰：「有此美質，魅亦何妨？」因呼曰：「美人何不入室一談？」庭外應聲曰：「妾可入，君獨不可出耶？」陳拉周啓戶，出不復見人，呼之隨呼隨應，而人不可得。尋聲以往，若在樹間，審視之，則柳樹下倒懸一婦人首，二人駭甚，大呼首墜地，跳躍而來，二人即奔避入室，首已隨至。兩人關門，竭力抵之，首嚙門限，咋咋有聲。俄聞雞鳴，跳躍去池而沒。迨天明，二人即移往舊所，各病瘡數十日。

●雷誅營卒

乾隆三年二月間，雷震死一營卒，卒素無惡蹟，人咸怪之。有同營老卒告於衆曰：「甚頃已改行爲善，二十年前披甲時，曾有一事，我因同爲班卒稔知之。某將軍獵臯亭山下，某立帳房於路旁，薄暮，有小尼過帳外，見前後無人，拉入行姦。尼再四抵攔，遺其禪而逸。某追半里許，尼避入一田家，某悵悵而返。尼所避之家，僅一少婦，一小兒。其夫外出傭工，見尼入拒之。尼語之故，哀求假宿。婦憐而許之，借以己禪。尼約以三日後當來歸還，未明即去。夫回，脫垢衣欲換，婦啓篋，求之不得，而已禪故在。因晤前倉卒中，誤以夫禪借去。方自咎未言，而小兒在旁曰：「昨夜和尚來穿去耳！」夫疑之，細叩蹤跡，兒具告和尚夜來，哀求阿娘，如何留宿，如何借禪，如何帶黑出門。婦力辯是已，非僧夫不信，始以詈罵，繼加捶楚，徧告隣右。隣右以事在昏夜，各推不知。婦不勝其冤，竟縊死。次早，夫啓其門，見女尼持鉢來還，并籃貯糕餅爲謝。其子指以告父曰：「此卽前夜借宿之和尚也。」夫悔，痛杖其子，斃於

婦楸前已亦自縊隣里以經官不無多累相與殞殮寢其事次冬將軍又獵其地土人有言之者余雖心識爲某卒而事既寢息遂不復言會密語某某亦心動自是改行爲善冀以蓋愆而不虞天誅之必不可追也。

●青龍堂

杭州舊有惡少插血結盟刺背爲小青龍青龍黨橫行閭里雍正末年臬司范國瑄擒治之死者十之八九首惡董超竟以逃免乾隆某年冬夢其黨十餘人走告曰：「子爲惡首雖幸逃免明年當伏天誅。」董惶恐求計衆曰：「計惟投保叔塔草庵僧爲徒力持戒行或可倖免。」董夢覺訪之塔下果有老僧結草棚趺坐誦經董長跪泣涕自陳罪戾願度爲弟子老僧初猶遜謝既見其情真乃與剪髮爲頭陀今日間誦經夜沿山敲木魚念佛號自冬至春一持頗力四月某日從市上化齋歸小憩土地祠矇矓睡去見其黨來捉曰：「速歸速歸今夕雷至矣！」董驚覺踉蹌歸棚天已昏黑果有雷聲董以夢告僧僧令跪已膝下兩袖蒙其頂而誦經如故不數刻電光繞棚霹靂連下或中棚左右或中棚右樹如是者七八次皆不得中少頃風雷俱止雲開見月老僧謂難已過掖以起曰：「從此常無事矣。」董驚魂稍定拜謝老僧出棚外忽電光爍然雷霆一聲董已斃於石上。

●陳州考院

河南陳州學院衙堂後有樓三間封鎖相傳有鬼物康熙中湯西崖先生以給諫視學其地亦以老吏言扁其樓如故時值盛夏署幕中人多屋少杭州王秀才哭中州景秀才考祥素常以胆氣自壯欲移居高樓湯以所聞告之不信斷鎖登樓則明窗四敞梁無點塵愈疑前言爲妄景楊於樓之外間王楊於樓之內間讓中一間爲憩坐所漏下二鼓景先睡王從中間持燭歸語景曰：「人言樓有祟今數夕無事可知前人無胆爲書吏所愚。」

景未答，便聞樓梯下有履聲。徐徐而登。景呼曰：「樓下何聲？」王笑曰：「想樓下人故意來嚇我耳！」少頃，其人連步上。景大窘，號呼。王亦起持燭出，至中間，燈光收縮如螢火。二人驚急，添燒數燭。燭光稍大，而色終青綠。樓門洞開，門外立一青衣人，身長二丈，面長二尺，無目無鼻，而有髮，髮直豎，亦長二尺許。二人大聲喚樓下人來，此物遂倒身而下。窗外四面，嗷嗷然作百種鬼聲。房中什物皆動躍，二人幾駭死。至天明始息。次日有老吏言：「先是溧陽潘公督學時，歲試畢，明日當發案。潘已就寢，將二更，忽聞堂上擊鼓音。潘遣僮問之，值堂吏云：『頃有披髮婦人從西考棚出，卽上塔求見大人。』一吏以深夜不敢傳答，曰：『吾有冤，欲見大人陳訴，吾非人，乃鬼也。』吏驚仆，鬼因自擂鼓，署中皆惶遽，不知所爲。僕人張姓者，稍有胆，乃出問之。鬼曰：『大人見我何礙？今既不見，卽煩致語。我某縣某生家僕婦也，主人涎我色，姦我不從，則鞭撻之。我語夫，夫醉後有不遜語，渠夜率家人殺我夫，喂豕。次早入房，命數人抱我行姦，我肆口罵之，遂大怒，立捶死，埋西園後石槽下。沈冤數載，今特來求伸。』言畢大哭。張曰：『爾所告某生，今來就試否？』鬼曰：『來已取在二等第十三名矣。』張入告潘公，公拆十三名視之，果某生姓名也。因令張出慰之，曰：『當爲爾檄府縣查審。』鬼仰天長嘯去。潘次日，卽以訪聞檄縣，果於石槽下得女屍，遂置生於法。此是衙門一異聞，而樓上之怪，究不知何物也。」王後舉孝廉，景後官侍御。

符離楚客

康熙十二年冬，有楚客貿易山東，由徐州至符離。約二更，北風勁甚，見道旁酒肆，燈火方盛，入飲，卽假宿焉。店中人似有難色，有老者憐其倉迫，謂曰：『方設饌以待遠歸之士，無餘酒飲君。右有耳房，可以暫宿。』引客進，客飢渴甚，不能成寐。聞外間人馬喧聲，心疑之，起從門隙窺，見店中匝地皆軍士，據地飲食，共談兵中事，皆不甚曉。少頃，衆相呼曰：『主人來矣。』遠遠有呵殿聲，咸趨出迎候，見紙燈數十，錯落而來。一雄士長髯者，下馬入店上。

坐衆人同立門外。店主人具酒食上，舖啜有聲。畢，呼軍士八曰：「爾等遠出久矣，各且歸隊，吾亦少憩。俟文書至，再行未遲。」衆諾而退。隨呼曰：「阿七來。」有少年軍士從店左門出，店中人避去，閉門。阿七引長髯者入左門。門隙有燈射出，客從右耳房潛至左門隙窺之。見門內有竹床，無睡具，燈置地上，長髯者引手撼其頭，頭墜下，放置床上。阿七代捉其左右臂，亦皆墜下，分置牀內外。然後卽倒身臥於床。阿七搖其身，自腰下對裂作兩段，倒於地。燈亦旋滅。客悸甚，飛趨耳房。以袖掩面臥，輾轉不能寐。遙聞鷄鳴一二次，漸覺身冷，啓袖見天色微明，身乃臥亂樹中，曠野無屋，亦無墳堆，冒寒行三里許，始有店。店主人方開門，訝問客來何早，客告以所遇，并問所宿爲何地。曰：「此間皆舊戰場也。」

徐氏疫亡

雍正壬子冬，杭城徐姓嫁女某家，杭俗彌月行雙回門禮。是日塔飲於徐，徐爲設榻廳樓下。塔就榻木寢，聞樓梯有行步聲，見四人下樓立燈前。一紗帽朱衣，一方巾道服，餘二人皆暖帽皮袍，相與嘆息。少頃，有女裝者五人亦來，掩泣於燈前。有高年婦人指帳中曰：「可託此人。」紗帽者搖手曰：「無濟。」且泣曰：「吾當求張先生存吾門一線耳。」互相勸慰，或坐或行。塔悻極，不能出行。迨五鼓，方相扶上樓。桌下忽走出一黑面人，急上梯挽紅衣者曰：「獨不能爲我留一線耶？」紅衣者唯唯。時鷄已鳴，黑面人奔桌下去。塔候窗微亮，披衣入內，叩樓上何人所居。曰：「新年供祖先神像，無人住也。」塔上樓觀像，衣飾狀貌與所見同心不解，所以祕而不言。先是徐家人命第三子往，有阿壽者，奴產子也。向事張謹，因命同往。主僕出門未二十日，杭州蝦蟆瘟大作，徐一家上下十二口死者十人。惟第三子與阿壽以外出，故免。聞喪歸，塔以所見語之。徐愕然曰：「阿壽之父名阿黑，以面黑故。」

也。君所見從桌下出者是矣。」

● 蔣文恪公說二事

余座師蔣文恪公，居李廣橋賜第。自言少時讀書平台，其地與他屋隔遠，每夜坐呼人，輒有應聲而無人至。一夜欲洩，窗外月不甚明，又無相伴者，乃呼其所隨僮名，應聲答，令之入，卒不入，啓戶出，見一人方枕外牆門闕，以頭向內而應。公初以爲某僮醉罵之，其臥如故。公怒，行至闕邊，思撲之，見所臥者長三尺，方巾，皂衣白鬚，如世所塑土地形。公喝之，其人沒矣。

公父文肅公，戒子孫不得近優人。故終文肅之世，從無演戲侑客之事。文肅歿後十年，文恪稍稍演戲，而不敢蓄養伶人。老奴顧升，乘文恪燕坐，談及梨園，愆怒曰：「外間優人，總不如家伶爲佳。」且便於傳喚。家中奴產子甚衆，何不延教師，擇其奴演之？」文恪心動未答，忽見顧升驚怖，面色異，兩手如受桎梏，身倒於地。以頭鑽入椅脚中，由一椅脚穿至第二椅脚，由第二椅脚穿至第三椅脚，自手至足，若匣於匣，呼之不應。公急召巫醫，百計解救，夜半始甦。曰：「怕殺怕殺！方前言畢時，見一長人，猝奴出，先老主人坐堂上，聲色俱厲曰：『爾爲吾家世僕，吾之遺訓，爾豈不知？何得導五郎蓄戲子？』着網打四十，活掩棺中。奴悶絕不知所爲。最後開遠，遠有呼喚聲，奴在棺中，欲應不能，後稍覺清快。」亦不知所以得出。驗其臀，果有青黑痕。

● 獵戶除狐

海昌元化鎮，有富家，臥房三間在樓上。日間人俱下樓理家務。一日，其婦上樓取衣，樓門內閉加槓焉。因思家中人皆在下，誰爲此從板隙窺之？見男子坐於床，疑爲偷兒。呼家人齊上，其人大聲曰：「我當移住此樓，我先來。」

家眷行且至矣。假爾牀桌一用，餘物還汝。」自窗中擲其箱篋零星之物於地，少頃聞樓上聚語聲三間房內老幼雜沓，敲盤而唱曰：「主人翁！主人翁！千里客來，酒無一鍾。」其家畏之，具酒四桌置庭中。其桌即憑空取上，食畢即從空中擲下。此後亦不甚作惡。富家延道士爲驅除，方在外定議歸樓，上人又唱曰：「狗道狗道！何人敢到？」明日道士至，方布壇，若有物捶之，踉蹌奔出。一切神像法器，皆撒門外。自此日夜不安。乃至江西求張天師，天師命法官某來，又其怪唱曰：「天師！天師！無法可施，法官！法官！來亦枉然。」俄而法官至，若有人摔其首而擲之，面破衣裂。法官大慚曰：「此怪力量大，須請謝法官來纔可。」謝住長安鎮某觀中，主人迎謝來，立壇施法，怪竟不唱。富家喜甚，忽紅光一道，有白鬚者，自空中至樓呼曰：「毋畏！謝道士，謝所行法，我能破之。」謝坐廳前誦咒，擲鉢於地，走如飛，周廳盤旋，欲飛上樓者屢矣，而終不得上。須臾樓上搖銅鈴，琅琅聲響，鉢遂委地，不復轉動。謝怒曰：「吾力竭不能除此怪。」即取鉢走而樓上歡呼之聲徹牆外，自是作祟無所不至。如是者又半年，冬暮大雪，有獵戶十餘人來借宿其家，告以借宿不難，恐有擾累。獵戶曰：「此狐也，我輩獵狐者也，但來燒酒飲醉，當有以報君。」其家即沽酒具餚饌，徹內外燃巨燭，獵戶轟飲大醉，各出烏鎗裝火藥向空點放，煙塵障天，竟夕震動。迨天明雪止始去。其家方慮驚駭之當更作祟，乃竟夕悄然。又數日，了無所聞。上樓察之，則羣毛委地，窗榻盡開，而其怪絕矣。

●城隍替人訓妻

杭州望仙橋周生，業儒，婦凶悍，常忤其姑。每歲逢佳節，着麻衣拜姑於堂，詛其死也。周孝而儒，不能制妻，惟日具疏神前禱告，願殛婦以安母意。凡九焚不應，乃更爲忿語，責神無靈。是夕夢一卒來曰：「城隍召汝。」周隨往，入跪廟中。城隍曰：「汝婦忤逆狀，吾豈不知？但查汝命只一妻，無二妻，恰有子二人，你孝子胡可無後？故暫寬汝。」

婦，汝何曉曉？」周曰：「惡婦如是，奈堂上何？且某與婦，恩義既絕，又安得有嗣？」城隍曰：「爾昔何媒？」曰：「范陳二人。」乃命拘二人至，責曰：「某女不良，而汝爲媒，嫁於孝子，害皆由汝。」呼杖之，二人不服曰：「某無罪，女處閨中，其賢否，某等無由知。」周亦代爲祈免曰：「二人不過要好作媒，非貪媒錢作誑語者，與伊何罪？據某愚見，婦人雖悍，未有不畏鬼神，念經拜佛者。但求城隍神呼婦至，示之懲驚，或得改逆爲孝，事未可定。」城隍曰：「甚是。但爾輩皆善類，故以好面目相向。婦凶悍，非吾變相不足以示威。汝等無恐。」命藍面鬼持大鎖往擒其妻，而以袍袖拂面，頃刻變成青靛面，朱髮，睜眼，召兩旁兵卒，執刀鋸者，皆猙獰凶猛，油鑊肉磨，置列庭下。須臾，鬼俸婦至，覈觥跪階前，城隍厲聲數其罪狀，取登註冊示之。命夜叉拉下剝皮放油鍋中，婦哀號伏罪，請後不敢。周及兩媒，代爲之請。城隍曰：「念汝夫孝，姑宥汝，再忤者有如此刑。」乃各放回，次日夫婦證此夢皆同，婦自此善視其姑，果生二子。

●文信王

湖州同徵友沈炳震，常晝寢書堂，夢青衣者，引至一院深竹蒙密中，設木牀素几，几上鏡高丈許。青衣曰：「公照前生。」沈自照方巾朱履，非本朝衣冠矣。方錯愕間，青衣曰：「公照三生。」沈又自照，則烏紗紅袍，玉帶皂靴，非儒者衣冠矣。有蒼頭闖然入，跪叩頭曰：「公猶識老奴乎？奴曾從公赴大同，兵備道任者也。又二百餘年矣。」言畢，泣手攜文卷一冊獻沈。沈問故，蒼頭曰：「公前生在明嘉靖間，姓王名禿，爲大同兵備道。今日青衣召公，爲地府文信王處，有五百鬼訴冤，請公質問。老奴記殺此五百人，非公本意，起意者，乃總兵某也。五百人本劄七案內敗卒，降後又反，故總兵殺之以杜後患。公曾有手書勸阻，總兵不從，我深恐公忘記此書，難以辨雪，故袖此稿奉公。」沈亦恍然記前世事，與慰勞者再。青衣請曰：「公步行乎？乘轎乎？」老僕呵曰：「安有監司大員而步行

者。呼一輿，二夫甚華，掖沈行數里許。前有宮闕巍峨，中坐王者，冕旒白鬚，旁吏絳衣烏紗，持文簿呼兵備道。王某進，王曰：「且止，此總兵事也，先喚總兵。」有戎裝金甲者，從東廂入，沈視之，果某總兵，舊同官也。王與問答良久，語不可辨，隨喚沈，沈至，揖王而立。王曰：「殺劉七黨五百人，總兵業已承認，公有書勸止之，與公無干，然明朝法，總兵亦受兵備道制節，公令之不從，平日懦弱可知。」沈唯唯謝過。總兵爭曰：「此五百人非殺不可者，曾詐降復反，不殺則又將反，總兵爲國殺之，非爲私殺也。」言未已，階下黑風如墨，聲啾啾遠來，血臭不可耐。五百頭拉雜如滾球，張口露牙來咬總兵，兼睨沈，沈大恐，向王拜不已。且以袖中文書呈上，王拊案大怒曰：「斷頭奴詐降復反，事有之乎？」衆鬼曰：「有之！」王曰：「然則總兵殺汝誠當，尙何曉曉？」衆鬼曰：「當時詐降者，渠魁數人，復反者，亦渠魁數人，餘皆脅從者也，何可俱殺？且總兵意欲迎合嘉靖皇帝嚴刻之心，非真爲國爲民也。」王笑曰：「說總兵不爲民可也，說總兵不爲國不可也。」因謂五百鬼曰：「此事沉攔二百餘年，總爲事屬因公，陰官不能斷，今總兵心跡未明，不能成神去，汝等怨氣未散，又不能托生爲人，我將以此事狀上奏玉皇，聽候處置。惟兵備道某所犯甚小，且有勸阻手書爲憑，可放還陽。他生罰作富家女子，以懲其柔弱之過。」五百鬼皆手持頭叩塔，嗟嗟有聲，曰：「惟大王命。」王命青衣者引沈出行數里，仍至竹密書齋，老僕迎出，驚喜曰：「主人案結矣。」跪送再拜，青衣人呼至鏡所曰：「公視前生。」果仍巾履，一前朝老諸生也。青衣人又呼曰：「公視今生。」不覺驚醒，汗出如雨，仍在書堂，家人環哭，暈去一晝夜，惟胸間微溫。文信王宮闕扁對甚多，不能記憶，惟記宮門外金鐫一聯云：「陰間律例全無，那有法重情輕案件；天上算盤最大，只等水落石出時辰。」

●吳三復

蘇州吳三復者，其父某，饒於財，晚年中落，所存只萬金。而負人者衆，一日謂三復曰：「我死則人望絕，汝等猶

得此所遺資。父遂縊死。三復實未防救。其友顧心怡者，探知其事，僞設壇而召三復請仙。三復往焚香叩頭。亂盤大書曰：「余汝父也，你明知父將縊死，而汝竟不防於事先，又不救於事後，汝罪重，不日伏冥誅矣。」三復大懼，叩泣求懺悔。亂盤又書曰：「余砥礪情深，爲汝想，無他法，惟捐三千金，交顧心怡修斗姥閣，一以超度我之亡魂，一以懺汝之罪逆，方可免死。」三復深信之，卽以三千金交顧立收券爲憑。顧僞推辭，若不得已而後受者。少頃，飲三復酒，乘其醉，使奴竊其券焚之。三復歸家，券已遺失，令人促立閣。顧曰：「某未立閣，因未受金。」三復心悟其姦，然其家尙有餘，亦不與較。又數年，三復窘甚，求貸於顧。顧以三千金營連，頗有贏餘，意欲以三百金周給之，其叔某止之曰：「若與三百，則三千之說遂真矣。是小不忍而亂大謀也。」心怡以爲然，卒不與。三復控告，俱以無券不准。三復怨甚，作牒詞訴於城隍，焚牒三日卒。再三日，顧心怡及其叔某偕亡。其夜顧之隣人見蘇州城隍司燈籠滿巷。時乾隆二十九年四月事。

●影光書樓事

蘇州史家巷，蔣申吉，余年家子也。有子娶徐氏，年十九，琴瑟頗調。生產彌月，忽置酒喚郎君共飲曰：「此慘酒也，予與君緣滿，將去，昨日宿寃已到，勞難挽回。諺曰：『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我死後，君亦勿復相念。」言畢大哭。蔣愕然，猶慰以好語。氏忽擲杯起立，豎眉噴目，非復平日容顏。臥床上，向西大呼曰：「汝記萬歷十二年，影光書樓上事乎？兩人設計殺我，我死何慘？」呼畢，以手批頰，血出未已，又以剪刀自刺。察其音，山東人語也。蔣家人環跪哀求，卒不解。如是者三日。有某和尙者，素有道行，申吉將遣人召之。徐氏厲聲曰：「余汝家祖宗也，汝敢召僧驅我乎？」卽作蔣氏之祖父語，口吻宛然。呼奴婢名一一無爽。責子孫不肖事某某，亦復似是而非。有中不中和尙至門，徐氏喏曰：「禿奴可怖，且去且去！」和尙甫出，則又詈曰：「汝家媳婦房中能朝夕使

和尚居乎？和尚謂申吉曰：『此前世冤業，已二百餘年，纔得尋着，積愆久者報愈深，老僧無能爲。』走出不肯復來。徐氏遂死，死時面如裂帛，竟不知是何冤。亦乾隆二十九年二月事。

●波兒象

江蘇布政司書吏王文賓，晝寢，聞書室有布衣絆縹聲。視之，一隸卒也。見便昏迷，身隨之行。至一處，殿宇清嚴，中坐兩官，一白鬚年老者上坐，一壯年面麻而黑鬚者旁坐。塔下以金絲薰籠罩一獸，壯如猪，尖嘴綠毛，見王來，張嘴奮躍，欲前相噬。王懼，跪身向左。左一人衣縑褸狀如乞丐，怒目睨王，白鬚官手招王跪近前，問曰：『五十三兩之事，汝曾記得乎？』王愕然不解。壯年者笑曰：『長船變價案也，汝前生事耳。』王恍然悟是前明海運一案。前明海運既停，海船數百隻，追價充公。王前世亦爲江蘇書吏，專司此案。運丁追比無出，湊銀賄王，圖准充銷。爲居間者中飽，案仍不結。此縑褸者，乃追比縊死之運丁也。王悟前世事由，卽侃侃實對。兩官點頭曰：『冤既有主，當別拘中飽者治罪，汝可還陽。』命隸卒引出，黃埃蔽天，王知爲泉下問隸卒曰：『彼乞丐睨我者，吾知爲冤鬼矣，彼似猪非猪，欲噬我者，是何物耶？』隸卒曰：『此名「波兒象」，非猪也。陰間畜養此獸，凡遇案件訊明，罪重之人，卽付彼吞噬。如陽間投畀豺狼故事。』王悚然，行至大河側，被隸卒推入水，驚醒，妻子環榻而泣，昏沉者已三日。

●斧斷狐尾

河間府丁姓者，不事生業，以狎邪爲事。聞某處有狐仙迷人，丁獨往，以名帖投之，願爲兄弟。是晚狐果現形，自稱愚兄吳清。年五十許，相得如平生歡。凡所求請，愚兄必爲張羅。丁每夸於人，以爲交人不如交狐。一日，丁謂吳

曰：『我欲往揚州看燈能否？』狐曰：『能。』河間至揚，雖二千里，弟衣我衣，閉目同行便至矣。』從之，憑空而起。兩耳聞風聲，頃刻至揚。有商家方演戲，丁與狐在空中看，忽聞場上鑼鼓喧天，關聖單刀步出，狐大恐，舍丁而奔。丁不覺墜于席上。商人以爲妖，械送江都縣，鞠訊再三，解回原籍。見狐咎之，狐曰：『兄素胆小，見關帝將出故奔。且偶憶汝嫂，故急回。』丁問嫂何在，曰：『我狐也，焉能婿娶？不過魔迷良家婦耳。隣家李氏女，卽汝嫂也。』丁心動，求見嫂。狐曰：『有何不可？但汝人身，無由入人密室。我有小襖，汝著之，便能出入窗戶，如入無人之境。』丁如其言，竟入李家。李女久被狐蠱，狀如白癡。丁登其床，女卽與交。女爲狐所掩，氣奄奄矣。忽近人身，酣暢異常，病亦漸愈。丁告以故，女祕之不言。而漸漸有樂丁厭狐之意。狐知之，召丁語曰：『開門揖盜，兄之罪也。近日嫂竟愛弟，而憎我，弟固兩世人身，女子愛之誠宜然，非兄之醜，亦無由顯弟之美也。』丁問故，狐曰：『凡男子之陰，以頭上肉重肥爲貴，年十五六，卽脫穎出皮，不裹稜，嗅之無穢氣者，人類也。皮包其頭不淨，稜下多腐肉而筋勝者，獸類也。弟不見羊馬猪狗之陰，非皆皮裹頭尖，而以筋皮勝者乎？』出其陰示之，果細瘦而毛，堅如錐。丁聞之，愈自得也。狐妬丁奪婦寵，陰就女子之牀，取小襖回。丁傍曉鑽牕，牕不開矣，塊然墜地。女家父母大驚，以爲獲怪。先噴狗血，繼澆屎溺，針灸倍至，受許多苦。丁以真情告其家，不信。幸女愛之，私來解脫，曰：『彼亦被狐惑耳，不如送之回家。』丁得脫，將訪狐咎之，狐避不見。是晚大書一紙，帖丁門曰：『陳平盜嫂，宜有此報。從此拆開，弟兄分疆。』嗣後丁與女斷，狐仍往。其家設醮步罡，終不能禁。女一胎生四子，而狀皆人類，而尻多一尾，落地能行，頗知孝道。時隨父出採蔬果奉母。一日狐來，向女泣曰：『我與卿緣盡矣。昨太山娘娘，知我蠱惑婦女，罰砌進香御路，永不許出境。吾將攜四子同行。』袖中出一小斧，交其女曰：『四兒子尾不斷，終不得修到人身。卿人也，爲我斷之。』女如其言，各拜謝去。

洗紫河車

四川酆都縣皂隸丁鏡，持文書往夔州投遞。過鬼門關，見前有石碑，上書陰陽界三字。丁走至碑下，摩觀良久，不覺已出界外。欲返迷路，不得已任足而行。至一古廟，神像剝落，其旁牛頭鬼，蒙灰絲蛛網而立。丁憐廟中之無僧也，以袖拂去其塵網。又行二里許，聞水聲潺潺，中隔長河，一婦人臨水洗菜，菜色甚紫，枝葉環結如芙蓉。諦視漸近，乃其亡妻。妻見丁，大驚曰：「君何至此？此非人間。」丁告之故，問妻所居何處，所洗何菜。妻曰：「妾亡後，爲閻羅王隸卒，牛頭鬼所娶，家住河西槐樹下。所洗者卽世上胞胎，俗名紫河車是也。洗十次者，兒生清秀而貴，洗兩三次者，中常之人。不洗者，昏愚穢濁之人。閻王以此事分派諸牛頭管領，故我代夫洗之。」丁問妻可能使我還陽否？妻曰：「待吾夫歸商之。但妾旣爲君婦，又爲鬼妻，新夫舊夫，殊覺啓齒爲羞。」語畢，邀至其家，談家常，訊親故近况。少頃，外有敲門者，丁懼，伏床下。妻開門，牛頭鬼入，取牛頭擲於几上，一假面具也。旣去，面具眉目言笑，宛若平人。謂其妻曰：「德甚，今日侍閻王審大案數，丁脚跟立久酸痛，須斟酒飲我。」徐驚曰：「有生人氣。」且嗅且尋，妻度不可隱，拉丁出，叩頭告之故，代爲哀求。牛頭曰：「是人非獨爲妻，故將救之，是實于我有德。我在廟中，蒙灰滿面，此人爲我拭淨，是一長者。但未知陽數何如？代我明日往判官處偷查其簿，便當了然。」命丁坐，三人共飲，有殺饌至。丁將舉箸，牛頭與妻急奪之曰：「鬼酒無妨，鬼肉不可食。食則常留此間矣。」次日，牛頭出，及暮歸，欣欣然賀曰：「昨查陰世簿冊，汝陽數未終，且喜我有出關之差，正可送汝出界。」手持肉一塊，紅色臭腐，曰：「以贈汝，可發大財。」丁問故，曰：「此河南富人張某之背上肉也。張有惡行，閻王擒而鉤其背於鐵錐，山半夜肉潰脫逃去。現在陽患發背瘡，千醫不愈。汝往以此肉妍碎敷之，卽愈。彼必重酬汝。」丁拜謝，以紙裹而藏之。遂與同出關，牛頭卽不見了。至河南，果有張姓患背瘡，醫之痊，獲五百金。

●石門屍怪

浙江石門縣里書李念先，催租下鄉，夜入莊村，無旅店；遙望遠處茅舍有燈，向光而行，稍近，見破籬攔門，中有呻吟聲。李大呼里書某，催糧求宿，可速開門，竟不應。李從門外望見，遍地稻草，草中有人，枯瘠如用灰紙糊其面者，面長五寸許，闊三寸許，奄奄然，臥而宛轉。李知爲病重人，再三呼，始低聲應曰：「客自推門。」李如其言入，病人告以染疫垂危，舉家死盡，言甚慘，強其外出買酒，辭不能。許謝錢二百，乃勉強爬起，持錢而行，壁間燈滅。李倦甚，倒臥草中，聞草中颯然有聲，如人起立者。李疑之，取火石擊火，照見一蓬髮人，枯瘦更甚，面亦闊三寸許，眼閉血流，形同僵尸。倚草直立，問之不應。李懼，乃益擊火石，每火光一亮，則僵尸之面一現。李思遁出，坐而倒退。退一步，則僵尸進一步；李愈駭，扶籬而奔。尸追之，踐草上簌簌有聲。狂奔里許，闖入酒店，大喊而仆，尸亦仆。酒家灌以薑湯蘇具，道其故。方知合村瘟疫，追人之屍，卽病者之妻，死未棺殮，感陽氣而走魄也。村人共往尋沽酒者，亦持錢倒於橋側，至酒家，尙欠五十餘步。

●空心鬼

杭州周豹先，家住東青巷，屋內有怪。廳上每夜立一人，紅袍烏紗，長髯方面。旁侍二人，瑣小猥鄙，衣青衣，聽其使喚。其胸以下至肚腹，皆空透如水晶人，視之雖隔肚腹，猶望見廳上所掛畫也。周氏郎年十四，臥病，見烏紗者呼從者謀曰：「吾何而害之？」從者曰：「明日渠將服盧浩亭之藥，我二人變作藥渣，伏碗中，俾渠吞入，便可抽其肺腸。」次日盧浩亭來診脈畢，周氏郎不肯服藥，告家人以鬼語如此。家人買一鍾馗，挂堂上。鬼笑曰：「此近視眼鍾先生，目昏昏然，人鬼不辨，何足畏哉？」蓋畫者戲爲小鬼替鍾馗挖耳，鍾馗忍癢，微合其目故也。居月餘，鬼又言曰：「是家氣運未衰，闢之無益，不如他去。」烏紗者曰：「若如此，空過一家，將來成例，何以得血食乎？」掄其指曰：「今已周年，可索一屬豬者去。」未幾，果一奴屬豬者死，而主人愈。周氏家人至今呼爲空心鬼。

●畫工畫僵尸

杭州劉以賢，善寫照。鄰人有一子，一父而居室者。父死，其子出外買棺。囑鄰人代請以賢，爲其父傳形。以賢往，入其室，虛無人焉。意死者必居樓上，乃躡梯登樓，就死人之床前而抽筆。尸忽蹶然起，以賢知爲走尸，坐而不動。尸亦不動。但閉目張口，翕翕然，眉撈肉皺而已。以賢念身走則尸必追，不如竟畫，乃取筆申紙，依尸樣描摹。每臂動指運尸亦如之。以賢大呼，無人答應。俄而其子上樓，見父屍起，驚而仆。又一鄰上樓，見尸起，亦驚滾落樓下。以賢窘甚，強忍待之。俄而抬棺者來，以賢徐記尸走畏若帚，乃呼曰：「汝等持若帚來！」抬棺者心知有走尸之事，持帚上樓，拂之倒，乃取羹湯灌醒仆者，而納尸入棺。

●鶯嬌

揚州妓鶯嬌，年二十四，矢志從良。有柴姓娶爲妾者，婚期已定。太學生朱某慕之，以十金求懽。妓受其金，給曰：「某夕來當與郎同寢。」朱至期往，則花燭盈門，嬌已上車矣。朱知爲所誑，悵然返。逾年鶯嬌病瘵卒，朱忽夢見鶯嬌披黑衫，直入朱門曰：「我來還債。」驚而醒，明日家產一黑牛，向朱依依若相識者，賣之，竟得十金。狎邪之費，尙且不可苟得也如此。」

●旁觀因果

常州馬秀才士麟，自言幼時，從父讀書北樓，窗開處，與賣菊叟王某露台相近。一日早起倚窗，望天色微明，見王叟登台澆菊畢，將下台，有担糞者荷二桶升臺，意欲助澆。叟色不悅，拒之。而担糞者必欲上，遂相擠于台坡。天

兩台滑，坡仄且高，叟以手推担糞者；上下勢不敵，遂失足隕台下。叟急去扶之，未起，而雙桶壓其胸，兩足蹶然直矣。叟大駭，噤不發聲。曳担糞者足開後門，置之河干，復舉其桶置尸旁，歸閉門復臥。馬時雖幼，念此事關人命，不可妄談，掩窗而已。日漸高，聞外有傳河干有死人，里保報官。日午，武進知縣鳴鑼至，作跪啓尸無傷，係失足跌死。官詢鄰人，隣人皆曰：『不知。』乃命棺殮加封焉。出示招尸親而去。事隔九年，馬年二十一入學，爲生員，父亡家貧，卽於幼時讀書所，招徒授經。督學使者劉吳龍，將臨歲考，馬早起開窗，見遠巷有人，肩兩桶，冉冉來，諦視之，擔糞者也。大駭，以爲來報叟仇。俄而過叟門不入，別行數十步，入一李姓家。李頗富，亦近鄰，而居相望者焉。馬疑起尾之，至李門，其家蒼頭踉蹌出曰：『吾家娘子分娩甚急，將往招收生婆。』問有擔桶者入乎？曰：『未。』言未畢，門內有一婢出曰：『不必招收生婆，娘子已產一官人矣。』馬方悟擔桶者來托生，非報仇也。但竊怪李家頗富，擔糞者何修得此？自此留心訪李家兒作何舉止。又七年，李氏兒漸長，不喜讀書，好畜禽鳥。而王叟康健如故，年八十餘，愛菊之性，老而彌篤。一日者，馬又早起倚窗，叟上臺灌菊，李氏兒亦登樓放鴿，忽十餘鴿飛集叟花台欄杆上，兒恐飛去，再三呼鴿不動。兒不得已，尋取石子擲之，誤中王叟。叟驚失足，隕於台下，良久不起。兩足蹶然直矣。兒大駭，噤不發聲，默默掩窗去。日漸高，叟之子孫咸來尋翁，知是失足跌死，哭殮而已。此事聞於劉繩菴相公，相公曰：『一擔糞，一叟人，報復之巧如此，公平如此，而在局中者，彼此不知，賴馬姓人冷觀歷歷。然則世上事，吉凶禍福，各有來因，當無絲毫舛錯，而惜乎從旁觀者之無人也。』

●徐四葬女子

擺牙喇徐四，居京城金魚衚衕。家貧，屋內外五間，兄嫂二人同居。兄出外值宿，嫂素賢，謂徐四曰：『北風甚大，室惟一煖坑，吾與叔俱畏寒，而又不便同坑宿；我今夜投宿母家，內坑讓叔。』叔唯唯，嫂遂歸甯。夜二鼓，月色微

明有叩門者走入，美少年，貂帽狐裘，手挈一囊，坐坑上泣曰：「君救我，我非男子，君亦不必問我所由來，但許我一宿，我以貂裘相贈。」解其囊示徐，金珠首飾約值萬金。徐年少，見其貌美，懷寶意不能無動，然終不知何家女，留之懼禍，拒之不忍。乃曰：「奶奶姑坐，我與鄰人商量即歸。」女曰：「諾。」徐自外掩門，奔往善覺寺，告方丈僧圓智。圓智者，高年有道，徐素所敬也。圓智聞之，亦大駭曰：「此必大家貴妾，有故奔出，留之有禍，拒之不忍，子不如此，在我菴中坐以待旦，俟天明歸家未遲。」徐以爲然。圓智之弟子素無賴，聞之，乃僞作徐還家狀，開門滅燈，入邊上坑抱女子臥矣。是夜其兄值宿，苦寒，以取皮衣故，四更還家，持燈照坑下，有男子履，大怒，以爲妻與叔姦，拔腰間刀連斷兩頭，奔告岳家，入門大呼，妻自內走出，其兄驚仆地，以爲鬼也。正喧嚷間，而徐四與智圓亦來，方知誤殺之因，相與報官，刑部以爲殺姦律本勿罪，但懸女頭招尸親，竟無認者。徐四憐女子以送死，鬻其金珠爲收葬焉。

●羊踐前緣

康熙五十九年，山東巡撫李公樹德生日，司道各具羊酒爲壽。連日演戲，諸幕客互相娛樂，徹夜不臥。有刑名張先生，酒酣逃席入房，將就寢，聞帳內囁囁有聲，若男女交媾之狀態，以爲他幕客暱優童，借其牀爲淫所，大呼揭帳，則兩白羊跪而入淫，即衆官送禮之羊也。見人驚散，張笑以爲奇，徧告同人。少頃，張昏迷仆地，以手自批其頰，罵曰：「老奴可惡，我與謝郎生死因緣，隔四七十年，方得一聚，談何容易？又被汝驚散，破我婚姻，罪不可饒。」言畢，又自批頰。撫軍聞之來視，笑慰之曰：「謝家娘子，何必如此？吾生日，本意放生行善，今將爾等數百隻盡行放生，聽汝配偶，以了夙緣。何如？」張聽畢，叩首曰：「謝大人！」躍然起矣。此事梁瑤峯相公言。

●鬼神欺人以應劫數

本朝定鼎後，有顧姓者，欲糾常熟無錫兩邑民爲亂。有黠者某，知其無益而難於相禁，乃號於衆曰：「某村關帝廟甚靈，盍禱於帝，取周將軍鐵刀重百二十斤者投河以下之，沉則敗，不可起兵；浮則勝，可以起兵。」其意以爲鐵刀必沉之物，故試之以阻衆也。先禱於神，聚衆投刀，刀浮水面如焦葉一片。衆驚喜，即日揭竿起者數萬人。俄而王師至，剿絕無遺。

●楚陶

乾隆丙寅夏，江陰縣民徐甲，家患黑眚，火焚其突，矢盈於甌，嘯嗚無甯夕。里人成患苦之，時邑令劉君翰長，粵西名士也。禱於神不應，延羽士賽祈不應。乃託劉少司空星煒爲文禱於城隍，令齋沐投爐，宿神廡下聽命。翌日無所兆，但爐灰賁起作「楚陶」二字。令謂曰：「汝豈與楚人陶姓有冤乎？」甲大驚，吐實云：「甲幼年訪其宗人某，往武昌路患惡病，同行者委之於道，分轉溝壑死矣。有一丐者，雄軀深目，分糗構食之，攜與同乞。月餘，病良已，丐者以力凌其曹偶，所得獨贏，因省嗇爲甲作歸計，竟得歸。甲素有心計，爲人傭租得婚娶，且小阜矣。亡何丐忽至，挾巨囊，顏色窘甚。叩之曰：「曩別後，竄身綠林，浮沉湖湘間，二十載。今事敗捕急，請從子而庇焉。」甲唯唯語其子，子謂功令匿盜者與盜同罪，不如放之使逸。甲方囁嚅未決，忽有百數人入繫其人，以去。甲大驚，有拍手笑于房者，其子婦也。曰：「大恩不報，新婦知若父不忍，故已通知捕快，召之入矣。獲厚贖，且得賞，何懼？」爲民無可奈何，顧常大恨，不意其祟至於此也！」劉令曰：「盜劫人而子殺盜，盜當其罪，何厲之能爲？顧汝享其利，則汝亦盜也。神人烏能庇盜？」無何祟益甚，燬其家殆盡。子若婦先後卒，祟乃絕。

●藏魂譚

雲貴妖符邪術最盛。貴州臬使費元龍赴滇，家奴張姓，騎馬上，忽大呼墜馬。左腿失矣，費知妖人所爲，費示云：「能補張某腿者賞若干。」隨有老人至曰：「是某所爲，張在省時，倚主人勢，威福太過，故與爲惡戲。」張亦哀求，老人解荷包，出一腿，小若蝦蟆，呵氣持咒，向張擲之。兩足如初，竟領賞去。或問費公何不威以法，曰：「無益也。」

一在黔時，有惡棍某案如山積，官杖殺之，投尸於河，三日還魂，五日作惡，如是者數次，訴之撫軍，撫軍請王命殺之，身首異處。三日後又活，身首交合，頸邊隱隱然紅絲一條，作惡如初。後毆其母，母來控官，手持一罈，曰：「此逆子藏魂罈也。」逆子自知罪大惡極，故居家先將魂提出，煉藏罈內，官府所刑殺者，其血肉之體也，非其魂。以久煉之魂，治新傷之體，三日卽能平復。今惡貫滿盈，毆及老婦，老婦不能容，求官府先毀其罈，取風輪扇，扇散其魂，再加刑於其體，庶幾惡子乃真死矣。」官如其言杖斃之，而驗其尸，不啻句已臭腐。

●老嫗爲妖

乾隆二十年，京師人家生兒，輒患驚風，不周歲便亡。兒病時，有一黑物如鶴鷗，盤旋燈下，飛愈疾，則小兒喘聲愈急，待兒氣絕，黑物乃去。未幾，某家兒又驚風，有侍衛鄂某者，素勇，聞之，怒，挾弓矢相待，見黑物至，射之中弦，而墜，有呼痛聲，血涔涔洒地，追之，踰兩重牆。至李大司馬家之灶下，乃滅。鄂挾矢之灶下，李府驚爭來問訊。鄂與李素有戚，道其故，大司馬命往灶下覓之，見旁屋內一綠眼嫗，插箭腰間，血猶淋漓，形若獼猴，乃大司馬官雲南時，帶歸苗女，最篤老，自云不記年歲，疑其爲妖，拷問之，云有咒語，念之，便能身化異鳥。專待二更後，出食小兒腦，所傷者，不下數百矣。李公大怒，網縛置薪活焚之，嗣後長安小兒病驚風者竟斷。

●署雷公

婺源董某，弱冠時，暑月晝臥。忽夢奇鬼數輩，審視其面，相謂曰：「雷公患病，此人嘴尖，可替代也。」授以斧，納其袖中，引至一處，壯麗如王者居。立良久，召入冠冕旒者坐殿上，謂曰：「樂平某村婦朱氏，不孝於姑，合遭天殛。適雷部兩將軍，俱爲行雨過勞，現在患病，一時不得其人，功曹輩薦汝充此任，汝可領符前往。」董拜命出，自視足下雲生，閃電環繞。公然一雷公矣。頃刻至樂平界，卽有社公導往。董立空中，見婦方詬詈其姑，觀者如堵。董取袖中斧一擊斃之，聲轟然，萬衆駭跪。歸復命，王者欲留供職，以母老辭，王亦不強。問董何業，曰：「應童子試。」王顧左右，取郡縣冊閱之，曰：「汝今歲可遊庠。」遂醒，急語所親，詣樂平縣驗之，果然震死一婦，時日悉合。閱籍時，董竊睨邑試，一名爲程雋仙，二名爲王佩葵，次年皆驗。

捉鬼

婺源汪啓明，遷居上河之進士第。其族汪進士波故宅也。乾隆甲午四月一日，夜夢魘良久，寤，見一鬼逼帷立，高與屋齊。汪素勇，突起搏之，鬼急奪門走，而誤觸牆，狀甚狼狽。汪追及之，抱其腰，忽陰風起，殘燭滅，不見鬼面目。但覺手甚冷，腰柄如甕，欲喊集家人，而聲噤不能出。久之，極力大叫，家人齊應。鬼形縮小如嬰兒，各持炬來照，則所握者，壞絲綿一團也。窗外瓦礫亂擲如雨，家人咸怖，勸釋之。汪笑曰：「鬼黨虛嚇人耳，笑能爲祟，不如殺一鬼以懲百鬼。」因左手握鬼右手，取家人火炬燒之。膈膊有聲，鮮血迸射，臭氣不可聞。迨曉，四鄰驚集，聞其臭，無不掩鼻者。地上血厚寸許，腥膩如膠，竟不知何鬼也。王葑亭舍人，爲作捉鬼行紀其事。

某侍郎異夢

乾隆二十年，某侍郎督視黃河，駐劄陶莊，歲除夕矣。侍郎素勤，騎疋馬，跟從者四人，持懸火巡河，行冰淖中。一

望黃茅白草，自覺淒然。見草中有支布帳，而露燭光者，召問，則主簿某也。侍郎愛其勤，大加誇獎。主簿請曰：「人除夕至此，夜已三鼓，天寒風緊，回館尚遠。某有度歲酒，殺獻上一醉如何？」侍郎受而笑之。飲畢，仍歸公館，倦解衣臥。夢中依舊騎馬看河，覺所行處，便非前境。最後黃沙茫茫，行二里許，有火光出廬舍，潤就之，老嫗迎門，細視，即是亡母太夫人也。見侍郎驚曰：「汝何至此？」侍郎告以奉命看河之故。太夫人曰：「此非人間，汝既來，如何能歸？」侍郎方悟太夫人已亡，己身已死，遂大哭。太夫人曰：「河西有老和尚，法力甚大，吾帶汝往求之。」侍郎隨行，至一廟，莊嚴如王者居。南面坐一老僧，閉目無言。侍郎跪階下再拜，僧不爲禮。侍郎問：「我奉天子命看河，因何至此？」僧又無言。侍郎怒曰：「我爲天子大臣，縱有罪當死，亦須示我，使我心服，何默默如啞羊耶？」老僧笑曰：「汝殺人多矣，祿折盡矣，尙何問爲？」侍郎曰：「我殺人雖多，皆國法應誅之人，非我罪也。」僧曰：「汝當日辦案時，果只知有國法乎？抑貪圖迎合，固寵遷官乎？」取案上如意，直指其心。侍郎覺冷氣一條，直逼五臟，心越趯然跳不止，汗如雨下，惶悚不能言。良久曰：「某知罪矣，嗣後改過何如？」僧曰：「汝非改過之人，今日恰非汝壽盡之日。」顧左右沙彌云：「領他出，放他歸。」沙彌同行，昏黑中，開其拳，出一小珠，光照黃河，工次一段，直至陶莊公館，歷歷如白晝。太夫人迎來，泣曰：「兒雖歸，不久卽來，無多時別也。」遂依原路歸，及門下馬而醒，日已午矣。衆河員賀節盈門，疑侍郎最勤，何以元旦不起，侍郎亦不肯明言其故。是年四月，病嘔血，竟以不起。侍郎此事，裘文達公爲余言。

● 奉行初次盤古成案

北史稱毘騫國王，頭長三尺，至今不死。予嘗疑其誕。康熙間，浙人方文木泛海，被風吹至一處，宮殿巍峨，上署「毘騫殿」三字。方大驚，俯伏殿外。兩霞帔者引之入，有長頭人上坐，冕如巨桶，珍珠四垂，鬚拂拂然相觸，有聲。

問文曰：「汝乃浙人乎？」曰：「然。」王曰：「離此五十萬里矣。」賜文木飯，米大如棗。文木知王神靈，跪拜求歸。王顧謂侍臣曰：「取第一次盤古皇帝成案，替他一查。」文木大駭，叩頭曰：「盤古皇帝有幾個乎？」王曰：「天地無始無終，有十二萬年，便有一盤古；今來朝天者，已有盤古萬萬餘人，我安能記明數目？但元會運世之說，已被宋朝人邵堯夫說破，何惜歷來開闢奉行第一次開闢之成案，尙無人說破，故風吹汝來，亦要說破此故，以曉世人耳。」文木不解所謂，王曰：「我且問汝，世間福善禍淫，何以有報有不報？天地鬼神，何以有靈有不靈？耶修仙學佛，何以有成有不成？耶紅顏薄命，而何以不薄者亦有耶？才子命窮，而何以不窮者亦多耶？一食一啄，何以有前定？耶日蝕山崩，何以有劫？耶彼善推算者，何以能知而不能免？耶彼怨天尤人者，天胡不降之罪耶？」文木不能答，王曰：「嗚呼！今世上所行，皆成案也。當第一次世界開闢十二萬年之中，所有人物事宜，亦非造物者之有心造作，偶隨氣化之推遷，半明半昧，忽是忽非，如瀉水落地，偶成方圓。如孩童著棋，隨手下子，既定之後，竟成一本板板賬簿，生鐵鑄成矣。乾坤將毀時，天帝將此冊交代與第二次開闢之天帝，命其依舊奉行，絲毫不許變動。以故人意與天心，參差不齊，往往世上人，終日忙忙碌碌，正如木偶傀儡，暗中有爲之牽絲者，成敗巧拙，久已前定，人自不知耳。」文木恍然曰：「然則今之所謂三皇五帝乎？今之二十一史中之事，卽前此之二十一史中之事乎？」王曰：「然。」言未畢，侍臣捧一冊至，上書「康熙三年，浙江方文木，泛海至毘騫國，應將前定天機漏洩，俾世人共曉，仍送歸浙江」云云。文木拜謝，臨別泣下。王搖手曰：「子胡然？二十萬年之後，我與汝又會於此矣。何必泣爲？」既而笑曰：「我錯我錯，此一泣，亦是十二萬年之前有此兩條眼淚，故照樣謄錄，我不必勸止也。」文木問王年壽，左右曰：「王與第一次盤古同生，不與千萬次盤古同死。」文木曰：「王不死，則乾坤毀時，王將安歸？」王曰：「我沙身也，歷劫不壞，萬物毀壞，變爲泥沙而極矣。我先居於極壞之處，劫火不能燒，洪水不能淹，惟爲惡風所吹蕩，上至九天，下至九淵，殊覺勞頓，每每枯坐數萬年，等盤古出世，覺日子太多，殊可厭耳。」

言畢，口噓氣吹文木，文木乘空而起，仍至海船上，月餘歸浙，以此語毛西河先生。先生曰：「人但知萬事前定，而不知所以前定之故，今得是說，方始豁然。」

●猪道人鄭鄮

明季華山寺中養一猪，年代甚久，毛盡脫落，能持齋，不食穢物，聞誦經聲，則叩首作頂禮狀。合寺僧以「道人」呼之。一夕老病將死，寺中住持湛一和尚者，素有道行，將往他處說法，召其徒謂曰：「猪道人若死，必碎割之，分其肉啖寺鄰。」衆僧雖諾，而心以爲非。已而猪死，乃私埋之。湛一歸，問猪死作何處，分衆僧以實告，且曰：「佛法戒殺，某等已埋葬之。」湛一大驚，即往埋猪處，以杖擊地，哭曰：「吾負汝，吾負汝！」衆僧問故，曰：「三十年後，某村有一清貴官，無辜而受極刑者，卽此猪也。猪前生係宰官，有負心事，知惡劫難逃，託生爲畜，來求超度。我故立意以刀解法厭勝之，不意爲汝輩庸流所誤，然此亦大數，無可挽回也。」崇禎間，某村翰林鄭鄮，素行端方，在東林黨籍中，爲其舅吳某誣以杖母事，凌遲處死。天下冤之，其時湛一業已圓寂，衆方服其通因果也。

●徐先生

宿松石贊臣，家饒於財，兄弟數人，資各數萬，宿俗富人之家，每日必設一家常飯，置外廳堂，不拘來客，皆就食焉。號曰「燕坐」。忽有徐姓者，清瘦微鬚，亦來就食，指門外青山曰：「君等曾見過山跳乎？」曰：「未也。」徐以手指三撮，山果三躍，衆人大奇之，遂呼爲先生。先生謂贊臣曰：「君等家資雖富，能煉丹可加十倍。」羣兄弟惑其言，置爐設灶，各出銀母數千，以求子金。二房弟婦某氏，素黠，暗置銅于銀母中，不與先生見，亡何炭熾，風雷起於屋上，劈碎瓦數片。先生罵曰：「此必有假銀攙雜，至于鬼神怒。」詢之果然，合家駭服。先生置銅盤于空中，呼曰：

『丹來！』盤中鏗然一錠墜下；連呼之，鏗鏗之聲不已。大錠小錠，齊落於盤。先生曰：『煉大丹在深山中，人迹不到之所，可致千萬。盍隨我往江西廬山乎？』石氏兄弟愈喜，即載銀數，隨先生往。未半途，先生上岸去矣。夜率大盜數十，明火執杖來劫取銀。曰：『毋怖！我雖盜魁，然頗有良心。念汝等俱養我甚誠，當留下千金，俾汝等還鄉。』於是石氏兄弟，以全數與之，惘惘然歸。十年後，安慶按察使衙門獄吏，差人來召贊臣曰：『獄有大盜徐某，請君相見。』贊臣不得已往，果見先生。先生更：『我刼數已盡，死亦何辭。但念我數年交誼，爲我葬其遺骸。』脫手上金釧四隻與贊臣爲棺費，且曰：『我大限在七月一日未時，汝可來送。』至期，贊臣往市曹，見先生反接待斬，忽跨下出一小兒，作先生音曰：『看殺我！看殺我！』須臾頭落，小兒亦不見。其時臬司爲祖廷圭，洲滿正藍旗人。

●秦毛人

湖廣隕陽房縣，有房山。高險幽遠，四面石洞如房，多毛人，長丈餘，遍體生毛。往往出山食人雞犬，拒之者必遭攙搏，以槍砲擊之，鉛子皆落地，不能傷。相傳制之妙法，只須以手合拍叫曰：『築長城，築長城。』則毛人倉皇逃去。余有世好張君名敬者，曾官其地，試之果然。土人言：『秦時築長城，人避入山中，歲久不死，遂成此怪。見人必問修城完否，以故還其所怯而嚇之。數千年後，猶畏秦法，可想見始皇之威。』

●獠

房山有獠獸，好食銅鐵，而不傷人。凡民間犁鋤刀斧之類，見則涎流，食之如腐。城門上所包鐵皮，盡爲所啖。

●人同

喀爾喀有獸，似猴非猴，中國人呼爲「人同」，番人呼爲「噶里」，一往往窺探穹廬，乞人飲食，或乞取小刀烟具之屬，被人呼喝，卽棄而走。有某將軍畜養之，喚使莖豆樵汲等事，頗能服役。居一年，將軍任滿歸，人同立馬前，淚下如雨，相從十餘里，麾之不去，將軍曰：「汝之不能從我，至中國，猶我之不能從汝，居此土也。汝送我，可止矣。」人同悲鳴而去，猶屢回顧仰視云。

●人蝦

國初，有前明逸老某，欲殉難而不肯死於刀繩水火。念樂死莫有信陵君，以醢酒婦人自戕。倣而爲之，多娶姬妾，終日荒淫，如是數年，卒不能死。但腎脈斷死，頭彎背駝，僂如熟蝦，匍匐而行。人戲呼之曰：「人蝦。」如是者二十餘年，八十四歲方死。王子堅先生言，幼時猶見此翁。

●鴨嬖

江西高安縣僮楊貴，年十九，微有姿，性柔和，有狎之者，都無所拒。一日夏間浴于池中，忽一雄鴨飛起，嚙其臀，而以尾撲之，作抽疊狀，擊之不去，須臾死矣。尾後拖下肉莖一縷，臊水涓涓然。合署人大笑，呼楊爲「鴨嬖」。

●最履精

無錫華生，美丰姿，家居水溝頭，密邇聖廟，廟前有橋甚闊，多爲遊人憩息。夏日生上橋納涼，日將夕，步入學宮。見間道側一小門，有女徘徊戶下，生心動，試前乞火，女笑而與之，亦以目相注。生更欲進詞，而女以闔扉，遂記門徑而出。次日再往，女已在門相待，生叩姓氏，知爲學中鬥女。且曰：「妾舍逼隘，不避耳目，卿家咫尺，但得靜僻。」

一室，妾當夜分相就。卿明夕可待我於門。」生喜，急歸誑婦以畏暑，宜獨處。洒掃外室，潛候於門。女果夜來，攜手入室，生喜過望。自是每夕必至，數月後，生漸羸弱。父母潛窺寢處，見生與女並坐嬉笑，亟排闥入，寂然無人。乃嚴詰生，生備道始末，父母大駭。偕生赴學宮，蹤跡絕無，向時門徑遍訪門斗中，亦並無有女者。共知爲妖，乃廣延僧道，請符籙，一無所效。其父研硃砂與生曰：「俟其來時，潛印女身，便可蹤跡。」生俟女睡，以硃砂散置髮上，而女不知。次日，父母偕人入聖廟，遍尋絕無影響。忽聞隣婦語小兒曰：「甫換新褲，又染猩紅，從何處來耶？」其父聞而異之，往視，小兒褲上盡硃砂。因究兒所自，曰：「適騎學宮前負碑龜，不覺染此。」往視嶺屬之首，硃砂在焉。乃啓學官，碎碑下龜，首石片片有血絲，腹中得小石如卵，堅光若鏡，捶之不碎。遠投太湖，自是女不復來。閱半月，女忽直入寢所，醫生曰：「我何負卿，竟碎我身體。然我亦不惱也。卿父母所慮者爲卿病耳。今已乞得仙宮靈藥，服之當無恙。」出草葉數莖，強生食其味甘，且云：「前者居處相近，可朝夕往返，今稍遠，便當常住矣。」自是白晝見形，惟不飲食。家人大小咸得見之。生妻大罵，女笑而不答。每夕生妻擁生坐牀，不令女上，女亦不強，但一就枕，妻卽昏昏長睡，不知所爲，而女獨與生寢。生服靈藥後，精神頓長，絕不似曩時孱弱。父母無奈，姑聽之。如是年餘，一日生偶行街市，有一疥道人熟視生曰：「君妖氣過重，不實言死期近矣。」生以實告，疥道人邀入茶肆，取背上葫蘆傾酒飲之，出黃紙二符，授生曰：「汝持歸，一貼寢門，一貼牀上，毋令女知。彼緣尙未絕，俟八月十五夜，吾當來。」相見時，六月中旬也。生歸，如約貼符，女至門驚卻，大詬曰：「何又薄情至此？然吾豈懼此哉？」詞甚厲，而終不敢入。良久，大笑曰：「我有要語告君，憑君自擇。君且啓符。」如其言，乃入告生曰：「郎君貌美，妾愛君，道人亦愛君，妾愛君，想君爲夫，道人愛君，想君爲龍陽耳。二者郎君擇焉。」生大悟，遂相愛如初。至中秋望夕，生方與女並坐看月，忽聞喚名聲，見一人露半身於短牆外，迫視之，疥道人也。拉生告曰：「妖緣將盡，特來爲汝驅除。一生意不欲，道人曰：『妖以穢言誘我，我亦知之，以此愈不饒他。』書二符曰：『速去擒來。』生方逡巡，適家人

出違將符送至妻所，妻大喜，持符向女。女戰慄作噤，乃縛及子，擁之以行。女泣謂生曰：『早知緣盡，當去因一點癡情，淹留受禍，但數年恩愛，君所深知。今當永訣，乞置我於牆陰，勿令月光照我，或冀須臾緩死。君能見憐否？』生固不忍絕之也，乃擁女至牆陰，手解其縛。女奮身躍起，忽一片黑雲平地飛升。道人亦長嘯一聲，向東南騰空追去，不知所往。

●陰間中秋官不辦事

羅之芳，湖北荊州府監利縣舉人。辛未會試，有福建浦城縣李姓者，來拜曰：『足下今科必中，但恐未能館選。』羅詢其故，李不肯說，云俟後驗再說。榜發，果中進士，竟未選館，乃往問之。據云：『得一夢，夢足下將爲我浦城縣老父台，故來相訪。』羅還家，選期尙早，乃就館某氏。自道將來選官，必得浦城矣。不料處館三年，一病而歿。家中亦不知李所述夢中事也。又一年後，八月十五日，家中請仙，乩盤大書：『我係羅之芳，今回來了。』合家不信，乩上書：『爾等若不信，有螺螄灣田契一紙，我當年因歿於館中，未得清付家中，尙記得夾在禮記某篇內，爾等現在與田隣構訟，可查出呈驗，則四至分明，訟事可息。』家人卽當檢查，果得此契，於是合家痛哭。乩上亦寫數十哭字。問現在何處，乩寫：『做浦城縣城隍。』且云：『陰間比陽間公事甚忙，一刻不暇，惟中秋一日，例不辦事。然必月朗風清，陰魂方能行遠，今適逢此夕，故得間回家一走。若平常日子，便不得暇回來了。』又吩咐家人：『庭外草木不得搖動，我帶鬼吏鬼卒有十餘人，皆依草附木而棲，鬼性畏風，若無所憑藉，被風一吹，便不知飄泊何處。豈不是我做城隍的反害了他們麼？』乩盤書畢，又做長賦一篇乃去。

●縛山魃

湖山孫叶飛先生，掌教雲南，素豪于飲，中秋夕，招諸生飲于樂志堂。月色大明，忽几上有聲，如大石崩壓之狀。正愕視間，門外有怪，頭戴緯帽，黑瘦如猴，頸下綠茸茸然，以一足跳躍而至，見諸客方飲，大笑而去，聲如裂竹。人皆指爲山魃，不敢近前。伺其所往，則闖入右首廚房，廚者醉臥床上，山魃揭帳視之，又笑不上。衆大呼，廚人驚醒，見怪，卽持木棍毆擊，山魃亦伸臂作攫搏狀，廚夫素勇，手抱怪腰，同滾地上。衆人各持刀棍來助，斫之不入，棍擊良久，漸漸縮小，面目模糊，變一肉團，乃以繩細于柱，擬天明將投之江。至雞鳴時，又復几上有極大聲響，急往視之，怪已不見。地上遺緯帽一頂，乃書院生徒朱某之物。方知院中秀才，往往失帽，皆此怪所竊。而此怪好戴緯帽，亦不可解。

●門夾鬼腿

尹月板先生，在杭州艮山門外，自沙河灘歸，懷菱半斤，路經鉢孟潭，人稀地曠，有義塚，覺懷內輕鬆，探所買菱，已失去矣。因轉身尋至義塚，見菱肉剖碎，並聚塚尖，尹復拾至懷內，踉蹌歸家。食未竟，而病大作，喊云：「吾等不嘗菱肉久矣，欲藉以解宿饑，汝必盡數取回，何吝嗇若是？今吾等至汝家，非飽食不去。」其家懼，卽供食爲主人贖罪。杭俗例，凡送鬼者，前人送出門，後人把門閉。其家循例閉門過急，尹復大聲云：「汝請客當恭敬，今吾等猶未走，而汝門驟閉，夾壞我腿，痛苦難禁，非再大烹請我，則我永不出汝門矣。」因復祈禱，尹病稍安，然旋好旋發，不脫體，遂以此亡。

●祭雷文

黃湘舟云：「渠鄰田某，有子生十五歲，被雷震死。其父作文祭雷云：「雷之神，誰敢侮雷之擊，誰敢阻雖然，我

有一言問雷祖說是我兒今生孽，我兒今年纔十五，說是我兒前生孽，何不使他今世不出土雷公雷公作何語？」祭畢，寫其文于黃紙，忽又霹靂一聲，其子活矣。」

●王介眉侍讀是習鑿齒後身

吾鄉孝廉王介眉，名延年，同薦博學鴻詞。少嘗夢至一室，祕書古器，盎然橫陳。榻坐一叟，短身白鬚，見客不起，亦不言；又有一人頤而白，揖介眉而言曰：「余漢之陳壽也，作三國志，黜劉帝魏，實出無心。不料後人以爲口實。」指榻上人曰：「賴此彥威先生，以漢晉春秋正之。汝乃先生之後身也。方撰歷代編年紀事，夙根在此，須勉而成之。」言訖，手授一卷，俾題六絕唱而寤。寤後，僅記二句云：「慚無晉漢春秋筆，敢道前生是彥威。」後介眉年八十餘，進呈所撰編年紀事，得賜翰林侍讀。

●周若虛

慈溪周若虛，久困場屋。在謝家店教讀，有四十餘年。凡村內長幼等，靡不受業。一日晚膳後，在館獨坐，有學生馮某向前作揖，邀若虛至家，有要事相懇。言畢告別，辭色之間，甚覺慘惋。若虛憶馮某已死，所見者係鬼，不覺大驚。卽詣其家，馮某之父夢蘭，在門外竚立。見卽挽留少飲。若虛亦不道其所以，閒話家常。不覺漏下三鼓，不能回家。夢蘭留宿樓上，在中間設榻，間壁卽馮某之妻王氏住房。隱隱似有哭聲。若虛秉燭不寐。見樓上有青衣婦人，屢屢伸頭窺探，始露半面，繼現全身。若虛呵問何人，其婦厲聲曰：「周先生，此時應該睡矣！」若虛曰：「我睡與不睡，與汝何干？」婦曰：「我是何人，與先生何干？」卽披髮瀝血，持繩奔犯。若虛驚駭欲倒，忽背後有人用手扶持，曰：「先生休怕，學生在此保護。」諦視之，卽已故之馮生也。隨亦不見。若虛喊叫，其父夢蘭持燭上樓，若虛

其道所見。夢蘭卽叫媳婦王氏開門，杳無聲息。扶門入，則身已懸梁上矣。若虛協同解救，逾時始蘇。因午前王氏與小姑爭鬧，被翁責罵，短見輕生，惡鬼乘機而至，其夫在泉下知之，故求援於若虛。

●葛道人以風洗手

葛道人者，杭州仁和人，家素小康。性好道，年五十外，分家資半以與子，而挾其半以遊。過錢塘江，將取道入天台山路，遇一叟拱手曰：『子有道骨，盍學道？』葛與談大悅，叟曰：『某福建人也，明習天文，曾官于欽天監，辭官歸二十年矣，子如不棄，明春當候子于家。』寫居址與之。葛次年如期往訪，不遇，悵悵欲回。晚入旅店，又見一道士，貌偉神清，終夕不發一語。葛就而與談，自陳爲訪仙故來。道士曰：『子果有志，吾薦子入廬山，見吾師兄雲林先生，可以爲子師。』葛求薦書以往，行深山中十餘日，不見蹤跡，心竊疑之。一日見山洞中坐一老人，以手招風作盃狀。葛異之，因陳道人書拜于座下。老人曰：『汝來太早矣，尙有人問未了緣三十年，吾且與汝經一卷，法寶一件，汝出山誦經，守法寶以濟世人，三十年後，再入山，吾傳汝道可也。』葛問以手招風何爲，曰：『修神仙術成者，食不用火，沐不用水，招風所以洗手也。因導葛出山，行未半日，已至南昌大路矣。至家，葛道人學其術，能治鬼服妖，所謂法寶者，乃一鶴子石，有縫，頗似人眼，有光芒，能自動，閃閃如交睫然。葛亦不以示人也。』

●沈姓妻

杭州有沈姓者，住運司署前，與葛道人善。其長子旭初妻有娠，詢道人說男女。道人命取水一碗來，沈與水置几上，道人默念咒語數通，側耳聽片時，蹙額曰：『奈何奈何！』沈驚問故，曰：『汝妻不久有難，恐傷性命，不暇問男女也。』沈雖素知道人靈異，然其妻甚健，疑信參半。未幾，沈妻持燈上樓，忽大聲呼痛，其翁姑與其夫急走視。

之已臥床顛撲。面作笑容曰：「今日方洩我恨。」其聲若紹興人。沈夫婦環叩之，答曰：「我自報冤，不干汝事。」沈卽命次子某往求道人。道人至，取米一碗，口作咒語，手撮米擊病者，病者作畏懼狀曰：「我奉符命報冤，道人勿打。」道人問曰：「汝有何冤？」病者答曰：「予山陰人也，此女前生乃予隣家婦，予時四歲，偶戲其家，碎其碗。伊冒我母與私夫某往來，故生此惡子，予訴之母，母恐我泄其事，撻予至死。是致予死者，此婦也。我仇之久矣，今始尋着。」道人告沈曰：「報冤索命事，都是東嶽掌管，必須訴于嶽帝，允救，方可以法治。否則難救。」沈清晨赴法華山岳帝廟，占得上籤，歸告道人，其時婦胎已墮，道人嫌不潔，不肯入房。沈合家哭求，道人乃詣榻前，書召彩雲符一紙，問好看否，病者曰：「好。」道人曰：「何不出觀？」應曰：「諾。」道人卽捏訣向空中一捉，曰：「待矣！」馳下樓去，病人昏迷若醒曰：「我何爲遍身痛極，腹甚飢。」左右與之食，未半刻，又作哭聲曰：「汝擒我孫去，我在此亦能索汝命。」言畢，顛狂如故，口中作聲甚雜，皆杭音。內有一鬼云：「我輩皆張老頭兒邀來，你家若肯齋荐，我等卽去。」沈邀僧作道場，衆聲稱謝不已。忽又作張老者聲云：「我是正客，如何反輕視我？諸人饅頭皆是菜心，我獨豆沙多而菜心少。」沈視所設張老位前，果如所言，乃換與之，求其去，終不肯復請道人來。道人授桃枝一束，曰：「吵則打之。」沈持入，向病人作欲打勢，婦哀告曰：「勿打我去。」道人立門外，預設一甕，向空咒曰：「速入此中。」用符一紙，封其口，攜去。沈婦從此愈矣。半年後，有人遇道人於理安寺，見衆僧扛道人行，空室中七晝夜，不著土木，口吐黑汁數升，汗沾衣，色如血。告人曰：「我以童真之身，污產婦穢氣，幸衆長老超度，不然，幾墮落矣。」

怪弄爆竹自焚

紹興民家，有樓，終年銷閉。有一日，遠客來求宿。主人曰：「宅東有樓，君敢居乎？」客問故，曰：「此樓素積輻重，

二僕居之；夜半聞叫號聲，往視之，見二僕顏色如土，戰慄不能言。少頃云：「我二人睡，尙未滅燭，見一物，長尺許，如人問石敢當狀，至榻前，拳幃欲上，我等駭極，不覺大呼，狂奔而下。」所見如此。自是莫敢有居樓者。」客聞笑曰：「請身試之。」主人不能挽，爲滌塵土，列几席而下榻焉。客登樓，燃燭，佩劍以待。漏三下，有聲索索，自室北隅起，凝睇窺之，見一怪，如主人所言狀，跳而登座，翻閱客之書卷，良久，復啓其篋，陳物几上，一一審視。篋內有徽州爆竹數枚，持燈前把玩，良久，燭花飛落，轟然一聲，響如霹靂。此怪唧唧滾地，遂沒不見。心大異之，虞其復來，待至漏盡，竟匿迹銷聲矣。晨起，告主人驚詫，及至夜分，客仍然宿樓上，杳無所見，此後樓中怪絕。

喀雄

喀雄者，姓楊，父作守備，早亡。表叔周某，作副將，鎮河州，憐其孤，撫養之。周有女，年相若，見雄，少年聰秀，頗愛之。時與飲食，周家法甚嚴，卒無他事。有務子者，亦周戚也。值宿書齋，夏月苦熱，徘徊月下，見周女冉冉而至，遂與成。權次日入內，見其女曉妝，雄目之而笑。女亦笑迎之，自後無日不至。務子聞其房中笑語，疑而窺之，見雄與周女相狎，而心大妒。密白周公，周入宅，讓其夫人。夫人曰：「女兒日夜夜與我同床，焉有此事？」周終以爲疑，藉他事杖雄而遣之。雄無所依，棲身蘭州古寺中。一日者，女忽至，帶來輜重甚富。雄驚且喜，問從何來，曰：「與我叔父同來。」蓋周公之弟名鎔者，亦武官也。方陞蘭州守備，雄深信不疑。與女居半月，揚揚如富人。叔到任後，遇諸途，喜曰：「姪在此乎？」曰：「然。」叔策馬登其堂，姪婦出拜，乃周女也。大驚，問故，雄具言之。鎔曰：「予來時，不聞署中失女事，豈吾兄諱之耶？」居數月，借公回河州，備述其事。周大駭曰：「吾女宛然在室，頃且同飯，那有此事？或者其狐仙所冒託耶？」夫人曰：「與其使狐狸冒託我女之名，玷我閨門，不如竟以真女妻之，看渠如何？」周兄弟二人，大以爲然，卽招雄歸成親。合卺之夕，西寧之女，先已在房，雄茫然不得所措。女笑而謂之曰：「何事張皇兒狐。」

也。實爲報德而來。令祖作將軍時，嘗獵於土門關，兒貫矢被擒，令祖拔矢縱之。屢欲報恩，無從下手。近知郎愛周女而不得，故來作冰人以償汝願。亦因子與周女有夙緣，不然兒亦不能爲力也。今媒已成，兒去矣。」倏忽不見。

●常熟程生

乾隆甲子，江南鄉試，常熟程生，年四十許，頭場已入號矣。夜忽驚叫，似得瘋病者。同號生憐而問之，俯首不答。日未午，卽收拾考籃投白卷求出。同號生不解其意，牽裾強問之，曰：「我有虧心事發覺矣。我年未三十時，館某縉紳家，弟子四人，皆主人之子姪也。有柳生者，年十九，貌美，余心慕，欲私之，不得其間。適清明節，諸生皆歸家掃墓，惟柳生與余杵對，余挑以詩曰：「綉被憑誰寢，相逢自有因。亭亭臨玉樹，可許鳳棲身。」柳見之，臉紅團而囁之。余以爲可動矣，遂強以酒俟其醉而私焉。五更柳醒，知已被污，大慟。余勸慰之，沉沉睡去。天明，則柳已縊死床。上矣。家人不知其故，余不敢言，飲泣而已。不料昨進號時，見柳生先坐號中，旁一皂隸，將我與柳齊牽至陰司處，有官府坐堂上，柳訴良久，予亦認罪。神判曰：「律載雞姦者，照以穢物入人口例，決杖一百。汝爲人師，而居心淫邪，應加一等治罪。汝命該兩榜，且有祿籍，今盡削去。」柳生爭曰：「渠應抵命，杖太輕。」陰官笑曰：「汝雖死終非程所殺也。倘程因汝不從而竟殺汝，將何罪以抵之？且汝身爲男子，上有老母，此身關係甚大，何得學婦女之見，羞忿輕生？易稱觀窺女貞，亦可醜也。從古朝廷旌烈女，不旌貞童。聖人立法之意，汝獨不三思耶？」柳聞之大悔，兩手自搏，淚如雨下，神笑曰：「念汝迂拘，著罰往山西蔣善人家作節婦，替他謹守閨門，享受旌表。」判畢，將我杖二十放還。魂依然在號中，現在下身痛楚，不能作文，就作文亦終不中也。不去何爲？」遂呻吟頽唐而去。

●怪風

涼州大靖營，有松山者，在沙磧中，古戰場也。將軍塔思哈，因公領兵過其處，白草黃雲，一望無際。忽見一山高千仞，中有火星萬點，蔽日而來。聲如雷霆，人馬失色。哈大驚，謂是山移。俄而漸近，不及迴避，乃同下馬，閉目據地，互相抱持。頃之，天地如墨，人人滾地，馬亦翻倒。良久始定，麾下三十六人，滿面皆血。石子嵌入面皮，深者半寸，回望高山，已在數十里之外。日暮抵大靖營，告總兵馬成虎。馬笑曰：「此風怪，非山移也。若山移，公等死矣！此等風，塞外至冬，常常有之。不傷性命，但公等爲沙石所打，從此盡成麻面。年貌冊又須另造矣！」

●孝女

京師崇文門外花兒市，居民皆以製通草花爲業。有幼女奉老父居，亦以製花生活。父久病不愈，女忘廢廢，明慰暗憂。適有鄰媪，糾衆婦女，往丫髻山進香者。女因問進香可能療父病否。媪曰：「誠心祈禱，靈應如響。」女曰：「此間去山道里幾何？」曰：「百餘里。」曰：「一里幾何？」媪曰：「二百五十步。」女謹記之。每夜靜父寢，持香一炷，自步數里數，繞院叩頭，默祝身爲女子，不能朝山之故。如是者半月有餘。向例丫髻山奉祀碧霞元君，凡王公搢紳，每至四月，無不進香，以鷄鳴時卽上殿拈香者爲「頭香」。頭香必待大富貴家，庶人無敢僭越。時有太監張某，往進頭香，甫關殿門，已有香在爐中。張怒，責廟主。廟主曰：「殿不曾開，不識此香何由得上。」張曰：「旣往不答，明日當來上頭香，汝可待我，毋許別人先入。」廟主唯唯。次日始四更，張已至，至則爐中香已宛然。一女子方禮拜伏地。聞人聲，倏不見。張曰：「豈有神聖之前，鬼怪敢公然出現者？此必有因。」坐二山門外，聚衆香客而告之，並詳述所見容態服飾。一媪聽良久曰：「據君所見，乃吾隣女某也。」因說其在家教父禮拜之事。張嘆曰：「此孝女神感也。」進香畢，卽策馬至女家，厚賜之，認爲義女。父病旋愈。因太監周卹，故家漸溫飽。女嫁大興張氏，爲富商妻。

●老嫗變狼

廣東匡州農民孫姓者，家有母七十餘，忽兩臂生毛，漸至腹背，再至手掌，皆長寸餘。身漸僵，尻後尾生，忽一日仆地，化作白狼，衝門而去。家人無奈，何聽其所之。每隔一月或半月，必還家視其子孫，照常飲食，鄰里見惡，欲持刀箭殺之。其子婦乃買豚蹄，俟其再至，囑曰：「婆婆享此，以後不必再來。我輩兒孫深知婆婆思家，無惡意，彼隣居人，那能知道？倘以刀箭相傷，則做兒媳者心上如何忍受？」言畢，狼哀號良久，環視各處，然後走出。自後竟不來矣！

●義犬附魂

京中常公子某，少年貌美，愛一犬，名花兒，出則相隨。春日豐台看花，歸遲，人散，遇三惡少，聚坐地上，轟飲。見公子美，以邪語調之，初而牽衣，繼而親嘴。公子羞沮，遮攔，力不能拒。花兒咆哮，奮前咬噬。惡少怒，取巨石擊之，中花兒之頭，腦漿迸裂，死于樹下。惡少無忌，遂解帶縛公子手足，剝去下衣，兩惡少踏其背，一惡少褪褲，按其臀，將淫之。忽有獼狗，從樹林中突出，背後咬其腎囊，兩子齊落，血流滿地。兩惡少大駭，擁傷者歸。隨後有行人過，解公子縛，以下衣與之，始得歸家。心感花兒之義，次日往收其骨，爲之立塚。夜夢花兒來，作人語曰：「犬受主人恩，正欲圖報，而被凶人打死，一靈不昧，附魂于豆腐店獼狗身上，終殺此賊。犬雖死，犬心安矣！」言畢，哀號而去。公子明日訪至賣腐家，果有獼狗，店主云：「此狗奄奄，既病且老，從不咬人。昨日歸家，滿口是血，不解何故。」遣人訪之，惡少到家死矣。

●白虹精

浙江塘西鎮，丁水橋，篙工馬南箴，撐小舟夜行。有老婦攜女呼渡，舟中客拒之，篙工曰：「黑夜婦女無歸，渡之亦陰德事。」老婦攜女應聲上，坐艙中，嘿無言。時當孟秋，斗柄西指，老婦指而顧其女笑曰：「豬郎！又手指西方矣。好趨風氣若是乎！」女曰：「非也。七郎君有所不得已也。若不隨時爲轉移，慮世間人不識春秋耳。」衆客怪其語，瞪愕相顧。婦與女夷然，絕不介意。舟近北關門，天已明，老婦出囊中黃豆升許，謝篙工，并解麻布一方，與之。包豆曰：「我姓白，住西天門，汝他日欲見我，但以足踏麻布上，便升天而行至我家矣。」言訖不見。篙工以爲妖，撒豆于野，歸至家，捲其袖，猶存數豆，皆黃金也。悔曰：「得毋仙乎？」急奔至棄豆處，迹之，豆不見，而麻布猶存。以足躡之，冉冉雲生，便覺輕舉。凡人民村郭，歷歷從脚下經過。至一處，瓊宮絳宇，小青衣侍戶外，曰：「郎果至矣。」入扶老婦人出，曰：「我與汝有夙緣，小女欲侍君子。」篙工諫讓非耦，婦曰：「耦亦何嘗之有？緣之所在，卽耦也。我呼渡時，緣從我生，汝肯渡時，緣從汝起。」言未畢，笙歌酒餚，婚禮已備。篙工居月餘，雖恩好甚隆，而未免思歸。謀之，女教仍以足躡布，可乘雲歸。篙工如其言，竟歸丁水橋，鄉里聚觀，不信其從天而下也。嗣後屢往屢還，俱以布爲車馬。篙工之父母惡之，私焚其布，異香累月不散，然往來從此絕矣。或曰：姓白者，白虹精也。

冷秋江

乾隆十年，鎮江程姓者，抱布爲業，夜從象山歸，過山脚，荒塚纍纍，有小兒從草中出，牽其衣。程知鬼，呵之不去。未幾，又一小兒出，執其手，前小兒牽往西，西皆牆也，牆上簇簇然黑影成羣，以泥擲之。後小兒牽往東，東亦牆也，牆上啾啾然鬼聲成羣，以沙撒之。程無可奈何，聽其牽曳，東西兩鬼始而嘲笑，繼而鬩爭。程不勝其苦，仆泥中，目分必死。羣鬼呼曰：「冷相公至矣！此人讀書迂腐可憎，須避之。」果見一丈夫至，魁肩昂脊，高步闊視，持大扇，擊手作拍板，口唱大江東，于于然來。羣鬼盡散，其人俯視程，笑曰：「汝爲邪鬼弄耶？吾救汝，可隨吾行。」程起從。

之其人高唱不絕。行數里，天漸明，謂程曰：「汝近家矣。」程叩謝，問姓名曰：「吾冷秋江也。住東門十字街。」程還家，口鼻竅青泥皆滿。家人爲薰沐畢，卽往東門謝冷姓者，杳無其人。至丁字街，問左右隣曰：「冷姓有祠堂，其中供一木位，名媚，乃順治初年秀才，秋江者其號也。」

●釘鬼脫逃

句容捕者殷乾，捕賊有名，每夜伺人於陰僻處。將往一村，有持繩索者，貿貿然急奔，衝突其背，殷私憶此必盜也。尾之至一家，則踰垣入矣。殷又私憶捕之不知何之，捕之不過獻官，未必獲賞，伺其出而刦之，必得重利。俄聞隱隱然有婦女哭聲，殷疑之，亦踰垣入，見一婦梳妝對鏡，樓上有蓬頭鬼以繩鉤之，殷知此乃縊死鬼求代耳。大呼破窗入，隣佑驚集，殷具道所以，果見婦懸于梁，乃救放之，婦之公姑咸來致謝，具酒爲款，散後，從原路歸。天猶未明，背簌簌有聲，回顧則持繩鬼也。罵曰：「我自取婦，干汝何事，而破我法？」以雙手搏之，殷胆素壯，與之對搏，拳所著處，冷且腥。天漸明，持繩者力漸憊，殷愈奮勇，抱持不釋。路有過者，見殷抱一朽木，口喃喃大罵，上前諦視，殷恍如夢醒，而朽木亦墜地矣。殷怒曰：「鬼附此木，我不赦木。」取釘釘之，庭柱每夜聞哀泣聲，不勝痛楚。過數夕，有來共語者，慰唁者，代乞恩者，啾啾然聲如小兒。殷皆不理。中有一鬼曰：「幸主人以釘釘汝，若以繩縛汝，則汝愈苦矣。」羣鬼噪曰：「勿言勿言，恐洩漏機關，被殷學乖。」次日殷以繩易釘，如其法，至夕，不聞鬼泣聲，明旦視朽木，竟遁去。

●櫻桃鬼

熊太史，本儂居京師之半截胡同，與莊編修令輿居相鄰。每夜置酒，互相過從，八月十二日夜，莊具酒飲熊，賓

主共坐。忽桐城相來人招莊去，熊知其即歸，獨酌待之。自斟一杯置几上，未及飲，杯已空矣。初猶疑己之忘之也，又斟一杯伺之，見有巨手藍色，從几下伸出探杯，熊起立，藍手者亦起立，其人頭面目髮無一不藍，熊大呼，兩家奴悉至，燭照無一物。莊歸戲熊曰：「君敢宿此乎？」熊年少氣豪，即命僮取被枕置榻上，而麾僮出，獨持一劍坐。劍者大將軍羹堯所贈，平青海血人無算者也。時秋風怒號，斜月冷照，榻施綠紗帳，空明澄澈，街鼓鳴三更，心怯此怪，終不能寐。忽几上鏗然擲一酒杯，再鏗然擲一酒杯，熊笑曰：「偷酒者來矣！」俄而一腿自東窗進，一目一耳一手半鼻半口，一腿自西窗進，一目一耳一手半鼻半口，似將人身當中分鋸作兩半者。皆作藍色，俄合爲一。睖睖然怒睨帳中，冷氣漸逼。帳忽自開，熊起，拔劍斫之，中鬼臂如著敗絮，了無聲响，奔窗逃去。熊追至櫻桃樹下而滅。次早主人起，見窗外有血痕，急來詢問，熊告所以，乃斬櫻桃樹焚之，尙帶酒氣。窗外有司閹奴老者，既聾且瞽，所臥窗榻，乃鬼出入經過處。杳無聞見，鼾聲如雷。熊後年登八旬，長子巡撫浙江，次子監司湖北，常笑謂人曰：「余以胆氣福氣勝妖，終不如司閹奴之聾且瞽尤勝妖也。」

●鼠噬林西仲

福建耿藩之變，廈門司馬林西仲不降，被縛入獄。西仲平素畫一小像，忽被鼠噬斷其頭，環頸一線如刀截者，家人號哭，以爲不祥。未幾王師破耿，出西仲于獄，復其官，加遷三級。西仲還家，家置酒慶再生。是夕，聞羣鼠聲，啾啾甚忙，扛一物置几上去，視之所銜，去小像之頭，共持來還西仲也。

●尹文端公說二事

乾隆十五年，尹文端公總督陝西，蘇州顧某者，爲綏德州知州，貌素豐。是年九月，顧赴西安求見，則危羸已甚。

尹公疑其病，問之，顧詭而請曰：「某平生讀書，從不信鬼神事。况敢妄言于大人前耶？今旦暮將死，不敢不告爲身後計。本年五月初七日清晨，起坐書齋，見一人青衣皂帽，持帖入曰：『某官請公會訊，備騎在門。』視其帖，同寅湯斌也。某卽上馬出城，北行三十里，至公廡，有古衣冠者迎揖曰：『所以屈公至者，爲欲造姓名冊，送上帝，須與公會辦。』某未答，旁一吏跪啓冊草創未就，須八月二十四日方可騰清。古衣冠者，目阜衣人某，送還約至期，勿爽。某復上馬，行三十里，入署，見己身僵臥床上，妻子號泣于旁，皂衣者推己身自其口入，格格然如不可復合。四肢筋骨五臟之間，酸楚莫狀。蘇醒後，始進米，自此部署公私，至八月二十四日晨起，卽具衣冠，訣別幕友妻子，私泣曰：『尸勿寒，且緩殮。』至午，昏暈如中風者，果阜衣人來，引至前處。古衣冠者坐堂上，列兩几于前，如世間會審狀。吏逐名點唱，無相識者。至第三名，卽本州之皂隸某也。第八十五名，本州之東房吏某也。其餘人眼中亦甚熟悉，而不知姓名。呼二人到案前問之，亦云不知何以到此！古衣冠者笑曰：『公所問耶？公永當在此共事，自然具曉一切。』問來當何時？曰：『今年十月初七日，公趁此時速歸部署家事可也。』復拱手別，蘇醒如故，狼狽尤甚于前。未幾，此縣大疫，一吏一役，俱染疫亡。今已九月，死期不遠，故來訣別大人。』尹公再三慰之，泣拜去。明年正月，尹公巡邊，過綏德州，內幕許孝章者，素知其事，方留心訪顧，而顧仍無恙。來謁于轅，體充實如故。公戲之曰：『鬼言何以靈于吏役，而不靈于汝耶？』顧叩首謝恩，亦不解其何故。

公督陝時，接華陰縣某稟，啓云：『爲觸犯妖神，陳情稟死事卑職花廳前，有古槐一株，遮房甚黑，意欲伐之，而邑中吏役僉曰：『是樹有神，不可伐。』某不信，伐之，并掘其根，根盡，見鮮肉一方，肉下有畫一幅，畫赤身女子橫臥，卑職心惡之，焚其畫，以肉飼犬。是夜覺神魂不靈，無病而憔悴日甚，惡聲洶洶，目無見而耳有聞，自知不久人世，乞大人別委署篆者來。』尹公得稟，袖之，與幕客傳覲曰：『此等稟帖，作何批發？』言未畢，華陰縣報病故文書至矣。

霹靂脯

海州朱先生，康熙間人，貌三四十歲，或出或隱，不知寒暑。常曰：『海州氣象好，惜讀書者少耳。』出遊數年，歸語人曰：『吾家有竹垞子，殊博雅，可與山陽閣百詩，亦後來之秀，惜其未聞道耳。』居無何，又語人曰：『我何罪于天，而今日有雷擊我，我不得不相抗，但恐驚諸君，諸君須避之。』期至，雷雨晦冥，見大蜘蛛脚自空中下，電乍響而啞矣。曠野有血肉一團，大如車輪，朱指示人曰：『此鬪敗霹靂脯也。』以酒烹之，獨坐而啖。又一日，雷雨復集，朱張口空中吐白絲數百丈，盤密如網，有火龍騰空而至，奮鬚舒爪于網外，終不能入。良久，入雲去。朱嘆曰：『海濱多怪物，不可久居，吾將逝矣。』竟去，不知所終，人疑爲蜘蛛精也。

瘋鬼

乾隆丙子，湖州徐翼仲之叔岳劉民牧，作長洲主簿，居前宗伯孫公岳頌賜第，翼仲歸湖之便訪焉。天暑浴于書齋，月色微明，覺窗外有氣噴入，如曉行臭露中，几上雞毛帚盤旋不已。徐拍床呼之，見床上所挂浴布與茶杯飛出窗櫺外，窗外有黃楊樹，杯觸樹聲鏗然。徐大駭，喚家奴出視，見黑影一團繞瓦有聲，良久始息。徐坐床上，片時帚又動，徐以手握帚，非平時物，故溼軟如婦人亂髮，惡臭不可近。冷氣自手貫臂，直達於肩。徐強忍持之，牆角有聲如出甕中者，初似鸚鵡學語，繼似小兒啼音，稱：『我姓吳名中，從洪澤湖來，被雷擊，故匿於此，求恩人放歸。』徐言：『現在吳門大瘟，汝得非瘟鬼否？』曰：『是也。』徐曰：『是瘟鬼，則我愈不放汝，以免汝去害人。』鬼曰：『避瘟有方，敢獻方以乞恩。』徐令手藥名而錄之，錄畢不勝其臭，且臂冷不可耐，欲放之，又懼爲祟。家奴在旁，各持罈罐，請納帚而封焉。徐從之，封投太湖。所載方雷丸四兩，飛金三十張，硃砂三錢，明礬一兩，大黃四兩，水法

爲丸，每服三錢。蘇州太守趙文山，求其方以濟人，無不活者。

●千年仙鶴

湖州菱湖鎮王靜岩，家饒于財，房屋高敞，有九思堂，廣可五六畝。宴客日暮，必聞廳柱下有聲如敲竹片。靜岩惡之，對柱祝曰：『汝鬼耶！則三響。』乃應四聲。曰：『若仙耶！則四響。』乃應五聲。曰：『若妖耶！則五響。』乃亂應無數。有道士某來，設壇用雷簽插入柱下。忽家中婢頭墮起，痛不可忍。道士撒簽，婢痛止。問一日，婢忽狂呼，如傷寒發狂者。召醫視之，按脈未畢，足踢醫，傷面血流。男子有力者四五人，抱持不能禁。王之女初笄，聞婢病來視之初入門大驚，仆地曰：『非婢也，其面方如牆，白色，無眼鼻口耳，吐舌赤如丹砂，長三四尺，向人噏張。』女驚不已，遂亡。女死而婢愈。王百計驅妖，有請乩仙者也，言仙人草衣翁甚靈，可以鎮邪。王如其言，設香案置盤，乩筆刮然有聲，穿窗而出，于窗紙上大書曰：『何苦何苦！土地受過。』主人問乩，乩言：『草衣翁，因他邪未去，遽請仙駕，將當方土地發城隍笞二十矣。』自後此妖寂然。草衣翁與人醅酢甚和，所言多驗。或請姓名，曰：『我千年仙鶴也，偶乘白雲，追鄱陽湖，見大黑魚吞人，予怒而啄之，魚傷腦死，所吞人以姓名假我，以狀貌付我，我今姓陳，名芝田，草衣者，吾別字也。』或請見之，曰：『可。』請期，曰：『在某夜月明時。』至期，見一道士立空中，面白微鬚，冠角巾，披晉唐服飾，良久如烟散矣。

●夏太史說三事

高郵夏禮谷先生，督學湖南，舟過洞庭，值大風浪，諸船數千，泊岸未發。夏性急，欲趕到任日期，命舵工逆風而行，諸船隨之揚帆至湖心，風愈大，天地昏冥，白浪如山，見水面二短人，長尺許，面目微黑，指舟指櫓，似巡邏者，諸

船中人多見之，風定日出，漸隱去矣。

公居督學衙門，家丁弟子白日見怪，見者必病。公夫人肩閉子弟，午後不許至園，囑公致祭。公不信，是夜閱卷燈下，聞哭聲自西來，殷殷田田，羣響雜沓，飛沙打窗如雨下。公厲聲曰：「吾已悉爾意，明日祭汝可也。」其聲漸遠而滅。公詰朝尋其聲來之處，有破屋一間，木主數十，皆前任學臣閱卷幕友卒于署者。因爲文具牲牢祭之，此怪絕矣。

公門生朱仕琇，從福建入都，至山東往平道中。日暮投宿，風雨交至，遣家人先行覓店，停車於三叉路口待之。夜二更，天地昏黑，見遠樹中火光忽上忽下，疑爲家人持火至矣。少頃，火光漸近，大如車輪，錯落數丈，高者至蒼天，低者至馬足，以爲必非人燈。及近視之，火光中有三人，掠車而過，其中行者，當額上閃閃有眼，朱衣博帶，鬚眉偉然；旁侍兒，錦衣玉貌，扶之而行；最前一白鬚老翁，僂偻先驅，背有孔穴如碗大，火光從此孔出，如灶突洩烟者。然見人了無驚異，徐步入遠村而沒。少頃，家人與店主至，云共見之，相與詫駭而已。

●石崇老奴才

康熙間，任雨林進士，有詩名。宰河南鞏縣，晝臥書室，見簪花女郎，持名紙稱石大夫招飲，與夫盈門，俱來迎接，任不覺身隨之行。良久至一府，閉閣巍然，主人戴晉巾，錦襜褕，叉手出迎，談論風發，座定，席設水陸奇珍，皆目所未睹。女樂二人，舞慘然，酒酣，主人起握任手，行至後園，極亭台花木之勝。園後有綠水井，主人手黃金勺，呼左右酌水爲任公解醒。任初沾唇，覺有辛惡之味，唇爲之焦，因辭不舉其勺；主人強之，衆美人伏地勸請，任不得已爲盡之。俄而腹痛欲裂，呼求歸。主人拱手曰：「客果醉矣。今且暫別再會。」任倉皇登車，痛愈甚，從原路歸。過城隍廟，城隍神趨出迎，喏曰：「石季倫老奴才，又毒人乎！昨作主飲君者，晉石崇也。崇生時取精多，用物宏，誅死時

受孫秀屠割，血肉狼藉，強魂不散。爲羅刹尊神，嘗殺名士三千人，以洩生平好名之忿。吾第十九人，君第二十九人也。吾以生平正直，訴冤上帝，帝不能救，封爲城神隍，賜藥二丸，曰：「有真名士被害者，以此救之。」君有文行，故此來相救。」言畢，取藥塞任口中，痛卽立止，頃刻汗出而寤。其原臥之處，家人環泣，已迷惘二日矣。後修鞏縣故城，掘地得碑，鐫金谷兩大字，類索幼安筆法，始知石氏金谷不在今洛陽也。

●鬼差貪酒

杭州袁觀瀾，年四十未婚。隣人女有色，袁慕之，兩情屬矣。女之父嫌袁貧，拒之，女思慕成癡，卒。袁愈悲悼，月夜無以自解，持酒尊獨酌。見牆角有蓬首人，手持繩，若有所牽，睨而微笑。袁疑爲隣之僕役，招曰：「公欲飲乎？」其人點頭，斟一杯與之，嗅而不飲，曰：「嫌寒乎？」其人再點頭，熱一杯奉之，亦嗅而不飲，然屢嗅，則面漸赤。口大張不能復合。袁以酒澆入其口，每酒一滴，則面一縮，盡一壺，則身面俱小，若嬰兒然。癡迷不動，牽其繩，所縛者隣氏女也。袁大喜，具酒罍，取蓬首人投而封之，畫八卦，鎮壓之。解女子縛，與入室爲夫婦。夜有形交接，晝則聞聲而已。逾年，女子喜告曰：「吾可以生矣。且爲君作美妻矣。明日某村有女，氣數已盡，吾借其尸可活，君以爲功，兼可得資財，可作奩費。」袁翌日往訪某村，果有女氣絕，方殮，父母號哭。袁呼曰：「許爲吾妻，吾有藥能使還魂。」其家大喜，許之。袁附女耳，低語片時。女卽躍起，合村驚以爲神。遂爲合昏，女所記憶，皆非本家之事。逾年，漸能曉悉，貌較于前女尤美。

●李倬

李倬者，福建人，乾隆庚午貢生，赴京鄉試。路過儀徵，有並舟行者，自稱姓王名經，河南洛陽縣人，赴試京師，資

費不足，求李挈帶。李許之，同舟言笑甚歡，出所作制藝，亦頗清雅。惟篇幅稍短耳。與其飯，必撒飯於地，每舉碗，但嗅其氣，無一粒納喉者。李疑而憎之，王似解意，謝曰：「某染膈症，致有此累，幸無相惡。」既至京師，賃擇寓所，王長跪請曰：「公無畏，我非人也。乃河南洛陽生員，有才學，當拔貢，爲督學某受賊黜落，憤激而亡。今將報仇於京師，非公不能帶往。入京城時，恐城門神阻我，需公低聲三呼我名，方能入。」其所稱督學某，卽李之座師。李大駭，拒之，鬼曰：「公黨師拒我，我行且崇公。」李無奈，何如其言。舍館定，卽往謁座師。其家方環泣，聲達戶外。座師出曰：「老夫有愛子，生十九年矣，聰明美貌，爲吾宗之秀。前夜忽得瘋疾，疾尤奇，持刀不殺他人，專殺老夫。醫者莫名其病奈何！」李心知其故，請曰：「待門生入視郎君。」言未畢，其子在內笑曰：「吾恩人至矣！吾當謝之，然亦不能解我事也。」李入室，握郎君手，語移時，旁人不解，更駭，都來問李。李告之故，於是舉家跪李前，求爲關說。李謂其子曰：「君過矣！君以被黜之故，氣忿身死，畢竟非吾師殺君也。今若殺其郎君，絕其血食，殊非以直報怨之道。况吾與君，有香火情，獨不爲我地乎？」其子語塞，瞑目曰：「公語誠是，然汝師當日得賊三千，豈能安享？吾敗之而去足矣！」手指曰：「某室有玉瓶，價值若干，爲我取來。」至則擲而碎之。又手指曰：「某箱內有貂裘數領，價值若干，爲我取來。」至則舉火焚之。事畢，大笑曰：「吾無恨矣，爲汝赦老奴。」拱手作去狀。其子霍然病已。李是年登第，行至德州，見王君復至，則前驅巍峨，冠帶尊嚴，曰：「上帝以我報仇甚直，命爲德州城隍。尙有求於吾子者，德州城隍爲妖所憑，篡位血食，垂二十載矣。我到任時，彼必抗拒，吾已選神兵三千與妖決戰。公今夜聞刀劍聲，切勿諦視，恐有所傷。邪不勝正，彼自敗去。但非公作一碑記，曉諭人民，恐四方未必崇奉我也。公將來爵祿，亦自非凡，與公訣矣。」言畢，拜謝垂淚而去。是夜聞城內外兵馬喧然，五鼓始寂。李詰朝往城隍廟焚香作記，其道士已磨墨相待。云：「昨夜大王到任，託夢貧道，教相迎也。」李爲鐫石立碑，今猶存德州大東門外。

蘇州慕崇士，宰河南汲縣，未遇時，館京師，任姓家，寓半截胡同。晚間獨宿燈下，見物黑而毛，攪其書篋，慕手劍逐之，無所得。次晚月下如廁，有女子冉冉來，慕疑主人婢妾，蹲不敢起。女竟不去，而冷風淒然，慕始驚懼，投以瓦，了不復見。慕踉蹌歸，至書齋，則女已在床矣。軍裝持刀，容貌甚厲，呼之不應，驅之不去。召他人觀之，皆不能見。慕遂病，嚙語曰：「我明朝王將軍妾也，久不得見，故遣兒輩取食。汝以劍傷之，我親來謝過。汝又蹲廁辱我，我故來索命。」同寓賓客俱爲哀祈，女曰：「能以衣服車馬送我歸故鄉，姑貸汝。」衆如其言，慕蘇醒，食粥，半晌，女又復來曰：「吾爲汝輩所給，衣服領袖并未裁縫，吾何以爲衣耶？可速選縫人善治之。」衆客愈駭，視所陳之衣，果未開摺也。整治再拜，慕竟病除。三年，慕登進士，選河南汲縣知縣，路過開封，宿客店，店主西偏，扁室甚固，慕疑之，窺窗隙，見朱棺一口，橫於中堂，凝塵數寸，棺之前和題曰：「王將軍亡妾張氏。」慕大驚且悔，心鬱鬱不樂。薄暮，女果至，裝束如前，曰：「昔妾逼君，妾之罪也。今君窺妾，妾之緣也。妾在此數十年，非取人自代，不能自拔於幽冥。故今夜來伴君。」慕大懼，連夜呼驢入城，告開封同寅，將求道士驅之，開封守令留飲達旦，翌日與共至店中，一書僮自縊於床，守令怒，剖其棺尸，裝束鮮濃，僵而不腐，焚之，竟無他怪。

●仙鶴扛車

方綺亭明府，作令江西，其同僚郭姓者，四川人，言少時曾上峨嵋山，意欲棄世學道。見老翁長髯秀貌，載羽巾，飄飄然導之前行。至一處，宮殿巍峨，似王者居。翁指示曰：「汝欲學道，非王命不可。王外出未歸，汝少待。」俄而仙樂嘹嘈，異香觸鼻，兩仙鶴扛水晶車，車中坐王者，狀如世上所畫「香孩兒」，紅衣文葆，潔白如玉，口嬉嬉微笑，長不滿尺許，諸神俯地迎入宮。老翁奏曰：「有真心學道人郭某求見。」王命傳入，注視良久，曰：「非仙才，速回人間。」老翁掖郭下，郭問曰：「王何以年少？」老翁笑曰：「爲仙爲聖爲佛，及其成功，皆嬰兒也。汝不聞孔子亦

孺童菩薩？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乎？吾王已五萬歲矣！郭無奈何，仍自山下歸家，猶記其殿門外朱書二對云：「胎生卵生，溼生化生，生生不已；天道地道，人道鬼道，道道無窮。」

●紅花洞

溧水知縣曹江，初官蜀時，夏日晝寢。見二隸卒牽馬來，邀與俱行，約二十餘里。復有一人乘駿馬，約束如軍官，持令箭呼云：「奉上帝命，煩君點放洞犯，幸勿辭勞。」曹愕然不知其故，再行二三里，至深山，有穴，榜曰：「紅花洞。」石門一雙，封鑰甚固。洞口胥吏七八人，具公案文冊，跪迎道左。軍官以令箭付曹，囑云：「照冊點放。」言畢乘馬去。曹登船，一吏稟請啓洞，向洞大呼開門者三，有陰氣隨呼而出，冷逼毛髮。須臾，女鬼數千，蓬首垢面，紛然雜至，哀號困苦之聲，不可言狀。吏按冊唱名，具驅向南行，諸鬼逡巡，若不得已而往者。最後三女鬼，向曹哀求免放。曹辭以奉帝，不得爲力。三鬼憤惋罵曰：「二十年後，會當相報。」放既畢，軍官復來，囑吏云：「曹公勞矣，須好送還家。」隸卒仍以馬送至中途。經大河，馬渡水，忽失前足而墮。驚寤，見家人環哭，方知已死一日。心祕其事，不敢言於人。後二十年，長男婦病產卒。未期年，次媳當產亦病，忽作囁語，呼姑至前曰：「紅花洞事發矣！我房舍已定，當與李氏爲鄰。」笑指其小叔曰：「繼我者當在此君。可恨翁當時令箭在手，樂得作人情，何故不肯乎？」言畢，張目大呼，血流破面，腹潰腸出死。姑與小叔奔告於曹。曹大駭，自憶此夢，實未嘗語人，不知乃媳何從知也。殮後，寄其柩於古寺，寺中舊有朱棺一口，詢之，果爲某家妻李氏棺也。曹後第三子娶婦，亦以產卒。三婦歲各有大小計，其始生，皆與夢時相上下，後至側室生兒，皆無恙。

●大毛人攬女

西北婦女，小使多不用溺器。陝西咸寧縣鄉間，有趙氏婦，年二十餘，潔白有姿，盛夏月夜裸而野溺，久不返。其夫聞牆瓦颯拉聲，疑而出視，見婦赤身爬在牆上，兩脚在牆外，兩手懸內。急前視之，婦不能聲，啓其口，出泥數塊。始能言曰：「出戶溺，方解褲，見牆外有一大毛人，目光閃閃，以手招我。我急走，而毛人自牆外伸巨手提我髻，至牆頭，以泥塞我口，將拖出牆，我兩手據牆掙住，今力竭矣。幸速相救。」趙探頭外視，果有大毛人，似猴非猴，蹲牆下，雙手持婦脚不放。趙抱婦身，與之奪力，不勝。乃大呼村鄰，鄰遠無應者，急入室取刀，擬斷毛人，手救婦。刀至而婦已被毛人拉出牆矣。趙開戶追之，衆鄰齊至，毛人挾婦去，走如風。婦呼救聲尤慘，追二十餘里，卒不能及。明日隨迹而往，見婦死大樹間，四肢皆巨籐穿縛，唇吻有巨齒嚙痕，陰處潰裂，骨皆見，血裹白精，漬地斗餘。合村大痛，嗚于官，官亦淚下。厚爲殯殮，召獵戶擒毛人，卒不得。

●吳生不歸

會稽縣東四十里，地名長樓，有吳生者，年十八，美丰儀，讀書家中，忽失所在。越三日歸，自言：「某日，坐書室，有美婦人降自屋上，招與偕行。隨至大第中，陳設華美，往來者無一男子。室內更有一美人倚窗斜睇，具酒食共飲。飲畢，兩美迭就爲歡，叩以姓名，俱笑不答。但云：「此樂間我二人，惟郎是從。郎但安居可也。」居數日，我偶動鄉思，一女曰：「郎思家，當送歸，無苦郎心。」遂送至里門，我纔得歸。」自此神思恍惚。當午，家人爲具膳，則云：「此味惡，不如彼食美也。」當夕爲拭床帳，則云：「此物惡，不如彼物華也。」未幾又失，去數日復歸，所言如前，但顏色漸焦，舉體有腥氣。家人延僧醮祝，都無所濟。俄而數月不返。生有弟某，行經白塔，見山洞口有遺帶，認係兄物，持歸，率人秉火入洞，見兄裸臥淤泥間，作行房狀，扶至家，灌以藥，飼麩。張目怒曰：「我雲雨未畢，臥錦衾中，何奪我至此？」于是親族皆來守護，以鐵索錮之，壓以符籙，生稍知懼，不敢寐。夜間衆方環坐，忽聞聲琅然，有光若電，繞

室數匝，失生所在。鐵索斬然中斷，門窗仍閉，竟不知何自出也。次晨再尋白塔山洞，茫然無得。于是遠近傳播洞中有妖聚觀者，日以千計。縣令李公懼生事，親來搜看，亦無所得。乃以石封洞門，觀者止而生竟不歸。

●狐仙冒充觀音三年

杭州周生，從張天師過保定旅店，見美婦人跪塔下，若有所祈。生問天師，天師曰：「此狐也，向我求人間香火耳。」生曰：「盍許之？」天師曰：「彼修煉有年，頗得靈氣，若與香火，恐恣威福爲人間祟。」生愛其美，代爲祈請。天師曰：「難卻君情，但令受香火三年，無得過期可耳。」命法官批黃紙付之。三年後，生下第出都，過蘇州，聞上方山某庵觀音極著靈異，將往禱焉。至山下，同禱者教以步行，曰：「此山觀音甚靈，凡肩輿上山者必仆。」生不信，肩輿上山，未十數步，扛果折，生墜地，幸無所傷。遂下輿步行入廟，見香燭極盛，所謂觀音者，坐錦帳中，勿許人見。生問僧僧曰：「塑像太美，恐見者輒生邪念故也。」生必欲啓視，果極妖冶，不類他處觀音。諦視之，頗似曾相識者。良久，恍然是旅店中婦人。生大怒，指而數之曰：「汝昔求我說情，故得此香火，汝乃不感我恩，而壞我輿，何太沒良心也！」且天師只許汝受香火三年，今已過期，戀此不去，豈竟忘前約乎？」語未畢，像忽撲地碎。僧大駭，亦無可奈何。俟生去，爲之糾金重塑，而靈響從此寂然。

●陳姓父幼子壯

揚州陳山農，世業驟馬行。年五十餘，病臥，見少年騎馬自外入，掌其頸，遂昏迷。被少年提置馬上，疾駛出門。陳號呼，莫有救者。至郊外，少年擲之于地，曰：「速來！我先行候汝！」復以掌擊其股，乃馳去。陳心遲疑，而兩足不覺前進，其行如飛，亦不甚倦。惟所穿履，覺易敗，敗則道旁有織履者爲易之，易畢即行了。不通問，問亦不答。腹餒甚，

見市中殺僮，試取食之，亦無禁約。行三晝夜，見道旁一石碑，題名知已入陝西咸陽城矣。及郭門，少年在焉。叱曰：「來何遲！累人三日痛楚！」卽導入城，止一家門外。少年入，復出，曳其裾至戶內，見婦人輾轉床上，若甚痛迫者。少年挈其項足，投婦人身。陳昏昏若入深岩中，腥穢滿鼻，目不見天光，心窘甚。逾時，見小隙微明，併力踴躍，豁然而墮。聞耳邊多作賀聲曰：「得一佳兒！」陳更駭異，亟欲言而口已噤。因大呼，男婦滿前，都無所聞。徐自審其聲，若甚小者，更摩視其耳目四肢，無不小矣。悟曰：「吾其投胎復生乎？」乃張目四顧，有老嫗曰：「是兒目光焰焰，豈妖耶？」再視，當殺之。陳懼，卽瞑其目。自是沉沉若愚，胸中一切哀愁憤惋之心，叫呼啼哭，旁人便抱乳之，全不解其意。漸久習慣，亦不復作前世想矣。至六歲，稍稍能言。其父行賈江南，歸以絹給其母曰：「此物不易得，在江南值數十金。」母珍之，置枕函間。陳偶取玩視，母以父言禁之。陳笑曰：「父妄耳，此濮院紬，不數金可得。」父大驚，固問之。陳垂涕具道所以。且曰：「吾來時生兒方十數歲，今當成人，名某，家住某里，父至江南可訪也。」父領之，明年至揚州，果得其子，語以故，子亦以貿易故，欣然偕來。相見之下，略不相識。子髻鬟有鬚，而父猶孩也。道家事如平生，且言某某欠債未還，某處有積金三百，存爲汝婚，宜歸取之。言訖，歛歔，子不勝悲。歸訪之，其言皆驗。後十餘年，陳年壯，繼父業來江南，訪其故居，前生子已死。家事凋落，皤然老妻，撫孤孫獨存。陳不勝感慨，留三百金爲前生妻治後事，具杯酒澆其前世墓而去。

●吳生手畝

乾隆二十四年五月，豐縣宰盧世昌，修邑志，聘蘇州吳生爲謄錄。與同事者同住一樓，忽具衣冠，揖同事友，曰：「吾死矣！以後事累公。」友問故，吳愀然云：「我初赴豐時，至沛縣道上，遇一婦人求與共載。我以車小不許，婦隨車行二十里，心竊訝之，問車夫，皆不見，心知爲鬼。晚投旅店，人靜後，婦來坐榻上，語我曰：『君與我年俱廿九，

合爲夫婦。我大駭，以枕投之。隨響而沒，自此不復見形。時聞耳旁，嚙嚙作語，求作夫婦，呼我爲寫字人，噪聒不已。問：「如何酬汝？汝方去！」曰：「與我錢二百，置樓上，我卽去。」如其言。旣而錢仍在，婦來纏擾如初。奈何奈何！友人咸相解慰，令二僮守之。越數日，樓上大呼，衆奔上，見吳倒地，腹右刀戳一洞，腸半潰出，喉下食頰已斷。扶起之，絕無痛楚。盧公往視，吳手招之近前，作一冤字。問是何冤，吳曰：「歡喜冤家也。今早婦人來逼我死，以便作夫婦。我問作何死法，婦指案上刀曰：『此物佳。』余取刺右腹，痛不可忍。婦人急以手按摩之曰：『此無濟也。』所摩處，遂不覺痛。我問然則如何，婦人自摩其頸，作刎勢曰：『如此方可。』我復以刀斷左喉。婦人跌足嘆曰：『此亦無濟，徒多痛苦耳。』又以手摩之，亦不覺痛。指右喉下曰：『此處佳。』余曰：『我手軟，無能爲也，卿來刺之。』婦遂搖首披髮，持刀直前，而樓下諸公已走上矣。彼聞人來，擲刀奔去。」盧公詫異，爲延醫納其腸。吳始不能飲食，用藥敷治，亦遂平復。婦人不復再至，吳生至今尙存。

●狐祖師

鹽城戴家村，有女爲妖所憑，厭以符咒，終莫能止。訴於村北聖帝祠，怪遂絕。已有金甲神，託夢于其家曰：「吾聖帝部下將軍也。前日汝家妖，是狐精，吾已斬之。其黨約明日來報仇，爾等于廟中擊金鼓助我。」翌日，戴家集隣衆往，聞空中甲馬聲，乃奮擊金鉦鑼鼓，果有黑氣墜于庭。村前後，落狐狸頭甚夥。越數日，其家又夢周將軍來曰：「我以滅狐太多，獲罪于狐祖師。狐祖師訴于大帝，某日大帝來廟按其事，諸父老盡爲我所之。」衆如期往，伏于廊下。至夜半，仙樂嘹嘈，有冕服乘輦，冉冉來，侍衛騰衆。後隨一道人，龐眉皓齒，兩金字牌，署曰狐祖師。聖帝迎謁甚恭。狐祖師曰：「小狐擾世，罪當死。但部將殲我族類，太酷，罪不可道。」聖帝唯唯。村人自廊下出，跪而請命。有周秀才者，罵曰：「老狐狸鬚白如此，縱子孫淫人婦女，反來向聖帝說情，何物狐祖師！罪當斬。」祖師

笑，不怒，從容問：「人問和姦何罪？」周曰：「杖也！」祖師曰：「可知姦非死罪矣！我子孫以非類姦人者，累當加等，亦不過充軍流配耳。又何致被斬？况周將軍斬我一子，并斬我子孫數十何耶？」周末及答，聞廟內傳呼云：「天帝有命，周將軍嫉惡太嚴，殺戮太重，念其事屬因公，爲民除害，可罰俸一年。調管海州地方。」村人歡呼，合掌向空中念佛而散。

● 紂之值殿將軍

天台僧智果，好遊山，行迷路，至大石洞，坐一道者，羅衣辟裳，僧跪而請曰：「某幸遇仙人，願受教。」道者曰：「予人也，非仙也。子來胡爲？」僧曰：「某入山已數日，復枵甚，敢有雲漿之請。」道者曰：「子姑待，吾往後山覓之。」去有頃，攜一物來，狀類「輪困」，而色鮮白，道者破之，自吸其漿，以其餘授僧曰：「此千年茯苓也。」因令僧坐，問：「岳飛將軍安否？秦檜死否？」僧曰：「此宋朝事也，今易代數百年，爲大清矣。」因告以宋史所載岳事，顛末道者慘然曰：「岳將軍終不免乎？」遂大哭曰：「吾姓周名通，岳將軍麾下小將也。當秦檜以金牌召岳時，我有難，遂逃于此。食靈草，得不死。我師教勿出洞，出洞卽死。汝宜速出，遲恐無及。」僧懼，辭以行路甚紆曲，備險阻，忽望崖上坐一巨人，長一丈餘，遍體綠毛如翠錦，駭而奔還，告道者。道者曰：「此予師，商朝紂王之值殿將軍也。爲飛廉惡來所譖，避居于此。性好食野獸，故其狀與人異。子往拜祈，兼可問商代事。」僧故蠢野，無所記憶，見巨人禮拜畢，便問紂寵妲己事。巨人曰：「汝誤矣，妲己者，商宮女官之稱。己者，女官之行次。女官非止一人，汝所問何妃？」僧不能答。又問文王受命事。曰：「吾不知文王爲何人，或是西方諸侯姬昌耶？其人事紂甚恭，並無稱王之事。」因問汝所問者，何人告汝？曰：「書上云云。」巨人問：「何物爲書？」僧手作書狀示之。巨人笑曰：「吾當時尙無此物。」言畢，以一臂摟僧行如飛，置之平地，拱手而別。已在天台外郊矣。

瘡鬼

上元令陳齊東，少時與張某寓太平府關帝廟中。張病瘡，陳與同房。因午倦，對臥床上。見戶外一童子，面白皙，衣帽鞋襪皆深青色。探頭視張，陳初意爲廟中人，不之問。俄而張瘡作，童子去。張瘡亦止。又一日寢，忽聞張狂叫，瘡如湧泉，隨驚寤，見童子立張榻前，舞足蹈足，歡笑顧盼，若甚得意者。陳知爲瘡鬼，直前撲之，著手冷不可耐。童走出，颯颯有聲，追至中庭而沒。張疾愈，而陳手有黑氣如烟薰色，數日始除。

誤學武松

杭州馬觀瀾家，每四時必祭其門。予問：「古禮，門爲五祀之一。今此禮久不行，君家獨行之何也？」馬曰：「余家奴陳公祚好酒，每晚必醉敲門歸。一日，聞戶外喧嘩聲，往視，奴撲地曰：『奴歸，見門外一男一婦，俱無頭，頭持在手。』歸呼曰：『吾汝嫂也，吾淫屬實，吾夫殺我可也，汝爲小叔，不當殺我。』夫殺我時，手噤心軟，斷不下，汝奪刀代殺此事，豈汝所宜與耶？吾每來相尋，爲汝主人家門神呵禁，今故伺汝于門外。」因大罵唾奴面，其男鬼擲頭撞奴，奴倒地，聞人聲，二鬼纒散。」馬氏衆家人扶至床，自言少年曾有此事。當時看小說慕武松之爲人，不意遭此冤孽。或曰：「小說都無實事，何得妄學？且武松殺嫂，爲嫂殺兄故也。若尋常犯姦，王法只決杖耳，汝何得代兄殺嫂？」言未終，奴張目作女聲曰：「公道自在人心，何如何如！」向言者三叩頭而死。馬氏以鬼言，故祭門神甚敬，世其家。

孛星女身

山東有施道士者，善祈晴雨。乾隆十二年，東省大旱，撫軍準泰祈雨不得，鎖道士而逼之。道士曰：「雨非不可得也，但須某日孛星下降，公捐錦被一條，白金百兩，某損陽壽十年，方可得雨。」撫軍如其言。至期，道士登壇呼一童子，近前令其伸手，畫三符于掌中。囑曰：「至某處田中，見白衣婦人，便擲此符，彼必追汝，汝以次符擲之，彼再追汝，以第三符擲之，速歸壇上可也。」童子往，果見白衣婦人，如其言擲一符，婦人怒，棄裙追童。童擲次符，婦人益怒，解上衣露兩乳奔前。童擲三符，忽霹靂一聲，婦人衣全解，赤身狂追。童急趨至壇，而婦人亦至。道人敲令牌，喝曰：「雨雨雨！」婦人仰臥壇下，雲氣自其陰中出，彌漫蔽天，雨五日不止。道士覆以錦被，婦漸蘇，大恚恥，曰：「我家婦何爲赤身臥此？」撫軍給衣服令著，遣老嫗送歸，以百金酬其家。事後問道士，道士曰：「孛星女身，而性好淫，能爲雲雨。居天上，亦赤身惟朝北斗之期，始着衣裳。是日下降田，吾以符攝入某婦之身，使替代而來，又激怒之，使雷雨齊下。然用法大惡，必遭陰譴矣。」不數年，道士暴亡。

●九夫墳

句容南門外，有九夫墳。相傳昔有婦人，甚美。夫死，止一幼子，家資甚厚，乃招一夫。生一子，夫又子，卽葬于前夫之側，而又贅一夫，復死如前。凡嫁九夫，生九子，環列九墳。婦人死，葬于九墳之中。每日落時，其地卽起陰風，夜有呼喝爭鬪之聲，若相媚而奪此婦者。行路不敢過鄰村，爲之不安，相率訴于邑令。趙天爵隨至其地，排衙呼隸，皂于各墳頭，持大杖重責三十。此後寂然。

●土地奶奶索詐

虎踞關名醫涂徹孺，與予交好。其子婦吳氏，孝廉諱鎮者之妹也。乾隆丙申六月，吳民夜夢街坊總甲李某，持

簿化緣。口稱虎踞關，將有火災，糾費演戲以禳之，簿中姓名，皆里中相識者。正徘徊間，有老婦人黃衫絳裙，從門外入，謂吳曰：『今年此處火災，是九月初三日，君家首被其禍，數不可逃，須買牲牢，燒紙錠還願，庶不至燒傷人命。』吳氏夢醒，方悟總甲李某，久已物故，乃往各鄰家告以故，並問此間可有衣黃衫婦人否，皆曰：『無之。』吳有戒心，往禱土地廟，見所塑土地奶奶，宛然夢中所見，驚懼異常，諸鄰聞之，亦大駭，彼此演戲祭禱，數百金費用已罄，將至九月，涂氏一門，衣箱器具盡搬移戚里家，自初一日起，不復舉炊矣。至期四鄰寂然，並無焚如之患，涂氏至今安好。

鬼聞雞鳴則縮

予門生司馬驥，館溧水林姓家，其所住地名橫山，鄉僻處也。天盛暑，以其西廳宏敞，乃與羣弟子洒掃爲晚間乘涼之處，挈書箱行李，移床就焉，秉燭而臥。至三鼓，門外啾啾有聲，戶樞拔矣，燭光漸小，陰風吹來，有矮鬼先入，臉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繞地而趨，隨後一紗帽紅袍人，白鬚飄飄，搖擺而進。徐行數步，坐椅上，觀司馬所作詩文，屢點頭若領解者。俄頃起立，手攜短鬼步床前，司馬亦起坐與彼對視。忽雞叫一聲，兩鬼縮短一尺，燈光爲之一亮，雞三四聲，鬼三四縮，愈縮愈小，漸漸紗帽兩翅，擦地而沒。次日問之土人，云：『此屋是前明林御史父子同葬所也。』主人掘地，朱棺宛然，乃爲文祭之，起棺遷葬。

蜈蚣吐丹

余舅氏章，升扶過溫州雁蕩山，日方午，獨行澗中，忽腥風撲鼻而至，一蟒蛇，長數丈，騰空奔迅，其行如箭，若有所避者。後有五六尺長，紫金色，一蜈蚣逐之，蛇躍入水中，蜈蚣不入水，乃舞掉其羣脚，颯颯作聲，以鬚鉗掉水，良

久口吐一紅丸，如血色，落水中。少頃，水如沸湯，熱氣上衝，蛇在水中顛撲不已。未幾死矣，橫浮水面，蜈蚣乃飛上蛇頭，啄其腦，仍向水吸取紅丸，納口中，騰空去。

●雷部三爺

杭州施姓者，家居忠清里。六月雷雨後，小便樹下。甫解褲，見有雞爪尖面者蹲焉，大怖而返。夜即暴病，大呼觸犯雷神，家人環跪求赦。病者曰：「沽酒飲我，殺羊食我，我貸其命。」如其言，三日而愈。適有天師法官過杭，施姓與有舊，以其事告之。法官曰：「此雷部奴中奴也，小名阿三，慣倚勢詐人酒食。如果雷神，其技量寧止此耶！」今長隨中有稱三爺四爺者是矣。

●鬼乖乖

金陵葛某嗜酒而豪，逢人必狎侮之。清易與友四五人遊雨花台，台旁有敗棺，露見紅裙。同人戲曰：「汝逢人必狎，敢狎此棺中物乎？」葛笑曰：「何妨！」往棺前手招曰：「乖乖吃酒。」如是者再，羣服其胆，大笑而各散。葛暮歸家，背有黑影尾之。聲啾啾曰：「乖乖來吃酒。」葛知爲鬼，慮避之，則氣先餒。乃向後招呼曰：「鬼乖乖，隨我來。」徑往酒店上樓，置一壺酒，兩杯，向黑影勸酬。旁人無所見，疑有癡疾，聽其所爲。共飲良久，乃脫帽置几上。謂黑影曰：「我下樓小便，即來奉陪。」黑影者首肯之，葛即趨出歸家。酒保見客去，遺帽遂窮取之。是夕爲鬼纏繞，口喃喃不絕，天明自縊。店主人笑曰：「認帽不認貌，乖乖不乖！」

●鳳凰山崩

同年沈永之，任雲南驛道時，奉制府璋公之命，開鳳凰山八十里。進擺夷苗路，山徑險峭，自漢唐來，人迹未到處也。每斫一樹，有白氣自根出來，如匹練升天。蝦蟆大如車輪，見人輒瞪目怒視，當之者登時扑地。土人醉澆酒，以雄黃塞鼻，持巨斧斫殺之，烹食可療三日飢。忽一日，有美女豔妝，從山洞奔出，役夫數千人，皆出洞迫而觀之。老成者不動心，操作如故，俄而山崩，不出洞者壓死矣。沈公爲予述其事，且戲之曰：「人之不可不好色也，有如是夫！」

●黃金甌

黃金甌者，湖州勇士，能負重，走京師，十日可到。嘗爲人腰千金入都，過山東開成府，有盜尾後，將取其金。黃知之，挂金樹上，下馬與搏，盜抵敵不勝，問：「足下拳法何人所授？」曰：「僧耳。」盜曰：「破僧耳拳，須我妹來，汝敢在此相待否？」黃笑曰：「避女子非丈夫也。」坐以待之。少頃，一美女來，年十八九，貌甚和，相見卽鬪格。良久曰：「汝拳法非僧耳授也，當別有人！」黃以實告曰：「我初學於僧耳，後學于僧耳之師王征南。」女子曰：「若然，須至我家，彼此一飯，再鬪方決，汝敢往乎？」黃恃其勇，徑隨女子行。到其家，則其兄已先到家，張燈挂紅，率妻歡迎曰：「妹夫來矣！」以紅巾蒙其妹頭，強之交拜。董駭然問故曰：「吾父某，亦爲人保鏢，身逢僧耳，與角鬪不勝而死。我與妹立志報仇，同習拳法，必須勝僧耳者，然後可以殺之。訪得僧耳之師，爲王征南，苦相尋無路。汝是其弟子，則可以引見征南，再學拳法，報此仇矣。」董遂贅其家，別遣人贖腰間金，赴京師，嗣後不知所終。

●蔣廚

常州蔣用庵御史，家廚李貴，取水灶下，忽中惡扑地。召巫視之，曰：「此人夜行，衝犯城隍儀仗，故被鬼卒擒去。」

須用三牲紙錢，禱求城隍廟中西廊之黑面皂隸，便可釋放。如其言，李果蘇。家人問之曰：「我方汲水，忽被兩箇武進縣黑面皂頭來拏去，說我衝犯他老爺儀仗，縛我衙門外樹上聽候發落，我實不知原委。今日聽他二人私地說，李某業已盡孝敬之禮，可以放他回去，不必稟官。將我解去索了，推入正中，我便驚醒。」御史公聞之笑曰：「看此光景，拏時城隍不知，放時城隍不知，都是黑面皂隸詐錢作祟耳！誰謂陰間官清于陽間官乎？」

●見曹操稱晚生

江寧副榜王芾，夢古衣冠人召往一處，宮闕巍峨，兵衛甚嚴；有赤幘者，從軍門出，曰：「漢丞相曹公奉屈。」王遂入，見一人皮弁上坐，鬚眉蒼白，芾心知爲曹，一時心悸，無以自名，乃長揖稱晚生。王某奉謁，操命旁坐。請曰：「聞汝好學書，可知楷書先乎？草書先乎？」曰：「楷書先。」操搖首曰：「不然！先有草書，後有楷書。所以召汝者，正爲將此意告之，以便轉語世人也。」語畢，仍遣赤幘人送出。甫及門，聞內有呼號聲，赤幘者曰：「丞相又用五色捶篋人矣！」芾驚而醒。

●武后謝嵇先生

無錫嵇侍讀受之，余受業弟子也。辛丑冬，過隨園，予止而觴之。席間論史事，予極言通鑑載楊妃洗兒事之誣。嵇云：「門生在史局時，派修唐鑑，立論頗合先生之意。將舊唐書所載武后淫穢事，大半刪除，同局以爲不然。亡何，夜臥書舍，有小黃門來，稱則天皇太后請嵇先生。因隨之行，望前面宮殿外，有四金柱，插空高數十丈，上書「天樞」二字，一宮女，雲鬟霞佩，引向殿西角云：「先生少坐，待我奏聞。」語畢，便去殿上，門檻甚高，跨殊費力。綉簾中坐冕旒者，相離遠，仰視不甚分明。異香從殿上吹來，彷彿蓮花氣息。旁有虎皮交椅，坐白鬚人手執牙笏，

口奏事，琅琅數千言，亦不可辨。冕旒者，似與駁詰，良久大笑。其齒皓然呈露，潔白如玉，面爲旒珠所遮，終未見也。少頃，前宮女出，謂曰：「今天已暮，太后不及見，請嵇先生且回。」所以奉屈者，謝先生駁刪唐書之功。先生當自知之。語畢，袖中出一玉秤曰：「此我在長安以之稱量天下才者，先生將往長安，敢以奉贈。」門生心知是上官婉兒，遂巡揖謝而醒。其年果有督學陝西之差。」

● 冒失鬼

相法，瞳神青者能見妖，白者能見鬼。杭州三元坊石牌樓房，居老嫗沈氏，素能見鬼。常言十年前見一蓬頭鬼，匿牌樓石綉毯中，手執紙錢爲鏢，長丈餘，纍纍若貫珠。同人過牌樓下，暗擲鏢打其頭，人輒作寒噤，毛孔森然，歸家即病，必向空中祈禱，或設野祭方愈。蓬頭鬼藉此技倆，往往醉飽。一日有長大男子，氣昂昂然，背負錢鏹而過。蓬頭鬼擲以鏢，男子頭上忽發火燄，衝燒其鏢線層層裂斷。蓬頭鬼自牌樓上顛扑，滾綉毯而下，噴嚏不止，化爲黑煙而散。負錢之男子，全不知也。自此三元坊石牌樓無復作祟矣。吾友方子雲聞之，笑曰：「作鬼害人，亦須看風色；若蓬頭鬼者，其卽世所稱之冒失鬼乎？」

● 史公詹改命

溧陽宮詹史胃斯，未遇時，赴省鄉試，遇南門外湯道士談命甚精，因以年庚求爲推算。道士曰：「丑時算，你終身只一諸生，壽可八十三歲。若照寅時算，便可登官三品。今科使中，汝丑時乎？寅時乎？」曰：「丑時也。」曰：「若然，則今科不中矣。」史愴然不樂，道士曰：「命可改也，但陰司壽算最重，君如肯減壽三十年，當爲君改作寅時。」史公欣然願改。道士曰：「果情願者，明日早來。」次夜，史五鼓薰沐，到寺，道士已啓門待曰：「子誠信人，但

日後官尊壽短，毋自悔也。」史唯唯，具香燭對天自陳。道士披髮仗劍，口中噴噴，誦咒良久，另書一庚帖與之。史公持歸，置篋中，果於是年鄉會聯捷。官至宮詹，五十二歲，希圖降級永年，而任內總無過失，商之吏部，笑而不信。次年春，精神甚健，五月忽染微疾，上命太醫往視，爲藥所誤，竟不起。此事公孫抑堂司馬言，司馬子親家也。

●高相國種鬚

高文端公自言，年二十五，作山東泗水縣令時，呂道士爲之相面曰：「君當貴極人臣，然鬚不生，官不遷。」相國自摩其頤曰：「根且未有，何況于鬚？」呂曰：「我能種之。」是夕，伺公睡熟，以筆醮墨，畫頤下如星點，三日而鬚出矣。然筆所畫，縷縷數十莖，終身不能多也。是年遷邠州牧，擢遷至總督而入相。

●說官話鬼

河東運使吳雲從，作刑部郎中，公館外偶有社會，家人婦抱小公子出看，溺尿路旁。公子忽哭不止，家人抱歸，不知何故。至夜，公子作北語云：「怎麼小孩子，這般無禮！在我頭上溺尿！我與你不得開交！」吵鬧一夜，吳公怒次晨，作牒焚與本處城隍云：「我南方人也，小兒無故撞着說官話鬼，猖獗可恨，託爲拏究。」是夜平定，至第二日晚，公子又病，仍作北語云：「你不過是個官兒罷了，竟這樣糟蹋我們的老四，咱們兄弟，今日來替他報仇，要些燒酒喝喝。」夫人不得已曰：「與你喝，不要鬧。」于是一鬼喝畢，一鬼又要喝，兼討前門楊家血貫湯，做下酒物。嗚嗚之聲，又復達旦。吳公上前批其頰罵曰：「狗奴強轉舌根，學說官話，再說便打。」然打者自打，說者自說。吳又牒城隍云：「說官話鬼又來了，求神懲治。」是夕，聞室中有鞭撻聲，鬼云：「你不要打，咱們就去是了。」公子病隨愈。

● 偷雷錐

杭州孩兒巷，有萬姓者，甚富，高房大廈。一日雷擊怪，過產婦房，受污，不能上天。蹲于高樹之頂，雞爪尖嘴，手持一錐。人初見，不知爲何物。久而不去，知是雷公。萬戲諭家人曰：『有能偷得雷公手中錐者，賞銀一兩。』衆奴嘿然，俱稱不敢。一瓦匠某，應聲去，先取高榜置牆側，日西落，乘黑而上。雷公方睡，匠竟取其錐下。主人視之，非鐵非石，光可照人，重五兩，長七寸，鋒稜甚利，刺石如泥。苦無所用，乃喚鐵工至，命改一刀，以便佩帶。方下火化，一陣青煙杳然去矣。俗云：天火得人火而化，信然。

● 土地受餓

杭州錢塘邑生張望齡，病瘡，熱重時，見已故同學顧某者，踉蹌而來曰：『兄壽算已絕，幸幼年曾救一女，益壽一紀。前兄所救之女，知兄病重，特來奉探，爲地方鬼棍所詐，誣以平素有暗昧事，弟大加呵斥，方遣之去。特詣府奉賀。』張見故人爲己事而來，衣裳藍縷，面有菜色，因謝以金。顧辭不受曰：『我現爲本處土地神，因官小，地方清苦，我又善講操守，不肯擅受鬼詞，作福作威。終年故無香火，雖作土地，往往受餓。然非分之財，雖故人見贈，我終不受。』張大笑。次日，具牲牢祭之，又夢顧來謝曰：『人得一飽，可耐三日；鬼得一飽，可耐一年；我受君恩，可挨到陰司大計，望薦卓異矣。』張問：『汝如此清官，何以不卽升城隍？』曰：『解應酬者，可望格外超升；做清官者，只好大計卓異。』

● 批僵尸頰

桐城錢姓者，住鳳儀門外。一夕回家，時已二鼓，同事勸以明日早行。錢不肯，提燈上馬，乘醉而行。到歸家灣地方，荒墳叢密，見樹林內有人跳躍而來，披髮跣足，面如粉牆，馬驚不前，燈色漸綠。錢倚醉胆壯，手批其頰，其頭隨批隨轉，少頃又回，如牽絲於木偶中，陰風襲人，幸後面人至，其物退走，仍至樹林而滅。次日錢手黑如墨，三四年後，黑始退盡。詢之士人曰：「此初做僵尸，未成材料者也。」

● 簸箕龜

乾隆辛卯春，山陰劉際雲舟過鎮江，見風覆客船，漂沒貨物甚多。江邊有素諳水性人，俗名水鬼，專以打撈貨物爲生。是日客舟有覆者，羣水鬼皆至，言定價錢一齊入水。及上岸，忽少一人，衆疑其在水藏匿金銀，復入水遍尋不得。但見一龜，赤色，大過浴盆，形扁如簸箕，無頭無尾，無足，水鬼被其咬住，拉之不開。乃以大鐵鉤拽龜上岸。通體有小穴數百，皆其口也。人血已經吸盡，而口猶緊咬不放，刺以利刀，龜若不知，不得已，并人與龜，烈火焚之。臭聞數里。或曰：「此卽鍋蓋魚之極大者。嚴州江中尤多。」

● 命該薄棺

台州富戶張姓家，有老僕某，六十無子，自備一棺，嫌材料太薄，訪有貧家治喪，倉卒不及辦者，借與用之。還時，但索加厚一寸，以爲利息。如是數年，居然棺厚九寸矣。藏主人廂房內。一夕鄰家火起，合室倉皇。看火者見張氏屋上立一黑衣人，手執紅旂，逆風而揮，揮到處，火頭便轉。張氏正宅無恙，惟廂房燒毀。老僕急入扛取棺，業已焚及忙投水塘中，俟撲滅餘火後，拖起，刨之，依然可用。但尺寸之薄，亦依然如前矣。

● 向狐仙學道

雲南監生俞壽甯，習仙家符籙之學，仗一古劍，替人驅妖，頗有靈感。一日其友張某，下田收租，遇大風雨，過其門，將借宿焉。俞不可，張忿然而行，必欲探其所以見拒之故。仍往其門，穴牆窺焉。見俞張設酒肴，有兩席，賓客歡呼，男女雜沓，張愈怒，斧碎其門，排闥入，則酒席俱存，而羣賓不見。俞驚出，踣足曰：「君誤我，君誤我，我好學仙，難得真師傳道，不得已廣請狐仙指示。半年以來，所請狐仙甚多，有相約爲兄弟者，爲夫婦者，爲兄妹者，不一而足。今日聚仙會議，將授長生要訣，故隆其禮文，備饌相延。尙未談及玄關要旨，而被汝撞破，洩漏天機，致諸仙散去。豈非天哉！前數日紫文真人原說，今日是破日，必被凡人冲破，須改作會。而瑤仙三妹，以明日將嫁某郎，故權擇今日，果然不利，亦數也。我明日行矣，將別擇一潔淨之所，聚會羣仙，不使人知。」此後俞雲遊於外，不知所往。

●五通神因人而施

江寧陳瑤芬之子，素不良，遊普濟寺，見寺供五通神坐關帝之上。怒其無禮，呼僧責之，命移五通神於關帝之下。遊人觀者，俱以爲是，陳傲然自得。夕歸，見五通神當門而立，遂扑地大呼曰：「我五通大王也，享人間血食久矣。偶然運氣不好，撞着江蘇巡撫老湯，兩江總督小尹，將我誅逐。他兩個都是貴人，又是正人，我無可奈何，只得甘受，汝乃市井小人，敢作威福，我不能饒矣。」其家環拜，具三牲紙鏢，延僧禱祀，竟不能救而死。

●張奇神

湖南張奇神者，能以術攝人魂，崇奉甚衆。江陵書生吳某，獨不信，於衆辱之。知其夜爲祟，持易經獨坐燈下，聞瓦上颯颯作聲，有金甲神排門入，持槍來刺。生以易經擲之，金甲神倒地，視之一紙人耳。拾置書卷內夾之。有頃，有青面二鬼，持斧齊來，亦以易經擲之，倒如初。又夾於書卷內。夜半，其婦號泣叩門曰：「妾夫張某，昨日遣兩子

作祟，不料俱爲先生所擒。未知有何神術，乞放歸性命。」吳曰：「來者三紙人，並非汝子。」婦曰：「妾夫及兩兒皆附紙人來，此刻現有三屍在家，過雞鳴則不能復生矣。」哀告再三。吳曰：「汝害人不少，當有此報。今吾憐汝，還汝一子可也。」婦持一紙人泣而去。明日訪之奇神及長子皆死，惟少子存。

●青陽江了

青陽江了，處鄉館，教童蒙五人，長者不過十二三歲，幼者八九歲。一日字課甫畢，江忽持木棍將五生排頭打死。已亦觸牆流血，昏暈倒地。各家父母聞之，奔赴喊哭，叩其故。據江云：「午間安坐，突見窗外奇鬼六七輩，紺髮藍面，作五色衣，前來搏噬諸生。我惶急，驅之不去。隨取木棍將鬼擊打無蹤，自幸諸生得免於難，亡何諦視，始知所打死者非鬼，卽弟子五人。橫尸在地，痛摧心肝，因自尋死，故觸牆腦裂。」官驗取供，以鬼語難質信讞。質之各家父母，皆云與江了平日絕無仇隙，渠作先生，頗愛惜諸童，亦無瘋疾。此舉不知何故？想先生冤孽。江腦破垂斃，現在收禁，俟醫治痊時，再行審抵云云。此乾隆二十一年五月間，青陽知縣申詳總督尹公文書也。余親見之。半月後，報江了死於獄。

●梁武帝第四子

杭州汪慎儀家園亭極佳，園在小粉牆北街，主人將有掘池之舉。夜夢美少年，玉冠珠履，儀貌瞻華，自領以下，悉翠絲環欄，袍衫上繡萬枝梅花。自稱：「我梁武帝皇第四子，南康王蕭績也。都督江州，病斃，葬此千餘年。聞主人將有池塘之掘，幸勿傷我窀穸。」言畢而逝。主人次日命鍬鋪試之，未丈許，得梁天監八年所造方磚數千塊，遂止掘，今磚藏嚴侍讀冬友家。

● 呂城無關廟

呂城五十里內，無關廟，相傳城爲呂蒙所築，至今蒙爲土地。一造關廟，每夜必有兵戈角鬪聲，以故相戒勿立關廟也。有卜卦行道者，借宿土地廟中，夜間雷雨作鬪，屋瓦皆飛。及旦不解其故，里人來觀，則卜者所肩一布旗，上畫帝君相也。乃逐之，不許其再宿呂侯廟中。

● 姚劍仙

邊桂岩爲盱眙通判，構屋洪澤堤畔，集賓客觴詠其中。一夕觥籌正開，有客闖然入，冠履多敝，辮髮髭鬚，披拂于耳。叉手揖坐諸客上，飲啖無作。諸客問名姓，曰：「姓姚，號穆雲，浙之蕭山人。」問何能，笑曰：「能戲劍，口吐鉛子一丸，滾掌中或劍，長寸許。火光自劍端出，啣談如吐蛇舌。」諸客悚息，莫敢聲。主人慮驚客，再三請收。客謂主人曰：「劍不出則已，出則殺氣甚盛，必斬一物而後能斂。」通判曰：「除人外皆可。」姚顧塔下桃樹，手指之，白光飛樹下，環繞一匝，樹扑地無聲。口中復吐一丸，狀如前，與桃樹下白光相擊，雙虬攫擎，直上青天，滿堂燈燭盡滅。姚且弄丸，且視諸客，客驚愈懼，有長跪者。姚微笑，起曰：「畢矣。」以手招兩光奔掌內，仍作雙丸吞口中，了無他物，引滿大嚼。羣客請受業爲弟子。姚曰：「太平之世，用此何爲？吾有劍術，無點金術，故來。」通判贈以百金，居三日去。

● 黑煞神

桐城農吳廷佐，耕雙岡圩，發一古塚，得古鼎銅鏡等物，攜歸家，置鏡几上，徹夜通明，以爲寶也。與其妻加愛

護焉。何汪入街市，路見猙獰黑面者，長丈餘，拳毆之曰：「我黑煞神也，汝盜在。」小姐墓當死，小姐乃元祐元年安徽陸公女，陸作官有善政，小姐夭亡，上帝憐之，屬我營護其墳。命小姐往徽州司一路痘疫事，汝敢乘我與小姐外出，而盜其所有耶？」言畢，仆地昏迷，路人舁之至家，疽發於背，小姐亦附其妻身大罵，舉家哀求，欲延高僧爲設齋醮。小姐曰：「不必，汝村農無知，既自知罪，但速將鼎鏡等物，送歸原所，別買棺安葬我骨，可以恕汝。但我已爲冥世痘神，應享香火，此段公案，須立一碑，曉示村民，永昭靈應。」城中貢士姚先生翌佐人品端方，人所敬信，須往求其作記，方免汝死。」汪叩頭曰：「前發墳時，但見鼎鏡等物，實不見有骸骨，此時雖買新棺，將從何處檢小姐骨耶？」小姐曰：「我年少骨脆，歲又久遠，故已化矣。然我骨所化之土，堅潔不污，有金色光。」汝往坑中取土，映日視之，便有識別，可以改葬。」汪如其言，視之果然，卽爲禮葬，往告姚貢生，姚亦夜有所夢，乃作記立碑，而汪疽愈。此事江甯太守章公攀桂所言，章桐城人也。

● 吳子雲

康熙初，桐城秀才吳子雲，春夜玩月，聞空中有人聲曰：「今年鄉試，吳子雲當中四十九名。」誦其文朗朗然，題是君子之於天下也一章。吳雖不甚記憶，而覺其文甚佳，因預作此題文以備試。未幾入場，果此題，大喜。因書宿構，放榜，果中如其數。旋登進士，官翰林，督學湖南，滿載而歸，宿旅店中，夜臥，溺器，忽有人以手捧之，十指纖纖，然吳驚問曰：「我狐仙也，與公有前緣，故來相伺。」起燭之，嫣然美女，俱偕伉儷。囑曰：「妾有雷劫，曾匿君車中，以免故來報君。今君亦有大禍，不可不防。」吳問故曰：「前途必宿呂姓店，呂有愛女，年九歲，君召而愛之，抱之，繼爲乾女，重賜珍寶，則免矣。」吳至呂家，果有此女，遂如其言。至三更時，店主拉吳手笑曰：「我響馬盜魁也。君出署時，輜重頗富，嚙囉兒相涎已久。今知君真長者，我不忍害君。」取壁上鈴鞭，撞壁者三，諸盜齊入曰：「吳學院，

我乾親家也。諸君不得無禮。」急爲護送到家，吳竟得免。後吳無子，族人爭以子來求繼。吳私問狐應繼何人。曰：「牧牛兒好。」次日，果有牧牛童過，亦本家也。吳拉嗣爲己子，族人皆笑之。吳亡後，兒頗恂謹，能守其家業。日富，至今人呼爲吳牛。嘗索對聯于方處士貞觀，方戲書云：「對窗常玩月，獨坐自彈琴。」吳甚喜，竟不知暗用牛事嘲之也。

秃尾龍

山東文登縣畢氏婦，三月間，漚衣池上。見樹上有李，大如鷄卵，心異之，以爲暮春時不應有李。採而食焉，甘美異常。自此腹中拳然，遂有孕，十四月，產一小龍，長二尺許，墜地即飛去。到清晨，必來飲其母之乳，父惡而持刀逐之，斷其尾。小龍至此不來。後數年，其母死，殯於村中。一夕，雷電風雨，晦冥中若有物蟠旋者。次日視之，棺已葬矣。隆隆成一大墳。又數年，其父死，隣人爲合葬之。其夕雷電又作。次日見其父棺從穴中掀出，若不容其合葬者。嗣後村人呼爲秃尾龍母墳，祈晴禱雨無不應。此事陶梅軒方伯爲子言之。且云：「偶閱羣芳譜云：天罰乖龍，必割其耳，耳墮於地，輒化爲子。畢婦所食之李，即龍耳也。故感氣化而生小龍。」

石灰窰雷

湘潭縣西二十里，地名石灰窰。某翁，家頗小康，無子，有二女，贅婿相依。翁販穀粵西，買妾，腹有娠矣。其次女夫婦私議，若得男，吾輩豈能分翁之家財？乃陽與妾厚，而陰設計害之。及媿得男，落地死。翁大恨，以爲命不宜子，不知乃其次女貽穩婆扼絕之也。翁痛不已，解衣裹死兒瘞之後圃。次女與穩婆心猶未足，往啓視之，忽霹靂一聲，女斃而死兒甦矣。穩婆亦焦爛，猶未死，衆得其故，及翌日穩婆亦亡。若夫故遲死之取其供狀以戒世者，某乃

犍女逐堵，分給錢粟使歸。舟抵中流，怪風起，堵亦溺死，前後纔數日。

●徐巨源

南昌徐巨源，字世溥，崇禎進士，以善書名。其戚鄒某，延之入館。途遇怪風，攝入雲中，見袍笏官吏迎曰：「冥府造宮殿，請君題榜書聯。」隨至一所，如王者居，其匾對皆有成句，但未書耳。匾云：「一切惟心造。」對云：「作事未經成死案，入門猶可望生還。」徐書畢，冥王籌所以謝者。世溥請爲母延壽一紀，王許之。徐見判官執簿，因求查己算，判官曰：「此王命簿也，汝非正命死者，不在此簿。」乃別檢一火字簿，上書云：「某月某日，徐巨源被燒死。」徐大懼，自冥王祈改。冥王曰：「此天定也，姑徇子請，但須記明時日，毋近火可耳。」徐辭謝而還，急至鄰家，主人驚曰：「先生期年何往？」與丁以失脫先生故，被控于官，久以疑案繫縣獄矣。」世溥具言其故，并爲白于官，事得釋。時同郡熊文紀，號雪堂，以少宰家居，招徐飲酒，未闌，熊忽辭入曰：「某以痞發，不護陪侍。」徐戲言：「古有太宰話，今又有少宰痞耶？」熊不懌，徐臨去，書唐人絕句：「千山飛鳥絕，」一首于壁，將四句逆書之，乃「雪翁絕滅」四字也。熊懷恨于心，徐憶冥府言懼火故，不敢近木器，作石室于西山，裹饘避災。時劫盜橫行，熊遣人流言，徐進士窟重金于西山，羣盜往劫，竟不得金，乃烙鐵燒其體而死。

●九天玄女

周少司空青原，未遇時，夢人召至一處，長松夾道，朱門徑丈，金字榜云：「九天玄女之府。」周入拜，見玄女霞被珠冠，南面坐，以手平扶之，曰：「無他相屬，因小女有小影，求先生題詩。」命侍者出一卷子，漢魏名人筆墨俱在焉。淮南王劉安，隸書最工，自曹子建以下，稍近鍾王風格。周素敏捷，揮筆疾書，得五律四章。玄女喜，命女出拜。

年甫及笄，神光照耀，周不敢仰視。女曰：「周先生富貴中人，何以身帶暗疾？我無以報，願爲君除此疾，作潤筆之資。」解裙帶授藥一丸，命吞之。周幼時誤食鐵針，著腸胃間，時作隱痛，自此霍然。醒後詩不能記，惟記一聯云：「冰雪消無質，星辰繫滿頭。」

●項王顯靈

無錫張宏九者，販布蕪湖，過烏江，天起暴風，舟衝石上破矣。水灌舟中，舟人泣呼項王求救。忽有銀光一匹如布，斜塞船底，水竟停湧，而人得登岸。次早視之，船底已穿，有大白魚，以身橫塞其穿處，故水竟不得入。舟人舉船搖櫓，則洋洋然去矣。自此項王香火，倍盛于往時。此乾隆四十年事。

●醫肺癰用白朮

蔣秀君，精醫理，宿粵東古廟中。廟多停柩，蔣胆壯，卽在柩前看書。夜燈忽綠，柩之前如橐然落地。一紅袍者出，立蔣前曰：「君是名醫，敢問肺癰可治乎？不可治乎？」曰：「可治。」曰：「治用何藥？」曰：「白朮。」紅袍人大哭曰：「然則我當初誤死也。」伸手胸前探出一肺，大如斗，膿血淋漓。蔣大驚，持手扇擊之。家童齊來，鬼不見，而柩亦如故。

●朱十二

杭州望仙樓，許姓住樓，相傳有縊死鬼。屠戶朱十二者，恃其勇，取殺豬刀發樓，秉燭臥。三鼓後，燭光青色，果一老嫗披髮持繩而上。朱斫以刀，嫗套以繩，刀斫繩斷，復縊。繩繞刀，刀亦如煙，格鬪良久，老嫗力漸衰。罵曰：「朱

十二我非怕你，你福分內，尚有十五千銅錢未得我姑且饒你，待你得後，試我金老親娘手段。」言畢，拖繩走，朱下樓告示衆人，視其刀，有紫血且臭。年餘，朱賣屋得價錢十五千，是夕果卒。

●鬼攀日線纔能託生

崑仙婁子春，自言宋末進士，文丞相友也。修煉形之術，在九幽使者家，處館四百年。主人司人間生死事，降王爵一等。子春言人間禍福事甚驗，有問輪迴之說者。子春云：「輪迴非一言可盡，凡死法有數種，生法亦有數種。德大者成神佛，有來因而無業謫者，仍歸原位。雖無德無來因而氣未散者，隨投人生，而其餘散盡者，生卽死死更死矣。然微魂小魄，如風爐炊煙，一時未能消化，往往團爲一氣，在氤氳鼓盪之中，有時被風吹至陰山下，寒冷異常，惟冬至日有陽光一線，流照陰山，羣鬼蠕蠕然僵而復生，攀線而至。得至中國，復投人身，投做一人之身，常合羣魂而來，非止一人之魂也。其墮落于線外者，仍歸陰山，再待來歲冬至矣。」或問有初世爲人者乎？曰：「此類甚多，譬如草木，其無舊根而生者，卽是初世爲草之草，猶之非投胎而來者，卽是初世爲人之人。」問鬼有化物者乎？曰：「有大凡娼優化蟲蝶，惡人化蛇虎。」問雷擊之鬼何化？曰：「化蚯蚓。」——譚子化書言，凡被雷擊死者，搗蚯蚓汁覆其臍可活，斯言蓋有所本。

●死夫賣活妻

杭州陶氏，家道小康，老主人紹元曾爲某州刺史，死已久矣。有僕人李福，夫妻同役其家。福病死逾年。一日福妻陳氏，中風發狂，召集其家人呼：「我老太爺也。」李福在陰間將妻陳氏賣與我爲妾，汝等如何不放他來？」家人大駭，延醫視之，陳氏手批醫頰，醫不敢近，亡何竟死。陳氏恰一粗婢耳，毫無姿色。

●惡鬼嚇詐不遂

仁和秀才陳鹿渠，性頗嚴正，生一女，幼而好道，持齋誦經，聞人爲議婚，便涕泣不食。鹿渠厭苦之，父女不見面。年三十餘，忽病重，嚔語口稱：「我江西布客張四，汝前世爲船戶，我雇汝船往西川，汝謀財殺我，并抉我眼，剝我皮，沉我江中，故我來索命。」陳心念謀財之盜，容或有之，剝皮之事，盜未必爲，問是何年事，曰：「雍正十一年。」陳大笑曰：「雍正十一年，我女已三歲矣，焉有爲船戶之事？」女忽自批其頰曰：「陳先生好利害，是我錯尋你女兒了，與我錢三千，我卽去。」陳曰：「惡鬼妄詐人，我方取桃枝打汝，焉得與汝錢？」女又自批其頰曰：「陳先生好利害，汝將說我是惡鬼，我將肆惡鬼手段索汝女命去，毋悔！」陳曰：「此女不孝，我甚厭之，汝同他去，我甚喜，但汝並非冤家，敢如此嚇詐，想我女陽壽已絕矣，汝能立索其命，方信汝手段，若三日後死，則是吾女之大數使然，非汝手段也。」言畢，女蹶然起，不復作鬼語。後兩月餘，女纔死。

●道士作祟自斃

杭州趙清堯，好弈，閒落子聲，必與對枰。偶遊二聖庵，見道人貌陋，與客方弈而棋甚劣，自稱煉師。趙意薄之，不與交言，隨卽辭出。是夕上床就寢，有鬼火二團，繞其帳上，趙不爲動。俄有青面鋸齒鬼，持刀揭帳，趙厲聲呵之，旋卽消滅。次夕滿床作啾啾聲，如童子學語，初不甚分明，細聽之，乃云：「我棋劣，自稱煉師，與汝何干而敢輕我！」趙方知是道士爲祟，愈加不恐，旋又聞低聲云：「汝大胆，刀劍不畏，我將以勾魂法取汝性命。」遂咒云：「天靈靈，地靈靈，當門頂心下一針。」趙聞之，覺滿身肉趨趨然欲顛者，乃強制其心胆，總不一動，兼以手自塞其耳。然臨臥，則咒聲出自枕中。趙堅忍月餘，忽見道士涕泣跪于床前曰：「我以一念之曠，來行法怖汝，要汝哀求好取。」

些財帛；不料汝總不動心。我悔之無及。我法不行于入者；反殃其身。故我昨日已死。無所歸魂。願來服役。作君家樟柳神。以贖前愆。趙卒不答。明日遣人往二聖庵視之。道士果自剄。嗣後趙君一日前之事。必先知之。或云道士爲服役也。

●木箍頸

莊怡園在關東。見獵戶有以木板箍其頸者。怪而問之。曰：「我兄弟二人。方馳馬出獵。行大野中。忽見一人。長三尺許。白鬚巾幅。揖于馬前。兄問何人。搖手不語。但以口吹其馬。馬驚不行。兄怒。抽箭射之。其人奔竄。兄逐之。久而不返。我往尋兄。至一大樹下。兄仆于地。頸長數尺。呼之不醒。我方驚惶。幅巾人從樹中出。又張口吹我。我覺頸癢難耐。搔之。隨手而長。蠕蠕然若變作蛇頸者。急抱頸鞭馬逃歸。始免於死。然頸已痿廢不振。故以木板箍之。而加鐵焉。」或曰：「此三尺許人。乃水木之精。游光畢方類也。能呼其名。則不爲害。見抱朴子。」

●掘塚奇報

杭州朱某。以發塚起家。聚其徒六七人。每深夜昏黑。便持鋤四出。嫌所掘者。多枯骨少金銀。乃設乩盤。預卜藏。一日。岳王降壇。曰：「汝發塚取死人財。罪浮于盜賊。再不悛改。吾將斬汝。」朱大駭。自此歇業。年餘。其黨無所歸。乃誘其再禱于乩神。以試之。如其言。又一神降曰：「吾西湖水仙也。保叔塔下有石井。井西有富人墳。可掘得千金。」朱大喜。與其徒持鋤往。遍覓石井不得。正徘徊間。若有耳語者曰：「塔西柳樹下非井耶？」視之。已填枯井也。掘三四尺。得大石廓。長闊異常。與其徒六七人共扛之。莫能起。相傳淨慈寺僧有能持飛杵咒者。誦咒百聲。棺槨自開。乃共迎僧。許以得財烹分。僧亦妖匪。聞言踴躍而往。誦咒百餘。石槨豁然開中。伸一青背出。長丈許。攫僧

入槨裂而食之，血肉狼籍，骨墜地錚錚有聲。朱與羣黨驚奔四散。次日往視，并不見井，然淨慈寺竟失一僧，皆知爲朱喚去，徒衆控官，朱以訟事破家，自縊于獄。朱嘗言所見棺中僵尸不一，有紫僵、白僵、綠僵、毛僵之類。最奇者，在六和塔西邊掘墳，有圈門石戶，廣數丈，中有鐵索，懸金飾朱棺，斧之，乃犀皮所爲，非木也。中一尸，冕旒如王者，白鬚偉貌，見風悉化爲灰。侍衛甲裳，似層層繭紙所爲，非絲非絹。又一陵中，朱棺甚大，非緋索所懸，有四銅人，如宦官狀，跪而以首承棺，雙手捧之，土花青綠，不知何代陵寢。

● 一目五先生

浙中有五奇鬼，四鬼盡瞽，惟一鬼有一眼，羣鬼持以看物，號一目五先生。遇瘟疫之年，五鬼聯袂而行，伺人熟睡，以鼻嗅之。一鬼嗅，則其人病；五鬼共嗅，則其人死。四鬼悵悵然，斜行躑躅，不敢作主。惟聽一目五先生之號令。有錢某，宿旅中，羣客已寐，己獨未眠。燈忽縮小，見五鬼排跳而至，四鬼將嗅一客，先生曰：「此大善人也，不可。」又將嗅一客，先生曰：「此大有福也，不可。」又將嗅一客，先生曰：「此大惡人也，更不可。」四鬼曰：「然則先生將何餐？」先生指二客曰：「此輩不善不惡，無福無祿，不啖何待？」四鬼卽羣嗅之，二客鼻聲漸微，五鬼腹漸膨亨矣。

● 夢乞兒賁狗

陳秀才清波，處館紹興，夜間夢遊土地廟，廟後有數乞兒，狀貌猶惡，擁土爐，剝黃狗而烹之。狗似新受棍傷者，血猶淋漓。陳心惡之，忽門外有衣冠人來，罵曰：「我家狗被汝偷食，我將告官。」語未畢，羣丐起而毆之，衣冠者倒地死。陳驚醒，越三日，夢青衣皂隸，持城隍牌票示之曰：「狗主人被惡丐打死，其鬼已控城隍，牒內寫君作證，故

來相招。陳視票果有己名，且有聽審日期，覺而惡之。然自念此事，與己無干，不過暫往陰司作證，因辭館歸。以二夢語其親徐某，且託曰：『我死當復生，誠恐陰陽隔路，一時靈魂迷失，乞君購白雄雞書我姓名，臨期到城隍廟招呼，免我迷路。』徐以爲幻夢難憑，笑允之，始終不信也。至某月日，陳果無疾而逝，家人泣報徐，徐急買白雞書陳姓名而往。適城隍廟搭台演戲，衆人蜂擁，至日仄，方能到神座下，大呼招魂，及歸家，六月盛暑，尸已腐矣。

●一棺藏十八人

乾隆四年，山西蒲州修城，掘河灘土，得一棺，方扁如箱，啓之，中有九榻，一榻兩人，各長尺許。老幼男婦如生，不知何怪。

●真龍圖變假龍圖

嘉興宋某，爲仙遊令。平素峭潔，以包老自命。某村有王監生者，姦佃戶之妻，兩情相得，嫌其本夫在家，乃賄算命者告其夫，以在家流年不利，必遠遊他方，纔免于難。本夫信之，告王監生，王遂借本錢令貿易四川。三年不歸，村人相傳，某佃戶被王監生謀死矣。宋素聞此事，欲雪其冤。一日過某村，有旋風起于橋前，迹之，風從井中出。差人撩井，得男子腐尸，信爲某佃，遂拘王監生與佃妻嚴刑拷訊，俱自認謀害本夫，置之於法。邑人稱爲宋龍圖，演成戲本，沿村彈唱。又一年，其夫從四川歸，甫入城，見戲台上演王監生事，就觀之，既知其妻亦以冤死。登時大慟，號控于皆城，臬司某爲之申理。宋令以故勘平人致死抵罪。仙遊人爲之歌曰：『瞎說姦夫害本夫，真龍圖變假龍圖，寄言人世司民者，莫恃官清胆氣粗。』

●莆田冤獄

福建莆田王監生，素豪橫。見田鄰張，嫗田五畝，欲取成方，造偽契賄縣令某，斷爲己有。張嫗無何，以田與之。然心中忿然，日罵其門。王不能堪，買囑鄰人毆殺嫗，而召其子視之，卽縛之，誣爲子殺其母，擒以鳴官。衆證確鑿，子不勝毒刑，遂誣服。將請王命登時凌遲矣。總督蘇昌聞而疑之，以爲子縱不孝，毆母當在其家，不當在田野之間。衆人屬目之地，且遍體鱗傷，子毆母必不至此。乃檄福泉二知府會鞠于省中城隍廟。兩知府各有成見，仍照前擬定罪。其子受綁將出廟門，大呼曰：「城隍城隍！我一家奇冤極枉，而神全無靈響，何以享人間血食哉？」語畢，廟之西廂突然傾倒。當事者猶以廟柱素朽，不甚介意。甫牽出廟，則兩泥皂隸忽移而前，以兩挺尖叉之人不能過。于是觀者大噪，兩府亦悚然重鞫，始白其子冤，而置王監生于法。從此城隍廟之香火亦較盛焉。

●水鬼畏囂字

趙衣吉云：「鬼有氣息——水死之鬼羊臊氣，岸死之鬼紙灰氣，凡人聞此二氣，皆須避之。」又云：「河水鬼最畏「囂」字，如人在舟中，聞羊臊氣，則急寫一「囂」字，可以遠害。」

●狐仙知科舉

錢方伯，琦蔡觀察，應彪，未第時，有友吳某招飲。其家素奉狐仙，二人與羣客至其家，候至日晚，腹已枵矣，不見酒肴，心以爲疑。少頃，主人出，有慚色曰：「今日飲諸公，肴已全備，忽爲狐仙攝去，奈何？」衆客疑吳惜費，以狐爲推。蔡公曰：「主人若果治具，必有水漿痕迹，盍往廚房視之？」往驗則餘火未熄，盤碗盞鼓之物尚在。始知吳非誑言。衆客欲散，獨蔡公大呼曰：「果狐仙在此，我有一言奉問。今年乙卯秋闈，我輩皆下場人，如有一個中者，狐仙還我酒肴，如無一人中者，狐仙竟全啖之。我等亦沒興在此飲酒。」言畢，出未久，主人大笑來曰：「恭喜諸公，」

酒肴都全還在案矣。今年必有中者。」于是羣客歡飲而罷。是年錢公登第蔡遲一科。

●鬼爭替身人因得脫

會稽王二，以縫衣爲業，手挈女裙衫數件，夜過吼山，見水中跳出二人，裸身黑面，牽之入河。王不能自主，隨行數步，忽山頂松樹間飛下一人，垂眉吐舌，手持大繩套其腰，曳之上山，與黑面鬼彼此爭奪。黑面鬼曰：「王二是我替身，汝何得奪之？」持繩鬼曰：「王二是成衣師父，汝等河水鬼，赤屁股，并無衣服要做，何所用之？不如讓我。」王亦昏迷，聽其互拉，然心中尙有微明，私念倘遺失女裙衫，則力不能賠，因掛之樹上。適其叔從他路歸，月下望見樹有紅綠女衣，疑而近前視之，三鬼遂散。王二口耳中全是青泥填塞，扶之歸，竟脫于死。

●城隍神酗酒

杭州沈豐玉，就幕武康，上憲有公文飭捕江洋大盜，名沈玉豐。幕中同事袁某與沈戲，以硃筆倒標沈豐玉三字曰：「現在各處拏你。」沈怒，奪而焚之。是夜沈方就寢，夢鬼役突入，鎖至城隍廟中。城隍神高座喝曰：「汝殺人，大盜可惡！」呼左右行刑。沈急辯是杭州秀才，非盜也。神大怒曰：「陰司大例，凡陽間公文到此，所拏之人，我陰司協同緝拏。今武康縣文書現在，指汝姓名爲盜，而汝妄想強賴耶？」沈具道同事袁某惡謔之故。神不聽，命加大杖。沈號痛呼冤，左右卒私謂沈曰：「城隍神與夫人飲酒醉矣，汝只好到別衙門伸冤。」沈望見城隍神面紅眼眯，知已沈醉，不得已忍痛受杖。杖畢，令鬼差押往某處收獄。路經關聖廟，沈高聲叫屈。帝君喚入，面訊原委，帝君取黃紙硃筆判曰：「看爾吐屬，實是秀才，城隍神何得酗酒妄刑，應提參治罪。袁某久在幕中，以人命爲兒戲，宜奪其壽。某知縣失察，亦有應得之罪。念其因公他出，罰俸三月。沈秀才受陰杖，五臟已傷，勢不能復活，可

送往山西某家爲子。年二十，登進士，以償今世之冤。判畢，鬼役惶恐，叩頭而散。沈夢醒，覺腹痛不可忍，呼同事告其故，三日後卒。袁聞之急辭館歸，不久吐血而亡。城隍廟塑像，無故自仆。知縣因濫應驛馬事，罰俸三月。

●地藏王接客

裘南湖者，吾鄉滄曉先生之從子也。性狂傲，三中副車不第，發怒，焚「黃」于伍相國祠，自訴不平。越三日，病，病三日死，魂出杭州青波門，行水草下，沙沙有聲，天淡黃色，不見日光，前有短紅牆，宛然廬舍，就之，乃老嫗數人，擁大鍋煮物，啓之皆小兒頭足。曰：「此皆人間墜落僧也，功行未滿，偷得人身，故煮之。使在陽世不得長成，卽夭亡耳。」裘驚曰：「然則嫗是鬼耶？」嫗笑曰：「汝自視以爲尙是人耶？若人也，何能到此？」裘大哭。嫗笑曰：「汝焚黃求死，何以哭爲？須知伍相國吳之忠臣，血食吳越，不管人間祿命事。今來喚汝者，伍公將汝狀轉牒地藏王，故王來喚汝。」裘曰：「地藏王可得見乎？」曰：「汝可自書名紙，往西角佛殿投送，見不見，未可定。」指前街曰：「此買紙帖所也。」裘往買紙帖，見街上喧嚷擾擾，如人間唱台戲初散光景。有冠履者，有科頭者，有老者，幼者，男者，女者，亦有生時相識者，招之絕不相顧。——約略皆亡過之人心愈悲。向前果有紙店，坐一翁，白衫葛巾，以紙付裘。裘乞筆硯，翁與之，裘書儒士裘某拜。翁笑曰：「儒字難居，汝當書某科副榜，轉不惹地藏王呵責。」裘不以爲然，睨壁上有詩箋，題鄭鴻撰書，兼掛紙錢甚多。裘素輕鄭，乃謂翁曰：「鄭君素無詩名，胡爲掛彼詩箋？且此地已在冥間矣，要紙錢何用？」翁曰：「鄭雖舉人，將來名位必顯，陰司最勢利，吾故挂之，以爲光榮。紙錢正是陰間所需，汝當多備，賄地藏王侍衛之人，纔肯通報。」裘又不以爲然。徑至西角佛殿，果有牛頭夜叉輩，約數百人，胸前透勇字補服，向裘猙獰呵罵。裘正窘急間，有撫其肩者，葛巾翁也。曰：「此刻可信我言否？陽間有門包，陰間獨無門包乎？我已爲汝帶來。」卽代裘將數十貫納之勇字軍人，方持帖進。聞東閣門闐然開矣，喚裘入，跪階下。

高堂峨峨望不見王。紗窗內有人聲曰：「狂生裘某，汝焚牒伍公廟，自稱能文，不過作爛八股時文，看高頭講章，全不知古往今來，多少事業學問，而自以爲能文，何無恥之甚也。帖自稱儒士，汝現有祖母八十餘，受凍忍飢，致盲其目，不孝已甚，儒若是耶？」裘曰：「時文之外，別有學問，某實不知。若祖母受苦，實某妻不賢，非某之罪。」王曰：「夫爲妻綱，人間一切夫婦罪過，陰司判總，先坐夫男，然後再罪婦人。汝既爲儒士，何卸責于妻？汝中副車，以汝祖父陰德蔭庇，並非仗汝之文才也。」言未畢，忽聞殿外有雞鳴，呵殿聲甚遠。內亦撞鐘伐鼓，應之。勇字軍人，虎皮冠者，報朱大人到。王下閣出迎，裘跟階下殿，伏東廡竊視，乃刑部郎中朱履忠，亦裘戚也。裘愈不平，罵曰：「果然陰間勢利，我雖讀爛時文，畢竟是副榜朱，乃入粟得官，不過郎中，何至地藏王親出迎接哉？」勇字軍人大怒，以仗擊其口，一痛而甦。見妻女環哭於前，方知已死二日，因胸中餘氣未絕，故不殮。此後南湖自知命薄，不復下場，又三年卒。

●治鬼二妙

妻真人，勸人遇鬼不懼，總以氣吹之，以無形敵無形——鬼最畏氣，轉勝刀棍也——張豈石先生云：「見鬼勿懼，但與之鬪，鬪勝固佳，鬪敗，我不過同他一樣。」

●狐讀時文

四川臨邛縣李生，年少家貧，偶閒坐，一老叟揖而言曰：「我小女與君有緣，知君未娶，願諧秦晉之婚。」李曰：「我貧，無以爲娶。」叟曰：「郎但許我，娶妻之費，郎勿憂。」生勿疑，且驚，俄而香車擁一美人至，年十七八，妝奩甚華。几案揮灑之物，無不攜來。叟具花燭，呼婿及女行交拜，撒帳之禮，曰：「婚事畢，吾去矣。」生挽女解衣就床，女

不可曰：『我家無白衣之婿，須汝得科名，吾方與汝成婚。』生曰：『考期尚遠，卿何能待？』曰：『非也，只須看君所作文章，可以決科名便可成婚，不必俟異日。』李大喜，盡出其平時所作四書文付女。女翻閱良久曰：『郎君平日讀袁太史稿乎？』曰：『然。』女曰：『袁太史文雄奇，原利科名宜讀。然其人天分高，非人所能學也。』因取筆爲改數句曰：『如我所在，像太史乎？』曰：『汝此後爲文，先向我問作意，再落筆，勿草草也。』李從此文思日進，壬午舉於鄉。此女在其家事姑孝，理家務當，至今猶存，人亦恐其爲狐矣。此事臨邛知縣楊觀潮爲予言。

何翁傾家

通州何翁，生三子，皆庸俗。長子尤陋，娶婦王氏，美，內薄其夫，鬱鬱不得志。死後，鬼常憑次婦史氏爲厲。何翁苦之，具牒城隍廟。越數日，忽換鬼憑次婦，言曰：『請親翁答話。』何錯愕問誰，曰：『我史某，爾次婦之父也。死後爲郡神掌案吏，不復留心家事。昨見翁牒，方知我女爲王氏鬼所苦，我懇本官已將王氏發配雲南，嗣後可無患。惟是我女適翁家時，我已去世，家業蕭條，愧無妝奩，至今耿耿。茲在冥司，積白金五百兩，當送女室。翁可於本月十六日子時，備香燭錠帛，同次子祭廚房之西南隅，焚帛，錠土即得矣。』並戒：『是夕備素席一桌，我將邀二三同志來慶翁也。』翁如其言，及期，錠土，竟得空罐，父子快快。至夕，鬼又憑婦曰：『翁運可謂蹇矣！我多年蓄積，一旦爲犬子奪去，奈何！』先是何翁有姊，適徐氏，生一兒，名犬子，姊夫及姊亡，犬子零丁，挈千金依舅氏。舅待之薄，未幾，犬子亦亡，其貲盡爲何有。犬子怨之，故先期奪取五百金，蓋鬼事鬼知也。越半載，次婦歸寧，日暮回家，進門，忽倒地大哭，極口罵何翁不絕。舉家驚聽其言，乃王氏自配所逃回。方謀昇入內室，而三媳房中婢奔出告曰：『三娘子在房晚妝，忽將妝台打碎，拍桌大呼，勢甚凶猛，不解何故。』何翁夫婦入視，則又有鬼憑焉。則王氏之解差鬼罵曰：『何老奴才，太不良心，自家兒婦，全不顧恤，忍心控害，押赴遠方。且倚仗爾親翁史某作掌案吏勢，叫』

我走此萬里苦差，分文不給，如何得至雲南？今王氏感我一路恩情，將身配我，我與伊回不家，得鄉進不得衙門，只好借爾家作洞房花燭，快溫酒來與我解寒。何氏次三兩媳，本對房居，此後王憑次婦，則差憑三媳，王憑三媳，則差憑次婦，終日不安。翁奔告神廟，神不復靈，翁大費貲財，遍求方士。如是者二年，江西道士關方允應，招而來，先作符十數張，遍貼其室之前後門，再入室，仗劍步罡，兩婦先於房作笑罵狀，次作驚竄狀，後作哀懇狀，忽屋角響聲如雷，兩婦伏地，蘭持小瓶曰：「鬼入鬼入！」旋封其口，而兩婦醒。蘭命啓王氏墓，斧其棺，面目如生，僵尸出血，乃焚灰與小瓶合理，用石鎮之。其祟永絕，而何翁從此傾家。

●江軼林

江軼林，通州士人也。世居通之呂泗場，娶妻彭氏，情好甚篤。彭歸江三年，軼林甫弱冠，未遊庠。一夕夫婦同夢軼林於其年某月日遊庠。彭氏卽是是日亡，學使臨通州，呂泗場距通州百里，軼林以夢故，疑不欲往。彭促之曰：「功名事重，夢不足憑。」軼林強行，及試，果獲售。案出卽夢中月日也。軼林大不懌，越二日，果聞彭訃。試畢卽急回家，彭死已二七矣。通俗人死二七夜設死者衣衾於柩側，舉家躲避，言魂來赴尸，名曰「回煞」。軼林痛彭之死，卽於回煞夜，昇床柩旁，潛處其中，以冀一遇。守自三更，聞屋角微響，彭自房檐冉冉下，步至柩前，向燈稽首，燈既滅後，室中月明如晝。軼林惟恐驚彭，不敢聲。彭至靈前，循柩走至床，揭帳低聲呼曰：「郎君歸未？」軼林躍出，抱持大哭，哭罷，各訴離情，解衣就寢，歡好無異生前。軼林從容問曰：「聞說人死有鬼卒拘束，回煞有煞神與偕，爾何得獨返？」彭曰：「煞神卽拘束之鬼卒也，有罪則羈縲而從，冥司念妾無罪，且與君前緣未斷，故縱令獨回。」軼林曰：「爾無罪，何故早死？」曰：「修短數也，不論有罪無罪。」軼林曰：「卿與我前緣未斷，今此之來，莫非將盡於此夕乎？」答曰：「尙早，前緣了後，猶有後緣。」言未畢，聞戶外風起，彭大懼，以手持軼林曰：「緊抱我，謹

持我，凡作鬼最怕風，風着體，卽來去不能自主，一失足，被他吹到遠處去矣。」雞鳴言別，軼林依依不捨。彭曰：「無庸夜當再會。」言訖而去。由此每晚必來，來檢閱生時畜物，爲軼林補綴衣服。兩月餘，忽歛歔泣曰：「前緣了矣，此後當別十七年，始與君續後緣。」言訖去。軼林美少年，家豐于財，里中願續婚者衆，軼林概不允。待至十七年，以彭氏貌物色求婚，歷通泰儀揚俱不得，仍歸呂泗。呂泗故邊海，有海舶至山東回者，載老翁夫婦來，言本土族，止生一女，依叔爲活，其叔欲以其女結婚豪族，翁頗不願，故來避地。女亦欲嫁一江南人，人爲翁言軼林，翁甚欲之。言諸軼林，軼林必欲一見其女，乃可翁許之。見則宛然一彭也。問其年，曰：「十七矣。」其生時月日，卽彭之死兩月後也。軼林欣然訂娶，歡好倍常，性情喜好，彷彿彭之生前，或叩以前生事，笑而不言。軼林字曰蓬萊仙子，隱喻彭仙再來也。子曰彭兒，女曰彭媳。歡聚者十七載，夫婦得疾，先後卒。

●裹足作備之報

杭州陸梯霞先生，德性粹然，終身無二色。人或以戲旦妓女勸酒，先生無喜無慍，隨意應酬，有犯小罪求關說者，先生唯唯。當事者重先生所言無不聽。或嘗先生自貶風骨，先生笑曰：「見米飯落地，拾置几上，心纔安，何必定自家吃耶？凡人有心立風骨，便是私心。吾嘗奉教于湯潛庵中丞矣，中丞撫蘇時，蘇州多娼妓，中丞但有勸戒，從無禁捉語。屬吏曰：「世間之有娼妓，猶世間之有僧尼也。」僧尼欺人以求食，娼妓媚人以求食，皆非先王法。然而歐公本論一篇，旣不能行，則飢寒怨曠之民，作何安置？今之虐娼優者，猶北魏之滅沙門，毀佛像也；徒爲胥吏生財，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吾不爲也。」一日者，先生夢見隸持帖相請，上書：「年家眷弟楊繼盛拜。」先生笑曰：「吾正想見椒山公。」遂行。至一所，宮殿巍然，椒山公烏紗紅袍，下階迎曰：「繼盛蒙王帝旨，任滿將升，此座需公。」先生辭曰：「我在世間，不屑做陽官，故隱居不仕。今安能做陰間官乎？」椒山笑曰：「先生真高人，薄城隍

而不爲。語未畢，有判官向椒山耳語。椒山曰：「此案雖判，隨奏玉帝再定。」先生問何案。曰：「南唐李後主裹足案也。後主前世本嵩山淨明和尚，轉身爲江南國主，宮中行樂，以帛裹其妃竊娘足爲新月之形，不過一時偶戲，不料相沿成風，世上爭爲弓鞋小脚。將父母遺體，矯揉造作，以致量大校小，婆怒其媳，夫憎其婦，男女相貽，恣爲淫褻，不但小兒女受其苦，且有婦人爲此事懸樑服瀘者。上帝惡後主作俑，故令其生前受宋太宗牽機藥之毒，足欲前頭欲後，比女子纏足更苦。苦盡方薨，近已七百年，懺悔滿，將還嵩山修道矣。不料又有數十萬無足婦人奔走天門喊冤云：『張獻忠破四川時，截我等足堆爲一山，以足之至小者爲山尖。雖我等却運該死，然何以出乖露醜，一至于此，豈非李後主裹足作俑之罪，請上帝嚴罰李主，我輩目纔瞑。』上帝惻然，傳諭四海都城隍議罪。文到我處，我判孽由獻忠，李後主不能預知，難引重典。請罰李主在冥中織屨一百萬，償諸無足婦人數滿纔許還嵩山。奏草雖定，定未與諸城隍會稿，先生以爲何如？」先生曰：「習俗難醫，愚民有焚其父母尸以爲孝者，便有裹其女子之足以然慈者，事同一例也。」椒山公大笑，先生辭出，醒竟安然。嗣後椒山公不復來請，壽八十餘卒。嘗笑謂夫人曰：「毋爲吾女兒裹足，恐害李後主在陰司又多織一雙屨也。」

●判官問答

謝鵬飛以仁和廩生爲陰司判官。晝如平人，夜則赴冥司勾當公事。朋友多託查壽數，不肯，人疑其權洩天機。曰：「非也。陽間有司衙門，惟犯罪涉訴者，纔有文簿可查；否則百姓林林總總，誰有工夫爲造保甲冊？官府聽其自來自去耳。陰司亦然，君輩不涉訟，不犯冥拘，氣數來則生，氣數盡則死，我實無冊可查。」問：「瘟疫死者可查乎？」曰：「此陽九百六，陰陽小劫，應死者，如府縣考試，有點名簿，恰可以查。然皆庸庸小民，方入此冊。若有來歷之人，便不在小劫數中來去，猶之陽間有官蔭者不考童生也。」問：「疫外尙有大劫數乎？」曰：「水火刀兵是

大劫數，此則貴顯者難逃矣。』問：『冥司神孰尊？』曰：『既曰冥司神，何尊之有？尊者上界仙官耳。若城隍土地之職，如人間府縣俗吏，風塵奔走，甚勞苦，賢者不屑爲，昔白石仙人終朝煮白石，不肯上天，人間故曰：『玉宇清嚴，符籙麻起，仙官司事者甚勞苦，故願逍遙于山顛水涯，永爲散仙。』亦此意也。』

● 蔣太史

蔣太史銓，官中書時，居京師賈家胡同。十一月十五日，兒子病，與其妻張夫人，在一室中分床臥，夢綠人持帖來請，不覺身隨之行。至一神廟，入門小憩，見門內所塑泥馬，手撫之，馬竟動，揚其鬣，隸扶蔣騎上，騰空而行，下視田畝如棋盤縱橫，俄而雨濛濛然，心憂溼衣，仰見紅油傘，有一隸擎而覆之。未幾，馬落一大殿塔下，宏敞如王者居，殿外有二井，左邊曰「天堂」，右邊曰「地獄」。蔣望天堂上，軒軒大明，地獄則深黑不可測，所隨亦不復見。殿旁小屋，有老嫗擁鑊炊火，問何所煮，曰：「煮惡人。」開鍋蓋視之，果皆人頭。地獄井邊有人，衣襤褸，自往投入。嫗曰：「此王爺將囚寄獄也。」蔣問此非人間乎？曰：「何必問，見此光景，亦可知矣。」蔣問我欲一見王爺，可乎？曰：「王請君來，自然接見，何必性急？君欲先窺之亦可。」因取一高足几，登之，蔣從殿隙窺王，王年三十餘，清波微鬚，冕旒盛服，執笏北向。嫗曰：「此上玉帝表也。」王焚香俯伏叩首畢，隨聞正門豁然開，召蔣入，蔣趨進，見王服飾盡變，著清朝衣冠，白布纏頭，以兩束布從兩耳拖下，若三禮圖所畫古人免服狀。坐定，曰：「冥司事繁，我任滿當去，此座乞公見代。」音似常州武進人。蔣曰：「我母老子幼，事未了，不能來。」王有慍色，曰：「公有才子之名，何不達？乃爾令堂太夫人，自有太夫人之壽命，與公何干？尊郎君，自有尊郎君之壽命，與公何干？世上事，要了，要不了，便不了，我已將公姓名，奏明上帝，無可挽回。」言畢，自掀其椅背，蔣坐，若不屑相昵者。蔣亦怒發，取其几上木界尺，拍几厲聲曰：「不近人情，何動蠻也？」大噉而醒，覺一燈熒然，身在床上，四肢如冰，汗涔涔透。

重衾矣。喘息良久始能起坐。呼夫人告之。夫人大哭。蔣曰：「且住，勿驚太夫人。」因憑几坐。夫人伺焉。漏下四鼓。沉沉睡去。不覺又到冥司。殿宇恰非前處。殿上設五座位。案積如山。四座有人。專空第五座。一吏指告曰：「此公座也。」蔣隨行至第三座視之。本房老師馮靜山先生也。急前拱揖。馮披羊皮袍。卸眼鏡。欣然曰：「足下來，好好。此間簿書忙極，非足下助我不可。」蔣曰：「老師亦爲此言乎？門生母老子幼，他人不知。老師深知如何能來？」馮慘然曰：「聽足下言，觸起生前心事矣。我雖無父母，而妻少子幼，亦非可來之人。現在陽間妻子不知作何光景？」言且泣涕如雨。下少頃，取巾拭淚曰：「事已如此，不必多言。保奏汝者，常州老劉也。本屬可笑，汝速歸料理身後事。今日已十五，到二十日，是汝上任日也。」拱手作別而醒。窗外雞已鳴。太夫人亦已聞知，抱持哭矣。蔣素與藩司王公興晤交好，乃往訣別。且託以身後，王一見驚曰：「汝滿面塗鍋煤，昨夜大病耶？何鬼氣之襲人也！」蔣告以夢，王曰：「勿怖，惟禮斗誦大悲咒，可以禳之。汝歸家，如我言或可免也。」蔣太夫人平時奉斗頗虔，乃重建壇，合家持齋祈禱，兼請咒語。至期是冬至節日，諸親友來賀，環而守之。至三更，蔣見空中飛下轎一乘，旗數竿，輿夫數人若來迎者，乃誦大悲咒遍之，漸近漸薄，若烟氣之消釋焉。逾三年，始中進士入翰林。

●李敏達公扶乩

李敏達公，衛未遇時，遇乩仙自稱零陽子，爲判終身云：「氣概文饒似，勳名衛國同。欣然還一笑，擲筆在秋紅。」旁小註曰：「秋紅，艸名。」當其時無人解者。後公爲保定總督，勅總河朱藻而薨。後人方悟「朱」者紅也。「藻」者艸也。

●呂道人驅龍

河南歸德府呂道人，年百餘歲，鼻息雷鳴，或十餘日不食，或一日食雞子五百。吹氣人身，如火炙痛，或戲以生餅覆其背，須臾焦熟可食矣。冬夏一布襖，日行三百。雍正間，王朝恩爲北總河，築張家口石壩不成，糜帑數萬，憂慙不食。適呂至，曰：「此下有毒龍爲祟。」王問汝能驅之否？曰：「此龍修煉二千年，魄力甚大，梁武帝築浮山堰，崩傷生靈數萬，此龍孽也。公欲壩成，須貧道親下河與鬪，庶幾逐龍去而壩可成。然貧道福命薄，慮爲所傷，必須仗倚聖天子威靈，大人福力護持之。」曰：「若何而可？」曰：「請借王命牌，油紙裹縛貧道背上，用河道總督印鈐封，大人手書姓名加封之乃可。」如其言，道人乃仗劍入水，頃刻黑風起，雷電大作，波浪掀天。至明日夜半，道人來署，提血劍，腥涎滿身，背偃僕曰：「貧道脅骨爲龍尾擊斷矣。然貧道亦斬龍一臂，臂墜水，僅留一爪。獻公龍受傷奔東海去，明日壩可成也。」王大喜，呼酒勞之。欲延蒙古醫爲之接骨，曰：「不必，貧道運真氣養之，半年後可平復也。」次日，王公上工，下石掃壩果成。所藏龍爪，大如水牛角，嗅作龍涎香，懸之，蚊蠅遠避。呂自言與李自成交好，曾爲繫草鞋帶，又與賈士芳同受業於王先生某。先生常言，汝愿，故道可成，賈好利，又自作聰明，心不善終。然亦須名動天子。嵇文敏公爲總河，入都，陛見家人不得家信，問呂，呂曰：「汝家大人已被大木撐入眼矣。」舉家驚恐，有目疾，已而授東閣大學士，方知目旁木，乃相字耳。乾隆四年，呂入都，諸王公延之治疾，脫手愈。徐文穆公第六子虛陽不閉，呂一見曰：「公子面上，血不華色，不過夢遺耳。」令閉目臥地，袒胸，手一鐵針，長尺餘，直刺其心，拔之，血隨針出，如一條紅絲，取口唾拭其創處，旁人駭絕，而公子不知。是夕病痊。王太守孟亭患腰痛，求道人，道人曰：「俟天晴日來治。」至期，手撮日光，揉之，熱透五臟而愈。導引之術不肯言，乃引其童私問之，曰：「無他異也，每早至曠野，紅日始出，見道人向日作虎跳狀，手招日光納口中，且吸且嘯，如是者再。」

●盤古以前天

相傳陰沉木爲開闢以前之樹沉沙浪中遇天地翻覆劫數重出世上以故再入土中萬年不壞其色深綠紋如織錦置一片於地百步以外，蠅蚋不飛。康熙三十年天台山崩，沙中湧出一棺，形製詭異，頭尖而尾闊，高六尺餘。識者曰：「此陰沉木棺也，必有異。」啓其前，有人眉目口鼻與木同色，臂腿與木同紋理，恰不腐壞。忽開眼仰視空中，問曰：「此青青者何物？」曰：「天也。」驚曰：「我當初在世時，天不若是高也。」語畢，目仍瞑。人爭扶起之，合邑男女，羣來看盤古以前人。忽然風起，變爲石人，棺爲邑宰某所得，轉獻制府。予疑此人，是前古天地將混沌之人也。緯書云：「萬年之後，天可倚杵。」此人言天不若今之高，信矣。

● 禹王碑吞蛇

屠赤文，任陝西兩當縣尉，有蔚人張某者，善啖多力，身體修偉，面無左耳。詢其故，自言：「四川人，三世業獵，家傳異書，能抓風嗅鼻，卽知所來者爲何獸。某幼亦業此，曾獵於邛徠山，其地號「陰陽界」。陽界尙平敞，陰界尤險峻，人跡罕至。一日往獵陽界，無所得，遂裹糗入陰界。行五十里許，天已暮，遠望十里外高山上，有火光燒來，燭林谷如赤日，狂風怪吹而至。某不知何物，抓風嗅鼻，書所未載。心大惶恐，急登高樹頂上覘之。俄而火光漸近，乃一大石碑，碑首鑿猛虎形，光如萬炬，燃照數里。碑能躑躅自行，至樹下，見有人，忽跳起三四丈，似欲吞嚼者。幾及我身，我屏息不動，碑亦緩緩向西南行去。某方幸脫險，俟其去遠，將下樹矣。忽望見巨蛇千萬條，大者身如車輪，小者亦粗如斗，蔽空而來。某自念此身必死于蛇腹，驚惶更甚。不料諸蛇皆騰空衝雲而行，惟樹甚遠，我蹲樹上，竟無所損。惟一小蛇，行稍低，向我耳邊擦過，覺痛不可忍，摸之耳已去矣。血涔涔流下，但見碑尙在前，蹲立火光中不動。凡蛇從碑旁過者，空中脫殼墮下，亂落如萬條白練。但聲咭吸噴，然有聲。少頃，蛇盡不見，碑亦不行。某亦至次日，方敢下樹，急覓歸路，迷不可得。途遇一老人，自稱此山民也，子所見者爲禹王碑。當年禹王治水，至邛徠

山，毒蛇阻道。禹王大怒，命庚辰殺蛇，立二碑鎮壓。警者，他日成神，世世殺蛇，爲民除害。今四千年矣，碑果成神。碑有一大一小，君幸遇其小者，得不死；其大者出，則火燃五里，林木皆灰。二碑俱以蛇爲糧，所到處，掣以隨行，故蛇俯首待食，不暇傷人。子耳際已中蛇毒，出陽界見日則死。因子衣襟下出藥治之，示以歸路而別。」

●黑柱

紹興嚴姓，爲王氏贅壻。嚴歸家，岳翁遣人走報其妻急病。嚴奔視之，天已昏黑，秉燭行路。見黑氣如庭柱一條，時遮其燭。燭東，則黑柱亦東；燭西，則黑柱亦西，攔其路不容前往。嚴大駭，乃到相識家借一奴添二燭而行，黑柱漸隱不見。到妻家，岳翁迎出曰：「壻來已久，何以又從外入？」嚴曰：「壻實未來。」舉家大驚，奔入妻房，見一人坐妻床上，與其妻執手若將同行者。嚴卽向前握妻手，而其人始去，妻亦氣絕。

●猴怪

杭州周雲衢，孝廉有女，嫁鹽商吳某之子。吳以住屋頗窄，使居園中書舍。婚三月矣，忽周女患奇疾，始而心痛，繼而腹背痛，繼而耳目口鼻無所不痛者，哀號跳擲，人不可忍。徧召醫士，莫名其病。但見白黑氣三條纏女身，如繩帶細縛之狀。雲衢與吳翁齋醮無效，不得已自爲牒文，投城隍神及關神處。半月未見靈應，又投文催之。果一日雲衢與其女及壻俱白晝偃臥若死者，二日而蘇。家人問之，據雲衢云：「城隍神得我牒文，卽拘此妖，妖抗不到，直至催牒再至，帝君處神批發溫元帥擒訊，訊得爲祟者，乃一雌猴，其黑白二氣，則黑白二蛇也。」元至正七年，猴與其雄，偷菓于達魯花赤余氏之園。其時女爲余家小婢，撞見以石擲之。雄走出，適遇獵戶張信以箭斃之。雌猴驚逸，修道于括蒼山中。今獵戶家託生爲吳翁之子，婢託生爲周氏之女，故來報仇。」元帥問：「汝既有仇，

何以不早報，而必待之四百年後耶？」猴云：「此女七世託生爲文學侍從之官，或爲方伯中丞，故我不能相犯。因其前世官居無狀，乃罰爲女身，適值所嫁之人，又卽獵戶，故我兩仇齊發。」問：「黑白兩氣何來？」供稱：「吳園中物，被猴牽帥而至者。」元帥大怒曰：「周女前生作婢，擲石驅猴，是其職分所當爲。吳某生前爲獵戶，射殺一猴，亦人間常事，汝又不仇吳，而仇其妻，甚爲悖亂。且與園中兩蛇何與，而助紂爲虐耶？」擲劍喝曰：「先斬妖黨。」隨見皂衣人，取二蛇頭呈驗，元帥謂猴曰：「汝罪亦宜斬，但念爾修煉多年，頗有神通，將成正果，斬汝可惜。速改過悔罪，治好周女之病，我便赦汝。」一面詳覆關帝。猴狎獮不服，兩目如電，奮爪向前，似欲撲犯元帥者。俄聞空中大聲曰：「伏魔大帝有令，妖猴不服，卽斬妖猴。」言畢，瓦上琅琅有刀環聲响。猴始懼，叩頭服罪。元帥呼周女到案下，令猴治病，猴扶其眼耳口鼻，中所出橫刺鐵針竹蠶十餘條，女痛稍蘇。惟心病未解，猴不肯治。元帥又欲斬猴，猴云：「女心易治，但我有所求，須吳翁許我，我纔肯治。」問何求，曰：「我愛吳園清潔，欲打掃西首掃雲樓三間，使我居住。」吳翁許之，猴伸手女口，直到胸前，探出小銅鏡一方，猶帶血絲縷縷，女病全愈。元帥命吳氏父子，領女回家，遂各蘇醒。此乾隆四十四年七月間事也。據吳翁云：「溫元帥，幙巾紗帽，如唐人服飾，貌溫然儒者，白面微鬚，非若世間所畫青面瞪目狀也。猴在神前，放束甚華，自稱小仙。」

● 鞭尸

桐城張徐二友，貿易江西，營蓋廣信，卒於虛樓。張入市買棺爲殮，棺店主人索價二千文，交易成矣。櫃旁坐一老人，遮欄之，必須四千，張忿然歸。是夜張上樓，尸起相撲，張大駭，急避下樓。次日清晨，又往買棺，加錢千文。棺主并無一言，而作梗之老人先在櫃上罵曰：「我雖不是主人，然此地我號『坐山虎』，非送我二千錢，與主人一樣，棺不可得。」張素貧，力有不能，無可奈何，徬徨於野。有一白鬚翁，着藍色袍，笑而迎曰：「汝買棺人耶？」曰：

「然。」曰：「汝受坐山虎氣耶？」曰：「是也。」白鬚翁手執鞭曰：「此伍子胥鞭楚平王尸鞭也；今晚尸起相撲，汝持此鞭之，則棺得而大難解矣。」言畢不見。張歸上樓，尸又躍起，如其言，應鞭而倒。次日赴店買棺，店主人曰：「昨夜坐山虎死矣，我一方之害除矣。汝仍以二千元來抬棺，原價可也。」問其故，主人曰：「此老姓洪，妖法能役使鬼魅，慣遣死尸撲人。人死買棺，彼又在我店居奇，強分半價；如是多年，受累者衆，昨夜暴死，未知何故。」張乃告以白鬚翁贈鞭之事，二人急往視之，老人尸上果有鞭痕，或曰：「白鬚翁着藍袍者，此方土地神也。」

●梁朝古塚

淮徐道署，在宿遷城中。宿故百戰地，是處皆兵燹之餘。署中多怪。康熙年，有某道陞浙江臬司，臨去，留一朱姓幕友在署，俟後官交代。衙署曠蕩，每夕人語譁然。一夕月下，聞語者聚庭中槐樹下，朱從窗隙窺之，見庭中人甚多，面目不甚了了，大率衣冠奇古。一少年白衣烏巾，倚柱凝思，不共諸人醇答。諸人呼曰：「陸郎如此風月，何獨惆悵？」少年答曰：「暴骸之事近矣，不能無愁。」語畢，諸人皆爲咨嗟。有長髯高冠者出曰：「郎勿慮，此厄我先當之，賴有平生故人在此，自能相庇。」郎吟曰：「寂寞千餘歲，高槐西復東。春風寒白骨，高義望朱公。」少年舉手謝曰：「當年受德甚深，不圖枯朽之餘，猶叨仁庇。」因復共談，似皆北魏齊梁時事。既而鄰雞遠唱，諸人倏然散矣。朱胆壯，安寢如故。閱數日，新官孫某來受交代。朱生匆匆出署，將覓船赴浙，忽差役寄東君札來止之云：「某到金陵，見督院後，接楚中計音，已丁外艱，不赴浙江新任，竟歸矣。先生行止自定可也。朱遂稍停，聞新任淮徐道孫公署中，其友得急病殂，乃託宿遷令某薦揚。一說而就，隨攜行李入署。時將署中舊住之屋，改作客座。另置諸友於他所。幕中公務甚繁，朱不復憶前事。孫公新來，大修衙署。一日，與朱閒坐，家人走報云：「適開前池，得一石碑，不知何代物。」孫公拉朱同往觀之，見碑上書：「梁散騎侍郎張公之墓。」正當兩槐之間。朱恍惚前月下事，

力爲勸止，并述所見云：『當更有一棺。』言未終，而荷鍤者云：『又得骸骨一具。』孫始信其說，非妄命工人仍加土掩平如舊，池不改作矣。蓋前碑乃長髯高冠之墓，而後所得烏巾少年之骨也。

●獅子大王

貴州人尹廷治，八月望日早起，行禮土地神前，上香訖，將啓門，見二青衣排闥入，以手推尹仆地，套繩于頸而行。尹方惶遽間，見所祀土地神出而問故。青衣展牌示之，上有尹廷治字樣。土神笑不語，但尾尹行里許。道旁有酒飯店，土地呼青衣入飲，問語尹曰：『是行有誤，我當衛君前行，倘遇神佛，君可大聲喊冤，我當爲君脫禍。』尹領之，仍隨青衣前去。約行大半日，至一所，風波浩渺，一望無際。青衣曰：『此銀海也。須深夜乃可渡，得少憩片時。』俄而土神亦曳杖來，青衣怪之。土神曰：『我與渠相處久，情不能已于一送，前途當分手耳。』正談說間，忽天際有彩雲旌旆，侍從紛然。土神附耳曰：『此朝天諸神回也，汝遇便可喊冤。』尹望見車中有神，貌猶獯然，日有金光，面闊二尺許。卽大聲喊冤，神召之前，并飭行者少停，問何冤。尹愬爲青衣所攝，神問：『有牌否？』曰：『有。』又問：『有爾名乎？』曰：『有。』神曰：『既有牌，又有爾名，此應攝者，何冤爲？』厲聲叱之。尹詞屈不知所云，土神趨而前，跪奏：『此中有疑，是小神令其伸冤。』神問：『何疑？』曰：『某爲渠家中靈，每一人始生，卽准東岳文書知會，其人應是何等人，應是何年月日死，共計在陽間幾歲，歷歷不爽。』尹廷治初生時，東岳牒文中開應得七十二歲，今未滿五十，又未接到折算文書，何以忽爾勾到，故恐有冤。』神聽說亦遲疑久之。謂土神曰：『此事非我職司，但人命至重，爾小神尙如此用心，我何可膜視？惜此間至東岳府往還遼遠，當從天府行文至彼方速。』乃喚一吏作牒，口授云：『文書上只問民魂尹廷治，有勾取可疑之處，乞飛天符下東岳到銀海查辦，急急勿遲。』尹從旁見吏作書封印，不殊人世，但皆用黃紙封好，付一金甲神持投天門，又呼召銀海，有綉袍者趨進，命守尹

某神魂俟岳神查辦毋誤。綉袍者叩頭，領尹退。而神已倏忽入雲霧中矣。此時尹憩一大柳樹下，二青衣不知何往。尹問土神面闊二尺者，是何神耶？曰：「此西天獅子大王也。」俄少頃，綉衣者謂土神曰：「爾可領尹某往暗處少坐，弗令夜風吹之。我往前途迎引天神，聞呼可即出答應。」尹隨土神沿岸行約半里許，有破舟側臥灘上，乃伏其中。聞人號馬嘶，及鼓吹之音絡繹不絕，良久始靜。土神曰：「可以出矣。」尹出見綉衣人偕前持鏤金甲人，引至岸上空闊處云：「立此少待，岳司即到。」須臾海上數十騎如飛而來，土神挾尹伏地上，數十騎皆下馬。有衣團花袍戴紗帽者上坐，餘四人著吏服。又十餘人，武士裝束，餘悉猙獰如廟中鬼面，環立而待。上坐官呼海神，海神趨前，問答數語，趨而下扶尹上。尹未及跪，土神上前叩頭，一一對答如前。上坐官貌頗溫良，聞土神語，即怒，瞋目豎眉，厲聲索二青衣。土神曰：「久不知何往！」上坐者曰：「妖行一週，不過千里；鬼行一週，不過五百里。四察神可即查拏。」有四鬼卒應聲騰起，懷中各出一小鏡，分照四方，隨飛往東去。少頃，挾二青衣擲地上云：「在三百里外枯槐樹中拿得。」上坐官詰問誤勾緣由。二青衣出牌呈上，訴云：「牌自上行，役不過照牌行事，倘有舛誤，須問官吏，與役無干。」上坐官詰云：「非爾舞弊，爾何故遠颺？」青衣叩首云：「昨見獅子大王駕到，一行人衆，皆是佛光；土神雖微員，尙有陽氣，尹某雖死，未過陰界，尙係生魂，可以近得佛光。鬼役陰暗之氣，如何近得佛光，所以遠伏。及獅王過後，鬼役方一路追尋，又值朝天神聖，接連行過，以故不敢走出，並未知牌中何弊。」上坐官曰：「如此，必親赴森羅一決矣。」令力士先挾尹過海，即呼車騎排衙而行。尹怖甚，閉目不攷開視。但覺風雷擊蕩，心魄震駭。少頃，聲漸遠，力士行亦少徐。尹開目，即已墜地，見官府衙署，有冕服者出迎。前官入分兩案對坐，先聞堂上語聲，次聞傳呼聲，青衣與土神皆趨入。土神叩首畢，立塔下。青衣問話畢，亦起出。有鬼卒從廡下縛一吏入堂，上厲聲喝問，吏叩頭辨，若有所待者然。又有數鬼從廡下擒一吏抱文卷入，尹遙視之，頗似其族叔尹信。既入殿，冕服者取冊查核，許久，即擲下一冊，命前吏持示後吏，後吏惟叩首哀求而已。殿內神喝杖數鬼將

前吏曳塔下杖四十，又見數鬼，領朱筆，下剝去後，吏巾服，鎖押牽出。過尹旁，的是其族叔，呼之不應，叩何往。鬼卒云：「發往烈火地獄去受罪矣。」尹正疑懼間，隨呼尹入殿，前花袍官云：「爾此案已明，本司所勾係尹廷治。該吏未嘗作弊，同房吏有尹姓者，係廷治親叔，欲救其姪，知同族有爾名，適相似，可以濛混，俟本房吏不在時，將牌治字改作治字，又將房册換易，以致出牌錯誤。今已按律治罪，爾可生還矣。」回頭顧土神云：「爾此舉極好，但只須赴本司詳查，不合向獅子大王路訴，以致我輩均受失察處分。今本司一面造符申覆，一面差勾本犯，爾速引尹廷治還陽。」土神與尹叩謝出，遇前金甲者于門，迎賀曰：「爾等可喜，我輩尚須候回文纔得回去。」尹隨土神出走，並非前來之路。城市亦如人間，飢欲食，渴欲飲，土神力禁不許。城外行數里，上一高山，俯視其下，有一人僵臥，數人守其傍而哭。因叩土神，此何處？土神喝曰：「尚不省耶？」以杖擊之，一跌而寤。已死兩晝夜矣！棺槨具陳，特心頭微煖，故未殮耳。——遂坐起，稍進茶水，急喚其子，趨廷治家視之。歸云：「其人病已愈二日，頃復死矣。」

●綠毛怪

乾隆六年，湖州董暢庵，就幕山西芮城縣。縣有廟，供劉關張三神像。廟門歷年用鐵鎖鎖之，逢春秋祭祀一啓鑰焉。傳言中有怪物，供香火之僧，亦不敢居。一日有陝客，販羊千頭，日暮無託足所，求宿廟中。居民啓鎖納之，且告以故。販羊者恃有膂力，曰：「無妨。」乃開門入，散羣羊于廊下，而已持羊鞭秉燭寢，心不能無恐。三鼓眼未合，聞神座下豁然有聲，一物躍出。販羊者于燭光中視之，其物長七八尺，頭面具人形，兩眼深黑有光，若胡桃大，頸以下綠毛覆體，茸茸如簑衣。向販羊者睨且嗅，兩手有尖爪，直前來攫。販羊者擊以鞭，竟若不知，奪鞭而口嚙之，斷如裂帛。販羊者大懼，奔出廟外，怪追之。販羊人緣古樹而上，伏其梢之最高者。怪張眼望之，不能上。良久，東方

明路有行者，販羊人下樹覓怪，怪亦不見。乃告衆人，共尋神座，了無他異。惟石縫一角，騰騰有黑氣；衆人不敢啓，具牒告官。芮城令修公，命移神座掘之。深丈許，得朽棺，中有尸，衣服悉毀，遍體生綠毛，如販羊人所見。乃積薪焚之，嘖嘖有聲，血湧骨鳴，自此怪絕。

●張大帝

安溪相公，墳在閩之某山。有道士李姓者，利其風水，其女病瘵將危，道士謂曰：「汝爲我所生，而病已無全理，今將取汝身一物，以利吾門。」女愕然曰：「惟翁命！」曰：「我欲占李氏風水久矣，必得親生兒女之骨埋之，方能。有應。但死者不甚靈，生者不忍殺，惟汝將死未死之人，纔有用耳。」女未及答，道士卽以刀劃取其指骨置羊角中，私埋李氏墳旁。自後李氏門中死一科甲，則道士族中增一科甲。李氏田中減收一斛，道士田中增收一斛。人疑之，亦不解其故。值清明節，村人迎大帝像爲賽神會，彩旗導從甚盛。行至李家墳，神像忽止，數十人舁之，不可動。中一男子大呼：「速歸廟，速歸廟！」衆從之，舁至廟中。男子上座曰：「我大帝神也！李家墳有妖，須往擒治之。」命其徒某執鋤，某執鋤，某執繩索。部署定，又大呼曰：「速至李家墳，速至李家墳！」衆如其言，神像疾趨如風，至墳所，命執鋤者搜墳旁，良久得一羊角，金色，中有小赤蛇，蜿蜒奮動，其角旁有字，皆道士合族姓名也。乃命持繩索者往縛道士鳴之官，訊得其情，置之法。李氏自此大盛，而奉張大帝甚虔。

●紫姑神

尤琛者，長沙人，少年韶秀，偶過湘溪野廟，塑紫姑神甚美，愛之，手摩其面，而題壁云：「紫姑仙子落烟沙，玉作闌干冰作車，若畏長夜深風露，冷，檣籬茅舍是郎家。」是夜三鼓，聞有扣門聲，啓之，紫姑神也。曰：「妾本上清仙女，

偶謫人間，司雲雨之事。蒙郎君見愛，故來相就。若不以鬼物見疑，願薦枕席。」尤狂喜，攜手入室，成伉儷焉。嗣後每夜必至，旁人不能見也。手一物與尤曰：「此名紫絲囊，吾朝玉帝時，織女所賜，佩之能助人文思。」生自佩後，卽入泮，舉于鄉，立進士，選四川成都知縣。女與同行，助以爲政，發姦摘伏，有神明之稱。忽一日，請尤曰：「今日置酒，與郎爲別，妾將行矣。妾雖被謫，限滿仍可原歸仙籍，以私奔故，無顏重上天曹地府，又以妾本上界仙人，不敢收之鬼錄，自念此身飄蕩，終非了計，雖託足君門，尙無形質，不能爲君生育男女。昨將此情，苦求泰山神君，神君許將妾名收置冊上，照例託生十五年後，可以重續愛緣，永爲夫婦。未知君能勿娶專相待否？」尤唯唯，不覺淚下。女亦悽然大慟而去。自此尤作官不能如前此之明，因罷誤革職。人有求婚者，毅然拒之。年四旬，猶隻身也。如是者十五年，房師某學士，愍其鰥居，爲議婚，生又堅拒，并道所以。學士大駭曰：「若果然，則吾堂兄女是矣。吾堂兄女，生十五年不能言，但能舉筆作字，每有人議婚，必書待尤郎三字，得毋卽汝乎？」拉尤至兄家，請其女出見，女隔簾，書紫絲囊在否？尤解囊呈驗，女點首者三，遂擇日成婚。合卺之夕，女仰天一笑，旣便能言，然從此絕不記前生事，如尋常夫婦。

魏象山

余窗友魏夢龍，字象山，後余四科進士，由部郎遷御史，己卯典試雲南，歿于途，歸柩于西湖昭慶寺。其年十月，沈辛田觀察亦厝其先人之柩於此寺。見前屋厝柩旁，列雲南大主考傘及金字牌，知爲魏君。——魏故辛田所善也。——俄而弔客來，孝子當扶杖行禮。辛田弟清藻，忽不見，覓之，昏昏然臥魏柩前，神色慘沮。扶歸，則寒熱大作，病勢沉重。醫者下藥，方開人參三錢。辛田心狐疑，未敢用參，至牀前視弟，躍起坐，如平時。拱手笑曰：「沈五哥，別久矣，佳否？」辛田怪而呵之，旁有二女眷視疾，清藻又手揮之曰：「兩嫂請回避，願借紙筆，我有所言。」與之紙，

熟視笑曰：『紙小不足書也。』爲磨墨，而以長幅與之，乃憑几楷書，曰：『弟乃魏夢龍，奉命典試雲南，從豫章行至樊城，感冒暑熱，奴子吳陞，不察病原，誤投人參三錢，遂至不起，甚矣人參之不可輕服也。樊城令某總理喪事，頗盡心力，使靈柩得還家。而諸弟嘖有煩言，誣其侵蝕衣箱銀兩，殊不識好歹。家中所存，只破書幾卷，諸弟尙忍言分析乎？覆巢完卵，還望諸弟照應之。』書畢，擲管而臥，須臾又起，提筆，將人參不可輕服數字，旁加密圈。辛田大驚，不敢爲弟下人參。請魏家人來，以所書示人，皆駭嘆，汗淚交下。尋弟病愈，問其索紙作書狀，全不省記。但云：『病重時，見短身材多鬚而衣葛者入房，便昏然不曉事矣。』沈年幼，不及見魏君，所云者，果魏君貌也。沈後中辛卯探花，卒不永年而亡。

●王莽時蛇冤

臨平沈昌毅，余戊午同年舉人。年少英俊，忽路間遇僧，授藥三丸，曰：『汝將有大難，服此或可少瘳。』臨期，吾再來視汝。』言畢去。沈素不信因果事，以藥擲書廚上，勿服也。亡何病大重，忽作四川人語，曰：『我峨嵋山蟒蛇也，尋汝二千年，今方得汝。』自以手扼其吭，氣將盡。家人憶路間僧語，卽速覓書廚上藥，只存一丸，以水吞下，恍然記歷代前生事。沈在王莽時，姓張名敬，避莽亂，隱峨嵋山學。有同志人嚴昌，爲耦耕之友。劉歆謀起兵應漢，事敗，裨將王均亦逃奔峨嵋，事二人爲弟子。山洞有蟒大如車輪，每出遊，必有風雷。禾稼多傷，張欲除其害，命王削竹刺插地，以毒藥傅之。蛇果出，爲竹刺所刺死。蛇修煉有年，將成龍者，其出穴，自挾風雷而行。非有心害人，爲王殺後，思報主謀者之冤。而王均聞蟒死後，隨出山，佐光武中興，拜驍騎將軍。遣人迎張敬入洛，亦拜征虜將軍。蛇不能報，再世爲北魏高僧，三世爲元將某，有戰功，蛇又不能報。惟今世，僅爲孝廉，故蛇來將甘心焉。其原委歷歷，皆口自言。家人問：『路僧爲誰？』曰：『嚴光先生也。』先生辭光武之聘，早登仙道，與吾有香火緣，故來相救。言終。

沐浴，整衣冠卒。開弔日，前僧果來，泣拜畢，語其家人曰：「毋苦毋苦了此一重公案，行常仍歸仙道耳。」語畢，忽不見。

●牙鬼

杭州朱亮工妻張氏，患傷寒甚劇，忽作山西人語，咆哮索命，擊毀槃碗，且云：「恩自恩，仇自仇，不能作抵。」亮工在家，索命者不至，出則替亂如前。亮工乃具牒訴本郡城隍神，張氏沉沉熟睡，如赴鞠者。良久，魁曰：「冤雪矣，冤去矣。」手摩其臀曰：「被神杖甚痛，前生子與亮工俱山西販布男子，官牙劉某，吞布價而花銷之。子告官，被追，劉不勝其苦，當予前作赴水狀，欲予憐而救之。子怒曰：「汝雖死，吾仍索欠不饒。」劉報於轉身，竟溺水死。亮工前生姓俞，名容，聞之勸予曰：「牙人死固當，然棺殮之費，我二人當分給之。」子怒未息，竟不肯俞，乃捐囊中金三百，爲棺殮焉。今此牙鬼來報子仇，而不料俞之爲予前生夫也，故不敢近之。昨蒙城隍神，訊得劉才侵蝕人銀，自己尋死，本無冤抑，乃敢作鬧於恩人之舍，責三十板，鎖解鄆都。道予前生以索債，故見死不救，見尸不殮，居心太忍，亦責十五板。然病勢見除矣。」亡何，其押解之鬼差，附病者身，嘍哨曰：「爲汝家事，作八千里遠行，須以紙錢酒飯享我。」家人懼，爲大設齋醮，方始寂然。

●妖夢三則

柘城李少司空子繼遷，成進士，司空及太夫人歿後，繼遷患危疾，夢太夫人教服參，因以告醫。醫曰：「參與病相忌，不可服。」是夜復夢太夫人云：「醫言不可聽，汝求生，非參不可。我有參幾許，在某處可用。」探之果得。服之，夜半發狂死。

陸射山徵君，夢尊人孝廉公云：「吾窀穸內爲水所浸，甚苦。皇亭山頂，有地一區，係某姓求售，曷往買而移葬，吾神所依也。」訪之果合，因以重值得之。及改葬，舊穴了無水，且煖氣如蒸，悔已無及。遷葬後，徵君日就困躓，子孫流離。

江蘇報恩寺僧房，每科場年，賃爲舉人寓所。六合張生員者，住某僧房有年。其寺主老僧悟西已死，張以不第心灰，數科不至。忽一歲悟西託夢其徒曰：「速買舟過江，延張相公來應試。張相公今歲登科。」其徒告張，張喜。渡江應試，發榜後仍不第，張慍甚，因設祭懟之。夜夢悟西來云：「今年科場粥飯，冥司派老僧給散，一名不到，老僧無處開銷。相公命中尙應吃三場十一碗冷粥飯，故令愚徒相延，以免我譴，非敢誑也。」

●凱明府

全椒公凱，公音布，能詩，倜儻，與予交好。庚寅分授南關，疽發背卒。公母懷孕時，將至期，祖某爲內務府總管，見庭下有巨人，長過屋脊，叱之漸縮，小每叱一聲，輒短數尺，拔劍追之，化作短人，奔樹下面滅。取火燭之，乃一土偶，人長尺許，面扁闊，聳右肩，左手少一小指。因拾置几上，而婢報某娘子房生一男矣。三日後，抱視之，左手少一小指，狀貌酷肖土偶。舉家大驚，乃取土偶供祖廟中，禮事甚虔。及凱卒，後送神主廟，見土偶爲屋漏故，雨滴其背，穿成三孔，仆於座上。凱死時，背瘡三孔皆穿，家人悔奉祀不虔，已無及矣。

●羞疾

湖州沈秀才，年少入泮，才思頗美。年三十餘，忽得羞疾，每食必舉手搔其面，曰：「羞羞！」如廁必搔其臀，曰：「羞羞！」見客亦然。家人以爲癩，不甚經意。後日尙羸醫治無效，有時清楚問其故，曰：「疾發時，有黑衣女子捉我手如

此遲則鞭扑交下，故不得不然。『家人以爲妖，適張真人過杭州，乃具牒焉。張批：『仰歸安縣城隍查報。』後十餘日，天師遣法官來曰：『昨據城隍詳稱：『沈秀才前世爲雙林鎮葉生妻，黑衣女子者其小姑也。葉饒於財，小姑許配李氏家，貧葉生愛妹，延李郎在家讀書，須入泮方議婚期。一日者，小姑步月，見李郎方夜讀，私遣婢送茶與郎，婢以告嫂，嫂次日向人前手戲小姑面曰：『羞羞！』小姑忿，遂自縊。訴城隍，神求報仇，索命神批其牒云：『閨門處女，步月送茶，本涉嫌疑，何得以戲謔微詞，索人性命不准。』小姑不肯已，又訴東嶽。東嶽批云：『城隍批詞甚明，汝須自省。但沈某前身，既爲長嫂，理宜含容，况姑娘小過，亦可暗中規戒，何得人前惡謔，今若勾取對質，必傷其性命，罪不至此。姑准汝自行報仇，俾他煩惱可也。』所查沈某冤業事，須至牒者。』天師曰：『此孽尙小，可延高僧替小姑超度，俾其早投人身，便可了案。』如其言，沈病遂痊。

●賣漿老兒

杭州汪汝瑞家，延錢塘貢生唐丹成爲西席。數日不至館，問之，云：『替人作狀告東嶽。』問何事，云：『其鄰張姓者，妻病求神，有賣漿叟往觀，歸其子忽高坐呼其名索水吃。叟怒責之，子曰：『我非汝子，我是城隍司之勾神也。今日與夥伴數人至張家，勾取張氏婦魂，因其家延請五聖在堂，未便進內，久立檐下，渴甚，因附魂汝子，向汝索水。』叟與之水，其子年僅十四五，所飲水不下石餘，少頃，聞音樂聲，曰：『張氏送神，吾去矣。』叟賜我火炬數枝。』叟曰：『夜靜難覓。』曰：『吾之火炬，卽紙索耳，非世上火炬也。』焚與之，乃起謝曰：『受叟惠，無以報，吾有一事相告，令郎自今日，毋使近水，否則將犯水厄。』語畢，其子卽昏睡，而鄰家張氏哭聲舉矣。叟雖異其事，尙祕之不肯宣。次日下午，其子忽狂叫云：『熱甚，欲往浴於河。』叟不許，其子竟去。叟急拉回家，而狂躁愈甚。至地上石曰：『如此好水，何不令我浴。』叟見其光景甚怪，懼不能提防，遍告諸鄰，相同看視。西鄰唐姓者，向信鬼神之事，

里中祀東嶽帝，唐主其事，或代親友祈禳，屢屢應驗。聞漿叟言，又見其子之狂態，因告曰：「汝子爲鬼所憑，何不
求東嶽神耶？」問：「作何求法？」曰：「帝君聖誕日，各執事俱齊，汝具牒呈焚香爐內，我鳴鐘鼓相助，令有力者，
抱令郎在堂下，聽候畢訊發落，或可驅除惡鬼。」漿叟以爲然。三月十八日清晨，叟齋戒往，抱其子，從轅門外匍
匐喊冤。唐在殿上，令會中執事者取其詞狀，大呼著速報司查拏。漿叟抱兒上殿，衆環擁之，甫及門，兒卽昏迷。滿
口流涎，衆惶恐少頃蘇醒，叟執之歸。至夜始能言，云：「我在街戲，見一人，甚褻褻，相約往浴，日日相隨不離。至東
嶽廟時，尙隨在後，忽見殿前速報司神奔下擒他，方懼而逃。恰已爲其所獲，并將我帶上殿。見帝君持狀細閱，向
一戴紗帽者語，縷縷不甚明。惟聞說我父母無過，何得捉他兒作替代？將跟我之鬼，鎖押枷責，放我還陽。」嗣後
漿叟子，竟無恙。」

謝經歷

廣州經歷謝坤，紹興人，甥陸某，選廣東巡檢。攜母妻及子至粵，甥舅相聚甚歡。赴任後，作書與舅氏，挽其轉求
上官調一美缺。謝爲轉請於大府，得調澳門。其地雖所人勝昔，而逼近海隅，不無烟瘴。甥又作書與舅，復請再調。
謝憎其貪妄，不答。不兩月，又接札云：「甥病矣，乞舅速救之，遲則性命不保。」謝雖惡甥之瀆，而念姊已年邁，或有
不測，勢將如何？又憚長官見惡，難以進言。正躊躇間，當午假寐，見甥忽至前，曰：「舅誤我，我囑舅至，再舅不一報，
今甥受瘴死矣。母妻及子，已在城外水次，舅速迎之。」言畢而逃。謝驚寤，卽見人踰牆入門，云：「陸甥於數日前已
死，家眷扶柩至矣。」謝始寤夢見者，卽甥魂也。迎其眷至署，厝甥柩於僧寺，爲作佛事。僧人宣疏，請齋主拈香，忽
見朝衣冠者，自屏後走出行禮。僧不知何人，其子拜佛，見其父在上，乃奔前相呼，隨卽杳然滅去。僧衆皆驚，謝書
室中素心蘭開，外孫戲折一枝。謝撻之，忽見甥來，怒曰：「舅奈何以一花責我兒，我當盡壞之。」片刻間，將蘭葉均

分爲二居月餘謝歸其喪解纜時同里人附一楫于船頭謝家人不知也出粵界後舟子欺其孤孀與家人爭毆忽見陸甥跳出艙中後隨一少年助陸將舟子五六人痛打舟子哀求不已家人驚疑問舟子云「主人素未識其少者不知何人」舟子惶愧曰「船頭內附裝一小楫前恐府上不許是以匿之今助毆者想卽此鬼耶」從此一路舟人陪小心矣舟抵家家人爲開喪設主從此寂然

●趙文華存陰司說情

杭人趙京祖籍慈溪有弟某性方嚴婚後逃家婢頗慧未嘗假以顏色京私與狎弟妻不知無何婢孕婦翁疑塔婢亦駕詞誣塔不能自明恚投環死越二年京婦壽辰賓朋宴集京與婢仆地忽墜語經宿始蘇云「攝至冥府與婢械繫大門外俄聞發鼓升堂鬼役捧其首擲塔下有冤旒者上坐引弟質訊京與婢皆伏罪不敢置辯將定讞矣忽報趙尙書至紅柬上書「年家眷弟趙文華頓首拜」冥官肅衣冠出迎命帶人犯械繫故處舉頭見柱上一聯云「人鬼只一關關節一些不漏陰陽無二理理數二字難逃」後署「會稽陶望齡題」正熟視間報趙尙書出矣冥官喚京與婢諭云「本案應照因姦致死罪減三等判以趙尙書說情姑放回陽且趙某身爲男子通婢事有何承認不起而竟自輕亦殊可鄙故且寬汝放回陽間」舉家不知趙文華何故庇京一日詢諸宗老始知文華其七世祖也因諂嚴相子孫醜之故諱言無知者

●毀陳友諒廟

趙子錫禮浙人蘭谿人初任竹溪令調繁監利下車之日例應謁文廟及城隍神吏啓有某廟者應拈香公往視廟有神像三人雁行坐俱王者衣冠狀貌頗莊嚴問何神竟無知者公欲毀其廟吏不可曰「神素號顯赫歷

任官參謁頗肅。毀之恐觸神怒，禍且不測。公歸，搜志乘祀典，不載此神。乃擇日率吏朝于廟，手鐵鎖繫神頸曳之。神像魁偉，非培植不能去，公曳之應手而倒。三像碎于庭中，新其屋宇，改祀關帝，久之竟無他異。公心終不釋，乃行文天師府查之。得報牒云：「神係元末僞漢王陳友諒兄弟三人兵敗死鄱陽湖，部曲散去，爲立廟荊州。建于元至正某年，毀于清朝雍正某年趙大夫之手，合享血食四百年。」

● 通判妾

徽州府署之東，前半爲司馬署，後半爲通判署，中間有土地祠，乃通判署之衙神也。乾隆四十年春，司馬署後牆倒，遂與祠通。其夕署中老嫗，忽倒地若中風狀，救之甦，呼飢與之飯，啖量倍於常。左足微跛，語作北音，云：「我哈什氏也，爲前通判某妾，頗有寵，爲大妻所苦，自縊桃樹下。縊時，希圖爲厲鬼報仇，不料死後，方知命當縊死，卽生前受苦，亦皆數定，無可爲報。陰司例凡死官署爲衙神所拘，非牆屋傾頽，魂不得出。我向棲後樓中，昨日袁通判到任，來驅我入祠，此後飢餒尤甚。今又牆傾傷我左腿，困頓不可耐，特憑汝身求食，不汝害也。」自是嫗晝眠夜食，亦無所苦。往往言人已往事，頗驗。先是司馬有愛女卒於家，赴任時，置女靈位某寺中，歲時遣祭，皆嫗所不知。司馬見其能言冥事，問爾知我女何在？答曰：「爾女不在此，應俟我訪明再告。」翌日語司馬云：「爾女在某寺中，甚樂所得錢鈔，大有贏餘，不願更生人間。惟今春所得衣裳，太窄小，不堪穿着。」司馬大駭，推問衣窄之故。因遣家人往祭時，所製衣途中爲雨毀，家人潛買市上紙衣代之故也。未幾，新通判蒞任，方修衙署，動版築，嫗曰：「牆成我當復歸原處，但一入又不知何年得出，敢向諸公多求冥錢，夜焚牆角下，我得之，賂衙神，便可逍遙宇內。」司馬如其言，焚之。次日嫗有喜色，曰：「主人甚賢，無以爲別，我善琵琶，且能歌，能飲酒，當歌一曲，謝主人。」司馬爲設醴，置琵琶，嫗彈且歌云：「三更風雨五更鴉，落盡天桃一樹花，月下望鄉臺上立，斷魂何處不天涯。」音

調悽惋，歌畢，擲琵琶，冥目坐。衆再扣之，蹶然起，語言笑貌，依然蠢老，足亦不跛矣。內幕崔先生常與問答，其言飢時，崔云：「此與府廚近，何不越廚求食？」答云：「府署神尤嚴，不敢入。」其言袁通判見驅時，崔云：「袁通判上任大病，爾何必避？」答云：「他雖病未至死，將來還要陞官，我敢不避。」袁通判者，余弟香亭也。

●劉貴孫鳳

阜陽王尹遣家人劉貴，僭役孫鳳，至江寧公幹。鳳素強悍，好管世上不平事。正月二日，貴邀鳳晨飲淮清橋。鳳於稠人中執手罵曰：「新歲非索債之時，酒店非肆毆之地，渠可欺，我不可欺。」爲扯拽護衛之狀。同伴不解其故，方欲問之，鳳忽瞑目云：「彼負我債，我遲至數十年，蹤跡七千餘里，今纔獲之，干汝何事，乃爲放去？汝旣放彼，汝當代償。」語畢，自批其頰。衆共持之，俄而口涎目瞪，頰如倒地。衆昇之旋寓，少頃甦云：「我入店，見市中人額有血痕，狀類乞丐，手捧一儒生，討債，捶吐交下。儒生不勝痛，遍向市人求救，無一應者。我心不平，忿然大罵，其人驚釋手，儒生趨避我右，其人來奪，我拳揮之，格鬪間，儒生遂走，不知所往。不料索債人遂爲我祟，然彼時不備，故爲所欺，今若再來，當痛捶之。」因以馬鞭自衛，衆見其無恙，稍稍散去，惟貴其同處。抵暮，鳳語貴曰：「其人至門外矣。」方執鞭欲起，而手足皆若被縛，批頰詈罵如前。貴揖鳳而言曰：「汝爲何人，渠負汝何債，我當償。」鳳曰：「我名王保定，儒生名朱祥，前世負我身債，非錢債也。本與鳳無干，鳳不合強預他人事，故我怒而凌之。承汝代償，果豐足我勾當，我卽去。否則並將及汝。」貴大恐，廣集同伴，買冥鏹數萬燒畢，乃向貴拱手作謝狀曰：「十年後再獲儒生，還須拉鳳作證。」於是鳳蘇起，而神色散瘁，無復從前矯健矣。

●狐詩

汝寧府察院多狐，每歲修葺，則狐四出爲閭閻害，工竣卽息。學使至，多爲所擾。盧公明楷到任，祭之乃安。從此成例，學使至皆祭。署後小閣，相傳狐所居。後學使至，有二僕不知，榻其上，晨起，人聞呼號聲，往視之，二僕裸縛閣下，臂上各寫詩二句，其一臂云：「主人祭我汝安床，汝試思量妨不妨？」一臂云：「前日享儂空酒果，今朝借爾代豬羊。」

●大小綠人

乾隆辛卯，香亭與同年邵一聯入都。四月二十一日，至藥城東關，各店車馬填集，惟一新開店無客，遂投宿焉。邵宿外間，香亭宿內，間漏初下，各就榻燃燈，隔壁遙相語。忽見長丈餘人，綠面綠鬚，袍靴盡綠，自門入，其冠擦頂，榻紙摔碎有聲，後又一小人，高不滿三尺，頭甚大，亦綠面綠衣冠，共至榻前，舉袖上下作舞狀。香亭欲呼而口噤，耳中聞邵語言，竟不能答。正惶惑間，見榻旁几上又倚一人，麻面長髯，頭戴紗帽，腰束大帶，指長人曰：「此非鬼也。」指大頭者曰：「此鬼也。」又向二人揮手作語，二人點頭，各向香亭拱手。每一拱手，則倒退一步，三拱三退出，紗帽者亦隨拱手而沒。香亭遽起，方欲出戶，邵亦狂呼突起，奔而入口，稱怪事不絕。香亭謂邵亦見大人綠人耶？邵搖手曰：「否否！」方就枕時，覺牀側小屋內，陰風習習，冷侵毛髮，不能成寐。因與公相語，繼呼公不答。見屋內有大小人面，若盂若盎者數十，來去無定。初疑眼花，不之怪。忽大小人面，層疊堆門限中，上下皆滿。又一巨面，大如磨盤，加於衆面之上，皆視我而笑。乃投枕起，不知所謂綠人也。香亭亦告以所見，遂彼此秣馬而行。及明，聞二僕夫嘖嘖私語云：「昨宵所宿鬼店也，投宿者多死，否則病瘋佯狂。縣官疲於相驗，禁閉已十餘年，昨一宿無恙，豈怪絕耶？抑二客當貴耶？」

●紅衣娘

劉介石太守，少事乩仙，自言任秦州分司時，每日祈請，來者或稱仙女，或稱司花女，或稱海外瑤姬，或稱瑤臺侍者。吟詩鄙俚，不成章句。說休咎，一無所應。署後藕花洲上有樓，相傳爲秦少游故跡。一夕登樓書扶乩，忽判「紅衣娘」三字。問以事，不答。但書云：「眼如魚目微宵懸，心似酒旗終日掛，月光照破十三樓，獨自上來獨自下。」太守見詩覺異，請退。次夕復請，又書紅衣娘來也。太守問：「仙屬何籍，詩似有怨，且十三樓非此地有也。何以見詠？」又書曰：「十三樓愛十三時，樓是樓非那得知，寄語藕花洲上客，今宵燈下是佳期。」書畢，乩動不止。太守懼棄盤奔，就寢榻，見二婢持綠紗燈引紅衣娘冉冉而至，拔劍揮之，隨手而滅。自是每夕必至，不能安寢，數月後，遷居始絕。

●秀民冊

丹陽荆某應童子試，夢至一廟，上坐王者，階前諸吏捧冊立，儀狀甚偉。荆指冊詢吏何物。答曰：「科甲冊。」荆欣然曰：「爲我一查！」吏曰：「可！」荆平生以鼎元自負，首請鼎甲冊，遍閱無名，復查進士孝廉冊，皆無名，不覺變色。一吏云：「或在明經秀才冊乎？」遍查亦無。荆大笑曰：「此妄耳，以某文學，可魁天下，何患不得一秀才？」欲碎其冊。吏曰：「勿怒，尚有秀民冊可查。」秀民者，皆有文而無祿者也。人間以科甲爲第一，天下以秀民爲第一。此冊爲宣明王所掌，君可向王請之。」如其言。王於案上出一冊，黃金絲穿白玉牒，啓第一頁，第一名卽丹陽荆某。荆大哭，王笑曰：「汝何癡也！汝試數從古有幾個名狀元名主試乎？韓文公孫奭中狀元，人但知韓文公，不知有袁羅隱，終身不第，至今人知有羅隱，汝當歸而求之，實學可耳。」荆問：「科第中皆無實學乎？」王曰：「既有文才，又有文福，一代不過數人。如韓白歐蘇是也。此其姓名別在紫瓊宮上，與汝尤無分也。」荆未對，王拂衣起，高吟曰：「一第區區何足羨，貴人傳者古無多。」荆驚醒快快，卒不第以終。

●妓仙

蘇州西磧山後有雲隘峯，相傳其上多仙蹟。能捨身而上，不死卽得仙。有王生者，屢試不第，乃抗志與家人別，裹糧登焉。再上得平原，廣百畝許，雲樹蒼鬱中，隱隱見懸崖上有一女子，衣裝如世人，徘徊樹下。心異之，趨而前。女亦出林相望，追視，乃六七年前所狎蘇州名妓謝瓊娘也。彼此素相識，女亦喜甚，攜生至茅庵，庵無門，地鋪松針厚數寸，履之綿軟可愛。女云：『自與君別後，太守汪公訪拏，褫衣受杖，臀肉盡脫。自念花玉之資，一鞠至此，何顏再生人間？因決計捨身，辭別媪母，以進香爲祠，至懸崖奮身擲下，爲蘿蔓糾纏，得不死。有白髮老嫗，食我以松花，教我以服氣，遂不知飢寒，初猶苦風日，一歲後霜露風雨，都覺無怖。老母居前山，時相過從。昨老母來云：『今日汝當與故人相會，』以故出林閒步，不意獲見君子。』因問：『汪太守死否？』生曰：『我不知，卿仙家亦報怨乎？』女曰：『我非汪公一激，何能至此？當感不當報，但老母向我云：『偶游天庭，見杖汝之汪太守被神笞背，數其罪。』故疑其死。』生曰：『妓不當杖乎？』女曰：『惜玉憐香，而心不動者，聖也；惜玉憐香，而心動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獸也。且天最誅人之心，汪公當日爲撫軍，徐士林有理學名，故意殺風景以逢迎之，此意爲天所惡，且他罪多，不止杖妾之一事。』生曰：『我聞仙流清潔，卿落平康久矣，能成道乎？』女曰：『淫喋雖非禮，然男女相愛，不過天地生物之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比人間得罪難懺悔也。』生具道來尋仙本意，且求宿庵中。女曰：『君宿何妨，但恐仙未能成也。』因爲生解衣置枕，親愛如昔，而語不及私。生摸視其臀，白膩如初，女亦不拒。然心稍動，則女色益莊。門外猿啼虎嘯，或探首於竇，或進爪於門，若相窺者。生不覺息邪心，抱女端臥而已。夜半聞門外呵咤聲，與馬騶從貴官顯者，往來不絕。生怪之，女曰：『此各山神靈酬酢，每夕多有，慎勿觸犯。』及天明，女謂生曰：『君諸親友已在山下訪尋，宜速返。』生不肯行，女曰：『仙緣有待，君再來未晚。』送至崖，一推而墮。生

蓬望見女立雲霧中，情殊依依，逾時影纔滅。生踉跄奔歸，見其兄與家人持柩鑿哭奠於山下，謂生已死二十七日矣。故來祭奠。訪汪太守，果以中風亡。

●李百年

無錫張塘橋華協權者，與好事數人，設几盤於家。其降鸞者曰：「仲山王問。」仲山故明進士，錫之聞人也。衆因與酬答，出語蹇澀，詩亦不甚韻，每召輒至。時華方構一樓，請仙題其匾，仙曰：「無錫秦園有匾曰：『聊逍遙兮容與。』此可用乎？」衆疑此語出屈子，而必曰秦園，不似仲山語也。一日者與衆問答方謹，忽書「吾欲去矣。」問何之，曰：「錢汝霖家見招赴席。」亂遂寂然。錢汝霖者，亦里中人所居去張塘橋不二三里。衆因怪而偵之，則是日以病故禱神也。明日仙復至，華因問：「昨飲錢家乎？」曰：「然。」「盛饌乎？」曰：「頗佳。」衆嘲之曰：「錢乃禱神，非請仙也。所請者城隍土地之屬，豈有高人王仲山而往赴席乎？」仙語塞，乃曰：「吾非王仲山，乃山東李百年耳。」問百年何人，曰：「吾於康熙年間，在此販棉花，死不得歸，魂附張塘橋庵，庵有無主魂，與我共十三人，皆無罪孽，無羈束，里中之禱者，皆吾輩享之。」華曰：「所禱城隍諸神，皆有主名，若既無名，何得參與其間？」曰：「城隍諸神，豈輕向人家飲食所禱者，都是虛設，故吾輩得而享焉。」華曰：「無名冒食，天帝知之，恐加罪奈何？」曰：「天上豈知有禱乎？是皆愚民習俗之所爲，卽鬼祟索食，間或有之，究無關於生死也。况我非索之，而彼自設之，而我享之，何忤於天帝？卽君家茶酒，亦非我索之也。」曰：「既如此，子何必託名於王仲山耶？」曰：「君家簷頭神報符來請彼，不敢上請真仙，所請者皆我輩也。十三人中，惟吾稍識幾字，故聊以應命。使直書姓名曰李百年，君等肯尊我乎？」我見此處人家匾額，多仲山王問書，知爲名人，故託其名來耳。」問：「聊逍遙兮容與六字何出？」曰：「吾但於秦家園見之，不知所出道聽途說，見笑大方矣。」華曰：「子既無羈束，何不歸山東？」曰：「關

津橋梁，處處有神，非錢不得輒過。『華曰：『吾今以一陌紙錢送汝歸，何如？』曰：『唯唯！謝謝！既見惠，須更以一陌酬於橋神，不然仍不獲拜賜也。』時華之姪某在旁，曰：『吾早暮過橋上，汝得無祟我乎？』曰：『頃吾言之矣，鬼安能爲祟？』於是焚楮錠送之，而毀其亂焉。

醫妬

軒轅孝廉常州人，年三十無子，妻張氏奇妬，孝廉畏如虎，不敢置妾。其座主馬學士某憐之，贈以一姬。張氏怒，以爲干我家事，我亦設計擾其家。會學士喪偶，張訪得某村女，世以悍聞，乃賄媒媼，說馬娶爲夫人。馬知其意，欣然往聘。婚之日，妝奩中有五色棒一條，上書『三世傳家搗蘘砧』者也。合卺畢，羣姬拜見夫人，問若輩何人，曰：『妾也。』夫人叱曰：『安有堂堂學士家，而有禮當置妾者乎？』卽棒羣姬。馬命羣姬奪其棒，齊毆之，夫人力不勝，逃入房。罵且哭，羣姬各擊鑼鼓，亂其聲，如無聞焉者。夫人不得已，揚言將自盡，則侍者備一刀一繩，曰：『老爺久知夫人將有此舉，故備此不堪之物奉贈。』已而羣姬各敲木魚誦咒，願夫人早墜天界，聲嘈嘈然。夫人尋死之說，又如無聞焉者。夫人故女豪，自分虛疑恫喝，計已盡施，無益，乃轉噴作喜，請學士入，正色曰：『君真丈夫也！我服矣！我所行諸策，亦祖奶奶家傳，嚇世間妄庸男子，非所以待君。嗣後請改事君，君亦宜待我以禮。』學士曰：『能如是乎？夫復何言！』卽重行交拜禮，命羣姬謝罪叩頭，並取田房帳簿一切金幣珠翠，盡交夫人主裁。一月之間，馬氏家政肅雍，內外無閒言。張氏於學士成親日，卽使人往探，召而問之，聞見羣妾矣，曰：『何不棒之？』曰：『鬪敗矣。』曰：『何不罵且哭？』曰：『鑼鼓聲喧，無所聞。』曰：『何不尋死？』曰：『早備刀繩，且誦咒，送行矣。』然則夫人如何？曰：『已服禮，投降。』張大怒罵曰：『天下有如此不中用婦人乎？殊誤乃娘事。』初，學士贈姬時，羣門生具羊酒往賀，軒轅生有平素酗酒者與焉，飲方酣，張氏自屏後罵客，客皆隱忍，酗酒者直前握張

氏髮。批其頰曰：「汝敬軒轅兄是我嫂也。汝不敬軒轅兄是我仇也。門生無子，老師贈妾爲汝家祖宗三代計耳。我今爲汝家祖宗三代治汝，敢多一言者，死我拳下。」羣客爭前攘勸，始得脫。然裙裂衣損，幾露其私焉。張素號母夜叉，一旦凶威大損，愈恨馬學士計毒。惟苦病其贈姬以抒憤，而姬陰受學士教，一味順從，雖進門不與軒轅生交一言，以故張雖答罵屢加，未忍致之於死。居無何，學士手百金贈軒轅生曰：「明春將會試，生宜持此盤費早入都。」生以爲然。歸辭張氏，張氏慮其居家狎妾喜而許之。生甫登舟，馬遣人迎至家，局後園中讀書，而陰遣媒姬說張氏趁軒轅生出外盡賣其妾。張曰：「此吾心也，然賣必遠方，方無後患。」姬曰：「易易！」俄而有陝西賣布客醜且鬚，背負三百金來，呼姬出見，喝采不已，卽成交易。張氏餘怒未消，褫其衣履，一簪不得著身。姬乘竹橋過北橋，大呼我不遠出，跳身河中。學士早備小舟迎至園，軒轅生同室矣。張氏聞姬投河死，方驚疑，而陝客已踏門入曰：「我買人，非買鬼，汝家買妾，未曾說明，何得逼良爲賤，欺我異方人，速還我銀。」怒且罵，張氏無以答，昇原銀三百兩去。越一日，有白髮藍縷男婦兩老人號哭來曰：「馬學士將我女贈汝家爲妾，女今安在？生還我人，死還我尸。」張氏無以答，則撞頭拚命，打碗擲盤，滿屋無完物矣。張苦求鄰佑，贈以財帛，勸解去。又一日，武進縣捕役四五人，獍獠然持硃字牌來曰：「事關人命，拘犯婦張氏，作速上堂。」投鐵練儿上，鏗然有聲。張問故，初猶不言，以銀賄之。方曰：「某姬之父母在縣告身死不明事也。」張愈恐，私念我丈夫在家，則一切事讓他抵當，何至累我一婦人，出垂露醜堂上受訊耶？方深悔從前待夫之薄，御妾之暴，行事之誤，女身之無用，自怨自恨，間忽有戴白帽者，跟踏奔呼而至曰：「軒轅相公到蘆溝橋，暴病死矣，我驟夫也，故來報信。」張氏大慟，不能言。諸捕役曰：「他家有喪事，我輩且去。」張氏成服治喪，未數日，捕役又至。張氏乃招訟師謀緩其獄，典妝奩賣屋，賄書差捺攔此案，訟事稍停。家已落然，日食不周矣。前媒姬又來曰：「夫人一苦至此，又無公子可守，奈何？」張心動，取生年月日，命瞎姑算之。瞎姑曰：「命犯重夫，穿金戴珠。」張氏語媒姬曰：「改嫁命也，我敢違命乎？」

我自行主婚，必須我先一見所嫁者而後可。」嫗引一美少年盛飾與觀，曰：「此某公子也，候選員外郎。」張大喜，拊搗衣飾，未滿七七，即嫁少年。方合卺，忽房內一醜婦持大棒出罵曰：「我正妻大奶奶也，汝何處賤婢，敢來我家爲妾？我斷不容！」直前痛毆之。張悔被媒給，又私念此是我當時待妾光景，何乃一旦身受此慘報復之巧？殆天意耶？飲泣不能聲，諸賓朋上前勸醜婦去，曰：「且讓郎君今日成親，有話明日再說。」於是少年秉花燭引張氏入臥室。甫揭簾，見軒轅生高坐牀上，大驚，以爲前夫顯魂，暈絕於地。哭訴曰：「非我負君，實不得已也。」軒轅生搖手笑曰：「勿怕勿怕，兩嫁還是一嫁。」抱上牀，告以自始至終，皆是馬老師之計。張初猶不信，繼而大悟，且恨目慚。於是修德改行，卒與某村婦同爲賢妻。

●風水客

袁文榮公父清崖先生，貧士也。家有高曾未葬，諸叔伯兄弟無任其事者，先生積館穀金，買地營葬。叔伯兄弟又以地不佳，時日不合，將不利某房爲辭，或捉搦之，先生發憤，集房族百餘人，祭家廟，舉持香禱於天曰：「苟葬高曾，有不利於子孫者，惟我一人是承，與諸房無礙。」衆乃不敢言，聽其葬。葬三年而生文榮公，公面純黑，頸以下白如雪，相傳烏龍轉世，官至大學士。文榮公薨，子陞升將葬公，惑於風水之說。常州有黃某君，陰陽名家也。一時公卿大夫奉之如神。黃性迂怪，又故意狂傲，自高其價，非千金不肯至相府。既至，則擲碗碎盤，以爲不屑食也。拆屋裂帳，以爲不屑居也。陞升貪其術之神，不得已曲意事之。慈溪某侍郎墳在西山之陽，子孫衰弱，黃說袁買其明堂爲葬地，立券勘度畢，從西山歸，已二鼓矣。入相府，見堂上燭光大明，上坐文榮公，烏紗絳袍，旁二僮侍，如平生時。陞升等大駭，皆俯伏。文榮公罵曰：「某侍郎我翰林前輩，汝聽黃奴指使，欲奪其地，昔汝祖葬高曾，是何等存心，汝今葬我，是又何等存心？」某不敢答，公怒睨黃，叱曰：「賊奴以富貴利達之說，誘人財，壞人心術，比娼

優婦人取財更爲下流。令左右唾其面。二人皆惕息不能聲。文榮公立身起，滿堂燈燭盡滅，了無所見。次日，陞升面色如土，焚所立券，還地於某侍郎家。黃受唾處，滿身白蟻，緣領嚙襟，拂之不去。久乃悉變爲虱，終黃之世，坐臥處虱皆成把。

●呂兆鬣

呂公兆鬣，紹興人，以進士爲陝西韓城令。嚴冬，友侍讀與交好，閒話間，問：「公名兆鬣，義實何取？」呂曰：「我前生，乃北通川陳氏家馬也。花白色，鬣長三尺餘。陳氏蓄我有恩。一日者，我在廐中聞陳氏妻生產三日，胎不得下，其戚某曰：『此難產之胎，必得某穩婆方能下之。』可惜住某村隔此三十里，一時難至奈何？」又一戚曰：「遣奴騎鬣長馬去，立請可來。」言畢，果一蒼頭奴來騎我。我自念平日食主人芻豆，今主母有急，是我報恩時，即奮力行。遇一澗絕險，兩岸相隔丈許，紆其途，原可緩到，而一時救主心切，遂騰身躍起，跌入深崖中，骨折而死。蒼頭以抱我背，故不觸峯崖，轉得不死。我死後，登時見白鬣翁引我至一衙門，見烏紗神上坐曰：「此馬有良心，在人且難得，而况畜乎？」差役書一牒，若古篆文，縛置上蹄上曰：「押送他一好處。」遂冉冉而升，不覺已入輪迴。爲紹興呂氏家兒，周歲後，頭上鬣猶分兩處，如馬鬣，鬣然，故名兆鬣也。」

●張又華

安慶生員陳庶寧，就館於淮寧，重九登高，出南門，過一墓，若有青烟起者，諦視之，覺冷風吹來，毛骨作慄。歸館中，夜夢至僧舍，明窗淨几，竹木蕭然。東壁上松江箋一小幅，上有詩，題是牡丹，首句云：「東風吹出一枝紅。」意不以爲佳，視紙尾署張又華三字，正把玩間，有推門入者，瞪眼而紅鼻，身甚矮，年四十餘，曰：「我卽張又華也。汝

在此讀我詩，何以有輕我之意？」陳曰：「不敢。」解釋良久，紅鼻者自指其面曰：「汝道我人耶鬼耶？」陳曰：「君來有冷氣，殆鬼也。」曰：「汝以我爲善鬼耶？惡鬼耶？」陳曰：「能詠詩，當是善鬼。」紅鼻者曰：「不然，我惡鬼也。」即前攫之，冷氣愈甚。如一團冰沁入心坎中。陳避竹榻旁，鬼抱持之，以手摺其外腎，痛不可忍，大驚而醒。腎囊已腫如斗大矣！從此寒熱往來，醫不能治，遂卒館中。淮寧令爲之殮殮，義甚篤，然心終疑是何冤讎。偶問邑中老吏，「汝知此間有張又華乎？」曰：「此安慶府承發科吏書也。死已二年，平生罪惡多端，而好作歪詩，某曾認識之。赤紅鼻，短身材，死葬在南門外。」即陳所吹冷風處也。

官癖

相傳南陽府有明季太守某，歿於署中。自後其靈不散，每至黎明發點時，必烏紗束帶上堂，向南坐，有吏役叩頭，猶能頷作受拜狀。日光大明，始不復見。雍正間，太守喬公到任，聞其事，笑曰：「此有官癖者也。身雖死，不自知其死故耳。我當有以曉之。」乃未黎明，即朝衣冠先上堂，南向坐，至發點時，烏紗者遠遠來，見堂上已有人占坐，不覺趨趨不前。長吁一聲而逝，自此怪絕。

鑄文局

句容楊瓊芳，康熙某科解元也。場中題是「譬如爲山」一節；出場後，覺通篇得意，而中二股有數語未愜。夜夢至文昌殿中，帝君上坐，旁列爐灶甚多，火光赫然。楊問何爲，旁判官長髮者笑曰：「向例場屋文章，必在此用丹爐鼓鑄，或不甚佳者，必加炭火鍛煉之，使其完美，方進呈上帝。」楊急向爐中取觀，則已所作場屋文也。所不愜意處，業已改鑄好矣。字字皆有金光，乃苦記之一驚而醒，意轉不樂，以爲此心切故耳。安得場中文如夢中文。

耶未幾，貢院中火起，燒試卷二十七本，監臨官按字號命舉子入場，重錄原文，楊入場，照依夢中火爐上改鑄文錄，遂中第一。

●染坊椎

華亭民陳某，有一妻一妾，妻無子，而妾生子，妻妬之，伺妾出外，暗投其子於河。鄰有開染坊婦，在河中椎衣，見小兒泛泛然隨流而來，哀而救之，抱而入室，哺以乳粥，忘其敲衣之椎尚在河也。陳妻雖沉兒，猶恐兒不死，復往河邊察視，不見兒，但見椎浮在水，笑曰：「吾洗衣正少此物，遂取歸，懸之牀側。」無何，有偷兒夜入室攫其被，陳妻驚喊，偷兒急取牀邊椎擊之，正中腦門，漿潰而死。陳氏旦報官，取驗兇器，乃天生號染坊椎也。拘染坊人訊之，其妻備述抱兒棄椎之原委，官乃取其兒還陳氏，而另緝正兇。

●血見愁

吳文學耀廷，少遊京師，寓徽州會館，館中前廳三楹最宏敞，旁有東西廂，亦頗潔淨。最後數椽，多栽樹木。有李守備者，先占前廳，吳因所帶人少，往東廂中，守備懸刀柱間，刀突然出鞘，吳驚起，往視刀，守備曰：「我曾挂此刀出征西藏，血人甚多，頗有神靈，每出鞘，必有事，今宜祭之。」呼其僕，殺雞取血，買燒酒洒刀而祭。日正午，吳望見屋後有藍色衣者踰牆入，心疑白撞賊，往搜無人，吳慚眼花，笑曰：「我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耶？」須臾，有鄉試客范某攜行李及其奴從大門入，曰：「我亦徽州人，到此覓棲息所。」吳引至後房，曰：「此處甚佳，但牆低，外卽市街，慮有賊匪，夜宜慎之。」范視守備刀笑曰：「公借刀防賊。」守備解與之，秉燭而寢，未二鼓，范見牆外一藍衣人開窗入，范呼奴起，奴所見同，遂拔刀斫之，似有格鬪者，奴盡力揮刀，良久，覺背後有抱其腰而搖手者，曰：「是

我也！勿斫勿斫！」聲似主人，奴急放刀，回顧燭光中，范已渾身血流，奄然仆地矣。吳守備聞呼號聲，往視之，得其故。大駭曰：「奴殺主人，律應凌遲。范奴以救主之故，而爲鬼所弄，奈何！盍趁其主人之未死，取親筆爲信，以寬奴罪。」急取紙筆與范，范忍痛書奴誤傷三字，未畢，而血流不止。吳之蒼頭某喟曰：「牆下有草，名血見愁，何不採縛之？」如其言，范血漸止，竟得不死。吳與守備念同鄉之情，共捐資助其還鄉。未半月，吳蒼頭溲於牆下，有大掌批其頰曰：「我自報冤，與汝何干，而賣弄血見愁耶？」視之，卽藍衣人也。

●龍陣風

乾隆辛酉秋，海風拔木，海濱人見龍鬬空中。廣陵城內外風過處，民間窗牖簾箔，及所晒衣物，吹上半天。有宴客者，八盤十六碟，隨風而去，少頃，落於數十里外李姓家。肴果擺設，絲毫不動。尤奇者，南街清流芳牌樓之左，有一婦人沐浴後，簪花傅粉，抱一孩移竹榻坐於門外。被風吹起，冉冉而升，萬目觀如虎邱泥偶一座。少頃，沒入雲中。明日，婦人至邵伯鎮，自鎮去城四十餘里，安然無恙。云：「初上時耳聽風響，甚怕，愈上愈涼爽，俯視城市，但見雲霧，不知高低。落地時，亦徐徐而墜，如乘輿，但心中茫然耳。」

●彭楊記異

彭兆麟掖縣人，同邑增廣生楊繼庵，其姑丈也。兆麟業儒，年二十餘病卒。越數年，楊亦卒。後有高密人胡邦翰者，與彭楊素未識面，因其仲兄久客於遼，泛海往尋。游學至兆麟館，留與同居。凡兩月餘，治裝欲歸。謂兆麟曰：「今歸，將赴郡應試，可爲君作寄書郵。」兆麟曰：「昨已將家書付便羽矣，如至掖縣，第代傳一口信可也。」及將行，又曰：「此去百餘里，余姑丈楊繼菴在彼設帳授徒，煩便道代爲致候。」胡因往，又一見繼菴焉。彼赴郡試。至

彭家言其與兆麟及繼相見頗末，其家人因二人死已二十年，以胡爲妄。胡曰：「彼曾爲子言巷口關帝廟壁有手跡題書。」試往廟中發壁閱之，與遼館所書筆跡不殊，復憶別時曾告以其妻及二女乳名，兆麟妻賈氏已四十餘，二女已嫁，非親黨無知者。乃與胡言，一一相符。其家方信，而胡亦始知其所遇者皆鬼也。胡是年入泮，未幾亦亡後數年，又有自遼東來者，兆麟寄一馬，並其死時所服衣來。其家愈驚，絕之不受。先是兆麟疾革，謂其家曰：「我死勿殮，可得復活。」既死，後人以爲亂命，置不論，竟殮焉。葬三日，家人見其墓穿一孔，如有物自內出者。其年高密某姓，不知兆麟之已死，延兆麟於家教其幼子。歷八九載，從不言歸。後某子將赴郡應試，強與之俱，抵郡城。馬邑地方謂某子曰：「此處有葭葶親，予就便往視之，汝先行至郭外，候我某子。」至所約處，久待不至，日暮投宿他所，且至師家，口稱弟子某。其家猶謂其生時曾拜門牆者，詢之，方知事在死後，相與駭性，莫知所以。其徒涕零而別，豈兆麟之客遼東，卽從此而去耶？此乾隆二十八年事，貴池令林君夢鯉所言，林掖縣人也。

冤鬼戲臺告狀

乾隆年間，廣東三水縣前，搭台演戲。一日，演包孝肅斷烏盆，淨方扮孝肅上台坐，見有披髮帶傷人跪台間，作申冤狀。淨驚起走避，台下人相與嘩然，其聲達於縣署。縣令某著役查問，淨以所見對。縣令傳淨至，囑淨仍如前裝上台，如再有所見，可引至縣堂。淨領命行事，其鬼果又現。淨云：「我係偽龍圖，不苦我帶汝赴縣堂求官申冤。」鬼首肯之，淨起，鬼隨之至堂。令詢淨鬼何在，淨答鬼已跪墀下。令大聲喚之，毫無見聞。令怒，欲責淨，淨看鬼起，立外走，以手作招勢。淨稟令，令卽著淨同皂役二名尾之，視往何處滅，卽誌其處。淨隨鬼野行數里，見入一塚中，塚乃邑中富室王監生葬母處。淨與皂將竹枝插地誌之，回縣復令。令乘輿往觀，傳王監生嚴訊，監生不認，請開箱以明己冤。令從之至墓，開未二三尺，卽見一屍，顏色如生。令驚異，問監生，監生呼冤云：「其時送葬人數百共

觀下土，並無此屍；卽有此屍，必不能盡掩衆口。數年來，何默默無聞，必待此淨方白耶？令聽其言，復問：「汝視封土畢，歸家否？」監生曰：「視母棺下土後，卽返家，以後事皆土工爲之。」令笑曰：「得之矣，速喚衆土工來。」看其狀貌兇惡，喝曰：「汝等殺人，事發覺矣，毋容再隱。」衆土工大駭，叩頭曰：「王監生歸家後，某等皆欲茅蓬下，有孤客負囊來乞火，一夥伴覺其囊中有銀，與衆共謀殺而瓜分之。卽舉鐵鋤碎其首，埋王母棺上，加土填之，竟夜而成塚。王監生喜其速成，復厚賞之，並無知者。」令乃盡置之法，相傳衆工埋屍時，自誇云：「此事難明白，如要得申冤，除非龍圖再出世。」鬼聞此言，故藉淨扮龍圖時，便來申冤云。

● 奇鬼眼生背上

費密，字此度，四川布衣。有「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之句，爲阮亭尚書所稱。薦與楊將軍名展者，從征西川。過成都，寓察院樓中，人相傳此樓有怪。楊與李副將俱不信。拉費同宿，費不能無疑。張燈列劍，端坐帳中，三鼓後，樓下囊囊有聲，一怪躡梯而上，燈下視之，有頭面，無眉目，如枯柴一段，直立帳前，費拔劍斫之，怪退縮數步，轉身而走。有一眼豎生背上，長尺許，金光射人，漸行至楊將軍臥所，揭其帳，轉背放光射之，忽見楊將軍兩鼻孔中，亦有白氣二條，與怪所吐之光，相爲抵拒。白氣愈大，則金光愈小，旋滾至樓下而滅。楊將軍終不知也。未幾，又聞梯響，怪仍上樓，趨李副將所。副將方熟睡，鼾聲如雷，費以爲彼勇猛，尤可無虞。忽聞大叫一聲，視之，七竅流血死矣。

● 掛周倉刀上

紹興錢二相公，學神仙煉氣之術，能頂門出元神，徧歷十洲三島，所遇諸魔，不一而足。或惡狀猙獰，或妖嬈豔

治錢俱不爲動。如是者十年。一日諸魔聚而謀曰：「再遲一月，逢甲子日，錢某大道成矣。我輩作速下手。」衆以爲然，趁其打坐時，牽抱手足，放大甕中，壓之雲門山脚下。是夕，錢家失去二相公，遍尋無蹤，以爲真仙去矣。半年後，月明中，見二相公坐花園高樹上，大呼求救。乃取梯扶下，問其故，自言爲魔所窘，幸平生服氣有術，故不致凍餒而死。問何以得歸，曰：「某月日我在甕中，有紅雲一道，伏魔大帝從西南來，我大聲呼冤，且訴諸魔惡狀。帝君曰：『作祟諸魔，誠屬可惡，然汝不順天地陰陽，自生自滅之理，妄想矯揉造作，希圖不死，是逆天而行，亦有不合。』」願謂一將曰：「周倉汝送他還家。」周將軍唯唯。周長丈餘，所持刀亦長丈餘，取紅繩縛我刀上，掛此樹頂而去。我亦不料卽我家園樹也。」二相公自後隨行逐隊，飲酒御內，不敢復學神仙矣。

●驅雲使者

宣化把總張仁奉緝私鹽，過一古廟，將投宿焉。僧曰：「不可，此中有怪。」張恃其勇，竟往設帳，吹燭臥。至二鼓，滿室盡明，張起怒喝，燈光外移，迫之見神燈萬盞，投松下而滅。明早往探松下，有大石洞，張命里人持鋤掘之，得大棉被，中裹一屍，口吐白烟，三目四臂，似僵非僵。張知爲怪，聚薪焚之。後三日，白晝坐，有美少年盛服而至，曰：「我天上驅雲使者，以行雨太多，遠上帝令，謫下凡間，藏形石洞中，待限滿後，仍舊上天。偶於某夜出遊，略露神怪，是我不知韜晦，原有不是。然汝燒我原身，亦太狠矣。我現在棲身無所，不得已借王子晉侍者形驅來，與汝索吵。汝作速召某道士持誦靈飛經四十九日，我之原身，猶可從火中完聚。汝本命應做提督一品官，以此事不良，上帝削籍，只可終於把總矣。」張唯唯聽命，少年騰空而去。後張果以把總終。

●吾頭豈白斫者

蔣心餘太史修南昌府志，夜夢段將軍來拜，見一偉丈夫兜弁戎服，叉手不揖，披其頸罵曰：「吾頭豈白斫者？」蔣驚醒，知有冤抑，查新志並無其人，查舊志有段將軍，乃史閣部麾下副將，死於揚州者，急爲補入忠義傳中。

●石言

呂書建寧人，讀書武夷山北麓古寺中。方晝陰晦，見塔砌上石盡人立，寒風一過，窗紙樹葉飛脫，著石粘挂不下，詹瓦亦飛著石上。石皆旋轉化爲人，窗紙樹葉化爲衣服，瓦化冠幘，頎然丈夫十餘人坐踞佛殿間，清談雅論，娓娓可聽。呂怖駭，掩窗而睡。明日起視，毫無蹤跡。午後，石又立如昨，數日以後，竟成泛常，了不爲害。呂遂出與接談，問其姓氏，多複姓，自言皆漢魏人有二老者，則秦時人也。所談事與漢魏史書所載頗有異同。呂甚以爲樂。午食後，靜待其來，詢以託物幻形之故，不答。問何以不常往寺中，亦不答。但著語曰：「呂君雅士，今夕月明，我共來角武，以廣君所未見。」是夜各攜刀劍來，有古兵器，不似戈戟，而不能強加名者。就月下起舞，或隻或雙，飄瞥神妙。呂再拜而謝。又一日，告呂曰：「我輩與君周旋日久，情不忍別，今夕我輩皆託生海外，完前生未了之事。當與君別矣。」呂送出戶，從此闕然。呂悽然如喪良友，取所談古事筆之於書，號曰「石言」。欲梓以傳世，貧不能辦，至今猶藏其子大延處。

●鬼借官銜嫁女

新建張雅成秀才，兒時戲以金箔紙製盔甲鸞笄等物，藏小樓上，獨製獨玩，不以示人。忽有女子年三十餘，登樓求製釵釧步搖數十件，許以厚謝。秀才允之，問安用此。曰：「嫁女奩中所需。」張以其戲，不之異也。明日，女來告張曰：「我姓唐，東鄰唐某爲某官，我欲倩郎君求其門上官銜封條一紙，借同姓以光蓬筮。」張戲寫一紙與

之次夕，釵釧數足，女攜餅餌數十，錢數百來謝，及旦視之，餅皆土塊，錢皆紙錢，方知女子是鬼。數日後，半夜山中燭光燦爛，鼓樂喧天，村人皆啓戶遙望，以爲人家來卜葬者。近視之，人盡披紅插花，是吉禮也。山間萬塚，素無居人，好事者欲追視之，相去漸遠，惟見燈籠題唐姓某官銜字樣，方知鬼亦如人間愛體面，而崇勢利，異哉！

●雷祖

昔有陳姓獵戶，畜一犬，有九耳，其犬一耳動，則得一獸，兩耳動，則得兩獸；不動，則無所得；日以爲驗。一日，犬九耳齊動，陳喜必大獲，急入山，自晨至午，不得一獸。方悵悵間，犬至山凹中大叫，將足爬地，顛其頭，若招引狀。陳疑掘之，得一卵，大如斗，取歸置几上。次早雷雨大作，電光繞室，陳疑此卵有異，置之庭中，霹靂一聲，卵豁然而開，中有一小兒，面目如畫。陳大喜，抱歸室中，撫之爲子。長登進士第，卽爲本州太守。才幹明敏，有善政，至五十七歲，忽肘下生翅，騰空飛去矣。至今雷州祀曰「雷祖」。

●鎮江某仲

某仲鎮江人，兄弟三人。伯無子，仲有子七歲，看上元燈失去，不知所往。仲悶甚，攜貲買易山西，並冀訪子耗。去數載未歸，飛語謂仲已死。仲妻不之信，乞叔往尋。伯利仲妻年少可鬻，詭稱仲凶耗已真，旅櫬將歸，勸仲妻改適。仲妻不可，蒙麻素於髻，爲夫持服。伯知其志難奪，潛與江西賈人謀，得價百餘金，令買仲妻去。戒曰：「個娘子要強取，黑夜命輿來，見素髻者挽之去，速飛棹可也。」歸語其妻，意甚自得。伯故避去，仲妻見伯狀，知有變，甫黑，卽自經於梁，懸絕作聲。伯妻聞之，奔救，恐虛所賣金也。抱持間，仲妻素髻墜地，伯妻髻亦墜，適賈人驕至，伯妻急走出，迎摸地取髻，誤帶素者。賈人見素髻婦，不待分辨，徑搶以行。伯歸，悔無及，噤不能聲。仲自晉歸，途如廁，見布袱

裏五百金在地，心計此必先登廁者所遺，去應不遠，盍俟諸未幾，遺金者果至，遂與之，其人感德，分以金，不受，乃邀仲偕行，數日抵其家，具難黍，命一子一女出拜，仲視其子，宛然己子也，問之良是，蓋仲子失去時，爲人所賣，遺金者無子，買爲己子，十餘年矣，仲持之泣下，遺金者曰：「若攜子去，我女卽許汝子爲媳婦。」仲歸將渡江，見一人落於水，呼救，無應者，羣攬其資，仲惻然，亟呼曰：「孰肯救者，我募以金。」救起視之，是季弟也，季承嫂命尋仲，伯並利其死，曩之落水，有擠之者，伯所使也，仲知其情，攜弟與子歸入門，伯見之亡去。

●銀隔世走歸原主

夏鎮屬滕縣，有蔣翁者，勤儉成家，生一子，失教，長而遊蕩，家漸落，蔣翁以爲憂，有關帝廟陳道士，河南固始人，素與蔣翁善，乃私攜五百金囑道士云：「吾子不肖，諒不能守業，後日必爲餓殍，今以此金付汝，我死後俟其改悔，以此濟之，倘終不悛，汝卽以此金修廟。」道士應允，藏金瓦罐上，覆破磬，埋殿後，無有知者，後數月，翁死，子益無忌，家業盡廢，妻歸外家，至無棲身之地，交遊絕跡，始萌悔念，道士時周卹之，蔣亦漸習操作，道士見其改過，乃告以其父遺金，將掘出畀之，及攜鐵至藏金處，遍覓已失所在，相與大駭，蔣歸告其匪類，因共譁然，嗾控於官，官訊之，道士不諱，官斷賠償，道士罄其蓄，猶不滿十分之二，里人多不直道士，道士遂舍廟去，雲遊數年，過直隸蓮池禪寺，掛單，將行，值寺僧爲某觀察公誦壽生經，作佛事，有老僕抱公子戲於山門，公子遽牽道士衣，投懷不捨，家人不能解，因命道士抱送公子歸，觀察厚贈，道士遣去，而公子啼哭追之，不得已留道士於後園小庵，飲食之，一日道上欲誦經，爲觀察公子祈福，需木魚鐘磬，家人以破磬付之，道士驚云：「此我之磬也。」家人白其主，詰之道士云：「磬覆瓦罐內貯五百金。」問安所得金，乃具述蔣翁遺金之事，觀察恍然，知其子爲蔣翁轉世，此金卽翁所藏，而走歸原主者也，告以生此子三日，掘地埋胞衣，因得此金，以無所用，付之布肆中，取息已五年矣，憐道

士之無辜受賄，且與其兒有夙緣，因以此金子母贈道士，並遣使送歸夏鎮，致書於滕邑令，將此事鐫石以紀之。

● 人熊

浙商某，販洋爲生。同伴二十餘人，被風吹至一海島，因結伴上島間。步走里許，遇一人熊長丈餘，以兩手圍其伴，愈圍愈逼。至一大樹下，熊取長藤，將人耳逐箇穿通，縛樹上，乃跳去。諸人俟其去遠，各解所佩小刀，割斷其藤，趨奔回船。俄見四熊抬一大石板，板上又坐一熊，比前熊更大，前熊仍跳躍而來，狀若甚樂者。至樹側，見空籐委地，悵然如有所失。石板上熊大怒，叱四熊羣起，毆之立斃而去。衆在舟中望之，各驚喜，以爲再生。山陰吳某耳孔有一洞，沈君萍如戚也，問其故，歷歷言之如此。

● 繩拉雲

山東濟寧府，有役王廷貞，術能求雨。常醉酒，高坐本官案桌上，自稱大師。刺史怒之，笞二十板。未幾，州大旱，雨不下。合州紳士都言其神，刺史不得已，召而謝之。良久許諾，令閉城南門，開城北門，選屬龍者童子八名，待差使，搓繩索五十二丈，待用。己乃與童子齋戒三日，登壇持咒，自辰至午，雲果從東起，重疊如鋪錦。王以繩擲空中，似上有持之者，竟不墜落。待繩擲盡，呼八童子曰：「速拉速拉！」八童子竭力拉之，若有千鈞之重。雲在西，則拉之來東；雲在南，則拉之來北，使繩如使風然。已而大雨滂沱，水深一尺，乃牽繩而下。每雷擊其首，輒以羽扇遮攔，雷亦遠去。嗣後鄰縣苦旱，必來相延，王但索飲，不受幣。且曰：「一絲之受，法便不靈，每求雨一次，則家中親丁必有損傷，故亦不樂爲也。」刺史卽監芷林親家也，芷林爲余言。

● 燒狼筋

藍府有狼筋一條，凡家中失物，燒之，則偷者手足皆顫。有女公子失金釵一隻，不知誰偷，乃齋奴婢姐姆數十人，取筋燒之，數十人神氣平善，了無他異，但見房門布簾閃顫不已，揭視之，釵掛其上。蓋女公子走過時，釵爲簾所勾留耳。

●王老三

江西陶庵行五，妻某氏，偶與姑口角，忽騰身而坐屋瓦上，大笑不止。再三招之始下，口作北京男子音，曰：「我天津衛王老三，誰人不知，年一百三十歲矣。從此遷南，住此已七十年。此屋是翰林蔣士銓故居，我猶見其初生時也。」家人聞之大駭，問：「汝鬼耶？狐耶？」曰：「我非鬼非狐，乃半仙也。我所住處，被汝家五爺拆毀，使我無安身之所。權立瓦簷七日，既凍且餓，不得不借寓汝家娘子身上，速買麵來療飢。」與之麵一啖，五斤。五爺者，悔庵也。問：「五爺並未拆屋，何得云爾？」曰：「所拆者，東廂庭柱下是也。」先是悔庵得古錢千文，欲其生青綠，故掘柱下埋之，不知卽此怪所居。問：「既惱五爺，何不附五爺身上？」曰：「彼手內有印，我畏之，故不敢。」悔庵因而自視其手，有紋正方，平素亦不自知也。陶太夫人責之曰：「汝既自稱半仙，便當知男女有別，何以纏擾我家娘子？」某氏卽作男子揖狀，曰：「我自知非禮，但不附你家娘子身上，恐所求不遂。因知男女有別，故我夜間不許他睡，教他張著眼，所以避嫌疑也。且我高年修道，豈復再有邪念耶？」問：「何求？」曰：「送我遷居。」問：「作何送法？」曰：「請五爺用有印之手，用紅紙寫王三先生之神位，貼在東湖水邊松樹上，則我去矣。」如其言。又曰：「我尙需衣冠纜去。」乃向紙店買紙衣冠焚之。又大笑曰：「我布衣也，並未入學，又未捐官，何必用此金頂帽哉。速換速換。」視店中紙冠，果有金頂，乃去之。悔庵親持紙牌，送貼東湖松樹下，聞空中呼謝者，再從此家中平安。問其妻曰：「我與姑口角時，忽見空中有短而髻者，以手提我至瓦上。此後我不知矣。」怪在家作鬧時，人

問休咎，有中有不中，問多則不答。曰：「我答何難，但你輩亦須哀憐娘子，省費些中氣。」閒亦作詩數句，文理粗俗，未落款，但云「王三先生高興」六字而已。

擇風水賈禍

河南孝感縣張息村明府，葬先人於九巉山。事畢，使買隙地五畝許，將造宗祠。工人勸土豎柱，得一朱棺，蓋已朽壞。中露一尸，骷髏甚大，體骨長過中人胸，貫三鐵釘，長五六寸，腰有鐵索環繞數匝。工人不敢動，告知明府。一時賓客盡勸掩埋，另擇豎柱之所。張不可，曰：「我用價買地，本非強占，且風水所關，尺寸不可移，此古墓也，可以遷葬。」乃自作祭文，具牲牢祭之。祭畢，仍令遷棺。工人斂方下，遽仆地噴血，罵曰：「我唐朝節度使崔洪也，用法過嚴，軍人作亂，縛我釘死。國家衰亂，不能爲我洩忿，誅凶葬此八百餘年。張某何人，敢擅移我墓，必不能相恕也。」言畢，工人起，而張明府病矣。諸賓客羣爲祈請，病竟不減，昇歸數日而卒。

飛僵

潁州蔣太守在直隸安州，遇一老翁，兩手時時顫動，作搖鈴狀。叩其故，曰：「余家住某村，村居僅數十戶，山中出一僵尸，能飛行空中，食人小兒。每日未落，羣相戒閉戶匿兒，猶往往被攫。村人探其穴，深不可測，無敢犯者。聞城中某道士有法術，因糾積金帛，往求捉怪。道士許諾，擇日至村中，設立法壇，謂衆人曰：「我法能布天羅地網，使不得飛去，亦須爾輩持兵械相助。尤需一膽大人入其穴。」衆人莫敢對。余應聲而出，問何差遣。法師曰：「凡僵尸最怕鈴鐺聲，爾到夜間，伺其飛出，卽入穴，持兩大鈴搖之，手不可停。若稍歇，則尸入穴，爾受傷矣。」漏將下，法師登壇作法，余因握雙鈴，候屍飛出，盡力亂搖。手如雨點，不敢少住。屍到穴門，果猙獰怒視。聞鈴聲琅琅，逡巡不

敢入。前面被人圍住，又無逃處，乃奮手張臂，與村人格鬪。至天將明，仆地而倒，衆舉火焚之，余時在穴中不知也。猶搖鈴不敢停如故。至日中大衆呼余始出，而兩手搖動不止，遂至今成疾云。

●兩僵屍野合

有壯士某，客於湖廣，獨居古寺。一夕，月色甚佳，散步門外，見樹林中，隱隱有戴唐巾飄然來者，疑其爲鬼。旋至松林最密中，入一古墓，心知爲僵屍。素聞僵屍失棺上蓋，便不能作祟，次夜先匿於樹林中，伺屍出，將竊取其蓋。二更後，尸果出，似有所往，尾之，至一大宅門外，其樓上窗中，先有紅衣婦人擲下白練一條，牽引之，尸攀援而上，作絮語聲，不甚了了。壯士先回竊其棺蓋藏之，仍伏於松深處。夜將闌，尸匆匆還，見棺失蓋，窘甚，徧覓良久，仍從原路踉蹌奔去。再尾之，至樓下，且躍且鳴，啣啣有聲，樓上婦亦相對啣啣，以手搖拒，似訝其不應。再至者，雞忽鳴，屍倒於路側，明早行人盡至，各大駭。同往樓下訪之，乃周姓祠堂樓，停一柩，有女僵屍，亦臥於棺外。衆人知爲僵屍野合之怪，乃合屍於一處而焚之。

●鬼幕賓

毘陵王生，年四十餘，遊幕關中。時虛庵莊公知盩厔縣事，延至幕中。是年秋，與署中友暨莊遠吉諸人，同至城隍廟看菊，苦無佳者，王生偶拾一枝，遣僕送歸。遠吉阻之以爲神前之物，不可輕動。王戲曰：「某一生直道，神明必不見怪，如欲加譴責，我爲之代辦公事一二件何如？」明年三月三日，王生無疾而終，各以爲駭。更餘忽醒曰：「予獨坐，見一使者持一名柬，邀余即同步出門外，登輿行里許，至城隍廟，神降塔迎行賓主禮曰：『先生折我菊花，許我辦案，茲有某縣積案，遲延日久，尙未審終，恭邀先生一商。』少頃，吏捧積年案卷至，主人退出，余閱

諸情節皆屬易辦。惟有誤勾人某罪一案，余批云：「骨肉未寒，猶可還陽；否則東嶽行查檄至，城隍將受處分矣。」神出視，大喜云：「先生所見，甚合我意。」茶罷，仍送至丹墀，曰：「尚有一事奉託，如晤包少府，渠承辦工程木料，日內可到矣。」余唯唯別出，登輿而歸。取牀頭青蚨三百，犒其從者而醒。越三日，仙遊大水，木料皆出黑口。鎮矣。包少府者，醴泉同知包某也。至今人呼王生爲鬼幕賓。

雷震蟆妖

嚴陵宋淡山，於乾隆丁亥夏，見遂安縣民家，雷震其屋，須臾天霽，一無所損，惟空中恆有臭氣。旬日後，諸親友以樗蒲之戲環聚於庭，天花板內，忽有血水下滴。啓板視之，見一死蝦蟆，長三尺許，頭戴駝纓帽，脚穿烏緞靴，身着玄紗褶裙，宛如人形。方知雷擊者，卽此蝦蟆也。

學不語正歸 卷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 2684B

一八二

